冷日夜影

曲影

冷夜，幻魔大陆的第一女杀手。
在一次大意失足中被怪物囚禁三天改造了体质。
而她的宿敌—游侠日影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了她。
只是，摆脱怪物的控制落入宿敌手中对她来说，
究竟是福是祸……
—— 曲影 【全文完】 接在第一部第八章之後

冷日夜影

内容简介

- 作者：曲影
- 标签：架空/其他/幻想

第一部

楔子

感谢玩家的选择，您选的是神话时代中幻魔大陆的第一杀手冷夜，关於冷夜的剧情系统中命名为“冷日夜影”请问是否观看？

确认选择冷日夜影，开始拨放。

魔幻大陆上，神族与魔族是最为强势的种族，两族征战已久，可说是势不两立，当中神族的强势兵种便是圣骑士及圣天使，魔族则是死神部队和亡灵法师，但，魔族除这两者之外，杀手和刺客的培训也相当厉害，这股力量成了魔族的另一项利刃，让神族吃足苦头。

然而，在众多杀手中却出现了一个异类，那就是冷夜，她可说是神魔通杀，无分敌我，尤其在她刚开始现身的时期，几乎只杀魔族，几位重要将领和大臣皆死在她手下。

冥王一开始还以为是魔族内部势力的斗争，可调查之下却发现冷夜猎杀的对象遍布各势力，於是乎，为了查清冷夜的出身及猎杀动机，冥王请来他的好友一游侠日影调查并追捕冷夜。

在那之後，日影和冷夜成了宿敌，两人间的较劲长达七年，几次日影顺利破坏了冷夜的任务，也有好几次冷夜猎杀成功，甚至让日影挂彩，直到某一次，日影听到消息，冷夜接受了某城市的将军要求，前往屠杀近来增生过多，而让市民恐惧不已的多尔巴尼兽……

ps：不用怀疑，多尔巴尼兽有触手

序

当日影进入洞穴最深处的空间时，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他吃惊，原以为会藏身在暗处伺机攻击的冷夜，竟如同一般女性一样受到多尔巴尼兽的侵略，回过神时，他已经把怪物杀死并在宿敌的体内连续喷发了两次，冷夜也在灼热的释放下攀上三、四次的高峰。

「喔喔……」日影满足地发出低吼，欲望的释放已经让他清醒许多，但他不打算停止，爆发的同时他抓紧冷夜的纤腰，用魔族男性与生俱有的天性，将深埋在温润女体内的硕大以小幅度但强而有力的力道在冷夜深处挺动，高潮中最敏感的弱点受到男人如此推波助澜的按摩，初经人事的冷夜无力抵抗，只能颤抖着将男人的攻击全数接收，让男人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推向高峰。

最後的高潮一过趴跪在地上的手脚完全失去了力气，冷夜失神地向地面靠去却被日影从身後一把抱住，他并不希望女人倒卧在洞穴肮脏的地面上，他抱着她，深埋在温柔乡的灼热依旧在深处微微挺动着，这时的力道已经放轻许多，纯粹是为了延续双方高潮的馀韵而动。

在男人温柔的动作下高潮後的馀韵被扩展到最大，男人轻柔的挺动配合着花心的收缩，恰到好处的力道让每次收缩时的欢愉感达到最大，那令人销魂的舒服感受从腹部直抵喉头，已经失神的冷夜克制不住地让这种感受从口中溢吟而出，「哼……嗯……」

听到冷夜发出舒服的呻吟日影嘴角不禁上扬，望着她雪白肌肤上透出的嫣红，他明白怪物注射在她体内的媚药没那麽容易消退，加上看到两人交合处溢出的鲜红液体沿着雪白大腿缓慢流下的淫靡画面，他几乎感觉到身下刚才才稍微释放的欲望又叫嚣着挺立起来，想再疯狂地释放一次，但他也清楚已经瘫软在怀中的冷夜所剩的体力真的不多，於是缓缓退出她的身躯，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斗篷将娇躯盖住，横抱起她遁入夜色中。

- 曲影：
  先声明一下
  如果想看到男性很粗暴下流的虐待女性的话
  这里比较看不到
  我不喜欢太虐

（一）决定用玩的

- 曲影：
  这一章算是解释为什麽男主角会温柔，没有 h
  其他人可以虐女主，但男主不行
  不然女主要怎麽爱男主呢？(这篇女主不是被虐狂)
  h 下章开始(不过应该会走得很慢，应该会描写得很细，应该 =///=)

第二天正午，办完正事後回到秘密住所的日影不意外地看到他那冷艳动人的俘虏已经醒了，躺在床上的冷夜赤裸的身躯被纯白丝质薄被覆盖着，单薄的布料将她姣好的身材勾勒出来，光是想到在布料下一丝不挂的胴体便足以让日影呼吸变得沉重。

「什麽人？」日影一进门冷夜便警戒出声。

「你说呢？」日影擒着笑观赏冷夜的媚态，她双手被高举过头绑在床住上，双眼也早被日影用黑布遮住，平日白净冷漠的脸庞现在浮现的是动人的嫣红，她的呼吸有些短促，感觉得出来想极力维持呼吸的平稳却很费力。

冷夜咬着牙不再说话，她认不出声音的主人是谁，应该说，她平时会接触的人本来就少，熟识到能凭声音认出对方的人数更是屈指可数。

日影身为她的宿敌，追捕这位大陆第一的女杀手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们之间的互动都是打斗跟一追一逃比较多，对话的次数不足以多到让冷夜记住他的声音。

知道冷夜认不出自己日影轻笑出声，「你好像……不太舒服？」他故意这麽问着，并走到床边拿起搁置在一旁的匕首。

「你……！」冷夜气愤地想说些什麽，却被突如起来的冰冷触感激得微微一颤，甚至起了一些疙瘩。

日影将匕首抵在她的脸庞，刻意在她耳边轻声吐气：「说实话，我很讶异……要不是这对寒心双匕，真的很难想像被怪物缠住而且压在身下的是你……冷夜。」

他的举动和言语轻易煽动了冷夜苦苦压抑的燥热，让冷夜难堪地曲起身子喘息着：「你……你要做什麽？」

她没想到男人在耳边轻轻说几句话，气息若有似无地轻拂在耳际就能让腹部好不容易压下的燥热乱了套，那难捱的感受又一次想蔓延开来在体内做乱，加上他说出她的名讳让她感觉到身为杀手却被抓住的耻辱，这样的认知好像在帮忙扇风点火似的，立刻让呼吸紊乱起来，曲起身子想把那股陌生的燥热锁在腹部却发现效果有限，而轻贴在脸颊的冰冷匕首只是将炙热的体温用更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

不管怎麽说，现在的杀手冷夜，丢脸死了！

想到这冷夜不甘心地握紧双拳，冷不防一脚踢向日影，却被日影轻松接住。

日影一手抓着她的脚踝，另一手慢条斯理地将匕首放到一旁才去抓另外一脚，冷夜当然有试着抵抗，但动得越是激烈只是让那股燥热越是嚣张罢了，而

身体越是燥热，不知怎麼的就越是酥软无力，最後，日影顺利地将她的双腿分置在腰的两旁，满意看着身下喘息不已的冷夜。

「你……你到底……做了什麼？」昨晚才初经人事的冷夜并不知道那股燥热代表着什麼，所以开口质问日影，认为是他对自己动了什麼手脚。

她的青涩反应让日影忍不住谓叹：「看样子你对这方面真的不知道呢……」边说边顺手解开裤头，释放出已经憋得难受的硕大并思考着该怎麼对待冷夜才好。

一般来说，抓到女性杀手或刺客对她们都是采用相当暴力的凌辱，好从她们口中逼问出所属组织的情报，不过日影却喜欢反其道而行，他喜欢尽量迎合她们的胃口让她们觉得舒服，因为女性杀手的训练当中包含一项“桃色训练”，是专门训练她们如何在凌辱下依旧不透露任何讯息的，所以想用暴力问出个什麼也不太容易。

温柔的对待反而会让她们承受不住，因为跟训练时的反差太大，使她们特别没抵抗力，而等到她们爱上享受情欲的感觉却又享受不到时就是问话的好时机了。

只不过，冷夜却是个例外，她明显没接受过桃色训练，事实上，她是不是专属於某个神秘组织都还是个谜，因为过去她锁定过的对象实在广泛，正邪两派都有，没有迹象显示她专门为谁效命。

稍微思索了一下，还是决定用温和的方式对待，因为其实不需要多说或多做什麼就能让冷夜感受到庞大的压力和屈辱，从刚才的反应中就能看出来了，他几乎可以说是连攻击都还没开始，只不过是摆出架势而已身下的小人儿就吓得不轻了，太粗暴的话……会把她玩坏吧？

玩？

想到这个词日影的嘴角忍不住扬起很大的弧度。

是啊，是玩没错，他要好好地跟她玩玩，好报答她让自己追捕了这麼多年的“恩情”啊！

如果可以，还真想把她玩到离不开自己身边呢……

（二）才不是你情我愿

日影说了一句话之後便暂时没了动作，还在喘息的冷夜对他的话并不了解。

他说自己不知道什麼？哪方面的事她不知道？

　　她发现自己没办法思考太多，那股燥热好像蔓延到脑袋里头去了，她觉得有些昏沉，於是咬牙摇了摇头，想让脑袋恢复清明，身为杀手要随时保持冷静才行。

　　她让自己恢复冷静的习惯是重新评估自身和周围的情况，然後进一步设想最适当的做法，可惜这样的做法在这一次只是让她更无法平静下来。

　　自己的双手和视力都被限制住，而且很明显对方用了法术，否则只是简单用普通的绳子和黑布根本困不住她，加上体内的不知名燥热要挣脱根本不可能，在日影回来之前她就已经试过了，就是因为没办法才会退而求其次的压制燥热，而现在，男人的出现轻易地将燥热挑拨起来，加上自己现在这种无法防备的姿态，冷夜只觉得没来由的慌乱，怎麼办？她该怎麼办？

　　更不用说男人还卡在双腿之间，冷夜是没有经验，但还是下意识地感到难堪，想到男人就这样看着身下无法反抗的自己时，冷夜便觉得不舒服。

　　对峙的时候不能落入下风……要想办法持平……

　　无法多做思考的她只剩下杀手的本能，而杀手的本能这麼告诉她，於是冷夜双手微微用力将自己的身躯往床头移动，并尽可能地曲起右脚，想将自己跟日影的距离尽量拉远并曲脚抵在他的腹部上把他推开。

　　日影当然不可能让她如愿，他身体微微前倾拉近两人的距离，左手顺势抚上她的大腿。

　　「啊……」冷夜只觉得腿部被触摸到的地方激起一阵颤栗感，那感觉从大腿迅速传到腹部，吓得她绷紧了大腿和腹部的肌肉，可不知道怎麼的，绷紧腹部的同时双腿间某个陌生地方的肌肉也跟着一缩，仅仅是一次收缩腹部的燥热就彷佛突然沸腾起来似的，瞬间热到像是要将人融化，那快要融化的感觉使得冷夜轻叫出声。

　　才刚较出声冷夜就讶异地瞪大着眼，眼前的黑暗加深了她的疑惑。

　　刚刚的是什麼？那是她的叫声吗？怎麼会？怎麼会有这麼羞人的叫声？彷佛在向对方示弱讨好似的，那怎麼可以！杀手不能示弱啊！她在做什麼啊！

　　日影也没想到这麼容易就能让她叫出声音来，微微一怔後才想起她根本没经验，於是笑着夸她：「你的声音很好听。」边说边不断来回轻拂着她修长的美腿，想再多听点冷夜娇媚的声音。

　　当然这次是没办法如愿了，冷夜咬着牙就是不张嘴，纤腰和大腿不断扭动想逃离日影的魔爪，看着她嫣红的双颊和不断剧烈吸气的俏鼻日影心底是一阵好笑。

　　真的是个孩子呢……在这方面。

他停止对冷夜的骚扰，身体更趋前，一手抵在她腰侧的床上，另一手轻抚她的脸颊轻问：「你是没经验，不过总不会完全不知道吧？冷夜，对於男女之间欢爱的事。」

娇喘不休的冷夜讶异地问：「你……你说……做爱？」

这样的回答惹得日影一阵轻笑。

「笑、笑什麼？」她有她的自尊，可不容许别人随便笑她。

「冷夜啊……」他轻揉她的脸颊，另一手已经忍不住搭上她的腰来回摩动，「做爱这种事可是你情我愿的喔，难不成你愿意跟我做？」

在腰侧肆虐的大手又一次把腹部的燥热推到快要沸腾的地步，冷夜憋红了脸，死也不想再喊出像刚才那样的羞人声音，腰也下意识扭动着，想离那可恶的手远一些，当然这只是徒然。

见她不说话日影是得寸进尺，捏着脸颊得手转战到手臂内侧，用指尖轻轻画着，「嗯？不说话的话就是默认喽？」

双手被高举箝制的姿态让手臂内侧敏感的肌肤根本藏不起来，手指每次掠过都有一阵颤栗感窜起，就算努力想夹紧手臂也没用，她本来还死咬着牙根不出声，但听到日影这麼一说便马上反驳：「胡说……呀啊……」

日影早就等在一边了，她一开口他便马上吻上她的颈项，湿濡的触感激起更大的颤栗和酥麻，冷夜缩着身子又一次发出娇吟。

「你上当喽。」日影边亲吻着她的颈项和锁骨边说：「又发出声音了呢。」

冷夜边缩着身子躲避他的攻击边娇斥：「卑……卑鄙……啊……」

日影索性整个人压在她身上让她无法乱动，含住她的耳垂又让她忍不住轻叫，很刻意地让她听到自己充满情欲的喘息声边吻吮她的耳边轻喃：「不卑鄙一点第一杀手冷夜怎麼会上当呢……啊，不过……如果不是你情我愿的话就不是做爱了，那叫做侵犯，我要……侵犯你，冷夜。」

- 曲影：
  好吧-
  进度真的很慢
  要看速食的话来这里可能不适合
  我会写比较多内心挣扎的部分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0*

（三）混乱的争吵

听到他的侵犯宣言冷夜冷声开口：「你休想！」

侵犯这个词汇对她来说就是毫无反抗能力地被迫接受敌人的攻击，对杀手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她可是个杀手，是能够拿着匕首与任何敌人周旋的顶尖杀手！根本没遭遇过这种无力反抗的劣势，也不允许自己出这种错误。

「嗯......是啊，我不用想，我直接做......」日影轻声开口，双手绕到她身後抱着她，稍微调整了一下使得自己的身体和冷夜有着最大面积的接触，接着边开始微微律动起来，让两人的肌肤不断厮磨，双唇也不忘照顾她的颈项和耳朵，惹得冷夜不断颤抖。

一开始冷夜还不甘心地扭着身躯想逃，但却无奈发现那只是增加两人间磨擦时产生的热度罢了，两人间现在只隔着日影还穿在身上的衣服，而那层单薄的布料根本无法阻隔日影身上传来的热度。

冷夜感受到他几乎全身贴着自己，从没有过如此亲密接触的她只觉得好热，体内的燥热跟着他的磨动不断升温，而自己却该死的无力阻止，她只能羞愤地咬着牙尽力克制唯一还能控制的呼吸。

不知怎麽的，听到日影在耳边发出的喘息她就觉得心跳不自主地在加速，而且有一股燥热感在脑中酝酿，本能告诉她要守住这个地方，如果连脑袋都被燥热占据，那处境会更加不堪，於是冷夜在脑海中努力告诉自己：控制呼吸，要控制呼吸！藉此来维持清醒并克制着不发出跟日影一样的羞人喘息。

这时日影稍微调整自己的位置，往下挪了些让他维持厮磨的同时能吻到冷夜的锁骨和肩膀，才刚将身体往上轻轻一推制造摩擦，他就感觉到身下的冷夜突然绷紧了身子，在腰侧的大腿更是拼命想合拢，她这反应让日影又勾起嘴角，看样子是角度改变的关系，自己的腹部可能摩擦到她那娇弱的地方了。

想到这里日影只觉得下身的欲望更是张扬了，他绷得有些难受，便加强了厮磨的速度和力度。

「嗯哼......」突然加强的速度和刺激让冷夜忍不住弓起身子发出轻哼，双腿间不知有什麽被碰触到，阵阵羞人的酥麻感觉不断传到腹部，让腹部的燥热达到快要不可控制的地步，她依旧顽强地咬着牙死撑着，但刺激实在太大，就算紧闭着双唇已经濒临失控的呼吸还是不断地从鼻息间和喉头溢出些许声响。

「哼......嗯......哼......」听到自己发出的哼吟冷夜只觉得不如死了算了，在意识深处，身为杀手的那一块在这时跳出来斥责这样无力的自己。

就这样让敌人轻易地侵犯却不能做任何反抗，真是没用！看看你，弱点就这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还不设法隐蔽它，丢脸！

听到这声音她徒劳地想夹紧双腿，却只能夹着男人的腰，腿间的弱点根本藏不住，对自己的无能感到丢脸和羞耻的同时让身体的敏感度不知不觉提升许多，日影也毫不留情地继续厮磨，冷夜感觉到刺激彷佛突然间加强了，一股热潮从小腹向上窜升到喉咙，甚至还有试图往上窜进脑海中的趋势。

「呜……」她低吟着硬是将热潮压下，可日影没有停止的打算，已经变得十分敏感的身子在厮磨下产生一股又一股的热潮不断磨蚀她的理智，不知为什麼，在热潮中心底竟有另一道声音响起反驳杀手意识。

不……不是的……没办法……啊啊……没办法合拢啊！而、而且……好热……呜……好热啊……

听到那声音这麽说冷夜只觉得快疯了，彷佛是在故意提醒她似的，让她觉得更热了，热到好像连脑袋都在渐渐升温，开始无法思考了。

这时代表着理智的杀手声音又响起：什麼叫做没办法？是你没好好想办法！只是因为这样就任凭敌人攻击吗？你这杀手怎麽当的！

是……是真的没办法……呜……真的、真的好热……啊啊……

杀手的声音跟另一道声音不停激烈争执着，弄得冷夜脑袋一团混乱，觉得自己好像硬生生被分成两半在不断争吵，而这样的争吵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让身体更加炙热，在日影不断地厮磨下，她恍惚觉得腹部的燥热慢慢累积，像是快要满出来似的。

她不知道那股燥热满出来会怎麽样，只是凭直觉认为不好，可是脑海中两个声音依旧吵个没完，让她好混乱，最後，燥热形成一股巨大的热流袭向全身时，她已经混乱到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不、不要……呀啊……啊……」再也忍受不住地发出无助的呻吟，同时间她只觉的小腹和脑门同时一热，思绪瞬间一片空白，身体不可抑止地轻颤着，双腿间真的有一股暖流缓缓流出……

- 曲影：
  嗯结果还是微 h
  好吧，我写得真的很慢
  面壁去

（四）用胸部熟悉“他”

看到冷夜终於动情日影露出满意的微笑起身，站在床边边褪去身上的衣物边欣赏她的媚态。

本来还觉得很热的冷夜在男人离开後身体跟空气接触反而起了一些小疙瘩，她喘着气将双脚并拢，双腿间羞人的湿濡让她不知如何是好，没经验的她一开始还以为那是尿液，可後来发现那液体有些黏腻，潺流而出的感觉也不像

在小解。

到底……是什麽？

实在不知道那是什麽，也没办法查看，冷夜轻咬下唇无助地轻轻摩擦双腿，觉得在热流流出後小腹内除了炙热的感受还多出了一种难受的感觉，可，是为了什麽感到难受她还是不知道。

「其实你应该感到庆幸。」日影在这时开口：「我查过了，你几乎杀了所有多尔巴尼兽，除了它们的王，本来它抓住你是想拿你来当孕体的。」

冷夜这才想起，自己确实因为受伤的关系没去找暗杀任务，反而接了剿杀怪物的事来做，她是记得自己将怪物杀光後中了埋伏被最後一只抓住，可……後头的事呢？

她完全不记得被怪物抓住之後的事，它对自己做了什麽？

日影坐到她身旁伸出一只手用虎口轻托雪乳，这动作当然引起冷夜的扭身躲避，他一笑，索性直接跨坐在她的腹部，让她无法躲避，双手继续轻托着胸线下缘把玩，「我猜它大概花了点时间改造你的身体……否则不会等到我过去时还没开始交合。」

他边说边缓慢地移动双手，轻轻捏揉着双乳，冷夜的乳房大小刚好，是日影的大手恰可盈握的，看着雪乳在自己的手中被揉捏成各种形状，并同时感受到冷夜的胸部和腹部因为喘息而不断起伏，他有些恶意地挑拨：「想起来真的很幸运啊……进去洞穴的时候刚好看到那只怪物要侵犯你，可惜它没成功植入精子，占有你的……是我。」

冷夜气得想杀他，可双手在怎麽使力也挣脱不了束缚，顶起膝盖攻击他的背部也不够力，他根本不为所动，「你！你昨天……」

「嗯……是啊。」日影有些忍受不住，开始缓缓挺腰让欲望在冷夜身上磨擦，「你果然不记得啊，不过昨天的你挺配合的呢。」

「胡说八道！」冷夜边娇斥边扭身想摆脱日影的欲望，其实她不知道那是什麽，日影的双手在她的胸脯上游移，双脚则跨坐在两旁，那麽……他双腿间的是什麽？

显然他双腿间的构造跟自己不同，没见过男人裸身模样的冷夜只觉得恶心，「那什麽？快拿开！」

日影笑了起来，「你不知道？」他恶意地将双峰往两旁分开，一个挺身让欲望夹在双峰之间，「那你该好好感受才行。」

「混蛋……住手……」冷夜感到羞愤至极，无奈根本无法抵抗。

日影当然不去理会她的叫唤，他喘着粗气挺动，让欲望在双峰间磨擦、进出，「相信我……比起当怪物的孕体……你会喜欢他的……」

冷夜悲愤得只想死，她屈辱地感受到双峰任凭男人捏挤着包覆那粗长的东西，让那东西不断地摩擦胸脯内侧，突然间，一股刺激从乳尖传来，激得她轻叫出声，「啊……」

原来是日影用拇指划过乳尖的蓓蕾，先前他刻意不去碰这个敏感点，现在突然没防备的来了一下果然让冷夜叫了出来，「嗯……对，就是这样……再叫给我听……」他逐渐加快摩擦的速度，拇指也从轻划渐渐转到重压。

变得有些暴力的对待让冷夜几乎承受不住，她倔强地咬着牙发出哼吟，只觉得胸口像是要炸开了似的，小腹也更加难受，她扭着腰无助地曲起一只脚，就是不知道怎麽舒缓小腹的难受，胸部的蓓蕾也早因为刺激而挺立起来，变得更加敏感，让日影更方便刺激。

律动到最後，日影突然用力夹住硬挺的蓓蕾，惹得冷夜开口惊叫，同时间他仰着头发出舒服的低吟：「喔喔……」欲望一阵轻微颤动後喷射出乳白色的精华，洒在冷夜的脸上，有一些甚至洒进她惊叫时张开的嘴里。

- 曲影：
  终於正式 h 了
  最近两天发烧
  不过应该还不会影响更文
  至少明天应该还会更

（五）无法抗拒的滋味

味道浓烈且有些黏稠的液体洒到嘴里时，冷夜下意识阖上双唇，但口中和呼吸之间已经满是那浓烈的情欲味道了，尝到这滋味，不知怎麽的，她竟感觉到脑中某一块好瞬间升温，在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就直接融化了，脑海的温度让呼吸和心跳更加剧烈。

太热了……

她忍不住吞咽一口唾液，连同着日影的味道一起吞咽入腹，脑中更热了，她无措地微张双唇轻喘着，轻咬下唇却又不小心抿进一些让人燥热的液体，当口腔第二次接触到那股黏稠时，冷夜讶异地发觉，自己竟然不排斥那味道，反而……很喜欢。

「呜……嗯……」心底深处有一道微小的声音想反抗这种喜欢的感觉而让她发出抗议似的呻吟，但却阻止不了她的动作，舌尖害羞地探了出来，怯生生轻舔上唇，又轻沾了些液体缩回口中细嚐，这样的举动她应该感到羞耻的，可嚐到那味道过後脑海里几乎连一丁点思考的能力都没了，她只想到……只想要

更多……更多……

冷夜又一次张嘴娇喘，鼻息间也断断续续溢出不满足的娇吟，她只觉得口乾舌燥，她需要更多液体，需要更多刚才嚐到的液体来滋润她的唇舌。

日影在喷薄过後习惯性地微微挺腰，用冷夜的双峰来延长自己的高潮馀韵，感受舒爽的同时他也低头查看冷夜的模样。

不得不说，喷发在她脸上实在带给人太大的征服快感，不管是生理上的或心理的，尤其是对於日影来说，昔日的死对头现在就在自己跨下被喷得满脸都是，甚至还看到她主动舔了一些精液到嘴里，那股快感真的是不可言喻的好，脸上得意的笑容怎麽样都无法收敛。

他一手持续轻揉着冷夜的雪乳，另一手伸到她脸庞，用食指和中指轻刮了些精液送到她微张的嘴里。

舌尖碰触到渴望的液体冷夜便张嘴将手指含入口中，发出满足的哼声舔拭、吸吮着，日影轻笑着刻意来回微微抽动手指，让冷夜在手指後退时急得紧紧吸住并用舌头向上顶住、舔嚐指腹的精液，进入时口腔则放松让手指前进，只有双颊和舌头互相配合地轻吮着。

来回了几次，指腹的精液已经被舔光了，冷夜微微蹙眉发出哼声，於是日影将手指抽出，又沾了些精液送到她口中。

日影满意地欣赏手指在冷夜口中缓慢抽送的模样，看到冷夜过於渴望精液而忘了吞咽唾液，造成一条银丝从嘴角滑落的淫靡景象，他笑着轻问：「很喜欢，是不是？」

他的问题好像让冷夜找回了一些理智，她闷哼着摇头，难耐地微微弓身，却无法停下撷取液体的动作，稍微恢复的理智也让她感觉到小腹的难受程度已经到了快让她发疯的地步，双腿间的热流也不知道在什麽时後泛滥到让人不敢想像的境界。

日影又送了一些精液到她口中，她一边渴望地吸取着液体，一边难捱地扭着腰磨蹭大腿，难受到完全不知道该怎麽做才好。

在手指又一次抽离口中的时候，冷夜终於承受不住压力缩着身体哀求着：「不……不要，不要了……不要这样……」她觉得这样的自己简直该死，竟然不知羞耻地渴求着男人给予的液体，更该死的是明明知道不能那麽做却还是阻止不了自己，在欲望和羞耻心的拉扯下，她简直快要崩溃。

日影笑着拿起被冷夜踢落在旁的丝质薄被，边帮她擦拭脸上残馀的精液边哄她：「不用觉得难过啊，受多尔巴尼兽媚药的影响本来就会特别喜欢精液，这很正常。」

虽然被蒙着眼，但冷夜还是微微讶异地睁大眼，有些迷蒙。

这……很正常？还有，那液体叫做……精液？

擦拭完後日影轻搂着冷夜，一只手不安份地在大腿外侧游移，他吻上她的唇轻问：「是不是还想要？」

她应该咬他的，但这时她混乱地无法思考，连摇头都是下意识的动作。

冷夜还没从刚才的难堪中恢复，而日影的话似乎让她有台阶下，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接受、吸收。

我……我的失常是因为媚药的关系？所以……所以这很正常？是因为药？

日影的声音又传来，他已经离开冷夜的唇半跪在她身前，双手来回轻抚着她的大腿引诱着：「乖……想要的话配合点好吗？把腿张开，嗯？」

男人的话像咒语般蛊惑着她，一想到要张开双腿暴露弱点她就觉得难堪，但想到张开後就能再嚐到精液她又渴望，她咬着唇天人交战。

这时想起男人的话她忍不住开始说服自己。

是媚药的关系，都是因为媚药的关系……这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所以……没关系……没关系……

她着魔似的在脑海中不断说服自己，渐渐地，渴望精液的欲望多过难堪的感受，她咬牙，颤抖着慢慢张开双腿，将最娇弱的地方呈现在男人眼前。

- 曲影：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关於冷夜的失常，其实不只是药的关系
  真正的原因後面会说到
  不过好像蛮後面的

（六）被“观赏”的耻辱

「真棒……」日影喟叹着，并没有马上动作，就这麼欣赏冷夜臣服的姿态直到她的羞耻心再次胜过欲望，想将腿阖上时才伸手抵住大腿内侧。

看不见的冷夜不知道日影到底想做什麼，试图再出点力，发现男人的双手不肯退让後也只好尽可能设法淡化敞开弱点的羞耻感，於是，她又想起了精液的味道，一回想起来小腹就升起一阵难受的燥热，又一股暖流缓缓流出。

日影知道待会要做的事会让自己看不到她的反应，觉得实在可惜，所以弄出了一个分身半跪在她身旁，本尊用脸颊轻轻摩蹭大腿内侧，分身则抚上她的

脸颊低喃：「那麽……开始喽……」

打从分身跪到床上的那一刻开始冷夜便重新挣扎起来，双腿甚至有想要踢人的举动，日影本来没多做理会，以为她只是反悔了，双手强硬地从膝关节後方抓牢牵制，低头时而用鼻尖，时而用嘴唇轻轻挑逗她的观感，有时甚至半恶作剧地呵着气，感受她的双腿从挣扎到颤抖，从颤抖到难耐地做出开阖的动作，当然，被箝制的双腿没办法真的开阖，但从肌肉的收缩中很轻易地能判断出这样的意图。

被挑逗得受不了了吧？

日影看着刻意不去碰触的秘密花园不断涌出蜜液，在床单上形成一小块湿印，花瓣也娇羞地微微收缩着，忍不住有了这样的想法，而冷夜的反应他也用分身看得一清二楚。

从一开始明显恐慌的挣扎到後来为了抵挡快感而死咬着牙的倔强，全都透过分身的眼传到他的脑海里，正当他觉得差不多能像花蕊进攻时，冷夜却正好缩着身子挤出一句：「是谁……」

她的问题让日影有些发愣，看着娇喘不休的冷夜，分身吻上她的脸轻问：「什麽？」

冷夜有些慌乱地摇着头，下身又开始挣扎，「谁？他是谁？」甚至不安地抬头想看清楚在自己大腿上乱来的人，但被蒙住的眼却只有一片黑暗。

终於知道冷夜再害怕什麽的日影本尊和分身同时笑了出来。

听到他们的笑声冷夜更慌了，因为双眼被蒙住，所以打从发现到有第二个人在场的时候，她就特别恐慌，想到刚才丢人的样子全被第三个人看去使她挣扎着想逃离，可男人却在她耳边说要“开始”。

她吓得更卖力想摆脱身下新加入的男人，但却轻易地被挑逗着大腿内侧的敏感地带，刺激的酥麻感让双腿间那陌生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轻微收缩着，反抗的力气一下子便没了，因为光是为了忍住不因那些感觉而喊叫出声就几乎花光了所有力气。

後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小的空档，她才开口问日影怎麽会有人加入，也是刚好在她下身的本尊一分为二之後就没再开口说过话，才会让冷夜以为日影跟新加入的“人”换了位置，而询问之後两人不怀好意的笑声再度引起她的恐惧。

只听见最一开始说要侵犯她的男人又一次伏到耳边轻叹：「我可没说过这里只有我啊，冷夜。」

「呜……你卑鄙！」冷夜低叫着剧烈挣扎起来，黑暗使她恐惧，也让她忍

不住设想到底有多少人看到她刚才的模样还等着加入，这样的想像让她彻底乱了，「不！你不能……呜！」

她话才说到一半日影便让分身掌握住其中一个雪乳，没防备的冷夜窜起一阵颤栗，暂时没了声音，「怎麽不能？刚才他们都只看着我玩太可怜了，所以才请他们加入啊！」分身这麽说着。

同时间日影又变出两个分身一左一右地伸手抚摸冷夜身体其他部位，让她以为真的有很多人同时在观赏她的模样。

「不……啊！住……住手……呀啊……」意识到这一点的冷夜羞耻到顾不得会发出令人难堪的喘息和叫声，慌乱地开口叫停，身体也扭动得更激烈了。

日影本尊眯着眼欣赏了一下冷夜挣扎的模样後便低下头，加入分身的行列刺激着她的大腿。

分身在她耳边又开口：「怎麽了？不是想要精液吗？怎麽还要“我们”停下来？」故意强调我们这两个字刺激她。

冷夜使劲摇头：「不……啊哈……不要了……不要……哼嗯……」她绝望地发现不管在怎麽挣扎都无法逃离肆虐的六只大手和那张嘴，身上多处地方传来的颤栗和刺激无法让她一一去面对、处理，她只觉得在体内的热潮中自己好像快要被淹没了，多点刺激的混乱感受让她根本不知道要照顾哪里才好。

分身继续火上加油，「怎麽会不要？刚才可是你自己妥协的喔！哎呀，不过……杀手冷夜竟然因为渴望精液而甘愿让一群男人侵犯……这样的事情传出去的话一定很有意思吧？」

不知道要压抑哪边窜上来的刺激结果就是什麽刺激都压抑不住，再加上日影这样煽动她自尊心和羞耻心的话语，终於让在混乱中的冷夜鼻头一酸，眼角沁出两滴羞耻的泪水浸湿了布条。

看到蒙眼的黑布被浸湿的瞬间，日影本尊迅速用双唇和舌面紧贴住冷夜的娇弱。

「啊啊啊啊啊………」双腿间突然传来的强烈刺激让冷夜弓起身子尖叫着，双腿和小腹无法控制的颤抖收缩着，仅仅是被包覆住的温热湿润的触感就将她送上第一次高潮。

弓起身子的同时雪乳上的蓓蕾也娇艳地颤动着，左右两边的分身咽了一口唾液便同时将乳尖的娇嫩含入口中，「呀啊……呀啊啊……」冷夜无法承受地将弓起的身子缩了起来，但仅仅只是倒回床上的距离根本摆脱不掉三张馋嘴，他们依旧贪婪地吸吮着她的娇嫩。

冷夜完全无法克制地全身颤抖着，就算负责说话的分身解开了她手上的束

缚，她也没有推开任何一人的力气，只能抱着含住乳尖的两个分身胡乱地摇着头，口中吐露出带着哭音的娇吟，高潮使得本来要流出羞耻泪水的她反而留下更多因欢愉而生的泪水，本尊也放开了箝制大腿的双手，改而抚摸大腿内侧刺激花径内的肌肉收缩颤抖得更剧烈，而她也无法控制大腿夹紧，只能任凭大腿颤抖着轻轻夹着日影的头，然後在颤抖的间隙微微放松，下一波颤抖袭来时又轻夹着他的头。

在高潮中，冷夜其实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到这样抱着两个男人，和双腿轻轻开阖的动作简直像在迎合、享受男人的侵犯一样，但这样的意识却不足以控制身体做出反抗的举动，最後，在腹部的肌肉收缩着将大量涌出的热流送往两腿之间献给身下的男人时，这样的意识也被热流给淹没了。

（七）是体质特殊还是……

「嗯……嗯啊……哼……」怎麼样都无法思考，冷夜只能不停地发出舒服的呻吟，昏热的脑袋里现在只剩下高潮带给她的愉悦感受，失去理智的她无法反抗，这样的感觉便这麼被脑袋和身体确确实实的记忆下来。

埋首在双腿间的本尊欢快地吸取冷夜的爱液，虽然早料到被多尔巴尼兽用媚药控制的身体特别会分泌体液，因为多尔巴尼兽也喜欢吸取女子欢爱的液体做为粮食的一部份，但他没想到冷夜单单一次高潮涌出的爱液就这麼多，完全浸湿了他的唇舌，甚至有些来不及吸取的，在床单上又染湿了一小片。

照顾胸脯的两个分身更是惊讶，因为在高潮过後，两人原本还再吸吮着敏感的蓓蕾，却突然嚐到一丝乳香，他们本来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惊讶地离开雪乳，却看到因为呼吸而不断起伏的雪乳尖端溢出些许乳白色的液体。

这发现连本尊都讶异地抬起头来观看，暂时能够休息的冷夜也没有逃走的念头，只是有些脱力的喘着气，日影还不太敢相信，他让两个分身各托住一边的雪乳，轻轻捏揉起来。

「嗯……啊……」乳房被温柔安抚使得冷夜又忍不住轻叫着，她也感觉到有什麼液体随着他们的捏揉从胸口溢了出来，所以难为情地伸手想阻止他们继续按摩，却被负责说话的分身制止了。

「真意外……你竟然是这样的体质啊……」分身感叹着，而日影本尊只觉得自己的欲望像是快炸开了，再不想点其他办法稍微发泄一下的话待会儿冷夜可会受不了啊……

「什、什麼……啊嗯……没有……别、别再……」冷夜不知道他在指什麼，但还是下意识否认他的说法。

「还说没有呢，你看，这是什麼？」说话的分身让另外两个分身各腾出一只手帮他抓住冷夜，接着便抹了一点乳汁放到她口中，「这不是你分泌出来的

吗？是乳汁呢，这是很稀有的体质呢！我们运气真好，是吧？」说完便又一起笑了起来，然後两边的分身又埋首吸吮。

「嗯！嗯嗯……」嚐到自己的乳香後冷夜瑶头甩开分身的手指，慌乱地辩驳着：「我没有……啊……那、那也是……是药……嗯……」也难怪她会这麼反感，她的身体本来不是这样的，现在身体又热又觉得舒服，甚至还分泌出乳汁来，她都快觉得这个身体根本不是自己的了。

「这也是有可能……」分身轻喃着，本尊则再次低头品尝她的芬芳。

「呀啊啊啊……住手……舌头不要……啊啊……」冷夜好像特别怕日影的嘴碰到花蕊，几乎是立刻小声尖叫着扭腰想逃。

「好可爱的反应……乖，在高潮一次就给你精液，好不好？」

「高、高潮……啊啊……那、那里……噫！！」冷夜不知道高潮是什麼，才正开口就感觉到某一个敏感的点被舌尖划过，激烈的感受让她忍不住吸气，又一次难受地弓起腰来。

日影捧着她雪白的臀持续吸啜着，偶尔调皮地用舌尖轻点她的花核，惹得冷夜严重颤栗，照顾她胸脯的分身也卖力吸吮乳汁，甚至有些粗暴地揉着乳房，希望能再撷取多一点来喝。

「高潮就像刚刚我们一起吻你这些地方的时候那样啊，很舒服对吧？再来一次吧。」

听到刚刚那致命的感受还要再来一次冷夜吓得求饶，「不、不行，啊……不能那样……不要，哼啊……」吻着她的三人故意发出淫靡的吻声，最敏感地点就这麼被湿溽的长舌侵占，一波接着一波的快感加上那些羞人的声音几乎让冷夜快要崩溃。

当然日影就是要她崩溃，分身继续开口刺激：「怎麼不要？我看你挺享受的，下面跟胸部都这麼湿……」

「住口……啊啊……停！快停啊……」又湿又热的感觉让冷夜快疯了，尤其分身的言语刺激了她的羞耻心，让她更为敏感，酥麻的感受慢慢在体内累积，像是要爆发出来一样，想阻止却又停不了。

「哎呀，还是说把我们的舌头想成怪兽的触手了？」

其实冷夜的身体是真的记得被触手挑拨的感觉的，虽然那时的她因为怪物注射的麻醉剂晕了过去，但身体深处依然留有被湿软物体摩擦、碰触的记忆，这也是为什麼单是舌头便足以让她答到剧烈高潮的原因，但冷夜自己并不清楚，因此只是胡乱地摇头，「没、没有……嗯哼、嗯哼……别、别……」

体内的酥麻已经到了临界点，实在忍受不住，冷夜咬着下唇在混乱中挣扎

着，最後还是难堪地抛下杀手的自尊和羞耻求饶：「嗯啊……不要……不……求……」才说出一个字她就羞耻的咬着唇无法说下去，但体内的快感又窜上来让她身体一颤，逼得她不得不说。

她半哭喊着求他：「啊啊……不要，不要了……求你，求你……不要了……」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满是委屈，她怎麽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嘘……乖，乖，不哭了，不哭了。」分身轻拍着她的脸颊安慰，其他三人也停止了攻势，他决定过不太过强逼她的，「你都求我了那就算了，那……直接给你精液好不好？乖。」

终於松口气的冷夜全身瘫软地喘息着，接着她感觉到下身的男人引导着她的双腿放倒他的腰侧，好像真的放弃用舌头攻击下身了，头部两旁的床垫突然下陷，好像有什麽撑在头的两侧，她还来不及细想下巴和左边脸颊就被轻轻托住，上方传来男人有些沙哑的声音：「把嘴巴张开，我直接射到你嘴里……这样才不会浪费……」

- 曲影：
  没错，日影就是在欺负冷夜什麽都不懂＋看不到(奸笑)
  谢谢凤巫衣和月商的礼物
  凤大，作家推文我会弄弄看的
  你再看看行不行吧

（八）榨乾人不偿命的妖精

冷夜还反应不过来便有个东西轻顶着唇，她不知道是什麽当然也就不敢张嘴，这时双手已经自由了，所以她在摸索下知道男人就半跪在头的两侧，而轻顶着她的东西……是男人跨下的粗长。

意识到这一点她的呼吸立刻变得更沉重、急促了，因为她知道精液是从那东西里头出来的，而刚才男人说要直接送到嘴里……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诱惑，害羞地微启朱唇，分身也不躁进，喘着粗气忍耐想要马上抽送的冲动，配合冷夜的接受程度慢慢让她含入，当冷夜终於将前端的龟头含入时他发出舒服的低吟，「喔……就是这样……含着他就好，别用牙齿咬……不然就没有精液了。」

说完便试着再往里头慢慢挺进，「如果顶得太深不舒服就告诉我。」

冷夜配合地让分身的欲望深入，直到抵住喉头，一阵反胃的感受涌上来她才皱眉闷哼着。

「好，那我等一下最深就到这里，我会让他在你嘴里进出，不要怕……记

得千万别用牙齿……」分身仔细地教导冷夜该怎麽做，冷夜为了精液也成了乖学生，确定她配合度极高又有把话听进去後分身便开始微微挺动欲望，先在冷夜嘴里慢慢进出让她习惯，并教她怎麽在这种状况下取悦男人。

「进去的时候吸……唔……对……对，出来的时候……喔喔……很好……嗯哼……很好……」分身因为太过舒服而仰着头享受冷夜的服务，至於冷夜的嘴里含着欲望进出的淫靡景象就交给左右两名分身传达到本尊脑海里，他们移到床头观赏着，同时伸手抚慰自己的欲望。

抓到诀窍後冷夜便听到男人舒爽的呻吟和低吼不断传来，刺激她的感官，如果是一般女性应该会觉得羞耻，但没有经验也缺乏男女观念的她只感受到一阵报复的快感，报复男人刚才玩弄自己身体的仇，这下换她让男人不知所措了。

想到这里她便更卖力地刺激男人的欲望，「喔喔喔……」男人似乎快受不了了，他吼叫着，抓住她的头让欲望更快速地进出，快到她来不及用舌头刺激粗长，只能张着嘴在牙齿不碰触到的前提下尽量吸吮，这样的姿态根本无法吞咽唾液，多馀的津液被欲望打磨成白色的小泡沫，渐渐从嘴角溢出。

冷夜的主动和眼前的景象让两名分身也加快了套弄的速度，最後分身感觉到一股刺激从欲望尖端传到小腹，再从背脊传到後脑，他舒服得头皮发麻，仰头叫着：「来、来了！来了！喔……」

冷夜感觉到嘴里的欲望不断跳动着，一股液体从尖端喷薄而出，瞬间填满了口腔和欲望间的空隙，因为有分身的提醒她并没有被呛到，反而能如愿以偿地吸吮、吞咽渴望已久的液体。

虽然冷夜很努力，但由於喷薄的量不少，加上男人的欲望还被含在口中影响到吞咽的速度，因此不少精液还是溢了出来，两边的分身看到即使被射了满嘴也还在贪婪吸吮的冷夜时也到了极限，纷纷将欲望凑近还在蠕动着延长男人高潮的双唇闷哼着释放。

这时冷夜双手抓着男人跪在两旁的大腿，像是怕他会离开似的微微抬头奋力吸吮着男人的欲望，她能清楚感觉到男人因为高潮而颤抖着，就跟自己一样，所以不打算放过他，甚至想从粗长中再榨取更多液体出来，发现有另外两股液体喷到嘴边沿着双唇和粗长的交合处流下时，她张嘴将男人的欲望含得更深，也将沾在前方的精液含入口中，然後因为含得太深又往後退了许多，感觉到那两道液体还在喷射，於是又一次往前深含撷取液体。

左右两名分身见状也就调整角度，将精液不断洒在交合处和欲望的根部附近，让冷夜用嘴不断来回套弄刚喷发过的欲望，而且越弄越深，才刚发泄过的分身一手撑住挨着床头的墙，一手压住冷夜的後脑将她往身下按去，才没几下他就觉得一股死亡般的快感又从背脊窜起，让他兴奋大叫着，「你这妖精……啊啊……呜喔……」

欲望又一次颤动着喷洒出冷夜渴望的液体，她高兴地发出满足的哼声贪婪吸取，连续发泄两次後分身有些腿软地半跪坐在冷夜身上，但就算锁骨和肩部被压住冷夜还是不愿放开已经缩小的欲望，像婴儿在吸奶嘴般地轻吮着。

虽然魔族男性的性能力很强，但两次射精已经是一个分身的极限，他已经累了，分身看着身下像一个被喂饱的小孩发出满足喘息声的冷夜忍不住轻笑，他伸手温柔轻拨她有些棱乱的长发，「满足了？」

- 曲影：
  嗯，没错
  这里冷夜确实被骗得死死的
  对了，原谅我是第一次
  昨天到今天的时间好像还有人送我礼物
  可是我不知道系统会整个刷新
  所以不知道是哪三位送我冏
  下次会留意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九）一定要有的报酬

在那过後冷夜没有再恢复清醒，完全受到媚药和精液的影响，昏昏沉沉的，好像不太记得男人到底做了些什麽，又好像记得很清楚，唯一知道的是在一片黑暗中身体强烈感受到男人的占有後，在一次剧烈的刺激下她彷佛看到一道白光从眼前闪过，然後就这麽晕了过去。

等到冷夜再次清醒时已经是深夜了，身上的束缚只剩套在手脚上的葛迪镯，是用来约束她的力量和行动范围用的，对於那四只漆黑的镯子她并不在意，快速翻身坐起查看周围和自己的状况。

「该死！」冷夜咬牙轻骂着，骂自己的大意，也骂带给自己耻辱的男人，她还是不知道他长什麽样子，看到留在身上的痕迹就想到他对自己的非礼举动，也想到自己竟然听到他坦白只有一个人，其他只是分身时的松懈以至於让他有机可趁，让他侵犯得彻底，而想到这些心跳竟然因此不争气地加速。

「混蛋！」又轻骂了自己一声，冷夜强逼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想那些事的时候，男人刚好不在，是逃跑的大好时机。

她也不管自己现在是赤裸着身子便起身在屋内不断来回走动，测试脚下的葛迪镯会把自己限制在哪里，走到边界想跨过去的时候葛迪镯就会发动魔法把双脚定在原地，也刚好能让她知道这对葛迪镯的魔力到什麽程度，至於手上的就是用来削弱她的力量用的了，如果她没猜错，一破坏这两对葛迪镯男人就会感应到，所以她在破坏後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虽然她气到想杀了那男人，但现在赶快去领回任务的奖赏比较重要，她不

清楚自己到底被那可恶的怪物和男人耗掉多少时间，可也能知道已经太久了，她出来太久了，必须快点拿到东西赶回去才行。

将能够移动的范围摸透以後，冷夜强行发动斗气，手上的葛迪镯完全镇不住，立刻就碎裂掉落，失去抑制冷夜的力量後脚上的也跟着碎裂，同时间冷夜迅速移动，直接离开困住自己的屋子。

她有些意外，还以为屋子里会有其他陷阱的，没想到这麽顺利，恐怕是男人笃定自己拿葛迪镯没辙，也就不加设其他防备了，这也正和她的意，至於武器就暂时不拿了，她没时间慢慢找，当是暂时借放在那里吧！

反正她会回来拿的，顺道给男人一个後悔莫及的教训。

逃出屋子後冷夜立刻观察四周，她讶异地发现，屋子竟然就在接到屠杀多尔巴尼兽任务的斐特城内，而且还座落在贵族的住宅区。

杀手的本能让她马上收起讶异，对她来说这再好不过，省了很多时间，於是冷夜用最快的时间潜入其中一座宅第，放倒几个守卫和仆人顺利换上一件勉强能接受的衣服後来到了将军的住宅。

杀手是不讲求礼节的，她当然不走大门，而是翻墙进去直接出现在将军面前。

那位将军见到她似乎有些讶异，「我还以为酬劳太少，杀手冷夜不屑来领呢！」其实他早知道城郊的多尔巴尼兽已经全被歼灭了，一开始听到还很惊讶，因为他本来只是打算托人把怪物的数量降低到一定程度而已，没想到冷夜竟然全杀了，可在那之後冷夜就没了消息，还以为是不会过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现在才过来。

冷夜微微蹙眉冷声道：「少罗嗦，拿来。」她不想浪费时间，越快回去越好，否则……

「当然当然。」将军也不客套，直接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小布袋丢给冷夜：「以冥王之名，没有做假。」

布袋中有两瓶玻璃制的小药瓶，她拿出其中一瓶打开，直接倒了一滴在手掌上。

「你！？」将军忍不住惊呼，她手中的是炙岩露，是从熔岩巨魔等高阶炎系魔兽身上提炼出来的高级炼制品，就连装载它的容器都要经过特殊处理才不会被如同岩浆般的高温给融掉，可她竟然直接滴了一滴到手中！？

看着冷夜掌心冒出来的阵阵烟雾将军忍不住头皮发麻，那种被高温侵蚀的感受可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但眼前的女子竟然面不改色，只轻描淡写说了一句“算你有诚信”便消失了。

「真不愧是第一杀手......」冷夜离开後将军忍不住赞叹，接着他转头看向一旁的墙问道：「怎麽？不追吗？」

只见那墙的暗门被打开，日影悠哉地走了出来，「跟踪的话就会被发现了，反正我只是确认她想要什麽。」

追捕冷夜这麽多年，他也大概查到冷夜要求的报酬几乎都是炙岩露，其馀的只是附带，但却一直无法亲自证实，这次总算能确定了，宁愿冒着接触高温的痛也要当场验证是不是假货，看样子炙岩露对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而追捕的话他倒是不急，她的武器还在自己身上呢！

冷夜会再来找他的，一定会，他只要在屋子里慢慢等就行了，想到这日影忍不住露出微笑，他已经等不及再次跟她交手了。

（十）等待她的人

冷夜离开後用在宅邸偷来的珠宝换了必备的行装和用品便马上出发，两天的时间内她几乎没日没夜地赶路，因为本来戴在身上的东西全不见了，也没办法用传送晶石直接回家，她只好连夜赶路。

没有人知道她住在哪里，又从哪里来，事实上，就算知道了也无法轻易跑到她“家”门前撒野的。

经过两天的赶路，冷夜终於来到幻魔大陆的五大禁区之一──奥伦勒火山区，刚踏入这片区域便冒出两只黑曜魔犬咕哝着蹲伏在她身前，「谢谢。」冷夜也不废话，简单道谢後便跨上其中一只的背脊稍做休息，暂时让它们带自己走。

这看似宠物迎接主人的动作却让冷夜更为担心，因为它们并不是她的宠物，只是这里的魔兽智能都很高，它们知道自己能在奥伦勒火山区平安生存，跟冷夜有很大的关系，如此而已，而现在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就代表着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不乐观的地步。

果然，在黑曜魔犬带着她接近火山区中心位置的时候，周围的草木已经被一层薄薄的冰霜覆盖，越深入霜雪便积得越厚，看到这景象冷夜再也忍不住，跳下魔犬的背直往火山脚下的某个洞穴冲去。

「小清！」看到倒卧在洞穴的魔法阵中被一层坚冰包覆住的妹妹冷夜焦急地叫喊着，但小清并没有回应。

冷夜咬着下唇，迅速跑到另一个魔法阵中央拿出炙岩露倒在阵中央的水晶球上，她急到双手有些发抖，眼角含着泪水，但硬是忍住不让自责溢出，现在更重要的是把妹妹的情况稳定下来。

炙岩露流进水晶球上方的小孔中，沿着晶球内部的篓空纹路将晶球填满，透明的水晶球中央显现出由炙岩露组成的红艳魔纹，冷夜划破手掌，将掌心覆在小孔上以血为媒发动法阵。

魔法阵发出鲜红色的光芒，洞穴内的温度瞬间提生了许多，冷夜口中念着咒语让红光覆在小清身上，坚冰逐渐融化，等到温度已经让小清的肌肤微微泛红过後冷夜暂时收起法阵抱起妹妹。

「小清，小清。」她轻摇她，试图把妹妹叫醒。

「呜……」小清自喉咙深处发出呻吟，睫毛颤动了两下便缓缓睁眼，看到冷夜她露出放心的眼神，但却无法说话或是扯出一丝微笑，她的身体因为冰的关系还是十分僵硬，也十分虚弱。

「对不起，小清，对不起……」冷夜满是自责地轻轻执起小清的手，小心翼翼地轻划两刀，接着又在自己手上多加一刀，将手掌对上妹妹的，「我不该这麽晚回来，对不起……」她用另一手抱着小清，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知道姊姊又要用血术把她的热血跟自己的冷血交换，小清想阻止却无法开口，只能靠在姊姊肩上被动地感受一股暖流从手臂渐渐蔓延到全身，而姊姊的身躯则渐渐失去温度。

「姊姊……」终於能够开口说话後她虚弱地叫着冷夜，想告诉她自己已经没事了，不必再输更多的血。

「没事，别说话……」让冰冷刺骨的血液直接流入血管中充斥全身十分难受，就算是冷夜也得花许多力气才能克制到说话不发颤的程度，她轻声开口，要妹妹别担心，她能处理。

小清却不依，摇着头抽手，冷夜也不强迫，反正血已经输得差不多了，於是便让小清挣脱她的手，接着她搂住小清，打算抱着妹妹到水晶球旁边。

看穿她的意图小清挣扎着，「不，我不要……我没关系的……」她知道用那个水晶球会让姊姊十分难受，因此每次冷夜想用水晶球让她觉得好受一点的时候她都会反抗，如果她的温暖要姊姊用痛苦来换，那她宁愿不要。

「小清，乖……」冷夜当然知道妹妹不会轻易答应，但她总有办法说服妹妹，「我很累……别让我担心好吗？」

「我……」小清咬着下唇，犹豫了，她知道姊姊常常很累，需要休息，但是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姊姊是无法安心休息的。

「而且你看……」冷夜露出只有对妹妹才会展现的温和微笑，「只剩一点点，没关系的。」

小清顺着姊姊的眼神看去，果然看到水晶球内的炙岩露所剩不多，大部分

在刚刚用来融化她身上的坚冰时消耗掉了。

如果只剩一点点……那应该可以……

想到这里小清将头埋到冷夜怀中表示妥协，冷夜微微一笑，横抱着她来到水晶球旁褪去妹妹上身的衣物，露出小清背後要十分仔细观看才能发现的苍冰色咒术纹图，用没受伤的手轻贴在纹图中央，另一手再次覆在水晶球上。

她又一次发动法阵，这次法阵的光芒内敛许多，大多集中在水晶球中，热度改由从晶球直接传到冷夜体内，热度刚传过来时冷夜全身的肌肉紧绷了一下，这种热度本来就不是正常人能够忍受的，尤其是冷夜刚刚才跟小清交换过血液，冷热交替的痛苦比单单承受炙热更甚。

但这麽多年来冷夜早习惯了这样的痛楚，她马上放松下来，专心控制水晶球的热度进入体内的速度，并在体内把这些热度降到小清能接受的程度再慢慢传到她体内。

小清在冷夜怀中也专心接收这些温暖，暖和身体的同时她也引导着这些暖流，用她自己的方式储存在纹图周围，这样一来纹图在吸引或制造冰元素的时候那些残留的热度至少能帮她拖一些时间。

- 曲影：
  感谢 *wnshmily* 和 *adwer* 的礼物
  这跑剧情中，*h* 暂无
  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 *h(*被打*)*
  微 *h* 的话下一章或下下一章应该会有
  激烈一点的就要等久一点了
  不过不管怎麽样，还是谢谢支持

（十一）杀手背後

- 曲影：
  简单讲一下冷夜的背景
  细一点的会再慢慢说
  本章依旧无 *h*
  预告一下，下一章可能会有轻微的极轻微的 *gl*
  不喜欢的大大可以选择性忽略*(*逃*)*

终於让小清稳定下来後冷夜心里一松，这些日子累积的疲累尽数涌上，几乎是立刻瘫倒在地，吓得小清摇着她的肩直嚷：「姊姊！姊姊！你怎麽了……」

「没事……」冷夜轻轻说道，她觉得眼皮沉重，呼吸也拉得很长，她需要好好睡上一觉，真的需要，「只是……太累……没事……」说完她便拉着小清

的手进入深眠。

其实也难怪，从被怪物抓住，到日影，再到连着两天的赶路，除了水之外她根本没有时间进食，加上刚刚发动法阵和换血的动作也是非常耗费体力和精神的，会这麽累不是没道理。

一开始小清还有些紧张，但确定冷夜是真的累得睡着过後便松了一口气，她轻抚姊姊的脸颊，看看四周，这里并没有任何能够保暖的东西，力气又没大到能抱起冷夜，因此她跑到洞穴外的小木屋去拿棉被和枕头。

才刚走出洞穴她便看到许多魔兽聚集在洞口，要是一般的冒险者看到这麽多的高阶魔兽聚在一起绝对是吓得拔腿就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可小清不但不怕，反而对它们露出微笑，「我没事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魔兽们见到她健康的模样也就放心了，有些甚至亲腻地蹭到她身边去，像是在恭喜她又撑过一次难关，相较於常常往外跑的冷夜，现在小清跟魔兽们的感情反而更好。

小清拍拍它们笑着说：「好了，我要去拿棉被，姊姊累坏了。」她这麽一说魔兽们便乖乖让路。

当然，这些魔兽绝对不温驯，但对两人却是例外，因为是她们搭起了火山区中的这片绿洲。

那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孩来到这里，那时奥伦勒火山周围是一片广大的不毛之地，就算是它们这些高等魔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也是十分辛苦，但女人过来後有了改变。

那女人十分强悍，单凭一人之力闯到了火山下，打倒化焱蛇王後占据蛇王的洞穴住下，说也奇怪，在那之後洞穴附近一向过多的火元素竟然慢慢减少，甚至达到了跟外界一样的平衡，长出草木来。

整片荒芜的火山区中突兀地多了一块绿地，而且是在火山山脚下。

毫无疑问地，对大部分魔兽来说，在绿洲附近生存容易多了，因此它们慢慢聚集在绿地周围，彼此间的冲突也多了起来。

女人早料到这样的情形，身为法师的她出面用法术和魔兽沟通并达成共识，确保了三人的生命安全，魔兽们了解到绿洲的诞生是因为她们当然也就不会为难，毕竟真要猎杀的话，三人还不够它们塞牙缝呢！不如保有这片绿洲的好。

安定下来之後女人偶尔会外出，留下两个女孩，其中一名女孩可以说是跟着魔兽一起长大的，她接受女人的训练，也常跟魔兽的幼兽们打着玩，跟高等魔兽长期相处下来的结果造就了後来的冷夜。

只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太久，大约八、九年前，女人外出後没再回来过，过後冷夜也跟着外出，留下造成绿洲的最主要原因—小清。

当冷夜回来时，绿洲已经有一大部分被冰霜覆盖，骤降的温度让长期生长在炎热地区的魔兽们痛苦不堪，直到冷夜回来过後才又恢复原貌，就像这次一样。

小清的身体会不停地吸引或是制造冰元素，便是这样的体质放到火山区才平衡了一个区块的火元素生成绿洲，但制造冰元素的速度若不抑制是会失控的，因此才需要炙岩露练化成小清能接受的温度，注入到她体内减缓冰元素的制造。

这次冷夜外出太久，冰元素的制造又一次小小失控，好在她及时回来处理，现在洞穴外的冰霜已经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快速融化，温度回升到魔兽们勉强可以接受的程度，也是因为这样它们才会跑到洞穴前，否则冷夜回来之前它们可是退避三舍的。

见到小清已经抱着被褥跑回洞穴中，魔兽们也就各自散去，毕竟这里的温度对它们来说还是太低，会跑过来有一部份原因也是为了确认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

小清回到洞穴後稍微施了法术，把冰雪融化後形成的积水和湿透的衣服弄乾，接着便帮冷夜盖上棉被，看着姊姊熟睡的样子她想了想，後来还是钻到被窝中挨在姊姊怀中。

「谢谢你，姊姊……」她抱着冷夜轻喃，刚恢复过来的身体还十分虚弱，敌不过睡意的她也跟着入睡。

（十二）身体不对劲 · 上

- 曲影：

  对不起我太罗嗦了
  结果十二章要分两半
  这一章还没有 *gl*，请安心食用
  下一章晚一点贴
  赶工中

冷夜醒来时天正好微亮，她看到後微微促眉，毕竟对她来说黄昏时醒来才是正常的，有些日夜颠倒了。

洞穴外飘来阵阵香气，想来小清已经准备好食物，刚走出洞穴便看到妹妹笑着跑过来，「姊姊，快来吃东西吧，你一定饿坏了。」

冷夜笑着拍拍她的肩表示感谢，但并没漏看小清眼中的不安，也是，这次

这麽晚回来，穿着换了，武器也丢了，不担心才奇怪，她必须尽快再外出一趟，至少要把武器拿回来，那对小清也很重要。

用餐时本来两人都保持沉默，但最後小清还是忍不住，「姊姊……」

冷夜抬头，看到她担心的模样回答道：「我会再外出一趟。」

「不要！」小清立刻反对：「太、太危险了，而且、而且……」她想找其他理由留下姊姊，但却找不到，因为她清楚现在情况很不乐观，没有寒心双匕就没办法吸收她体内的冰元素，这样一来光靠炙岩露撑不了太久。

加上她们只剩下一瓶炙岩露，那瓶不能用在有水晶球的魔法阵━灼息上头，要用在另一个法阵━三尖恒潮上才行，灼息只是应付紧急状况用的，三尖恒潮才是她平常用来控制冰元素的法阵，但一瓶炙岩露只能撑半个月左右，而且还是在有寒心双匕辅助的状况下。

冷夜正好用完餐，於是放下餐具走到小清身旁坐下来，搂着她轻问：「你不希望半个大陆跟你一起冰封住，对吧？」

小清缩到姊姊怀中闷闷地点头。

冷夜继续问：「也不希望我抱着你跳到火山里，对不对？」

小清又点头。

「那就让我去，好吗？」冷夜轻声安慰：「别担心，我不会有事，而且还有妈妈不是吗？她会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回来的，我们要相信她，嗯？」

想到母亲小清眼角含泪，将冷夜抱得死紧用力点头，但她还是忍不住寂寞，小声请求：「一天，再一天好不好？」冷夜常常留她一人待在这里，会寂寞不是没道理，难得姊姊回来当然希望能多陪自己一点。

「嗯。」冷夜轻笑着答应：「没说马上要走啊，我也需要时间调整状况的。」

「就这样喔！」小清高兴地从她怀中跳起来，「不可以偷跑，不可以喔！」

冷夜笑道：「不会的。」也只有回到这里她才能这麽放松地笑出来，甚至睡到不醒人事也不用担心有危险，如果可以她也不想离开呀！

饭後小清负责收拾餐具，冷夜则到小木屋内整理行装，可东西刚整理到一半腹部便感觉到痛楚，接着是一阵反胃的感受，她一愣，马上觉得不妙，便抓起水袋用最快的速度冲到绿洲边缘，一停下来就是大吐特吐。

「呜……恶……」等到把刚刚吃下去的食物全吐出来，她的不适才减缓。

倒出水袋内的清水清理嘴边的残渍并漱完口後她才不解地皱眉轻喃：「怎麽会？」身上并没有任何生病的徵兆，她不懂怎麽会突然吐的这麽厉害，而且一吐完好像就没事了一般，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

不，不对！

马上她就发现不寻常，因为腹部那股莫名的燥热竟然又无预警升起，而且来的又快又凶猛，她几乎是立刻软脚跪坐在地，「什麽？怎麽突然……呜……」那感觉压抑不住，全身燥热的她忍不住哼吟一声。

不，不行……得设法降温……

这想法让她尽可能地朝着小木屋的方向移动，想找小清帮忙，如果用冰系法术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她是这麽想的。

可被情欲占据的身子软弱无力，她感觉到双腿间又无法控制地溢出热流来，像是力气也跟着热流流出到体外了似的，根本没办法好好走动，几乎是趴在地上用爬的比较多，绿洲的边缘离小木屋又远，刚才是不想让小清知道自己不舒服才跑到这里来，现在她反而有点後悔了。

好在，後来魔兽帮了她一把，把她送回小木屋，因为姊姊突然消失而担心不已的小清赶紧上前扶住站不稳的她，「姊姊你怎麽……啊！好烫！是不是生病了？」

冷夜喘着气摇头，小清的身体本来就偏寒，现在一接触到她彷佛找到了解药似的马上抱住小清，「你的身体……好凉……」

「姊姊，我们先进去，我马上帮你调配药草。」

小清扶着她进到木屋，冷夜却不放开她，「不用……不是生病，只是很热……很热。」

（十二）身体不对劲 · 下

- 曲影：
  啧，写得很不顺
  请大家姑且看看就好/_　　　下一章两人又要见面喽

「那、那要怎麽办？」小清对冷夜的反常感到紧张。

「让我抱一下……」已经坐在床上的冷夜微微用力便将小清也抱到床上一起躺着，「你的身体好冰凉……」小清身上的温度她喜欢极了，她不自觉地用燥热的身躯蹭着妹妹，将额头抵在妹妹肩颈，希望能降温。

「姊、姊姊，真的没事吗？」冷夜的举动让小清很不自在。

「热……」在妹妹的面前不需要提防，因此冷夜的思绪很快就浑沌起来，她轻喘着拉扯自己的衣服。

「姊姊！你别……」冷夜的动作让小清羞得脸红，伸手想阻止她，可是发现冷夜好像真的热得难受後也就让步了，只是，她没想到冷夜脱完自己的衣服过後竟然还想脱她的！

「呀啊！」小清吓得小声尖叫起来，可惜最後反抗无效，力气不敌姊姊的她被扒光衣服拥抱着，很难得的，她觉得害羞到身体有点发热，两人成年後除了使用灼息以外就没再像这样坦承相见过了。

喔不，应该说，使用灼息也没两个都脱光光还紧紧抱在一起，肌肤互相接触的亲腻和冷夜灼热的体温赤裸裸传递过来，这样的接触就算是跟最亲近的姊姊，小清还是觉得羞死了。

可冷夜却像是失去了思考能力似的，完全没注意到小清的难为情，只是直喊着热，本能的扭动身躯磨蹭妹妹，她发现这样的摩擦虽然没降低体内的燥热，但却会比较好受，所以更加大力地扭着腰磨蹭。

「嗯啊……」无意间的动作碰触到了腿间的娇弱，冷夜轻吟出声，她觉得很舒服，想要更多，於是一个翻身把小清压在身下，抱着妹妹继续磨蹭。

「姊……姊姊，等等……」小清慌乱极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脸热到能煎蛋的程度，可是冷夜不理会她的拒绝，兀自跨坐在她身上，以双腿间的娇弱不断磨蹭她的小腹。

「嗯……好热……好……舒服……」冷夜轻喘着，在妹妹面前毫不避讳地说出感受，她将头埋到小清的肩颈处胡乱吻着，感觉到妹妹的颤抖，自己也因为花蕊传来的刺激颤抖着，但她不想停止，本能甚至驱使她加快了速度。

「呀啊……啊啊……」最後在刺激感不断累积下，终於将冷夜推上高潮，她紧抱着不知所措的小清轻叫着。

高潮过後她抱着小清不断喘息，理智也因为情欲暂时的抒发回来了，意识到自己对妹妹做了非常无理的事过後，心中不禁泛起一股罪恶感，但那股罪恶依然压不下体内的燥热。

「小……小清，帮我……」她吓得抓住妹妹的手放到自己小腹上求助，「热……帮我……降温……」她希望能在再次失控前把燥热控制住，免得自己又做出不该有的动作。

看着姊姊既妩媚又脆弱的眼神，小清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凝神小心地凝聚体内的冰元素在手掌上。

「呜……」冷热冲击的滋味不好受，冷夜闷哼了一声，小清见到姊姊不舒

服吓得想收手却被冷夜阻止，「继续……就这样继续，我不想再失控……」

小清点头，继续凝聚冰元素，甚至身出另一只手覆在冷夜额头帮助她恢复清醒。

终於靠着寒气驱散体内的燥热後，冷夜抱着小清道歉，「对不起……我失控了，对不起……」

小清摇头安慰：「没关系的，姊姊，可是……刚刚到底……」

「我不知道。」冷夜泄气地闭上双眼，「对不起，小清，本来想多留两天的，但看样子明天一定要出发，我会拿回寒心，也会把病医好，别担心。」

「姊姊有认识能医病的人吗？」

「放心，有个朋友……他会告诉我到底怎麼回事……」冷夜轻喃，抱着小清的她并没让妹妹发现眼中露出的杀意和愤怒……

（十三）用情报交换

三天後，冷夜回到斐特城，在午夜时潜入了日影的住处，不讳言地，看到在书房悠闲看书的日影时，震惊与愤怒的情绪瞬间飙升，好在身体在还未回复思考时就做出反应袭击日影，否则等到情绪恢复才想动作的话，恐怕日影早就因为情绪的波动发现她的存在而有所防范。

拖身体反射动作的福，她攻得日影猝不及防，防御得十分狼狈，而冷夜也马上收回心神专心应战，不出二十个回合便将日影压制在地，手中的匕首抵住他的颈项。

「把寒心还来。」若要比突袭式的近战能力，冷夜不输任何人。

日影虽然趴在地上，右手被压到背後、左手被冷夜踩着，脖子上更是有利刃抵住，但在这样的劣势下他却一点都不紧张，「我以为你不会在乎它呢。」

「还来！」听到日影的声音冷夜终於确定那天抓住自己的是他，手上力道不自觉加重，日影颈项上已经浮现出一到细微的血丝。

「如果我死都不还呢？」

「那我只好让你生不如死。」冷夜的声音降到了冰点，她手上稍微使力，将日影右手扭曲的角度加大。

可惜这点疼痛连让日影皱眉的程度都不到，「还给你不也让它继续染血吗？那可违背了我的原则啊。」

冷夜没那麼多时间跟他磨：「少罗嗦，大不了杀了你慢慢找，说不说？」

「啊，那可不好玩，我还不想死呢。」

他的悠哉惹怒了冷夜，索性直接折断他的右手，这次日影的身躯反射性地抖了一下，但还是没吭声，表情也没任何变化，「不想死就交出寒心。」冷夜放开右手改抓肩膀施力。

日影知道她很急，也就不再拖时间了，直接切入正题：「我不想死，不过也不可能白白把它还你。」

这种谈条件的口气让冷夜知道有转机，她赶紧追问：「不然？要杀谁？」

冷夜的问句让日影不禁为她感到悲哀，似乎在她的认知里谈条件的意思便是要她去谋杀生命，只能说她不愧为一名杀手，或许除了“杀”之外的东西对她而言都没意义吧。

当然，日影知道不能这麼快便先入为主去断定，冥王赋予的任务可不能就这样粗糙交代掉，於是他说道：「我可没跟谁结仇，干嘛要你去杀人。」

这种不乾不脆的说法实在让冷夜火大，她手上一使力，险些让日影肩关节脱臼，收力後冷声怒斥：「到底想怎样？乾脆点！」

「这个嘛......用情报交换怎麼样？一个情报交换一支匕首，所以用两个情报来换回寒心，如何？」

听到这样的条件冷夜忍不住蹙眉，「什麼情报？」

「看你愿意告诉我甚麼喽，反正我就问，你愿意说的就说，怎麼样？」

这样的条件让冷夜沉默了，而日影也就直接当她默许，直接问了起来，「首先，你要炙岩露做什麼？」

冷夜立刻冷斥：「没必要告诉你！」关於小清的一切说什麼都要保护，她不可能透露丝毫。

「好吧，那你的出身？」

「无可奉告。」

「师承？」

「找任务的管道？」

......

最後，问题都问完了冷夜还是不肯透露丝毫，日影无奈：「哎……这样我可没办法还你武器喔，还有啊，杀了我你也找不到寒心的，怎麽办呢？」

「……莫薇娜……」在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後，冷夜终於轻轻吐出一个名词。

「呃……」日影明显一愣。

冷夜知道突然冒出这麽一个词会让人不知道她在说什麽，於是略微不悦地皱眉说道：「魔族的名字，刚刚不是有问？」冷夜只是她的杀手代号，她有一个人类的乳名──小夜，母亲都是这麽叫她的，而拥有魔族血统的她却没用过魔族的名字，只曾经听母亲提过而已。

母亲交代过，对於魔族，除非遇上冥王本人，否则别透漏任何讯息，但现在的情况实在不得不说，於是她只好透露自己认为最不重要的情报，这个连自己都差点遗忘的魔族名字，说出去了应该没关系才是，她是这麽想的。

「顿卡？」

「什麽？」刚才日影的轻喃她没听清楚意思。

「喔，我说你钝啊，只说了一个，那只能换一把喔。」这样的发言当然又惹来一阵皮肉痛，日影表面上依旧蛮不在乎，但心里却不禁惊讶着，他庆幸自己没太快下定论，这下可有得查的了。

冷夜又陷入了沉默，其他事情实在不能说，难不成真的只能换回一把？

「啊，不然这样，我用猜的好了。」日影开口化解沉默，「我就说说我的猜测，你也不用回答什麽，就这样吧。」

说完他也不等冷夜同意就自竟说了起来：「我已经查到炙岩露对你来说很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了，不过一个杀手拿这种炼制品时在会让人想不透到底要做什麽，而现在嘛……你又急着拿回寒心，所以我猜，你应该不是想拿它来杀人，而是看中它会吸附冰元素的特殊能力吧！」

日影得猜测让冷夜微微一僵，虽然细微，但他确实感受到了，「简单来说，有个什麽东西，需要你同时用炙岩露跟寒心去压制冰元素的增生，是吧？」

他的猜测准到让冷夜手上不自觉使力，匕首划破咽喉，一道血柱喷射而出……

- 曲影：

  两人终於又见面了
  虽然气氛有点火爆(汗)
  不过还是见面了

谢谢巫衣的礼物喔
改过来了，真的对不起（＞∂＜）

（十四）突然发作

手背沾到温热血液的刹那冷夜吓了一跳，赶紧从背後的腰包中拿出治愈用的符石，一道微弱的蓝色光芒过後日影颈部的伤口已经愈合，冷夜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就算只是猜测他说得还是太准，留他不得，只不过在杀他之前必须想办法把寒心要回来，「到底还不还？」

「欸，好吧，勉强算是两个吧。」日影当然感觉到她不打算留活口，但他还是有恃无恐，「东西在我房里……！？」

碰！啪啦啪啦！

他话还没说完冷夜便突然抽身後跳，同时间朝他丢了一个冰元素石，石头撞击地面後破裂使冰元素尽数散出，书房里水气和物品瞬间冻结的声音不断响起，日影起先有稍微吓到，但他在冰元素散开之前便先运起斗气保护自己，并没有因此受到什麽实质上的伤害，最多就是被冰雪覆盖住有点影响到行动能力罢了。

他打散覆盖在身上的薄冰站起来，拿出自己的治愈符石治好右手後才走出书房，很快地，他便发现冷夜半趴跪在走廊上一手捂着肚子发出闷哼。

发现捂着肚子的手不断冒出白色的雾气後日影皱起眉头向她走去，在他俯身要查看时冷夜突然翻身反手就是一刀，日影伸手挡下，一扭一带顺利将武器夺过来反压住她，发现白雾的来源竟是她拿着冰元素石在冰自己的腹部，他立刻阻止这种自残的行为。

「你在做什麽？」

回答他的是冷夜的踢击，好不容易费了一翻功夫才把她从身後完全压制住，身下的冷夜气得质问：「你到底……做了什麽？」

日影皱眉：「我什麽都没做。」同时他又一次使用分身走到房里去拿寒心双匕。

「你骗谁！什麽都没做怎麽会……会发作……」

「发作？」日影不解，观察了一下发现她确实不对劲，呼吸不太顺畅，脸部也浮现出不正常的嫣红。

他了解了，可是又疑惑了，忍不住轻喃：「怎麽会？」照理说媚药的问题

应该是解决了才对，否则冷夜当时根本不可能下床的，但也没道理隔了一段时间又发作啊！多尔巴尼兽使用的媚药不应该是间断性的才是。

「混蛋！你明知故问！」经过三天的时间，她已经大概知道身体的状况，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吃固态食物，吃了就吐，只能喝一些高营养的液体维持身体机能，而燥热的情况则是一天发作两次，在黎明跟黄昏时，这也是为何她刻意挑午夜过来的原因，因为这时不会发作，加上夜晚时候魔族的力量较强，所以才过来，谁知道这次竟然在这时发作，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分身已经把寒心双匕拿了过来，日影让冷夜微微侧身露出已经结了一层薄霜的腹部，分身则将匕首放到腹部上。

这几天她都是靠着冰来强行驱散燥热的，当然不可能让日影除去腹部的凉意，「住手！」冷夜轻斥一声踢出一脚，日影拿她没办法，又花了一翻功夫才成功把寒心双匕安全地放在她的腹部吸收上头的冰元素。

冰元素被吸收後冷夜的脸更红了，她咬牙忍受燥热，倔强地瞪着日影，後悔自己刚刚没直接杀了他，知道这次日影不会像上次那样大意她开始担心起小清来，她只剩三到六天的时间，要在这段时间逃脱且拿到炙岩露回去……几乎不可能。

「不……」得到这样的结论让她感到一丝绝望，挣扎着想逃离日影的控制。

日影自然不可能放过她，他抱起已经因为情欲而软弱无力的冷夜回到房间，把她放到床上後冷夜还是不放弃地想设法逃走，日影也不急，将寒心双匕放好才从身後抱住移动缓慢的冷夜。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不是我做的。」日影在她耳边轻声解释，「不过你会误会也是难免……」

日影讨厌被人误会，看样子他得想办法弄清楚到底怎麽回事才行，首先，虽然想也知道冷夜一定会很死他，但他必须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如果还是不能知道原因的话，那也只好再找人帮忙了。

（十五）战友的背叛

在开始之前日影先做了简短声明：「你的情欲出现得并不正常，虽然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我还是要澄清，不是我做的，而这几天呢……我会设法弄清楚原因的。」

说完後他先拿出口袋的符石，启动早布在房里要抓冷夜的魔法阵─暗锁，地上冒出几条黑色的锁链将冷夜困住，确定她动弹不得後日影开始除去她身上的危险装备，像是拿掉腰包，免得她又有使用符石的机会，藏在手臂和怀里的

暗器也全被挑出来，暗藏利刃的刺客鞋当然不会遗漏，最後，冷夜身上只剩下夜行用的黑色紧身衣，再也构不成威胁。

除去装备时在身上摸索的大手足以撩拨冷夜体内的情欲达到快无法控制的程度，她不能自制地微启檀口不停发出媚惑人心的喘息，几次日影刻意摸索到双腿之间引起她的轻颤，想阖腿却又因为被锁链绑着无法如愿，只能眼睁睁看着日影的手在双腿间游移、轻点，一阵耻辱和不甘涌上心头，可这样的情绪却只是让身体更加敏感，加上这次她清楚意识到侵犯自己的是过去的宿敌，强烈的敌对意识在这时反而害了她。

越是存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感受到的屈辱越大，情绪反应越高身体越是娇弱敏感，不管怎麽努力都无法防御或逃离宿敌侵略的无力感也让冷夜在愤恨的同时苛责自己，上次那两个令她混乱的声音又在脑袋里吵了起来，这无疑是恶性循环。

她红着脸摇头，想把声音赶出去，这时日影已经把她身上的东西放到一旁，拿了寒心走过来蹲在半跪在地上的冷夜面前，他伸手将手掌覆在她的双腿间，冷夜大腿微微轻颤，看得出来想躲但却没办法。

感受到她腿间的湿濡和颤抖，日影轻笑道：「湿了。」

冷夜咬牙别过头，不想看他得意的嘴脸，「那又如何。」

「我知道你不懂。」日影轻叹：「所以我来教你吧。」

「什……唔……」冷夜还来不及问他要教什麽锁链便发生了变化，漆黑的链条将她拉到床上，并把双手往两旁拉开，也将她向上拉到呈现高跪姿，身上的锁链全消失了，只剩绑在腿上的两条链子将大腿微微分开。

日影边观赏冷夜的倔强边用手掌轻磨她的娇弱，「这里会湿就代表你动情了，你的情欲需要满足。」

「胡……胡说……」冷夜艰难地反驳。

「我说的是事实，你不用觉得难堪，只要是生物都会有情欲，男人也一样……」日影站起身，在冷夜面前缓缓褪去衣物，露出他的昂扬，「男人的欲望也表现在跨下……不过跟女人有点不同就是了。」

看到他双腿间的粗长冷夜的呼吸变得更沉重了，腹部一热，更多热流涌出，她低头喘气，不明白怎麽看到那东西会有这样的反应。

日影又蹲到她身前，这次他一手抚慰着自己的欲望一手贴在冷夜的小腹轻喃：「看样子你的身体记得他呢，记得被他爱过的感觉，是吧？」

本来低头不想再看见那奇怪粗长的冷夜又见到那东西又进入视线范围，而且日影还用手圈着他上下抚摸，这景象让她呼吸一滞，腿间的热流不断泛滥，

她轻咬下唇闭上双眼摇头否认日影的话。

　　贴在腹部的手能清楚感受到冷夜因情欲而紊乱的呼吸和紧绷的肌肉，日影笑道：「否认也没用的，身体很诚实，你应该接受身体的感受，而不是反抗。」说罢他拿起放在一旁的寒心轻勾冷夜胸前的衣领，紧身衣和肌肤间被拉出一小段间隙後他用寒心轻轻往下一划。

　　嘶——

　　衣服被划开的声响传来，冷夜睁开眼见到以往陪伴自己完成无数任务的夥伴，现在竟然被敌人拿在手上帮他划开自己的衣服，彷佛是被最亲密的战友背叛的难堪感受占据了她的胸口，她死命扭着身子想躲，「不……」

　　日影稍微改变了角度，让寒心在不伤到冷夜的前提下顺势划到肚脐的位置，因为是紧身衣的关系，被划开的布料自动向两旁缩去，下方的裂口因为这样的紧缩又往下延伸了一些，身前的大裂口露出些许底裤和大片缠绕着胸脯的胸布，日影意念一动，锁链又冒了出来缠住冷夜的身躯，让她连扭动身躯都做不到。

　　「抱歉……不这麽做我怕会伤到你……」日影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他继续执起寒心轻挑着冷夜胸前的布料。

　　「你住手！寒心……住手！」任凭她再怎麽叫唤还是阻止不了寒心将层层包覆的布料一层一层地挑起、划破，胸前扎得紧实的防卫越来越松，最後终於被完全切成两半向两旁缩去，镶着粉色蓓蕾的双峰便这麽弹了出来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冷夜难堪到无地自容，她握紧双拳全身紧绷地颤抖，闭上眼咬牙不想看，也不想去想像自己这副窝囊的模样。

　　日影消除了困绑在她身上的锁链，只剩下一开始缠住手脚的。

　　现在的冷夜双手被锁链绑着高举在两旁，双腿也因为锁链跪着却无法完全合拢，除了胸前的一片雪白之外，身上其他地方依旧穿着刺客用的黑色夜行衣，黑与白的对比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加上双峰两侧因为紧身衣而悬挂跟着冷夜一同轻颤的残破布料，和紧身衣下方裂口处露出些许的纯白底裤，这样蛊惑人心的姿态让日影的喉结不禁滚动了一下。

　　「真美……」他低喃着，放下寒心向冷夜靠近……

- 曲影：

  给 *catherinena* 大：谢谢你的礼物
  不过要情节进展快一点的话不是要减缩 *h* 就是要一天更多一点字
  更多一点好像有点ㄍㄧㄥ(这快是我的极限了，加上 *h* 的部分又会写得特别慢冏)

（十六）当作是惩罚

感觉到胸前一热，冷夜睁开眼便看到日影托着自己的双峰并将脸埋到乳沟中磨蹭着，他呼出的气息拂在胸前，让她感到一阵炙热，忍不住轻颤并起了些小疙瘩，「混蛋……停……」

日影亲吻双峰的内侧说道：「我不会停的，就算……是弄断我右手的惩罚吧。」

「那大不了……赔你一只手……呜……」日影的手冷不防拂过已经挺立的蓓蕾，一道酥麻的感觉窜过，让冷夜闭紧双唇不再说话。

「那怎麽算数……」日影边湿吻着雪峰边说：「给予受罚者不喜欢的才叫做惩罚……既然你不在乎断臂的痛，那就不是惩罚了……」

冷夜无从反驳，也无力反驳，日影很有技巧地时而用嘴唇外侧的乾燥触感摩娑，时而微微张嘴用软嫩的内侧和舌尖挑逗她胸前的敏感，加上覆在两旁揉捏的大手手指时不时地划过乳尖，别说反驳了，她连忍着不发出呻吟都很困难，只能撇过头去闭上双眼，来个眼不见为净。

日影尽情享受她的柔软，觉得差不多了以後便对着蓓蕾轻轻呵气用唇舌温柔地包覆住，另一手也没闲着，手直从轻划乳尖改为实质的揉捏按压，更进一步的刺激让冷夜根本无法忽视，身体不甘地扭动着。

她难耐地摇着头，只觉得胸前的两点敏感到快承受不住的程度了，被手指捏揉的一边传来略带刺痛的颤栗，被双唇包覆吸吮的一边却又感到湿润酥麻，两股完全不同的感受让她觉得好混乱。

日影当然不会让她在边界挣扎太久，空下来的手顺势从背後滑到诱人的股间隔着紧身衣刺激。

「噫！」臀部传来的刺激让冷夜忍不住轻呼，她睁大眼，不敢相信他竟然会碰那地方，日影则故意在她低头看向胸前时放开吸吮的蓓蕾，露出映上水色光泽的粉色乳尖给她看，并笑着移到另一边的蓓蕾，用舌头和下唇抵住下缘再以极慢的动作将之含入口中。

冷夜眼睁睁地看着弱点就这麽被敌人带着笑意用慢动作侵占，而自己却完全无能为力，彷佛听到脑中轰的一声，有个什麽东西被炸碎了一般，她咬牙瞪着日影，闷哼一声更用力扭动身躯挣扎。

日影的眼神从头到尾都没移开，直盯冷夜的表情看，那夹带着笑意的眼神简直气的冷夜想把他的眼珠子给挖出来，原本在股间游移的手收回来照顾刚被放开的蓓蕾，而另外一只手则更往下滑碰触到腿间的湿濡。

最脆弱的地方被碰到让冷夜下半身微微一僵，在此同时日影露出不怀好意

的笑，冷夜一怔，才正感到不妙强烈的刺激便同时从三点传来，惹得她弯身绷起身子从喉咙发出尖锐的哼声，「呜！」

日影坏笑着，一手夹着蓓蕾时而轻捏时而稍加暴力地拉扯，另一手按压着腿间的密缝，力道由小渐大，底裤和紧身衣有一小部分都被压得陷进缝里去，两边的花瓣也不自主的收缩着，嘴里的蓓蕾则被大力吸吮。

「哼……哼……」强烈的刺激让冷夜每次喘息都带上难受的哼声，日影却还嫌不够，在她濒临临界点时双手同时重捏及重压，嘴里也用牙齿在胀得生疼的蓓蕾上轻轻一咬。

「啊啊啊……哈嗯……啊……」带着疼痛的强烈快感终於将冷夜推过边界，她承受不住地失声尖叫，小腹一阵痉挛，颤抖着攀上高潮，双手和嘴并没有因为高潮而放过她，依旧卖力给予刺激，尽可能地延长高潮的时间。

高潮过後日影将冷夜抱在怀里，在双腿间的手并没离开，手指有节奏地持续按压着，延续冷夜高潮後的馀韵，双唇则爱怜地亲吻着她的颈侧。

「哈啊……哈啊……唔……哈啊……」冷夜只能将头靠在日影肩上失神地喘着气，花径内的肌肉随着手指的按摩每隔几秒就会再收缩一次，每次收缩总会让小腹产生一种欢愉的舒服感受让她忍不住发出呻吟。

虽然那感觉真的非常舒服，但冷夜还是下意识想拒绝，双腿不自主地想夹住，可因为锁链的关系总是合上一点就卡住，不得已只好放松，下一次愉悦的感觉传来又会合上一点，然後放松，这样的举动本来是种反抗，但却因为锁链的关系让人看上去反而像在享受。

享受完冷夜因高潮而失神的模样後日影往後挪了一些，再一次伸出双手轻揉双峰，「唔嗯……」胸前被揉捏时传来的轻微胀痛感让冷夜发出呻吟，随着双手的动作，胸前的蓓蕾缓缓溢出乳白色的汁液滑过手掌，沿着冷夜窈窕的身材流下。

「果然是高潮後才有……」日影喟叹着，「至少确认第一点了……」

（十七）为了测试的发泄

当冷夜看到自己的双乳竟在日影的抚慰下溢出乳汁时，她简直不敢相信，直想否认这副身躯不是自己的，上一次因为被蒙着眼还无法真且断定，但这次亲眼看见後只觉得怎麽可能会有这种事？她的身体不是这样的！怎麽会……

她悲哀地咬着下唇，无法接受身体竟变成这副德性。

日影又一次吻住乳尖轻柔吸啜着，温热的触感让冷夜嘤咛一声，高潮过後她的克制力弱了许多，在日影温柔的动作下她微张着嘴娇喘，脸上的嫣红越加动人，眼中也蒙上了一层水雾，热到快无法思考的脑袋现在只接收到身体传给

她的一道讯息：他吸得自己很舒服。

这种让全身酥软无力的舒服感受几乎把她的理智淹没，但她还是不想放弃，时而娇喘时而咬住下唇抗拒沉沦。

吸吮过两边乳尖後日影将脸埋在双峰间喃喃自语，「只有一点点……会吸光……」他不断深呼吸，双手搭在冷夜腰间有些粗鲁地捏压着，似乎在忍耐什麽，「接下来……呃！」

日影忍不住低喝一声，虽然确认了第二点，就是一次高潮产生的乳汁并不多，刚刚在吸吮时已经确定如果没有再加以刺激是不会继续产出乳汁的，但接下来要做的第三项测试根本是他在给自己找麻烦。

想测试是不是单纯的高潮就能解决这种突然发情的症状，一想到要挑逗得冷夜高潮连连自己却不能在她体内发泄他简直快疯了，面对冷夜这样的尤物竟然不能像前两次那样尽情享受，想到前两次深埋在她体内的美好日影只觉得下身绷到快炸开的程度，这一刻他有种管他什麽测试，直接上比较乾脆的想法，但他知道不行，冷夜只是任务的一部份，他不能因此动情，甚至让她成为自己的禁脔，这对冥王和自己的原则都交代不过去，不行！

於是日影低吼一声绕到冷夜背後贴着她，双手从身後绕到前面抓着双乳，下身一挺，让欲望钻到她双腿间接着便开始激烈挺动。

「呜……」日影突然变得狂浪的举动让冷夜轻哼一声，太激烈的动作使她的身体也跟着他一起晃动，胸部被粗鲁抓揉让她觉得疼痛，可在痛楚中却又带着一丝细微的欢快感受，双腿间的情况更是让她难堪。

本来察觉到日影跨下的粗长挺进腿间摩擦着娇嫩她吓得想夹腿阻止，怎麽知道这正如了日影的意，原本不让她合拢双腿的锁链反而趁机把大腿绑在一起，结果腿部就这麽夹着日影的欲望增加他摩擦的快感。

而在欲望快速进出时当然也免不了磨到花蕊，一波波轻微得酥麻感传到小腹让她舒服地直想娇吟，但这种隔靴搔痒的方式无疑只是越搔越痒，花蕊越是觉得舒服身体深处就越是空虚难受，腹部的燥热又一次升温，让已经湿溽不堪的娇弱又一次涌出热流，彷佛她的身体在期待、渴求着什麽。

可是……到底是什麽？

她不懂，不懂自己到底想要什麽，所以只能无助地随着日影的动作摇晃。

「呀啊……」日影像是嫌这样还不够似的，他突然低头吻上冷夜的脖颈，不同於先前的温柔，这种带着啃咬的粗暴吻法让冷夜惊叫出声，他以霸道占有的姿态不断地在冷夜的肩颈上留下痕迹，而他越发沉重且夹带着几声低吼的喘息声让冷夜越来越不知所措。

她只觉得自己的双腿之间很舒服，可腹部却难受到近乎酸疼的地步，胸口在大手的揉捏下心跳也跟着加速，像是要炸开来似的。

正当冷夜以为日影会更加粗暴地让她生不如死的时候，日影突然紧紧抓住她的双乳，接着是几下特别重的挺身，要不是双手还被锁链吊着她简直要被撞飞出去，最後日影的腹部紧贴着她的臀，「啊！喔喔……」他爽快地低吼着，冷夜感觉到紧贴着自己的腹部一阵颤抖，然後另一股温热的液体加入热流的行列将腿间的紧身衣喷到湿得透彻。

发泄过後日影还是觉得不够，双手改抓住冷夜的腰让自己的欲望在她双腿间缓缓挺动、摩擦，想尽办法要延续这爽快的感觉，每次高潮後这种轻缓挪动的感觉总是让他非常喜欢，他紧贴着冷夜的背，仰头在她耳边发出满足的哼声。

腿间有些令人难受的黏腻和日影这样暧昧的轻柔挺动让冷夜心口不觉一热，她带着一丝迷茫转头看向日影那满足的表情，不知怎麽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

日影看到冷夜那有些胆却的迷惑神情时脑中一热，想也不想便扣住她的後脑吻上那两片娇嫩的双唇。

日影的动作让她有些吓到，想躲，头却先行被扣住，而反抗的动作她却没做出来，因为她似乎听到自己的身体在呼喊，呼喊着不要反抗。

她不记得，但她的身体记得，记得日影现在这样微微挺动的动作会让她非常舒服，而她就渴望那样的舒服，她要……她要那样的舒服……

（十八）让我给你你要的

「嗯……唔！」虽然渴望，但带着侵略性质的吻还是让冷夜不太舒服，低吟一声想开口却被日影趁机攻占，突然间她感觉到手脚一轻，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压到床上，日影将她翻过身来面对他，又一次吻上她的唇。

「吻我……回应我……冷夜……」日影边吻边以急切且霸道的语气下达指令。

「呜……哼啊……」可她根本不懂，只能在日影放开双唇说话时发出急促的换气声和呻吟。

见冷夜不懂日影直接在她的肩头重重咬了一口，「呀啊啊……啊啊……」冷夜痛得尖叫，双手抱住他的背撕抓着，留下几道抓痕。

背部传来的轻微痛楚让他稍微恢复了一点理智，他松口轻舔已经泛出些许血丝的伤口，真的咬得重了。

接着日影又回头亲吻冷夜，这一次温柔许多，起先只是贴着她的唇，再来才是试探性的轻吮，发现冷夜很紧张也很僵硬，一直紧闭牙关不敢做任何动作後，他知道刚才的失控吓到她了，於是伸手轻抚她的脸庞安抚，「别怕，回应我……跟着我的嘴动作，学我就好，嗯？」

这回冷夜听懂了，在日影吻她的同时也微动嘴唇回吻，「唔……哼嗯……」日影并没有深入，留给她空间喘息换气，难耐的娇吟不断从喉头和鼻息中溢出。

这时不管是身体还是脑袋都已经被欲望彻底占据，日影恢复温柔後她便凭着本能回应他，留在背部的双手下意识游移，娇躯也因为欲火得不到解放难受地扭动着。

等冷夜进入状况日影也逐渐加深他的吻，轻轻撬开她的牙关後找到躲在嘴里的羞怯小舌交缠，两人吻得胶着，冷夜越来越进入状况，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回应日影的吻，而日影则趁机褪去她的紧身衣，冷夜浑然不觉，等到这缠绵的长吻结束後她才发现自己身上只剩一条底裤，几乎要跟日影坦承相见。

「呼……呼……」发现这窘境冷夜喘着气坐起身子遮住胸前的春光，将腿合拢後微微後退，身体还是热得难受，但她不知道会发生什麽事，也无力逃走或反抗，只能盯着日影，「要……要做什麽？」再怎麽不懂也感觉到好像有什麽事会发生，前两次都是在神智不清的时候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而这一次清醒面对让她感到有些恐惧。

「别怕。」日影将紧身衣丢到一旁，靠近她说道：「不是想要吗？我帮你……」说着说着便又伸手在她身上游走。

大手走过的地方又被撩起欲火，冷夜难受地微扭身躯轻喘：「我不知道……要什麽……唔！住、住手！」大手突然滑到腰际想脱去底裤，她吓得伸手阻止。

日影看着眼前直盯着自己看的冷夜，有一丝倔强、一丝胆怯，两种矛盾的情绪融合在一起形成另一股勾人心魄的魅惑，他忍不住又吻住她，轻轻一推，又让冷夜倒回床上。

往後倒去的不安全感让冷夜一时顾不得扞卫底裤，一手向後撑着床垫、一手抓住日影的肩头，整个人倒下去时底裤其中一角已经被拉到大腿跟部，「不，你不要……」她摇头摆脱他的吻，手忙脚乱地抓住还想继续做乱的大手。

日影并不放弃，边落下轻吻边安抚：「我知道你要什麽，交给我……我给你，给你想要的……」

因为慌乱而一时忘记想要什麽的冷夜听他这麽一说便想起刚才的暧昧挺

动，想到那动作腹部就是一热，「唔……」她嘤咛一声，腹部难受到酸疼的感觉让她一时间没了力气，日影顺利将底裤拖到大腿的位置，腿间神秘的倒三角露了出来。

「啊……」冷夜惊叫一声，慌乱地夹紧双腿，但这已经阻止不了日影脱去她的底裤，日影双手扣住底裤两端将它往下拉，成功地让最後一道防备从冷夜脚尖退去。

在日影把底裤丢到一边的时候，冷夜双手护胸扭动身子，想从日影身下逃走，当然，日影哪可能放过她，伸手抓住双肩就是一阵狂乱的亲吻，「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嗯？」

「等、等等……啊……」冷夜双手抵住她的肩头想叫停，可这麼做却露出了本来遮得好好的蓓蕾，日影看到便低头一口含住，胸前的刺激让她又一次轻叫，「嗯嗯……嗯啊……」她混乱地抓住日影的头，应该要把他推开的，可是身体做出来的反应却是挺起胸膛将蓓蕾更往他嘴里送，双手也或抓或压着他的头，就是没有推开的意思。

而趁着冷夜因为胸部的刺激感到混乱的时候，日影膝盖轻轻一顶，分开冷夜照顾不到的双腿，顺利将欲望贴到湿溽的花瓣上轻磨。

「啊……啊哈……」少了布料阻隔的娇弱连这样轻柔的摩擦都快让冷夜疯狂，她小声尖叫地缩着身子，大腿想夹紧却又跟上次一样让日影占了先机，只能卡着他的腰。

为了能看到冷夜的表情日影将她的双手压制在头侧，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虽然冷夜没被束缚的腰部扭动着想躲，但日影并不在乎，挺着腰跟她玩起追逐游戏。

「呀啊……呀啊……嗯哼……」两人下身离得极近，本来就很少空间让冷夜躲，因此她的扭动不过是增强了磨擦的力道和日影的昂扬带给她的刺激，在一次较大的磨擦後大腿紧绷地夹着日影的腰不断颤抖，一时间做不出躲避的动作，日影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挺动欲望让他在湿滑的蜜缝上来回磨动，惹得冷夜不停娇吟。

看着身下不断摇头娇吟的冷夜，眼看着这种程度的刺激就几乎要把她推到高峰，日影实在把持不住，又一次觉得欲望胀到像是要炸开似的，他粗喘道：「你太娇嫩了……真的……太娇嫩了……」

- 曲影：
  感谢 *kkk9*、*shuishenzhu* 和伊幽的礼物
  有空多来会客室逛喔！*(*招手招手*)*
  话说 *temis* 大觉得两人的 *h* 很久
  可是好像又没做什麼
  回头检讨後我发现

会这样写是因为真的不想虐女主
所以只能让男主慢慢来了
希望这样的写法会合大家的胃口

（十九）还是没把持住

这样的冷夜简直让日影红了眼，终於他忍受不住松手伸到她的腰後，将她下半身微微托起，另一手胡乱抓了个枕头就往下垫着，冷夜因为突然後仰的姿势一个不平衡便用双手撑住，也没阻止日影。

「啊！」等到双腿间的密缝传来不可忽视的压迫感时她才尖叫出声，夹紧大腿且绷起腹部後便感觉到有什麽抵在腿间且陷进去了一些。

「嗯哼……」日影低哼一声双手抓住她的细腰轻喊：「让我进去……你要的！放松点……」

「不，不是……」她撑起身子想推开他，但却因为更往体内逼近一些的异物轻叫起来，「呀啊……不要……」抬头起来终於看到试图迫近体内的粗长，她吓得直摇头不断蹭着身子往後退，可却因为腰部被箝制住而动弹不得。

日影只觉得快疯了，欲望的前端已经陷入，被花瓣紧紧包覆着，是男人都想再更往前探，但冷夜却紧张地收紧花径，使他无法顺利进入，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令人抓狂，欲望前端舒服的很，让其他地方也叫嚣着想进入，想被冷夜的温润滋润。

於是他移动手指来到两人交合处的上方，对着挺立在外的花核按下。

「呀啊啊啊……」冷夜尖叫着弓起身子，身体在极度紧绷过後有那麽一刻放松下来，日影趁机挺进，「呜啊啊……啊……」她慌乱地娇吟着，一手抓住在花核上肆虐的大手，却怎麽样都无法施力将他挪开。

「嗯哼……嗯哼哼……哼……」在花核上的手指不断按压，使冷夜不停发出羞人的声音，花径也因为强烈的刺激不可控制地在强烈收缩和放松中循环，每次放松日影的欲望就更挺进一些，她感觉到身下一个陌生的地方被强迫开放，那地方被撑得好胀，而且日影越是深入腹部的酸疼越是强烈，加上花核被揉压激起的激烈快感，几乎让冷夜崩溃。

欲望莫约埋入三分之二後，花径的收缩已经不像在阻止他的侵入，反而像是在吞咽似的，让日影觉得舒服极了，他暂时停止推进，闭上眼仰头享受冷夜的慰抚，为了得到更强烈的快感他加快手指的速度，快速重压可怜的小花核。

「嘻嘻嘻嘻嘻……呜—」冷夜哪受得了这股阵仗，一声轻叫後一手抓着床单，一手不甘地抓着日影的手，绷直了身体和大腿，微颤着攀上一波小高潮。

日影收回欺负花核的手搭在她的腰侧，看着冷夜在高潮中不自主发抖的媚

态，充分享受她的按摩後，在高潮结束，花径收缩的频率明显慢下来时握住纤腰一个挺身让欲望尽数没入。

「！」冷夜倒吸口气，连叫都来不及叫就被推上另一波更高的浪潮，欲望的顶端顶到腹部深处的某一点时，简直像是按到了什麽按钮一样，腹部的酸疼立刻被排山倒海的炙热快感和激烈收缩取代。

快感迅速传遍四肢百骸，身体发疯似的弓起颤抖着，花径和子宫也拼命收缩，挤压着来访的贵客并献出大量的浓腻精华滋润他。

「喔喔！喔……」欲望受到这麽热情的款待日影也受不了了，他低吼着挺腰，让埋在深处的欲望重重撞击在不停开合地泌出精华的花心上。

「嘎！啊……啊……」第一次的撞击让冷夜弓起的身子一个机灵缩了起来，但这阻止不了日影的进攻，欲望每次顶到花心冷夜的身子就重颤一次并发出轻微的叫声。

其实她很想大声尖叫好把体内那疯狂的快感发泄掉一点，但胸口却像是被什麽卡住了似的让她叫不出声，过多的疯狂感受在体内翻腾，她只能无助地缩着身子，连大腿都曲起紧夹日影的腰。

但就算是这样日影仍然能挺动欲望给予刺激，她的身体和双峰无助地随着男人的动作晃动着，花心传来的快慰让高潮久久不散。

噗滋！

「啊啊啊啊啊！啊啊……哈啊啊啊……」

「喔喔喔喔！嗯……嗯啊……」

在一次强力的挺身中欲望终於噗滋一声贯穿花心，两人同时大叫出声，日影死命地抓着纤腰将欲望往里头挤，被包夹到爽快不已的欲望跳动几下，一阵战栗感窜起，精关一松便将乳白色的精华回馈给冷夜。

贯穿花心的刺激将还在高潮中载浮载沉的冷夜直接冲上绝顶，一波强过一波的高潮使她的眼角不受控制地流出欢愉的泪水，她无助的哭叫着、发抖着，毫无反抗能力地一次次被高潮淹没，沉浸在无端的快感中。

直接喷薄在子宫内的精液让冷夜的身体兴奋不已，虽然意识上她无法承受这麽强烈的刺激而哭泣着，但身体却摆出最为欢迎的姿态，纤腰不自觉地小幅度上挺，迎合着日影喷薄後的暧昧挺动，子宫和花径也欢快地收缩，贪婪地撷取男人独有的精华并给予欲望最温柔的慰抚，好感谢他的贡献。

「可恶……」发泄过後恢复些许神智的日影不禁低声咒骂自己，本来想好不在她体内射精的，可刚刚却完全失控射在她体内……

「唔喔……」可就算是内心有些懊恼他还是不打算停止挺动，冷夜的配合让他发舒服的低吟。

（二十）温柔的威胁

「呜……嗯哼……嗯哼……」高潮过後冷夜不断发出如同猫叫般的轻吟，带着些许哭音，可爱极了。

日影没让欲望停下，每次轻微的磨擦都惹得花径和花心羞怯收缩，非常舒服，他俯身吻上冷夜满是泪痕的脸庞笑着轻问：「舒服了？」

「呀啊……啊……」还没从高潮馀韵中抽离的冷夜想开口却说不出话，只能发出几声破碎的呻吟。

「这麽舒服啊？」日影轻笑着吻去她的泪水，双手从腰际慢慢滑到双峰，感觉到一片湿漉，他低头一看，发现刚才连续的强烈高潮让乳汁多到自动溢了出来，「这样不太舒服吧？会胀痛……」说完便覆上双乳轻轻揉捏，帮她把多馀的乳汁挤出。

「嗯啊……嗯嗯……」冷夜胡乱叫着，全身上下舒服得不知如何是好，日影双手的动作让泪水又从眼角滑落，她别过头咬住食指的第二关节轻哼，觉得胸部和腹部传来得酥麻感快把她融化了，尤其是腹部，花心现在还被迫吸吮着欲望粗硕的尖端，娇弱的小嘴被撑得又酸又麻，日影还不停磨擦，让她根本没办法从强烈的刺激中脱离。

「呀啊……呀啊……」花心传来的快感不断累积，冷夜震颤着，几乎失去了言语能力只能娇吟，频率越来越快的收缩和酸麻让她知道高潮又快到了，她用含泪的双眸盯着日影，说不出话，只能用眼神恳求，恳求他放过自己。

日影的回应却是俯身吻住她的双唇，「哼……嗯……」，俯身的动作让欲望压得更深更重，冷夜忍不住哼了一声，接着，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死死抱住日影激烈回应他的吻，想藉此忽略花心上的刺激。

「噫噫……噫噫噫……」这麽做当然没用，只是让她的情欲更加高张罢了，花心和花径传来一阵短暂且剧烈的收缩，她轻叫着又攀上一次高潮。

看到这么轻的磨擦都能将她送上高潮的可爱模样日影轻叹，「好吧……放过你这里……」说完他握住细腰往後一娜。

啵！

「噫！噫啊……」花心突然放松缩紧带来的酸楚感让冷夜缩起身子惊叫一声，腹部和子宫有节奏的收缩着将精华从花心推出，奉献给日影的欲望。

日影当然感觉得到花径内的湿润，直想挺动依旧硬挺的欲望在冷夜体内肆

虐，魔族的情欲可没那麽容易满足，真要做起来，他持续一整夜都没问题，更别说身下的人儿是这麽敏感娇嫩的极品了，他吃上三天三夜都行！

日影抱住她，像上一次催她动情时一样用身体磨蹭着，欲望也深埋在花径内上下摩擦，他边吻着冷夜的耳边低喃：「还想要吗……我可以给更多……」

冷夜吓得摇头，虽然舒服可是却太激烈了，她心理上承受不起，花径因为欲望的不安份还在不自主地收缩着，让她有种随时又要高潮的错觉。

「那好……只要你说出身体回去後发生什麽变化……我就停止……怎麽样？」日影边喘边说，这样忍耐实在不好受，但他也清楚太粗暴的话冷夜一定受不了，再说冷夜不是让他逞欲的，他得想办法在对她伤害最低的前提下搞清楚冷夜的问题和出身。

因为如果直接问的话她一定什麽都不说，之前也只是勉强说了魔族的名字来换回寒心，所以乾脆用威胁的手段。

「如果不说……我就继续做……」欸，不过应该没人像他这样威胁的吧？身下的动作这麽温柔，还在耳边轻声细语，应该找不到比这个更温柔的威胁了，他想。

如果不是知道了冷夜的魔族姓名，他应该不会这麽温柔……吧？

莫薇娜·顿卡。

他记得这个名字，顿卡家族第七十八代当家的大女儿，二十五年前顿卡家族一夕覆灭时跟着当家夫人──血灵魔导流月一同失踪，若没记错，当时她才刚满周岁不久。

只是，真的是她吗？身下的冷夜真的是三大贵族之一，顿卡家族的後裔？

不管怎麽样，即使隐约感觉到冷夜对自己的身世并不了解，他还是必须设法查清楚，冥王对挚友──伯烈特·顿卡当年的死一直耿耿於怀，却苦无线索追查凶手，如果能一次解决两件事情，那是再好不过了。

（二十一）异样的感受

冷夜还是说不出话来，只能咬着下唇点头答应，日影见状便停止身体的动作，让欲望安份待在冷夜体内不再磨动，他又一次轻轻吻去她的泪，享受着花径不自主收缩时带来的温润感觉，而後抱着她轻喘，慢慢等她恢复。

等冷夜的呼吸缓和一些，花径的收缩频率也变小且稳定後，日影才微微撑起身子开口询问：「可以了吗？」

「嘶──别、别动……」冷夜倒吸口气，日影不过稍微一动花径便受到刺激

紧张地蠕动着。

这身体实在太敏感了……

冷夜的反应看得日影眼神一暗，硬是忍下驰骋的欲望俯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好，我不动，但我要调整一下姿势，抱紧我。」

冷夜轻咬下唇，知道自己完全无法反抗，只好听话伸手环住他的背。

「啊！」日影突然一个翻身，欲望在花径内碰撞了一下让冷夜轻叫着，等她搞清楚状况时才发现，自己跟日影调换了位置，变成女上男下的姿势。

日影舒服地躺在床上轻抚她的腰侧：「趴着吧，这样我们都省力，你慢慢说。」

这次冷夜没听话，女上男下的姿势让她有种自己占居领导地位的错觉，因此只是看着日影点头佯装答应，脚下却悄悄凝聚力量，想趁机逃走。

突然，日影握住她的腰挺身往上一顶，「啊啊……」她尖叫起来，日影则是抚着她的腰际笑道：「这个样子我还是能攻击的喔……别打其他主意，我的忍耐力有限。」

冷夜轻颤着，刚才的撞击又让花径不受控制地微微收缩，包覆，也描绘着日影欲望的模样，身体敏感到几乎凭着花径内的媚肉就能知悉粗长的样子，哪里圆滑、哪里有棱角，都让媚肉细致地贴附住并传到冷夜脑海中，隐约浮现出欲望的模样。

脑中浮现的想像让她又羞又慌，赶紧听话趴在他身上，就怕那可怕的武器又一次弄得自己失控哭叫。

日影一手放在她的臀部，一手抚上玉背，像是在安抚，但手经过的地方都激起一阵轻颤，看似无意的动作反而更像在挑逗，发现光是这样就能引起冷夜的紧绷和花径较为频繁的细密收缩，日影无奈停手，仅仅将手放在她的後脑和背部，「嗯？说吧。」

冷夜的侧脸贴着他的胸膛，能清楚感受到他的呼吸，甚至心跳，不知怎麽的这感觉竟让她感到脸部一阵发热，胸口也有种异样的感觉悄悄萌生，那是从未有过的感觉，而她，不排斥。

「怎麽？不说了？」

对於日影的催促冷夜没有回话，而是撑起身子迷茫地看着他，她不懂，怎麽会有那股陌生的感受？不再排斥他的感觉，明明是宿敌的不是吗？而且他刚刚还……还让自己……

想到这冷夜感觉到腹部一热，脸红着低下头满是困扰。

「冷夜……」日影低哑的声音传来，让她又抬头看向他，「你是在诱惑我吗？」

她到底知不知道露出那种娇羞的表情杀伤力有多大？

日影实在无奈，欲望在她体内胀得难受，要是再不回答的话他可真的不管了。

冷夜蹙眉，「诱惑？」什麽诱惑？她有吗？

「呃！」实在受不了，日影索性坐起身子扶住她的腰，姿势改变时造成的磨擦又让冷夜轻哼着，还搞不清楚他要做什麽时，日影已经开始律动起来。

「啊啊……不、不要……呜……」冷夜为了平衡不得已抓着他的肩膀，花径传来的刺激又一次让她克制不住地娇吟。

「谁叫你一直不回答……」

「不要、不……啊……我、我说……我说……」

听到她的求饶日影也只好先抱紧她努力吸气克制欲望，「快点……」

「我……我最近……」冷夜将头埋在他的肩颈处说出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下意识认为日影问这问题只是为了羞辱她，让她难堪，所以在回答时花径因为羞耻感而不时地不自主用力收缩，当她说完时日影已经忍得满头大汗了。

再忍下去就真的不是男人了，於是他粗喘着开口：「喂……冷夜，我们谈个条件……」

不等冷夜回答他就直接说下去：「如果这几天……你合作一点，我就放你走……怎麽样？」

还是没等冷夜回应便直接把她压到床上，「现在……我要你！」说完日影便开始大力律动。

冷夜哪受得了？她立刻扭着身子娇啼着：「啊啊……啊哈……不要……不要了……」

「不要……那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日影边喘气边问道。

她摇头：「不、不……啊……要、要回去……啊啊……」

「要回去……就听话……喔喔……」日影边说边加强攻击的力道，欲望不断在冷夜体内进出，太激烈的动作甚至让满是爱液的花径发出淫靡的拍打声，啪搭啪搭地响着，让日影的欲望更加高涨。

「啊……啊……噫噫噫……」冷夜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一阵高亢的轻吟後，她又被推向高峰。

她终於还是敌不过日影的索求在情潮中沉沦，不知经历了几次强烈的高潮过後，日影终於低吼着在她体内喷薄，两人紧拥着一同攀上绝顶，而後她便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二十二）怀孕是什麽？

第二天午夜，当日影回来时看到试图逃走而累得气喘吁吁的冷夜时并不意外，这次除了葛迪镯他还摆下虚弱结界，在没有斗气的状态下想挣脱葛迪镯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见到他冷夜便警戒以对，他反倒一派轻松，「早上没再发作吧？」

冷夜不语，日影瞥见桌上为她准备的糖浆完好如初时虽然已经有料到，但还是皱起眉头，「怎麽不喝？你不是想饿死自己吧？」

「天晓得你加了什麽药。」她还没笨到去喝敌人准备的东西。

「啊啊……」日影捂着额头，有些困扰，「那不然你直接把避孕药吃了，怎麽样？」

「你什麽药都别想让我吃。」

「呃……」冷夜强硬的态度让日影感到有些奇怪，他试探性询问：「避孕药……也不吃？」

冷夜皱眉：「别想！」

哇哩！

好像发现了什麽奇怪的地方，日影在心中不禁轻叫一声，然後又问：「不吃的话……你不是想怀上我的孩子吧？」虽然跟冷夜有个孩子这样的想法挺不错的，但想到可能会有的麻烦他还是觉得先不要比较好，再说……是不是真的能把她留在身边还不知道呢。

「什麽孩子？」冷夜发现自己根本听不懂日影在说什麽鬼，什麽孩子、什麽避孕药的，这跟她有什麽关系？她不懂。

「你不会不知道昨天我们那样会让你有怀孕的风险吧？更别说你的身体可能被多尔巴尼兽改造过，应该更容易怀孕……」

「我不懂你在说什麽。」冷夜後退一步，脸色有些难看，「什麽怀孕？」

日影双肩一垮，没辙了，「好吧……你真的不懂……」而且还是连听都没听过的不懂，他实在很想知道冷夜到底是在什麽环境下生长的，怎麽可能这种事情连听都没听过。

当然，在之後他明白冷夜是生长在只有魔兽和同性，没有异性的世界中，而且一手将她带大的母亲在她刚成年不久就决定远行之後，便很快理解为什麽她会不懂，但现在他只能费很大一番功夫去解释怀孕是怎麽回事，然後再花更大的力气让她相信这件事。

可要说服她吃避孕药时冷夜却怎麽样都不肯，就连是否真的会怀上日影的孩子她都还半信半疑，更别说要她相信日影给的是真的避孕药了，只是也不能怪她不懂，说真的，就连男女间做爱这种事她都是跑到外面来才间接听过而已，更别说是怀孕这种事了。

实在是无奈到不行，不得已，日影只好做出最大让步，「那我带你出去买总可以吧？去哪一家药店你自己挑，免得又说那是我事先套好的。」

冷夜对他的提议投以不信任的眼神，带她出去？他真的愿意冒这种险？

日影瘪瘪嘴：「我想你一定对我有非常大的误会。」

见冷夜不回话他自竟接下去说：「你一定以为我是哪个组织派来追杀你的吧？」

冷夜不屑道：「不然？」难不成是来帮她？骗谁！

「啊啊……果然，先声明，我可没要杀你的意思，委托我的人只是希望能调查清楚你的杀人动机而已，我可不是替人做事的杀手。」

「那又如何？」对她来说只要是敌人就没有差别。

「算了……」日影彻底投降了，「总之，我带你出去买药，不过别想逃走就是了，我会看得紧紧的……」

很不幸的，冷夜错过了这次逃走的机会，虽然有成功买到避孕药并服下，但在趁着日影结帐当下准备要逃走时却被逮个正着，而不知怎麽的，跟他近距离接触後，症状竟然又出现了！

冷夜全身无力地被压在药店的地上轻喘，愤怒的眼神阻止不了日影横抱起她的动作，日影快速结帐过後便带着她火速赶回住处。

「怎麽……不该是这时後发作吧？」将冷夜放到床上後日影忍不住问道。

「你还说！」冷夜怒斥，「碰到你就有事，你这瘟神，呜……离我远一点。」

「喔？」日影并不理会她无力的推挤，「意思是，这是今天第一次发作？」

冷夜已经气到说不出话来了，撇头不看他，也不做任何回应。

「冷夜。」日影托住她的下巴，半强迫地让她转过头来认真对她说道：「不如这样，我昨晚提的条件不是开玩笑，立个血誓如何？」

「血誓？」她有些不敢相信，他要跟她立血誓？怎麽会？

但日影似乎是来真的，「是啊，不然你也不会真的相信我吧？」说罢他拿起小刀划破手掌，并执起冷夜的手一同划破，然後让伤口相对，让两人渗出的血互相交融。

「我答应，三天内，只要你愿意合作让我弄清楚你的身体状况，那麽我放你走，而且送你两瓶炙岩露。」他一字一句，缓慢且坚定地说道。

「你……」感受到一股夹杂着日影斗气的魔力穿透手掌直达心房，冷夜讶异不已，他是真的要立血誓，她还是不太相信他，应该说，她不相信魔族，不管是从母亲隐晦的态度，还是从她开始跟外面的世界有所接触过後，魔族总无法让她完全信任。

但血誓成立过後，不管怎麽样是一定要遵守当初立下的誓约的，只要其中一方认为对方没遵守，那麽便能透过誓血符纹夺取毁约者的性命，这麽做无疑是将性命交到彼此手上，对她来说其实有利，只要肯合作日影便无法取她性命，甚至忍个三天就能离开，更别说还有炙岩露能拿了。

虽说她不相信魔族，但有血誓做为约束道是不用害怕，因此，犹豫片刻後她缓缓开口：「我答应……跟你合作三天。」

日影同样感觉到魔力传到心房後便带着冷夜念出血誓成立的共同咒语，一到微弱的红光自两人手上散发，光芒消失後他们摊开手掌，掌心上已经确实落下代表誓约成立的鲜红符纹。

- 曲影：
  感谢雪女、*paomozhixia6*、星翼、*emtine*、*seiyu*、夜念念的礼物

（二十三）承诺尽量让你舒服

血誓成立後日影并不躁进，只是轻搂冷夜，让她靠在自己肩上轻喘。

冷夜还是有些不情愿，忸怩着想挣脱他的怀抱，「离我……远一点。」

「嗯？」日影反而抱得更紧，「为什麽？」

「靠近你就更严重，唔！」胸前的敏感不小心被磨擦到让她轻叫一声，微颤着不再有任何动作。

「所以……之所以会动情是因为我的靠近，是吗？」日影自认为自己没那麽大魅力，不过确实有这个可能，恐怕她被改造过的身体在体验过承欢的感受後，再次接触到相关的刺激就很容易动情。

这一点冷夜既不清楚，当然也不会承认，「才、才没有！」

「是吗？那你告诉我，碰到我的身体你有什麽反应？」见冷夜不答他便继续问下去，「闻到我身上的味道呢？有什麽感觉？会想到什麽？是不是身体热得更厉害？」

冷夜被他问得身体和小腹一阵发热，昨晚那羞人的记忆不断浮现，她喘气想推开他，「你……你明知故问……」

「我没有……」他亲吻她的脖颈，引起她一阵颤抖，「我只是想确认……」日影轻轻将冷夜放倒，知道她比较不排斥接吻，因此试探性地吻上她的唇。

冷夜咬牙，忍耐着不做出反抗举动，毕竟已经答应要合作了，直接一口咬下去可就等於毁约。

她的紧张和僵硬让日影轻笑哄道：「放松点，你真的很不信任我。」

「不只你……」冷夜别开脸，暂时躲过他的吻，「是魔族我都不信任。」

「欸？那神族你就相信？」日影觉得有些不是滋味，怎麽身为魔族人冷夜还说出这种话？

「他们说话算话，不像魔族……」冷夜眉头轻蹙，「但态度令人气愤。」想到某些神族人自以为清高的样子她就不屑。

「所以你被魔族骗过？」

「哼……」冷夜轻哼一声不再说话，想起刚开始出来用猎杀换取炙岩露时，找上的魔族委托人没一个真正想跟她谈生意，刚接触世面的她太单纯，被骗了几次後才开始找上神族，这也是为何刚开始她只猎杀魔族的原因，不为其他，只因为魔族人不提供炙岩露，那几次被骗拖去许多时间，也是害小清冰元素吸收失控的一次，到现在她都还耿耿於怀。

「看样子你被骗得很惨呢……」日影亲吻她的脸颊呢喃，「不过我不会骗你，血誓都立了你就放心吧。」

「若不是这样我才不会……唔……」话说到一半便又被日影吻住，这次趁着她开口，日影顺利地滑进口中，伸舌与她交缠，「嗯哼……唔……」冷夜的

抗议化作几声闷哼，全被日影吻去。

唇舌胶着的同时日影双手也没闲着，一手搂着她的背，另一手则在腰际和腿上来回游移。

他的动作掀起燎原大火，冷夜因为不能反抗，很快便被吻得昏昏沉沉，身体也因为大手的抚摸来回难耐地扭动着，腿间的热流早就泛滥了，「呜……啊……」她有些难堪地推开日影娇喘着，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反应，她……竟然觉得舒服！

她应该是被迫的！应该是被侵犯的！可是、可是……身体为什麽会觉得舒服？那燥热带来的难受为什麽会因为他的碰触而变成舒适的暖流？甚至……甚至让她的身体想要更多，怎麽会这样？

看到冷夜本来享受却又突然将自己推开的模样，日影知道要她马上接受是不可能的，也只好慢慢来，「不舒服？」

他的问题让冷夜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其实她是知道的，虽然不想承认，但这几次以来身体一直都很喜欢……他这样的对待，但心理上却完全不能接受，所以才会觉的痛苦，所以才会有那两道声音的出现，那是理智和身体欲望的争吵与拉锯。

身体上是喜欢的、舒服的，但心理上却觉得厌恶、不能接受，那她该如何回答？像是被拉扯成两半一样，她不知如何是好。

日影轻啄她的唇，「我想……要你心里觉得舒服根本不可能吧？换做是我也不行。」

心事被点中让冷夜有些惊愕，但日影却只是轻笑：「不用这麽讶异啊，稍微设想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啊……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答应你，至少会让你的身体不这麽难受，可以吗？」

好像是很好的事情，可冷夜总觉得怪怪的，没答应下来，日影也不管那麽多，擅自下了决定，「就这麽说定吧，如果连身体都很难过了就告诉我，我会尽量停手的。」说完也不等冷夜回应便又一次吻上她，一只手更是不安份地移到其中一边雪乳上享受她的柔软。

- 曲影：
  小小的过度章节後继续测试(奸笑)
  好啦，其实这次的h不会太久
  算一算第一部“堕落”也差不多了
  快进展到第二部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 secr2、eitatsu 的礼物

（二十四）这次用手指 · 上

冷夜扭着身躯，想反抗却又忍耐着，日影也就顺着她的动作贴着她轻磨，两具火热的躯体交缠着，冷夜只觉得体内延烧的大火很快地升温到不能控制的程度，当日影伸手退去她的衣物时她也没阻止，真的太热，她需要透气。

肌肤间最直接赤裸的接触让她颤栗，他们传递着彼此的体温，日影的温度让她更加燥热，但却不会那麽难受，甚至不自觉环住他的後颈仰头轻叹，彷佛想索求更多。

「唔……」当日影吻上胸前的蓓蕾时她不禁轻吟，湿濡的触感使她下意识缩了缩身子想躲。

她对长舌带来的刺激依旧没有抵抗能力，「不……舌头不要……呀啊……呜……」她想求他，双腿间却突然传来触电般的感受让她又轻叫起来，日影的长指已经趁她不备时伸到腿间拨弄着花瓣，「呜……」双脚中间被他的大腿卡着，又一次被占了先机，她只能呜咽着摇头，表示无法承受这双重刺激。

「放松，这样才能慢慢适应。」日影的声音突然从上方传来，她讶异地抬头一看。

「不！呀啊……啊啊……」这一看腹部突然一阵紧缩，一股热流从腿间溢出沾湿了他的手。

看着她因为答应合作而无法反抗，不得不接受情欲染湿的双眸，分身不禁感叹：「怎麽这麽敏感……」

冷夜咬着下唇摇头，腰肢徒劳地轻扭着，一手抓着日影的头发，另一手试图推开分身，希望他别这样看她，就算是同一人还是让她觉得紧张羞愧。

「别怕，还是我……」分身轻执她的手腕安慰，「不这样我没办法观察你的反应……」说完便低头吻上她的唇安抚她的情绪。

接吻似乎是很能转移冷夜注意力且消除恐惧的方法，下身和胸前的刺激仍然不断传来，但她却仰头抓住分身的双肩热情回应，好像这麽做能让她暂时忘却日影给的刺激。

相交的唇舌、暧昧的喘息让冷夜脑中一片火热，完全被情欲占据，她的主动更是让日影加强了刺激，她只觉得自己像是在热潮中载浮载沉，而唯一的救命浮木便是吻住她的男人，她死抓着他狂吻，好像这麽做能让自己摆脱热潮，殊不知，这麽做只是陷得更深罢了。

「呜……嗯……嗯嗯……」刺激累积到最後终於把冷夜推向高潮，分身适时离开她，让她有喘息的空间，日影拥着娇躯，探入腿间的手指没有停止，依旧持续按压，嘴则是离开了胸脯，靠在她的肩颈上喘息。

冷夜抱着日影，感觉到他灼热的气息拂在颈侧，小腹则因为手指不间断的努力有节奏地收缩着，每次收缩就是一阵愉悦的感受传到脑中，让她不住娇喘。

等她平复许多後日影和分身突然同时动作，将她从床上捞起翻身，冷夜轻叫一声後便发现自己变成跨坐在分身身上，身後的日影大手始终没离开腿间的娇弱，他身体微微往前压迫，让冷夜半趴在分身胸膛上，另一只手绕过腰际轻贴在小腹上往上一抬，让她的臀部翘高些。

「日……日影？」冷夜回头，不懂他要做什麽。

「你愿意叫我的名字我很高兴。」日影清拨她的发丝，俯身轻啄她的耳，「如果可以，叫我影……我会更高兴。」

接着他挺着腰，让欲望在她股间磨擦，「记得他吗？」

意识到轻磨自己的是什麽後冷夜全身忍不住轻颤，脸颊瞬间变得更加嫣红，呼吸也沉重起来，她低头轻轻摆腰，想离粗长远一些日影的手指却压向娇嫩的花核，「啊……」她轻叫着，脸红透了，也抖得更厉害了。

「记得吗？」日影故意在她耳边吹气。

她只好点头表示记得。

「别担心……」她点头後日影不再磨擦，他让自己紧贴着玉背，手指沾着蜜液在花径入口打转，「今天他不会进去……我让手指代替……」说完中指便稍微施力，撑开花瓣向蜜液的泉源探去。

「呀……」只进去一个指节冷夜便轻叫起来，花径紧张地收缩，想抗拒异物的入侵。

「放松……」分身在底下安慰，「真的受不了抱着我没关系……」

冷夜噙着泪摇头，虽然看不到，但花径内敏感的媚肉忠实地将手指的动作和压迫感传到脑海，感觉到日影的手不断轻旋，向前压迫一些便被花径紧紧包住，於是又微微後退让肌肉放松，又前进、紧缩，後退、放松，如此来回，每次前进总会比後退多上一些。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清楚感受到体内的神秘地带被迫绽放，过程缓慢且清晰，她不住轻吟，媚肉羞涩地蠕动着，「嗯……嗯嗯……」最终日影的手指还是完全进入她体内，花径的收缩像是在轻吮着入侵的手指般，像眷恋且欢迎着他的进入，自己温润包覆他的感觉让冷夜有些羞耻地低下头，不敢看他。

（二十五）这次用手指 · 中

冷夜温暖的包覆让日影非常满意，他覆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你的花径跟你一样害羞呢……」说完还使坏地在花径内微微颤动手指。

冷夜忍不住轻喘，「别……别说了……」

「为什麽？」他轻笑：「我说的是实话，而且你这样好可爱……」

「唔……」手指已经转变成轻轻按压，一道道如电流般的细微感受传来，花径不自觉地加快了收缩的频率，「别，呃……能……能不能……出去？」冷夜轻咬下唇求他。

「不行喔……」手指深埋在她体内轻旋，惹得她一阵轻颤，日影故意吓她：「手指出去的话……那就换他进去。」说完还恶意地挺了挺腰，吓得冷夜直摇头，等於默许手指待在体内肆虐了。

冷夜默许後手指更加肆无忌惮了，日影让手指缓慢地在花径里戳刺着，幅度很小，大约半个指节到一个指节而已，但这也够让冷夜受的了，尤其每次深入时指腹总会向上轻按，每次轻按都会调整一点角度压在不同的地方，这种轻柔的按摩让她哼叫连连。

「呀……啊……啊嗯……」花径随着手指的按压收缩，像是要感谢手指的按摩似的也包覆着手指帮他按摩，下身的反应让冷夜羞赧极了，她下意识微微摆腰，像是要摆脱手指的进犯，但幅度却没有大到能让她跟手指分离，反而加剧了媚肉被磨擦的力度。

「喔……呀啊……啊啊……」她腰部一动日影也慢慢加快、加深手指进出的速度和力道，从一个指节渐渐变成两个指节，从缓慢进出变得飞快，按压的力道也越来越大，而冷夜则被刺激得不能自己，娇啼着将纤腰越摆越快，与其说是要摆脱，倒不如说是在迎合了，她双手抓住分身的肩头，脸颊贴在分身的胸膛上无助地呻吟着。

「呜！呜啊……啊……」受不了刺激的花径一阵紧缩，抽蓄着将她推向高潮。

「好可爱……」看着趴在分身身上喘息的冷夜他忍不住感叹，他的手掌都被爱液沾湿了，埋在体内的手指还在深处不停按压延长高潮馀韵，不过他没让她休息太久，一会而过後便把手指退到只剩一个指节嵌在花径里，接着曲起无名指，指尖在中指和花谷的交合处轻划，接着试探性地往里头施压，想试着挤进去。

「啊……」这动作让冷夜缩着身子惊叫一声，她身手抓住他的手腕但却没力气移开，「不、不要……太多了……啊啊……」

无名指依然在交合处来回移动，而且往里头探去的力道越来越大，「没关系的，放松……两只手指而已，还比不上我那里呢……」

「嗯……嗯嗯……呜……」即使花径入口紧张地尽力夹紧还是抵挡不住无名指的进犯，一股被撑开的感受夹杂着些许疼痛传来，谷口还是沦陷了。

「放松……这样才能接纳我。」日影在她身後轻哄，中指和无名指轮流轻压，边按压边往洞口深处逼近。

冷夜只能轻哼着努力让花径张开，免的手指迫近时夹带的疼痛加剧，大腿也因为这样的想法不自觉地又打开了些，当日影尽数进入时花径一个大大的收缩，花瓣将手指根部紧紧地包夹着，她只觉得入口处像是被撑到极限了。

这想法让她惊异不已，日影说两根手指还比不上欲望，可光是这样她就快到极限了，那麽之前体内的花径是如何容纳他的硕大的？

「嗯哼……嗯……」指尖不比手指根部粗，所以虽然还是被紧密包覆，可还是有活动空间，日影移动着手指又一次在花径中来回轻按，他仔细地观察冷夜在身下呻吟的模样，像是在等待什麽。

「噫！啊……」突然，手指压到了某处特别柔软的媚肉，嫩肉被压得陷了下去，那柔软处传来可怕的快感使冷夜冷不防扭腰惊呼。

「找到了。」日影带着邪笑轻喃，手指暂且按兵不动，轻点在软肉上，他上前搂住冷夜哄道：「我们坐起来。」说完也不等她答应便和分身一起把她撑起来。

坐姿使得重量向下压，花径内最柔嫩的弱点就着麽被迫压在指腹上，现在日影只要微微曲指向上一扣就能让冷夜尖叫出声，但没经验的冷夜却还搞不清楚状况，坐起来过後全身赤裸的模样就这麽真实地呈现在分身面前，甚至双腿间还羞耻地包覆着男人的手，花径因为羞耻而略微大力收紧，她无措地想遮掩自己这羞人的模样，「别……别看。」

她试图遮住胸前的蓓蕾并伸手抓住日影探入体内的手，微微使力想再次请他离开，但日影的回应却是用另一只手环住她，让她向後紧贴着他的胸，然後手指向上一扣……

（二十六）这次用手指 · 下

「啊啊啊……」尖锐的快感几乎是用爆裂的方式在体内炸开，冷夜尖叫着缩起身子，身体下意识想往前倾好减轻体重压在软肉上的刺激，但日影却强悍地逼迫她坐直紧贴着他。

他也没有要马上将她逼疯的意思，因此动一下就停止了，有意要冷夜学一个乖，等她从刺激中回神时日影轻吻她的耳垂低喃：「听好……以後除非是被强迫，否则别让人碰你这里……你最娇嫩脆弱的地方。」他边说指腹边微微前後移动轻磨她的湿软。

刚才的刺激让花径不断蠕动着，下身被手指侵入的感受更加鲜明，加上冷夜发现现在的姿态无疑是自己把弱点压在敌人手上，像是露出颈项任人宰割一样，这样的认知让她更加觉得丢脸，原本遮住胸脯地手撑着分身的腹部，轻吟着在大腿慢慢凝聚力气，想稍微撑起身子，至少别再把软嫩压到指腹上。

日影当然不让她如愿，手指又一次上扣，「呀啊！啊哈……哈……」满意地听到她的娇啼及感受到花径几下重颤收缩後，他才缓缓开口：「听到了吗？以後……只有我能碰，嗯？」

第二次强烈的尖锐快感让冷夜直摇头，「不、不要……不要……啊……」

「喔？不要？」他当然知道冷夜指的是别再刺激敏感的软嫩，可他故意曲解，恶意地将手指用力往下压，一股随时准备向上攻击的模样，「那我只好攻击到你说要为止喽……」

「呀！不！不是……别、别……」要不是日影抱着她，她几乎要弹起来了，抓住日影手腕的那只手指节紧张用力到泛白，「我、我答应，我答应……别动……别动，求你……」她回头恳求日影，刚才的刺激要是让他的手指连续且用力上扣……想到这里她就浑身哆嗦。

看到冷夜轻咬下唇楚楚可怜的模样日影放松了手指吻上她的唇，但他没有深入，轻吻一下便随即离开，故意问她：「我刚刚说了什麽？你答应什麽？」

「我……我……」冷夜两片唇半开合了半晌依旧说不出所以然来，刚才日影说了些什麽只想避开刺激的她根本没听进去。

「不乖喔……」日影凑过去轻吮她的下唇说道：「没注意听我说话……我要处罚你。」

感觉到她的颤抖，他轻笑：「我要你彻底记住你这里有多敏感。」

「不！别……别这样……」

知道她害怕日影轻哄：「放心，我们慢慢来……还有，别忘了你答应我的……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准碰这里，不准……」说完指腹便轻抵着软肉旋转缓慢磨擦。

「嗯……嗯嗯……」这样的动作非常温柔，虽然有快感但并不尖锐，反而还让冷夜发出舒服的呻吟。

「转过头来……」日影轻声命令，冷夜一回头便与她相吻，两人的唇舌交缠，手下对她的爱抚也没停止，他尽可能的轻柔，就怕吓到太敏感的她。

撑在小腹上的手已经放弃支撑身体了，改成抚在日影脸庞回应他的吻，唇舌间传来的刺激让她脑袋发热，下身的细微快感又让人觉得舒服无比，已经快无法思考了。

「对……放松……」躺在两人身下的分身抚上她的腰际和大腿来回爱抚并给予指导：「这着身体的感觉走……别抗拒就能享受。」

「唔……唔嗯……」可能是出於本能，也可能是真的接受了分身的话，虽然听到他的话、感觉到他的抚摸，让冷夜又一次觉得自己同时被两个男人侵犯着，可感到羞耻的同时腰肢却以极小的幅度开始前後摆动起来，温和的愉悦感是很舒服，但身体却想要更多。

「嗯……嗯哼……嗯啊……嗯啊……」日影配合地加大了磨擦的力度，有时甚至调皮地轻轻往上勾一下，使冷夜不得不放开他的唇张嘴喘气并发出勾人的媚吟。

「噫噫……嗯嗯嗯……」磨擦的速度已极缓慢的速度增快，当速度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冷夜体内的快感也累积到爆发的边缘，这次她没忍耐，轻叫着攀上一次小高潮。

带她缓过气之後日影又重新慢速磨擦，再给予一次小高潮，然後喘息一下，接着又一次，他知道对她不能太急躁，这地方真的太娇弱，无论如何都得让冷夜习惯後再慢慢加强刺激，否则她以後只会抗拒这样的碰触，反正还有三天，他有的是时间让她爱上享受肉欲的感觉。

而现在就是第一步，慢慢给予一些小高潮，让她在高潮中沉溺，让她慢慢想要更多，然後……

想到这日影眼神一暗，不小心稍微大力地扣了软肉一下，冷夜立刻轻叫着攀上不知道第几次的小高潮。

高潮後冷夜全身无力地靠在日影身上喘气，脸上因为情欲的渲染呈现出迷人的嫣红，眼眸也蒙上一层水雾，舒服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不停娇喘。

- 曲影：
  感谢 *eitatsu*、*xxgzsw* 的礼物
  以後再让冷夜欺负回来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日影欺负比较多

（二十七）三天的开始

- 曲影：
  结果又打报告又打文地就拖到现在
  已经是星期五了！冏
  真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拜*)*
  第一部到这边结束了
  第二部还请支持

见她这样日影知道差不多能再进行下一步了，因此手指从轻磨转为轻压，先是缓慢且小力地按压着，新的刺激让冷夜扭着身子哼吟，但并没有什麽反抗的动作，又是几次小高潮过後日影慢慢加快按压的速度和力道。

「呜……啊哈……啊哈……」在日影的爱抚下高潮连连的冷夜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麽办了，埋在体内的手指彷佛有魔力似的，每一动作总会有舒服到令人全身酥软的感觉传遍全身，她感觉到每个细胞都在叫嚣着，她听到身体告诉她，告诉她这样好舒服，舒服到不想让这种感觉消失，她只能不停地娇吟，无措地轻扭身躯，增加摩擦的同时也像是在求日影，求他不要停。

她喜欢这样的感觉，如果停下来的话……如果停止的话……「啊啊……嗯……」胸口传来的刺激让她叫了起来，又是一次小高潮，低头一看，原来是分身伸手替她慰抚已经有些胀痛的乳房，因为连续不断的小高潮而蓄积的乳汁被挤了出来，乳白色的汁液潺潺流下，顺着冷夜的身型流至大腿根部，有些甚至穿过神秘的三角地带到达手指与花谷的交合处。

淫靡的景象让日影下腹一绷，忍不住又加大了力度。

胸部的刺激和更强大的力量无疑是火上加油，冷夜开始语无伦次起来，「呀啊！呀啊啊……不、不要……喔喔！舒服……嗯！不、不对……啊啊……」是在求饶还是在享受，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冷夜的呓语让日影将手指的力道加到最大，强烈到尖锐的舒服快感让冷夜尖叫连连，就算达到了高潮日影也没有停止的意思，手指依旧快速且用力地上扣，软肉被压得狠狠陷进体内，几次高潮过後不知道是身体麻痹了还是怎麽样，快感依旧不断，但暂时是没高潮了。

冷夜有些失神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分身，下腹传来的快感让她不住娇喘，软嫩依然被重扣着，花径也紧张羞怯的收缩，却迟迟没有高潮，她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也无法思考什麽，而分身则凝神看着她，似乎在等待什麽。

过了一会儿，冷夜察觉到了，软嫩在按压下竟然……竟然慢慢变硬而且凸起了一小块圆弧状的硬块，「噫！啊啊……不……停、停……」真的像是按钮一样，手指重按在上头让腹部一阵紧绷，身体深处传来阵阵酸涩，她不禁睁大双眼乞求着。

可日影等的就是这时刻，当然不可能停止。

「噫……噫……」每重扣一次冷夜就叫一声，本来软嫩的地方越变越硬，像是有什麽蓄积着要爆发似的，她咬唇摇头忍耐，不敢想像放松的话身体会变成什麽模样。

可这样徒劳的拉锯赢的始终是日影，手指在她最敏感的弱点上疯狂攻击，再多的忍耐终有溃堤的时候。

感受到一股平时小解时会有的感觉涌上，冷夜吓得眯起双眸忍耐，但手指又一次上扣，被压下的尿意又窜起，她全身紧绷地苦撑着，但却越来越压抑不住不断被手指激起的感受。

忍到最後几乎是浑身痉挛地在死撑，忽然，手指的攻击暂时减缓许多，变成中途的轻压，这让冷夜放松下来，而在这时日影冷不防向上重扣……

「嘎……」冷夜连叫都叫不出来，声音被卡在喉咙，而一直忍耐的界线终於溃堤，致命的狂潮席卷而来，花径剧烈收缩爱液失禁般的疯狂涌出，乳汁也跟着四处散溢，喷湿了日影的手，甚至潺流而下打湿分身的腹部和他腰侧的床单。

第一次被弄昏时的白光又在眼前闪过，绝顶的高潮让冷夜承受不住，泪水从眼角溢出，但日影还是没停手，指腹顺着收缩的频率持续按压，攘冷夜停留在高峰的时间拉到最长，等到高峰过去她便直接软倒，日影也没再强迫她坐着，顺势让她躺回床上缓缓抽出手指。

冷夜已经没了声音，手指退出时造成的磨擦和刺激也只能用身体的颤抖来反应，日影轻易地跪在她腿间，先是拿起一旁准备好的毛巾擦拭湿漉，接着便接过分身拿来的一瓶药罐，他消去分身，打开药罐将里头的半透明药膏均匀地涂抹在欲望上。

他明白，要自己忍耐不上冷夜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准备了药膏，同样是避孕用的，涂抹在欲望上能快速凝固成一层薄膜，阻止精液进入女体内，完事後再将薄膜除去即可。

抚上已经半昏迷的冷夜，他轻声开口：「我们……正式开始吧……」语毕挺起欲望缓缓进入她体内。

冷夜嘤咛一声，被情欲占据的身躯不自觉挺起接纳他的欲望，房内又一次响起魅惑的声响，可以想见，这三天屋内会经常上演类似的诱人情节……

第二部

（一）离开前的

三天过後，日影果然依照约定放了冷夜，给了两瓶炙岩露，甚至把寒心还给她。

接过寒心冷夜心底总算松了口气，就算自己的身体……总之，小清能平安就是最大的安慰，正要转身离开时日影却叫住了她。

他拿出一个小药瓶说道：「拿去吧，没意外的话这应该能抑制你不正常的动情。」

冷夜挑眉，并没想到他会这麼帮她，可也没多说什麼，正想伸手接过药瓶时日影却收手，将药瓶内的药丸倒出，拿了一颗给她，另一颗则自己吞下，「吃吧，不会再不相信我了吧？」

她一愣，嘴角忍不住勾起些许弧度，接过药丸吞下，「这次信你。」说完才正想接过药瓶日影竟顺势贴了上来，「你……唔……」还没来得及阻止双唇便被堵住，贝齿被轻轻撬开，任凭他的舌在嘴里探索。

深吻过後日影轻啄她的下唇笑道：「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吞下去了。」他的声音因为情欲已经有些沙哑。

「呜……」冷夜轻哼着，这三天来身体被他弄得根本禁不起任何挑逗，她已经有些腿软了，「你……你故意……嗯……」话还没说完又是一次深吻，所有的抗议全被日影吻去。

日影的舌在口腔中仔细且温柔地滑动、轻勾，如他所言彻底的检查过一次，确认冷夜真的将药丸吞下後才放开她，他搂住她亲吻颈间：「总算肯信我了……」

他的吻让她嘤咛出声：「嗯……别……」她轻喘着，知道自己又动情了，而动情的唯一解决方法是……

想到这冷夜忍不住轻斥：「你说谎……」

「我没有。」日影挺腰，让自己的欲望贴着她的小腹，感觉到冷夜的轻颤後他笑道：「只是想在你离开前做最後一次……」

「真……真的？」冷夜抱着他羞赧地磨蹭双腿，腿间的热流早已泛滥。

「嗯……午夜前一定放你走。」说完便解开她的衣衫在胸前落下亲吻。

冷夜仰着头不停娇喘，当两人完全坦诚相见且日影吻上蓓蕾时，她禁不住刺激双腿一软，好在日影适时拖住她才没跌坐到地上，「啊啊……」难耐的呻吟传到日影耳中成了最佳的鼓励，双唇更加卖力地挑逗胸前的敏感点。

当他稍作停歇时，冷夜靠在肩上喘息，他也不着急，只是用双手来回爱抚挑逗，却迟迟没下一步动作，直到冷夜受不了开口求他：「别……嗯……别逗了……」

「嗯？不然？」他故意在她耳边轻问。

「给……给我……」这三天下来她已经知道该怎麼跟他索求，虽然会有些羞怯，但也渐渐习惯了，或许是因为没跟人群有太多接触而羞耻心没那麼强

烈，也或许是她真的已经十分信任日影的缘故，总之，主动开口求爱这一点她是能做到的。

「啊？给什麽？」日影故意坏笑着问道，他还是十分喜欢看她害羞的模样。

「你讨厌……」她娇嗔一声，虽然有些难为情，但还是应他的要求说得更仔细，「当、当然是要你……要你进来、进来身体里……」

或许对多数男人来说这样的讲法还是太含蓄，但对日影来说已经够了，他没有要把冷夜逼到像个性奴的地步，於是轻笑着答应，「嗯，听你的。」他将冷夜转身让她贴在墙上，膝盖撑开她的腿让欲望在花谷上磨动。

这姿势让冷夜轻叫起来，「啊……别……别从後面……」

日影握住她的腰逗她：「为什麽？不是很喜欢吗？」

「没……没有，啊……」欲望的前端已经探入谷口，冷夜不禁颤抖起来。

花境内紧致的压迫感让日影喟叹出声：「还说没有呢……每次从後面进入你都夹得特别紧，弄得我好舒服……你也很舒服吧？喜欢这样，对不对？」边说边让欲望慢慢挺进，当他说完时欲望正好轻触到敏感的花心。

「嗯嗯嗯……」冷夜说不出话来，在花心被碰触到的时候就已经轻哼着攀上一次小高潮，每次只要日影充满她的体内，不管怎麽样都一定会先有一次高潮，像是她的身体在欢迎他的进入一样。

「啊……」日影满足地轻叹，一开始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有几次进入後就马上被她的热情激得直接缴械，不过几次下来了解状况後反而很享受这样敏感的身体，「要开始了。」覆在冷夜耳边轻声提醒後他便开始微微律动，冷夜跟着轻吟，屋内又一次弥漫着淫靡的气氛……

（二）最後一步

激情过後日影抱着冷夜喘息，他拿起放在一旁的药瓶说道：「带上吧。」

「才不……」冷夜还没完全恢复过来，依旧轻喘着，她推开了他的好意，「还不是动情了……」

「呵……」知道是自己让她弄混了，日影也不生气，好心劝说：「被我挑逗不算不正常的动情喔……你总不想每天受两次冰镇的苦吧？」想到回去後她极有可能会用冰元素来压制每天两次的不正常动情，日影就是一阵皱眉。

「哼……」冷夜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但仍然接过药瓶，而後便起身穿衣，真的该走了。

这次日影没再阻止，只是半躺在床上目送她离开，在看到她离去前的回眸时，他忍不住笑道：「有什麽需要再来找我吧。」

冷夜被他说得脸上一红，轻斥一声：「别想！」

「咦？你是不是误会什麽了？我指的是炙岩露喔。」

冷夜也没想到是日影故意在逗她，只以为是自己想偏了，窘迫地丢下一句“再说”便匆匆离开，看她这样脸红的窘态日影心情大好，也没为离别感到可惜什麽的，他起身更衣，是该跟冥王报告进度了。

走到书房拿起传送晶石轻笑着，冷夜还是忘了一些事呢！她是注定逃不开他的纠缠了，而他也不打算放手。

「不过……还是得请到娜芙拉吧……」他轻喃着在传送阵的光芒中消失。

冷夜总算是赶在咒术失控前回到绿洲，「姊姊！」小清立刻迎上前，脸上的欣喜藏也藏不住，「还好吗？是不是把病治好了？你的朋友有说为什麽会这样吗？」

「放心。」她笑着抚摸妹妹的头并拿出药瓶，「拿到药了，没事。」她暗想好险，还好有拿药，不然小清又要担心了，只是到底有没有效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发作的时间正好是小清待在三尖恒潮里的时间，到时只要用平常存积下来的冰元素石或是寒心来帮忙抑制就好，倒是不用太担心会被发现。

「嗯，那就好。」小清开心地点头，拉着冷夜就往木屋走，「快点来吃饭吧，姊姊一定饿坏了。」

「呃……」

「怎麽了？是不是不饿？」

「不，朋友交代过，吃药的这段期间不能吃固态食物，喝些营养液保持身体机能就好。」她愣了一下才临时想到这样的藉口来掩饰。

「啊……那怎麽行，只靠营养液……」

「没关系的，你去吃吧，我喝些水就行。」

「嗯，那姊姊要快点把病养好，到时候再准备好吃的给你。」

「嗯，当然。」看到小清的笑靥她也只能微笑答应，苦涩留给自己。

这三天日影还是没能帮她找出原因，只是更确定了身上的一些症状罢了，他问过要不要找他的朋友帮忙，但她一口回绝，这种丢脸的样子怎麽能让其他人看到？光日影一人她就快受不了了，好在日影也没强求，其他时间也只是帮

她处理动情的症状，另外找一些药材看看能不能治愈罢了。

可惜都没效，最後也只是给了一瓶可能能够压抑症状的药瓶而已，手握着药瓶，冷夜开始担心起来。

这样的身体状况很难再接任务，想点别的方法吧。

日影说过的话在脑海中浮现，但她却十分茫然，除了杀戮之外，还能有什麽能让她换到炙岩露的？

没有吧！

所以，还是得撑下去，真的不行的话……

真的没办法那就带着小清到火山中央吧，记住，现在是她的身体在抑制咒术的威力，如果她死去，咒术失控的结果是大半个大陆陷入冰封，如果到火山中央……至少冰封的地区能控制在火山区周围，明白吗？

母亲临别前的叮咛犹言在耳，但无论如何，她都不想那麽做，所以……走一步算一步吧！

反正两瓶炙岩露在加上寒心能撑一个月，至少她还有些时间调整身体的状况，应该不至於没办法出任务才是。

冷夜心中是这麽盘算的，但她并没想到，这次回来过後便是好一段时间离不开绿洲了……

（三）不能让你离开·上

回家的半个月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也是好在日影给的药真的有用，加上身手没有因为这样而变迟钝，於是冷夜有时间便陪陪小清，跟她说些外头的有趣见闻，小清进到三尖恒潮後便去找魔兽切磋、锻链。

这天，正当冷夜跟黑曜魔犬练习结束，想提早回到木屋准备小清的食物时，她怎麽样也没想到，日影竟然会大喇喇地站在山洞的洞口等她！

看到他的刹那她的脸色瞬间刷地惨白，话也说不出口，只是盯着他直看。

日影看她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也觉得无奈，但至少比直接杀过来好一点，知道她最想知道的一定是为什麽自己会出现在这里，於是还没等她开口就先招了，「你两次落在我手里，身上的东西除了寒心全被我收走了，当然包括这个。」说罢他拿出回程晶石。

「你……」冷夜咬牙，这时她直想掐死自己，真的太大意了！

更该死的是他就站在洞口，她没办法查看小清的情况，甚至是不是有其他人同行她也无从得知。

看到冷夜向洞内望去的眼神和戒备四周的模样日影很轻易猜到她的心思，他举起双手表示这次的来访并没有任何威胁性，「别担心，我一个人来，没有带武器，你的妹妹也没事，真的。」

冷夜阴晴不定的表情让日影心里没底，这次来是想说服她一些事情的，当然明白这样突然出现根本不可能让她放松谈条件，但他和冥王已经达成共识，不能等到冷夜下次出任务时再谈，与其花时间去掌握她在外的行踪，不如直接跑到她家里来，而他自己也做好了跟她长期抗战的准备，不管怎麽样，先花时间得到她的信任再说。

这时冷夜已经慢慢走近，他依然高举双手不做任何动作，且看她如何反应。

！？

当唇瓣传来湿濡的触感时日影简直无法相信，她竟然主动献吻！？

当冷夜的手环上他的後颈时他能清楚感受到她因为过於紧绷而产生的颤抖，吻住自己的双唇也带着明显的倔强和勉强，日影忍不住皱眉，不懂她为何如此不甘愿却还是这麽做，但还是轻柔回应她的生涩。

他的回应让冷夜嘤咛一声，吻得更加深入，双手也开始不安份地在他身上游走，甚至主动去解他的腰带，日影不禁挑眉，是半个月不见所以变得欲求不满吗？可她不像是这样的人啊……

总之，美女主动投怀送抱要拒绝的话就是笨蛋了，所以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他还是顺应着冷夜的动作，高举的双手放了下来轻搂着她，也不甚安分地挑逗她的性感带。

「呃！」

冷夜冷不防轻喊一声以极快的速度向後跳开，拉开两人的距离後便因为腿软而跌坐在地，本来还觉得奇怪的日影看到她手上拿的东西後不禁苦笑。

是储物腰带和空间戒指，主动献吻让他放下心防就是想趁机拿这两样东西啊……

「何必这麽大费周章呢？只要你开口我就会给你的。」

冷夜轻斥：「少罗嗦！」事情到了这样的节骨眼，她不容许自己出丝毫差错，谁晓得他是不是在交出东西前会偷藏什麽能传送出去的晶石。

如果不是因为刚锻练结束，体力根本不济她也不会出此下策！

冷夜懊恼地想着，看到想上前帮忙的日影时她又喊：「别过来！」

他停下脚步，有些犹豫地问道：「呃……我只是想扶你起来，你……动情了吧？」

「请你搞清楚……」因为动情而有些紊乱的呼吸并没有掩盖掉她的杀气，「这里是我的地盘……」话才刚说完几只黑曜魔犬便将日影围住，对着他露出森白的利牙不断低吼。

其中一只来到冷夜身旁，让她得以扶着它的身躯站起，「在这里……我说了算！而你……别想离开。」

日影看了看周围的魔犬，这等级的魔兽一对一可能还有胜算，但三四只一起上他可只有被分尸的份了，所幸再次举高双手，「我投降。」

反正在冷夜答应那些条件之前，他本来就没有离开的打算。

（四）不能让你离开 · 下

结果，这次角色调换，变成他被带上葛迪镯，而且还被大字型箝制在另一个洞穴的中央，也正好是一个永久传送阵的中间，不等他开口询问，冷夜便直接告诉他传送阵传送的去处，「安份点，不然直接送你去火山中央！」

日影听了忍不住皱眉，「这传送阵跟你妹妹的状况有关？」稍微了解小清的情况後这一点并不难推测，虽然他还不确定小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麼事。

冷夜有些讶异，「你见到她了？」

「嗯，不过我发誓，我真的没对她做什麼，不信你去问她。」猜到她可能会有的担心日影直接替自己解释，「我只是问问她的身体状况而已。」

「唔……」冷夜还是很担心，但自己动情的状况不处理是没办法去看小清的，刚才也是靠着魔兽的帮助才好不容易进到这个洞穴内，不得已之下她只好请黑曜魔犬帮她看着小清，在魔兽离开後她才有些艰难地走向日影。

必须体内射精才能……

想到除了冰镇外唯一且能最快速解除动情的方法冷夜红透了脸，但为了快点回去查看小清的状况她还是身手解开日影的裤头，双手轻握着欲望抚慰着。

虽然冷夜的动作生涩且生硬，但日影还是很快地被激起情欲，他舒服地轻哼着，「你可以放开我……让我来。」他知道她在主动方面十分生疏害羞，因此这麼提议。

「别想……」冷夜微喘，动情後便是她最脆弱的时候，怎麼可能把他放

开？日影开口後让她意识到这丢脸的样子会被看尽，於是撕下他的袖子把他的眼蒙上，对这动作日影只是苦笑，没什麼反抗。

想起第一次将冷夜带回家中的情形，该说这是现世报吗？角色真的完全对调了。

确定日影看不到自己後，冷夜才褪去自己的衣衫，因为会分泌乳汁的关系，她不得不全身赤裸，由於不想拖时间的关系她直接跨坐到他身上，轻握着欲望来回磨动，确认已经够坚挺了以後便抬腰将腿间的娇嫩对准他缓缓坐下。

「唔……」逐渐被充满的感觉让她忍不住呻吟，当体内被彻底充满、花心被碰触到时，不意外地，冷夜攀上半个月来的第一次高潮，「啊啊……」她仰头轻叹，眯起眼感受高潮带来的快感。

「啊……别乱动……」在她因为有些脱力伏在日影胸口後日影便开始向上挺腰，惹得她一阵娇喘，赶紧开口阻止。

日影听了马上停下动作，但他开口说道：「不这麽做要我射精会等很久。」按照她一高潮便会些微脱力停下来的状况来看，如果他不主动参与，这样断断续续的刺激要射精确实比较花时间。

「你……嗯……」虽然两边都没动作，但冷夜还是难耐地轻吟着，单单是包覆着日影的欲望就让她舒服到全身酥软，也不知道是不是半个月没有欲望充实体内的关系，这次花径的收缩细密许多，身体的反应让她忍不住脸红。

难道自己的身体就这麽想跟他……

「冷夜。」日影的轻唤阻断了她的思路，「不快一点吗？」

「少罗嗦……」她轻斥，伏在他的胸口摆动纤腰，可身体实在太敏感，没几下又是一次高潮，体内的欲望依旧坚挺。

「冷夜……」这样忍着不做动作他也是很难受，因此喘着气开口：「让我帮你……」

「罗嗦……」又是一声轻斥，冷夜再次摆动腰部，「唔啊……快……快点……嗯嗯……」

听到她的话日影忍不住勾起嘴角，这很明显是答应的意思，但却硬是不说一句“好”。

真是倔强呢……

心里虽然这样感叹但下身可没多等，马上向上挺动起来，他一动冷夜的娇吟更是动人，她抓住他的肩头更卖力地摆动腰肢回应他，高潮很快来临，她忘我地娇啼着，「啊啊啊……快……快出来……嗯啊……」

可惜日影还没到顶点，因此在冷夜休息时他依旧不断向上猛顶，等恢复一些後冷夜便继续套弄欲望，如此来回几次终於在冷夜攀上第六次高潮时，感觉到有射精冲动的日影没做忍耐，低吼着向上做最後的冲刺，将精华尽数洒在她体内。

冷夜全身颤抖着接受他的热情，高潮过後日影还时不忘在她体内微微挺动，延续高潮的馀韵，他知道她喜欢这样。

果然，这样的动作让冷夜发出舒服的哼吟，纤腰跟着微动好扩大那舒服的感觉，像只被喂饱的猫趴在他身上撒娇似的，隔了半个月又一次体会到欢爱的感受，只觉得这样真的好舒服，甚至有种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的想法，如果不是要照顾小清……

小清！

想到妹妹冷夜马上惊醒，撑起身子向旁一滚，让日影仍然坚挺的欲望离开体内，她边快速清理着下身和胸部的液体边警告：「别乱来……不管怎麽样……我不会放你出去。」可惜因为还没完全从情欲中抽离，她的声音十分柔媚，还带着些许喘息，完全感觉不出来这是在警告别人的语气。

「因为怕外面知道她的秘密吗？」

被猜到意图冷夜也不讶异，「你知道就好，别动歪脑筋。」她穿好衣服便朝洞口走去，想赶快查看小清的状态。

但却因为日影的叫唤稍微停下了脚步，「冷夜。」还没等她回头询问他有什麽问题时他已经开口：「既然如此，为什麽不杀了我？」

日影的话让她狠狠一愣，是啊！为什麽不杀他？应该说，为什麽到刚才他主动提起为止，自己心里从没想过要杀人灭口的打算？照理说这样最保险不是吗？

不等她反应过来日影又自顾自地说道：「啊，算了，我可不想死，对了，空间戒指里有避孕药，不想怀上孩子的话还是吃一下吧！」

他早料到两人会……

冷夜摇摇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总之，安分点！」丢下这句话後她便离开洞穴，去找小清。

- 曲影：
  感谢羽竹、*a93106*、*liyu0611*、*secr2*、妍心心、*sally0330*、*yzhjjb* 的礼物
  这篇比较长了……
  结果果然写成伪女尊了……

有这样的身体冷夜别想爬到日影头上了(被踹)
祝大家耶诞快乐！

（五）我是冷夜！

冷夜出去时小清早就从三尖恒潮里出来了，看到她小清马上半跑半跳地抓住她的手问道：「姊姊，你的朋友呢？怎麽不见了？」

冷夜微愣後马上反应过来，「回去了。」

「啊……」小清有些可惜地叹着气，「怎麽这麽快就回去了？都还没好好谢谢他呢。」

「谢？」冷夜微微促眉，他做了什麽要小清谢他？

看到姊姊疑惑的样子小清眨着眼问道：「不是姊姊请他送东西过来的吗？」

「什麽东西？」

「他送了五瓶炙岩露和你要吃的药过来呀！奇怪……他明明说……姊姊？」看到冷夜越来越差的脸色小清忍不住担心起来，「怎麽了？不舒服吗？」

她也顾不得隐藏自己的情绪了，直接问妹妹：「他送的东西放在哪？让我看看。」

於是小清带她来到三尖恒潮旁，五瓶炙岩露便摆在阵旁，她拿起其中一瓶，想到如果直接测试真假的话小清一定会阻止，所以硬是忍住了。

「你要吃的药我放到房间里了，有什麽不对吗？姊姊？」

「为什麽……」她忍不住轻喃，不懂到底为什麽，他这是要帮自己吗？如果是，那为什麽？她毫无头绪。

「呃……姊姊？」冷夜失神的模样让小清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她伸手拉拉姊姊的衣袖，想知道到底怎麽了。

转头看向小清後冷夜才恢复些许冷静，「小清，你先自己吃些东西，我去找他，要……要谢谢他。」

小清点头答应，「嗯，请他回来好不好？日影哥哥人很好，要好好谢谢才行。」

「我尽量。」丢下这句话後她便马上冲到日影在的洞穴里，这里是她们的

母亲特别准备的，洞口被施了魔法，一般人其实看不出来里头别有洞天，事实上小清也不知道有另外一个洞穴，她只知道如果两姊妹真的控制不住咒符，她便必须到达火山中央，却没问过怎麼去，这也是为什麼冷夜放心地将日影绑在这里的缘故，因为小清不可能找到这里来。

才刚进去她便看到日影依旧昂扬的欲望，立刻红着脸别过头，摸索了一会儿才在自己的储物腰袋里找到一件衣服，也不多管便用最快的速度把欲望盖住。

「怎麼这麼快回来？药吃了吗？」虽然视力受限，但日影的感觉依然敏锐，打从冷夜进来时便发现她了，也留意到她的情绪波动有些大。

冷夜没里会他的问题，劈头就问：「你到底想做什麼？」

日影轻叹一口气，有种你终於问出口的感觉，「我不想多说废话，所以就直接告诉你吧。」

「不管你相不相信，委托我的人就是冥王，现在，不管是你还是小清的身体状况，我都希望能帮上忙，这也是冥王的意思。」

「你胡说！没事冥王怎麼可能帮我们！」她向後退了几步，压根不相信日影的话。

「莫薇娜·顿卡。」

听到自己的魔族名字她不觉一愣，却不明白接在名字後头的词是什麼意思，不等她开口日影便解释起来，「你说过你的魔族名字叫莫薇娜，我听过这个名字，二十六年前，身为魔族三大贵族之一的顿卡家族，他们的当家和人族的流月夫人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莫薇娜，这名字在上古魔族语中，是幸福的意思，後来，隔了一年，顿卡家族突然间一夕覆灭，由於太过突然，加上那时冥王不在魔都，根本反应不及，也找不到凶手，只知道，我们没能找到流月夫人和她的女儿的遗体……」

「你说谎！」他越讲冷夜越是混乱，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麼，最後她直接大吼着打断他的话：「你胡说！什麼贵族……什麼流月……我没听过这个人！而且小清呢？她是我的妹妹！小清根本不在你编的故事里！你根本在胡说八道！」

「照魔族的习俗……」

「闭嘴！」冷夜低喊着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语气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和愤怒，「你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可笑的话，休想混淆我！你到底想做什麼？」

「我想帮你。」相较於冷夜的激动，日影说得温和且肯定，当然，多少还

是夹杂着些许无奈，对冷夜无法接受身世的无奈。

「胡扯！你在胡扯……」冷夜连退几步，退到洞口对他说道：「不可能，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更别说你的理由根本可笑到极点。」她发觉自己的声音因为过於激动而有些颤抖，为了让自己平复下来，她转身就想离开洞穴。

「冷夜！」日影试着叫她，但这样的叫唤却只是让她一愣。

「对……我是冷夜。」像着了魔似的，她低头喃喃念着：「我是冷夜，不是什麼莫薇娜，不是……是冷夜，本应寒冷的暗夜……这才是我……」念着念着便走出了洞穴，留日影一人在原地错愕。

他是设想过冷夜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并没想到反应会这麼大，他苦恼地轻啧一声，这样的反弹应该不单单是突然知道身世造成的，背後应该还有原因，可他又不是神，哪能每次都这麼准确地猜出她心中的想法？

「唉……糟糕……」日影不禁轻叹，如果说要猜中了她反对的原因才能进行下去，那还真不知要瞎猜到什麼时候。

（六）一个人的坚强

走出洞穴後冷夜并没有回去找小清，她一路狂奔，又一次来到绿洲的边缘，她微喘着气看向前方的荒地，午夜的荒地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杀机，但她却不管，反正魔兽认得她的味道，不会伤到自己。

冷夜向前走了几步，跨过绿洲和荒地的交界，而後，她转身看向绿洲，环顾四周再低头看着脚下的乾土。

对，是这样没错的……

心里响起认同的声音，然後她蹲下身，双手环抱着膝盖望向眼前的绿，再次提醒自己。

我应该在这里，在荒芜的土地上，绿洲留给小清……

她必须独自在外，必须离开绿洲，只有这样才能守护小清，所以不可能……接受什麼帮助的，根本不用想，她不能踏进去，不能踏进绿洲，虽然它代表着舒适和幸福，但它不属於现在的自己。

它只能是小清的，如果两个人都留在里面的话，绿洲就不再是幸福的所在，它会变成太过安逸的温床，不能让情况变成那样，她怕，怕自己回不来。

母亲刚离开的那段时间，她忘不了，除了在外头任务接洽的四处碰壁以外，从有人依靠瞬间变成什麼都得独自完成的时候，暗地里，她不知背着小清独自哭过几次，好不容易才习惯这样的生活，才习惯这样……什麼都得靠自己

的生活，她不想回去，也不想接受任何帮助。

不用说还不够信任日影的问题，就算真的能信，如果哪一天他也跟母亲一样离开了，那麽重新坚强振作的痛苦过程不是又要经历一次？她不要。

接受了帮助，有了依靠就会变得软弱，杀手冷夜，不允许自己软弱！她要坚强，一个人才能坚强，一个人才能撑下去！

「对……一个人……只能一个人……」冷夜轻喃着，慢慢将脸埋在膝盖上，每次每次觉得累，每次想放弃她都会这样提醒自己，站在自己应属的地方看着绿洲，然後告诉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只要等到母亲回来就行了，只要等到母亲回来，他们就能一起生活在绿洲里了，只要回来……

就这样，冷夜在外头待了一整晚，直到黎明时刻才回到木屋。

「姊姊，你去了好久。」等了一晚的小清已经困了，见她回来便拉着她的手臂撒娇，「是不是日影哥哥不过来？」

「嗯，只好跟他吃顿饭，顺便聊聊。」冷夜摸着她的头回答，经过一夜的沉淀她已经恢复冷静，怎麽对妹妹交代也早想好了。

「咦？你能吃东西了？」听到她能进食小清是喜出望外。

「少来。」冷夜笑着揉她的头发，「当然是他吃，我喝饮料。」

「唔……」小清噘着嘴咕哝一声，没再说话。

冷夜拍拍她的肩，「先去睡吧，我吃个药整理一下，马上就过去。」

「嗯……姊姊，今天陪我。」

妹妹的要求她当然是不会拒绝，笑道：「还说呢，每天都要我陪你睡，快去吧。」

「嗯，我等你。」小清说完便进到屋里去了，而冷夜则是服下日影给的药以後再次走到有传送阵的洞穴。

她拿掉遮住视线的布条，从储物腰袋中取出路上摘的果实递到他嘴边，「吃吧。」

日影识相地张嘴咬了一口，没多问也没多说，虽说她现在的表情还蛮平静的，但哪知道心里是怎麽样。

反倒是冷夜先开口提起，「帮助什麽的，是不可能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日影没开口询问，只用眼神代替，但她并没有告知的意思，「快吃一吃，我还要去陪小清。」

「你是好姊姊。」日影笑道，什麼都为妹妹着想的这一面是他过来这里之前想都没想过的，当然他也暗自庆幸，还好她想守护的人是妹妹，如果换成兄弟的话自己一定会吃醋吧！

可惜对这样的赞美冷夜并不领情，她轻啐一声：「少罗嗦！快吃！」

「奇怪？你怎麼好像很不喜欢接受赞美？」

「不吃算了！」一声轻斥後她丢下果实起身就要离去。

哎呀！恼羞成怒了？

日影在心里好笑地想着，只不过这个“羞”应该不是羞愤，是害羞才是。

真可爱……

想到这日影笑开了，存心想闹她，於是扯着嗓子大喊：「喂喂！你不是真的要一直绑着我吧？这样是很好睡啦！可是我还要吃喝拉撒耶！」

冷夜不理他，继续往前走。

「真的啦！我憋很久了，不然到时候你要脱裤子帮我清理吗？」

「这样很脏啊！」

「而且我会不好意思喔！」

「还有……」

「吵死了！」她终於忍不住转身怒斥。

最後，日影的民生问题就在冷夜严密(？)的监视下顺利在外轻松解决，真是可喜可贺。

- 曲影：
  感谢 *twey626*、云过无心、米*moo* 的礼物
  写完後才发现这篇前後风格差很多囧

（七）父母的名字

睡到正午，小清又进到三尖恒潮里头，冷夜则是摘了果实又去找日影，因为取用家里的食物的话小清一定会发现，所以也只能让他吃野味了。

「快吃。」冷夜将食物递到他嘴边，一脸还要照顾他而不耐烦的模样。

可还是拿着食物过来了啊。日影在心里笑着，但嘴巴可没停下，赶紧吃食

物充饥。

她趁这时候警告他：「你一天只有两次出去的机会，其他时间别乱来。」意思是要他别随地大小便。

日影自嘲道：「哈哈，怎麽好像变成你养的宠物一样？固定喂食跟外出。」

「再嫌一天一次。」

「欸！别！别！忍一整天我可受不了，所以小清一天也是会发做两次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冷夜皱着眉，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不算发作，只是正午跟午夜的时候进去效果最大。」其实这种事不该让他知道的，但一想到不可能让他离开後也就觉得被知道也无所谓了，反正，万一真的不幸让他逃出去，她只要在外人进来抓小清之前带着她站到传送阵上……

想到这里冷夜眼中闪过一丝冷绝，而日影并没漏看这样的眼色，「呃……不会是我知道了秘密所以要杀我吧？」

冷夜一愣，反问：「那我喂你做什麽？」

「喔……也对，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你为什麽不杀我呢？这样不是省事很多吗？」他还是问了一次上次没收到回答的问题，十分好奇她到底是基於什麽理由没有下手。

「不知道。」这次冷夜倒是答得乾脆：「就是没杀你的意思，也没为什麽。」

「啊？哈哈，是吗？」听到这回答他笑的可开心了，但冷夜可不高兴，「笑什麽！真的这麽想死？」说完一手掐住他的颈动脉微微施压，虽然要处理尸体是麻烦了点，但她还是能动手的。

日影马上求饶：「欸欸！冷静！冷静！我只是……只是听到不用死很高兴这样也不行？」冷夜轻哼一声收回掐住他的手继续喂食。

吃饱後日影见她似乎有些走神，忍不住问道：「在想什麽吗？」

她收回有些涣散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日影身上，有些挣扎，但最後还是忍不住问他：「妈妈的名字……真的叫流月？」终究是好奇心胜过一切，别说身世了，母亲连名字也从未告诉过她。

看她本来犹豫的样子日影还以为是什麽大问题呢，结果竟是这样简单的事，对他来说冷夜想主动了解自然是好事，於是他笑着反问：「你的母亲左手手腕是不是有戴一个内嵌红色符纹的透明手镯？」

冷夜有些讶异地睁大了眼，日影则继续述说他所认识的流月：「她在施法的时候瞳孔会变成血红色，平常没事就喜欢拿着两个魔法球把玩，高兴的时候会噘嘴死不承认自己很高兴，生气的时候反而会笑，不过笑得很恐怖，啊！说到这里，你的个性好像真的有点遗传到夫人喔！」

如果是平常被这样开玩笑冷夜一定会生气，但现在她却只是愣愣地说：「你真的……认识妈妈？」

日影没有回答，依旧说着：「夫人生了孩子後非常疼爱她的女儿，除了魔族的名字以外还替女儿取了人族的小名，每次我去顿卡家的时候她都会抱着孩子问我，小夜很可爱对吧？」

听到这里冷夜狠狠一震，日影则放慢语调，把最後一段话说完，「夫人说过，她的名字是她的母亲在怀孕时，在月夜下看到倒映在小溪中的月亮所取的，加上魔族是个崇尚黑暗与夜晚的种族，所以孩子的小名才用“夜”这个字，是她给孩子的祝福，也希望魔族所信仰的神只给她祝福。」

说完过後日影没再多说，也没提问，耐心等待冷夜慢慢吸收，过了好一会儿，冷夜才开口：「那……小清……」

她的反应总算让日影松了口气，终於慢慢相信他了，对於小清他并不清楚，但还是说出自己的猜测：「我承认小清我没见过，不过我能告诉你，依照魔族贵族的习俗来说，当家夫人如果怀孕的话，是不会让外人知道的，夫人会被留在家族里好好调养，直到孩子出世才会对外公布消息，而在顿卡家族出事之前，夫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离开宅邸，所以那时有传出夫人又怀孕的风声。」

「如果你的名字是从“月”延伸来的，那麽小清就是从“流”沿伸的了，月夜下的清流，想来就是很美的画面不是吗？我相信你就是伯烈特队长的女儿。」

「伯烈特？」冷夜听得有些怔忡，她还是没能完全接收这样的事实。

「你父亲的名字，那时的死神部队就是由他统领的，我跟在他身边学到许多，後来冥王派我调查顿卡家族的事才离开军队，一直流浪到现在。」

看着冷夜茫然的表情他也不再多说，确实，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好一段时间消化的，反正他带了不少炙岩露过来，听小清说至少能撑两个月，所以慢慢来没关系。

（八）软的不要来硬的！· 上

慢慢来没关系，日影是这麽想的，本来事情也很顺利，在跟冷夜提过父母的名字後，每次送食物过来他总会说一些她父母的事给她听，而冷夜似乎也爱听，至少没阻止他，甚至有时候会问些问题。

原本以为照这样下去要攻陷她的心防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想到冷夜给的时间比想像中短太多，这天送食物过来时，她穿上了刺客装，散发出一股冷清的气息，已经没有平常待在家里的放松姿态，明显是要出去接任务的模样。

而这只是他到这里来的第六天，看到连神情都变得冰冷的冷夜，日影的心不禁沉了下来，「你要出去？」

「当然。」冷夜微蹙着眉回答：「已经因为你拖去太多时间了，吃。」

再次将食物递到他嘴边，但日影却不吃，「为什麽要出去？我不是带了炙岩露过来吗？那足够你们撑一阵子吧？」

「我说过不会接受你的帮助。」冷夜有些不耐烦，事实上，她赶时间，若不是日影的话她早在三天前就要出门了，「快吃，我没时间跟你耗。」

「听你在说笑！」总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态度真的惹火日影了，他忍不住怒吼：「你有的是时间！只是你不想用而已，到底为什麽连炙岩露都不用？你觉得我在同情你吗？」

「少罗嗦！」冷夜回吼：「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到底吃不吃？」

「不吃！除非你留下！」

「那你就准备饿个五天十天吧！」吼完冷夜气得将果实摔到一边大步离开。

日影大喊着要她留下：「等等！冷夜！」想当然这麽做没有任何用处，冷夜依旧头也不回地向洞口走去。

「站住！」他又喊了一声，还是没用，眼看着冷夜就要出去他真的急了，不顾後果地起身向她冲去。

等到冷夜发现日影挣脱束缚时要反应已经慢了一步，她只来得及转身做出防御动作，却还是被日影狠狠扑倒在地，身躯撞击地面造成脑部有一瞬间短暂的晕眩，而这短短一两秒的时间已经足够日影夺去她的武器。

「你！」戴在大腿两侧的寒心被抽掉後冷夜怒斥一声，抬脚一个膝顶便往日影腹部撞去。

日影轻松地用手挡住膝顶并让手掌顺着膝盖从大腿内侧一路下滑，直到两腿间的娇弱处才停止，略带怒意的手有些粗暴地按压着，冷夜几乎是立刻没了反抗的力气。

「呜……住手……」她红着脸抓住他的手腕，却没力气拉开在腿间肆虐的手，日影不理会她的抗议，另一只手伸到腹部，抓住她的紧身衣一撕。

啪嘶！

腹部的衣料被撕开的同时冷夜轻声尖叫着，扭腰想逃，日影却箝制住她的腰将脸颊贴在小腹上，感觉到他温热的体温冷夜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小腹缩了一下，热潮又不受控制地在体内蔓延。

日影却正好相反，脸颊感觉到的是小腹上冰凉的触感，他眼神一暗，抬头看向红着脸想推开自己的冷夜，「我猜得果然没错……你没继续吃药……」他极力克制自己的声音，尽量让声音平稳，但眼中的怒意却怎麽也消不掉。

冷夜兀自挣扎着，「我说过……」

「是！」日影低吼着打断她的话，他抓住不断挣扎的双手，将他们压制在冷夜头部上方，「你说过不接受我的帮助！所以呢？上次送你的药吃完就没再吃了？改成用冰元素压制？」

若是以往，冷夜怎麽可能如此轻易被压制住？但现在日影已经非常清楚她的身体状况，随便几下便能让她动情且全身酥软，知道再怎麽反抗都没用过後，冷夜只能别过头轻啐：「既然都知道了……又多问做什麽……」

「喔？是吗？」日影沉下身，让自己的小腹贴着她的，「那麽告诉我，你用冰元素压抑多久了？」

虽然隔着日影的衣服，但他的体温仍然熨得她身体发热，感觉到腹部的冰凉感受越来越弱她忍不住轻扭，想逃离他的温热，「这很……很重要吗？」

「你回答就是了！」日影烦躁地撕去她的底裤，惹得她又是一声轻叫，接着他解放自己的欲望，让欲望在微湿的花谷上来回磨动，「说不说？嗯？」

「呜……」冷夜敏感地轻颤着，为了让日影停止这羞人的动作她只好回答：「昨……昨天才……啊！啊啊啊……」话还没说完日影便抓住她的纤腰猛力一挺，欲望尽根没入狠狠重击在花心上，粗暴的撞击让冷夜尖叫着攀上高峰。

她这次错了，过去日影是会稍微顺着她没错，但这次却被她的态度惹火了，有意惩罚的他不可能温柔到哪里去。

「既然用说的你不肯留下……那我只好让你想走也走不成……」日影看着身下还在发抖的冷夜如此宣布，不管怎麽样，宁愿他伤害她，他也不会让她拖着这副身体到外面去冒险。

（九）软的不要来硬的！· 下

「啊……啊哈……呜……」宣布过後日影不顾冷夜还没从高潮中恢复，直接在她体内律动起来，猛烈的刺激让她闷哼着又经历一次高潮。

「呼……怎麼了？冷夜，反抗啊……反抗啊！如果被敌人抓住……你就只会这样躺着吗？啊？」日影还是不停止，他喘着气抓住她的腰不停进出，欲望每次都强烈撞击在花心上，让冷夜重颤着，而他也被激起兽欲更加强烈地占有她，口中不断说出先前因为怕伤到她的自尊而一直隐忍不说的事实。

「怎麼了……杀我啊！不是第一杀手吗？」

「你根本……根本没办法反抗不是吗？被挑起情欲後……就只能等着被侵占！」

「这算什麼！你这样出去……被抓到的话……你以为会怎麼样？啊？」

即使心里再怎麼抗拒，身体还是无法摆脱如潮的快感，日影猛烈的攻势几乎让她承受不住，为了减缓他在体内的冲击，在无法推开日影的情况下，冷夜不得已曲腿，让大腿紧夹着他的侧腰，小腿则绕到後头紧扣後腰，如此一来日影的欲望便深深埋在花径当中，因为冷夜双腿夹得用力的关系而无法顺利进出。

「咕！呜……」已经不知道有过几次高潮的身体依然十分敏感，尤其日影仍在深处猛捣，她的限制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反而让欲望前端能更轻易地在花心施加压力，冷夜呜咽着，只觉得花心传来的酸疼快慰简直快另她发疯，可又不敢放开日影，她更怕刚才那肆无忌惮的粗暴进出。

这样的举动使欲望感受到更加紧致的包覆和滋润，日影发出欢快的低吼，更加卖力往深处开拓，他感觉得到花心的紧绷和颤抖，想起之前唯一一次贯穿花心深达内部的快感他简直快疯了，在那次之後为了顾及冷夜的感受便没再如此狂浪过，可这次顾不上那麼多，他只想再进入她的最深处，只想将欲望完全释放发泄。

冷夜擒着泪绷紧身躯，努力地扞卫最後的禁地，日影当然清楚她的挣扎，因此他握住她的腰调好角度猛顶，嘴里再度吐露出令人难堪的话语，「这就是你的反应……啊……夹这麼紧……这麼想要男人不成……」

她摇头想开口反驳，却因为这样稍微分了神，而欲望正好在这时冲向花心……

「嘎……」再一次被强力贯穿，冷夜想叫却叫不出来，只能发出一声悲鸣弓起身躯迎向绝顶。

被刺激得弓起的身体让两人结合得更深，日影托住她的臀部往自己下身猛按，像是要把自己完全压到冷夜体内一样，他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些，腰部也不断向里头挺动，把全身的重量和力气都放在两人的结合处，直到两人的耻骨紧密相贴，欲望和花境内部再无一丝空隙。

「啊喔喔喔！太棒了……啊啊……」日影爽快地大叫着，欲望终於达到巅

峰，他拼进全力做出最後一轮冲刺，接着便停留在最深处发出一阵欢愉的颤抖，欲望也疯狂跳动着。

「不……不……啊……呀啊啊啊……」感觉到他的颤抖冷夜知道他快射了，她抓住他的肩想求他别射在体内，却连一个完整的词汇都还来不及说出便被一道猛烈注入体内的热流推上另一波绝顶。

「呀啊……啊啊啊……」她无措地抓着他的肩摇头，双脚绷直胡乱踢蹬着，纤腰也因为承受不住太多的快感扭动着想挣脱，但却完全无法阻止日影的喷薄，他的双手依旧死死压在臀瓣上，两人的下体紧紧贴合着，乳白色的精华一滴不漏地尽数喷洒在子宫内，她只能颤抖着全数接收。

「啊……喔喔……真棒……啊……」日影像只逞欲的野兽般仰头大吼，喷薄到了後半段，他又挺着腰让原本深压在花径深处的欲望开始磨擦娇嫩的媚肉。

「啊哈……啊啊……」冷夜根本还在绝顶的状态下弥留，小腹和花径都还因为高潮在不停收缩，现在日影又在体内缩到紧致时一边注入精华一边磨动，她完全无法承受，低声哭叫着扭动身躯，可得到的只是更多的摩擦和更强烈的快感。

然後，在日影喷薄结束後，到达极限的冷夜绷着身体全身颤抖，攀向最後的高峰，子宫和花径疯狂收缩、挤压着，大量浓密的阴精和爱液汹涌喷出，将两人的交合处弄得一片泥泞，欲望也被子宫的精华滋润得爽快无比。

「啊！喔……」这样热情的回馈让日影眯着眼发出叹息，感觉到下腹一绷，他没忍耐，几下冲撞後又在冷夜体内爆发一次，而冷夜也因为他的第二次爆发又攀上两次高峰。

最後，日影抱着早就承受不住浪潮而昏过去的冷夜喘息，他还是不想放过她，欲望仍在深处旋转轻磨，虽然冷夜已经昏倒，但她的身体还是紧紧包覆着他收缩站抖着，日影忍不住喟叹，这身躯绝对有让每个男人发狂的本事。

- 曲影：

  感谢、*ichelle78329*、*liyu0611*、暗灵幽月、*secr2*、*sally0330* 的礼物
  第一次写这麽抓狂的日影
  写到我都脸红心跳了*(///)*
  另外，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可能有人觉得我更得很慢
  可是我真的不是速度型的写手
  我快不起来
  一小时 *1000* 字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快了
  更不用说常常一小时只挤五六百字，说不定还不到
  而且也有其他事要忙
  跟刚开始一样一天一更现在真的有困难

不过我还是会尽力
还是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十）汇报身体状况 · 上

若是之前，都已经做到她晕过去了，照理说日影应该会停止才对，但一想到冷夜醒来恢复後又一定会不顾身体状况想出去接任务，日影轻啧一声，从她的行囊中找到埋伏时为了能持续维持精神状态而用的魔法晶石──清明，对她使用，让她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

反正都这样了，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弄到她隔天完全动弹不得，看她怎麽出去，也算是给一个最真实的教训，身体真的不适合再冒险就别逞强了。

「嗯……唔……」醒来後发觉还身埋在体内蠢蠢欲动的欲望，冷夜忍不住呻吟，她无力地推着日影，希望他至少能退出子宫，「出去点……啊……」被撑开的感觉实在尖锐，花口酸麻地收缩着，带着丝丝快感，几乎是随时都能累积到高潮、甚至绝顶的感觉，她对身体传来的反应和感受感到恐惧，如果日影直接来……

她不敢想像，如果直接来自己会失控到什麽程度……

日影根本没有退离的意思，他将重量放在下身紧压着她，双手移到腰侧轻握以防她乱动，「说一次你的身体状况。」他以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不容许任何异议。

「我……我……啊！」一发觉冷夜稍有犹豫他便扭腰让欲望旋转摩擦，使冷夜尖叫出声。

「快！我没那麽多耐性！」他低吼，要维持这样的姿态不动真的需要极大的忍耐力。

「呜……哈啊……哈啊……」她喘着气说不出话来，身体被完全充满的欲望完全充满，那感觉让她只要开口就是一阵呜咽和呻吟，怎麽说得清楚？

她咬着下唇，方才因为刺激过大而布满泪痕的脸庞又添上了新的，轻轻摇头求他别这麽做，日影看了也是在心底叹气，只好暂时停止不动，等她适应。

过一会儿，认为冷夜应该能开口了他才说：「行了，说吧。」

她不知道日影为什麽要她说出两人早已知道的事，可也能感受到日影的决定不容反驳，於是缓缓开口：「我……我的身体很容易……动情。」因为欲望还是深植在子宫中，每次呼吸都会多少牵扯到小腹的肌肉，进而影响到花口，细小但尖锐的刺激让她无法完全调匀呼吸，还是微喘着。

日影对这回答并不满意，进一步问道：「嗯？有多容易动情？」

冷夜睁大眼看着他，他是故意要她难堪吗？竟然要她说出那种事……

日影却不管她的讶异，一只手搭在她的腰侧轻轻揉捏，「不说也行，那我把你扒光了继续做。」他只撕开腹部的紧身衣跟底裤而已，冷夜身上其他地方的穿着都还是完好的，最多就是胸部因为有步料缠绕而无法积蓄乳汁湿了一大块，看到这景象日影真有种撕碎紧身衣好解放她胸部的冲动。

她吓得连忙摇头，因为紧张的关系花径还大力地收缩了几下，惹得日影满头大汗，「那快说！」真的快疯了，这种情况下还要克制，他只觉得如果这次过後冷夜还不听劝，那以後一定天天缠着她发泄！谁叫她让自己忍得这麼辛苦！

「我……被抚摸……有接触……都会……」

「还有呢？」日影咬牙问道，在这样慢吞吞的他可真的受不了。

「还、还有……啊……」因为难堪，也因为紧张，媚肉不自主地蠕动着，层层的快感让她忍不住轻叫起来，但为了不让日影有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她硬是回答完他的问题，「想到……闻、闻到味道也会……啊！啊啊……」

真的忍不住了！日影挺腰在她体内小幅度律动起来，很快地她便达到高潮，为了能继续问话他也不忍耐，在她高潮後不久便又一次射在子宫里。

「呀啊！啊哈……啊哈……」冷夜无法控制地尖叫着，子宫接触到他的精华又一次强烈收缩起来，小腹的肌肉也欢快地推挤子宫，帮助子宫将精华吸收，然後紧接着来到第三波高潮，换成她将自己的精华贡献给他。

一连三波高峰让冷夜被热潮压过的身子整个瘫软下来，也没力气说话了，没办法，日影只好先退离销魂乡，让欲望暂时停在花径里，可还是觉得可惜，所以尖端轻顶着花心，不能被小嘴吸吮享受享受小嘴分泌的精华也好。

花心开合着泌出子宫贡献的精华，熨在欲望前端让日影感到舒爽无比，他轻哼着仰头闭上眼享受这滋润和花径的包覆，等收缩的频率趋缓才坏笑着问她：「你没说清楚，想到什麼你会动情？又闻到什麼会动情？嗯？」

「呜……」冷夜轻哼着，满是委屈，这不是摆明要羞辱她吗？还要她亲口说出来……

- 曲影：

  感谢 *catherinena*、绿芃、*twey626*、*lythrum33*、羽竹的礼物
  差不多是时候让大家知道冷夜他们明白多少了
  当然不是全部
  真的要弄懂还得请“专人”才行

这个就需要日影努力说服她答应了
哈哈

（十一）汇报身体状况 · 下

「怎麼？不说？」日影笑着轻轻勾起紧身衣破裂的边缘，冷夜连忙抓住他的手有些愤恨地瞪着他，可也不得不妥协。

「想到……」她深吸一口气，咬紧牙根，然後强力压下羞愤的感受一口气说完，「想到跟你做爱的时候还有闻到你的味道都会！」说完冷夜羞耻地别过头不再看他。

日影知道她已经气到身体有些发抖了，可他还是得继续下去，「很好，那再问你，如果射精到你体内……」

「你有完没完！」终於忍受不住，冷夜气得大吼，「这样很好玩是吗？到底要我多难堪你才甘心？你滚开！要不是身体这样，我……我一定杀了你！」

等她吼完并且奋力推拒他的身躯时日影才用更大地声量回吼：「你才有完没完！」她被日影吼得一愣，日影不管不顾地冲口而出，「你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这种身体真的能出任务吗？啊？尤其是你还不愿意吃药！你以为被敌人抓住他们会怎麼对你？少天真了行不行！你以为我爱问？我是看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吼到这里他抓起冷夜的脚踝，让她的腿部成v字型又开始律动起来。

「啊……」冷夜皱眉呻吟着，伸手想阻止却因为这样的姿势只能稍微碰到日影的腹部，根本无力阻饶，看到双腿被轻易架开，而且男人还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被侵犯的模样，她感觉到自尊碎了一地。

冷夜强忍泪水的模样并没有得到同情，日影继续说下去，「你说嘛！说你的身体到底怎麼样啊！能像受过训练的魔族刺客一样，被凌辱的时候还能保持体力吗？被侵犯的时候能够确实反抗……甚至把男人的命根子切下来吗？能吗？」

「呜……」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她愤恨自己的无力，也厌恶这样的自己，这算什麼？这样要怎麼出任务？要怎麼保护小清？她这样……到底算什麼啊！

看她哭了日影还是没停下，反而更大力地冲刺着，「不是说要杀我吗……来啊！现在就杀啊！我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让你杀……动手啊！」他边喘着起边吼着，最後在冷夜到达高峰时又霸道地在她体内注入精华。

高潮过後，他拥着掩面哭泣的冷夜，拉开她的手逼迫她看着自己，微喘着说道：「你不说……我就帮你说一次……你的身体极度渴望精液……被射到体内会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为了吸收精液……子宫和花径会疯狂收缩，一次是得

到精液後身体对多尔巴尼兽给的回馈……会分泌大量体液让怪物吸收……」

他停了一会儿，稍微平复了因激情造成的喘气後才又说道：「我不是怪物，不会吸收你的体液，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下身湿成什麽样子……」

冷夜并没去看，因为下身已经湿到光凭触感就能明白泛滥到怎麽样的夸张程度，她只是咬着下唇涌出更多泪水，静静地听日影把话说完。

「你的身体已经不正常了，都变成这样了，为什麽还要逞强？如果你被抓小清怎麽办？你有想过吗？」

「我知道……我都知道……」她别过头低泣，这些问题她怎麽可能没想过？只是……「没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她以低哑的哭音呢喃着，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获取炙岩露了，就算明知不可行她还是得坚持，至少还有一丝希望，不是吗？

「明明就有！」日影轻斥，「明明就有更好的办法，为什麽不让我帮你？真的这麽不信任魔族？真的不相信我？」

冷夜无法回应，她只是闭上眼轻轻摇头。

「我可以再立一次血誓……」

「不是的。」她轻声打断他的话，「不是信任的问题……我不能答应……不能……」她不想依靠，不想软弱，所以不能的，不能接受帮助的……

「到底为什麽……」日影想问，但冷夜就是不回答，不得已，他只好问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放手……你还是会出去？」

这问题让冷夜身子微微一僵，接着她便倔强点头，惹得日影一阵苦笑：「那我只好一直缠着你喽？」

他忽视冷夜恳求的眼神再次宣布：「反正魔族的性能力一向很强，刚才对我来说也只算热身而已……既然你不说，那今晚就别想离开这里，明天嘛……」他眯着眼笑道，「我会让你累到明天想爬也爬不起来。」

想爬也爬不起来！？

他的宣誓吓得冷夜直摇头，到底是要做什麽会让她……

「不！等等……求、求你……」

她开口求饶，日影却抓住她的手坏笑道：「求我可没用喔！除非你愿意说出不接受帮助的原因，说了我可以考虑暂时停一下。」

「只、只是暂停？哪有这样……啊……」不等她抗议完日影已经在体内轻

磨起来。

「我演一次戏给你看怎麽样？」兴致高昂的他如此提议：「如果真的被敌人抓住了……他们会怎麽对你呢？我演给你看吧！」

冷夜立刻轻声尖叫起来：「不！不用……唔！啊……」这种事她怎麽可能答应！

「别担心呀……」日影轻笑着，「不会真的很粗暴啦！言语暴力跟残暴的凌辱什麽的……我还真的不喜欢……可是看你这样不见棺材不掉泪……总觉得还是稍微体验一下的好。」

（十二）实况模拟第一幕

「嗯……我想想从哪里开始好？」日影边说边以极慢的速度在冷夜体内进出，欲望退到只剩前端镶在里头，然後再慢慢充满她，这速度很是磨人，让冷夜难耐地发出哼声，他却故意无视，悠闲地说出自己编出来的剧情：「这样吧！你要去暗杀某个死神部队的编队长，不过可惜，在打斗过程中因为有太多的身体接触，加上闻到男人身上的味道，非常不巧的动情了……」

「别……别说……呜……」她想阻止他说出这种羞人的假设，可发出来的声音却像在撒娇，日影依旧无视，继续说着故事。

「当他制伏你过後当然也发现了你的异样，哈哈，顺便告诉你，魔族男性只要待过军队就一定会接触到桃色训练，一定被叫去上过那些在接受训练的女刺客，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到底怎麽了，他很兴奋……」说到这他刻意凑到她耳边吹气：「没想到号称大陆第一的女杀手竟然在他身下发情……他兴奋地扒了你的下身就……」

「啊！啊啊……」日影突然一个猛次让她娇啼起来，花心被撞击到带动着花径大力收缩，像在跟欲望求饶，要他别这麽粗暴似的。

日影维持着一定的力道冲撞着，冷夜拼命想控制，却还是不断溢出娇吟，日影下身和嘴巴都没停，他微喘着说出让冷夜羞耻的假设，「天……太棒了！他没想到本来想暗杀他的第一女杀手冷夜……竟然一捅进去就发出这种浪荡的叫声……加上……加上她的身体简直是级品！夹的他好爽！根本就一进去就快射了……」

「不！不要……啊……别射……呀啊……」冷夜听到他这麽说吓得求他别射出来，可日影越讲越兴奋，下身也越动越快，到最後她几乎只能呻吟着听他说话，没力气在从口中发出一个完整的词，「唔……唔啊……啊啊……」

「对！啊啊……听到冷夜求饶他更兴奋！发很地干着她……越是求他，他越是要射在她体内！他就是要羞辱她！啊……大陆第一的女杀手……被区区一

个编队队长射在体内……感觉如何啊？冷夜……」说到这他暂时打住，顾不得说话了，抓紧冷夜的纤腰拼命进出，欲望狠狠辗过媚肉顶在花心上，顶得冷夜胡乱摇着头低吟着，流出了不知是痛苦还是欢愉的泪水。

两人的下体发出淫靡的啪打声，搭配上冷夜的娇吟和媚态让日影更加兴奋，终於，在某次强力的撞击後冷夜被爆发的快感激得发出终於到达高峰的舒服呻吟，全身上下在强烈的紧绷收缩和颤抖中循环，日影也自喉咙身出发出胜利的低鸣，几下冲撞後又喷洒在冷夜体内。

他死抱着冷夜，在她耳边低喊：「爽……怎麽样？被我干得爽不爽？噢……该死的夹这麽紧……」

冷夜只能在高潮过後以不敢置信的眼神盯着他，不相信他竟会说出这样的字眼，还没能表示她的愤怒日影便做出她最无法抗拒的暧昧挺动，「唔啊……嗯……」她发出像猫一般的低鸣，舒服得说不出话来，双眸甚至因为太过舒服还蒙上了一层水雾，娇媚无比。

明知自己是被侵犯的，甚至对方都用言语在羞辱她了，可却还是做出这样的反应，在内心深处她深深地厌恶这样的自己，可外在表现出来的却又是另一回事，她舒服到脚趾都蜷曲起来，双手紧抓着日影的肩，纤腰按耐不住开始摆动迎合他的挺动，鼻息间又发出既舒服又难耐的声音。

日影紧贴着她，知道她的身体渴望更多於是慢慢加强磨擦的力道和速度，冷夜也配合他的节奏厮磨着，嘴里吐出的娇吟随着动作越来越急促，最後，她轻叫一声又攀上一波舒服的高潮，「啊……」她有些低哑地仰头轻鸣，泪液因为太过舒服而溢了出来。

日影贴在她耳旁喘气说道：「爽成这样……真淫荡……」

这话语让她身躯一震，正气恼地想推开他，他却吻上她的耳壳，酥麻的感觉让她轻微颤抖，抿着唇还没说出抗拒的话日影就先开口了，「如果是那个队长……他一定会这样说……不，应该会说得更难听……」

冷夜一怔，这才会意过来他是在演戏才说成那样，「你……你刚刚……是在演戏？」

「当然。」日影轻笑，吻上她的唇，「不然我哪次对你这样说过？还是其实你喜欢？那样的话我也可以……」

「不！不要……」她撇头躲开他的吻反驳，「才……才不喜欢……」

「不喜欢？可是被抓到一定会被这样讲，甚至更难听，噢！接下来他射精後外头的部下总算查觉到异状，跑了进来……」

「等、等等！」见他还想“讲”下去，冷夜急忙打断，「还……还有？」

「当然。」日影歪着头邪笑，「这只是开始，你以为敌人这麽容易放过你？还有一整夜呢……」说完欲望又不安份地动了起来。

「不！不要……」抬头看到日影便出来的几名分身冷夜发出悲鸣，他是真的铁了心要她隔天爬不起来了……

- 曲影：
  感谢 *kokubun*、*seina79925* 的礼物
  老实说演这戏我不知道我会打几章*(*远目*)*
  所以就不分上中下了，用第几幕来分
  当然还是希望能在三幕内完结
  感觉上日影好像演戏演上瘾了
  以後三不五时来个角色扮演也不错？*(*被冷夜揍飞*)*

（十三）被扒光的第二幕

「队长……这是？」分身们煞有其事地半跪在地请示日影，日影笑着说道：「你们来的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我身下这位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女杀手━冷夜。」他边说边让欲望在花径中轻微滑动，弄得冷夜娇喘不休，根本无力阻止他演戏。

「队长，别开我们玩笑了，冷夜会这样被骑在身下？哈哈！那我都能当将军了。」其中一名分身这麽说道，其他几人听了跟着笑了几声，显然也不相信日影的话。

「冷夜人长怎麽样我是没看过，不过她的武器你们总该认得吧？」说完他撇撇头指向寒心，一名分身看了便过去把它拿过来让其他人看。

「啊！真的是寒心双匕，她是冷夜！」四名分身一致投以讶异的目光，这样的注视让冷夜十分紧张，媚肉更加细致且紧凑地蠕动起来。

「唔……」日影发出舒服的哼声，他一手轻抚她的脸庞柔声道：「接下来可要真的演了，喊我也没用，就今天晚上，我会演到底，不管你觉得这麽做过不过份，反正别想叫我停下来，看看被抓住会受到什麽待遇你再考虑考虑吧。」说完他便挺腰，让欲望不紧不慢地进出着。

「呜……」冷夜轻哼，就算不想体验但她心里还是明白他说得没错，如果真的被制伏，如果真的动情甚至……被侵犯，那她逃得掉吗？

恐怕很难吧……

可是……不试试看怎麽知道！

她不信邪地想着，原本因为情欲而变得柔媚的眼神渐渐转为坚毅，既然日影说她逃不掉，那她就拿他当成练习对象，且看是否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到她的眼神日影嘴角不禁上扬，他承认有些事她确实倔强地毫无道理，但若没有那份坚持，他不会这麽欣赏她，他笑着给予肯定的神情，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已经想好的台词：「我帮你介绍介绍吧，冷夜，这两位是我的贴身护卫。」

两名分身走到日影身旁蹲下端详着她，「嘿，我可不想被杀，所以就叫我右卫就行啦！」「我也没笨到告诉一个杀手真名，那就叫我左卫吧。」两人如此说道。

日影继续说下去：「另外两个是看门的守卫。」

剩下的两名分身走到冷夜身旁蹲下，轻易抓住冷夜想挣扎的手肆无忌惮地在肩部和手臂的位置抚摸着，在右边的那名分身说道：「我们也没那麽蠢，那就叫我们右门和左门吧。」

「好了，介绍完了，那麽……我们该怎麽欢迎这位贵客呢？」日影眯眼问道，他现在非常享受花径因为紧张而产生的细致收缩，细细地、小小地，一波接着一波，像小手在抚慰着欲望，舒服极了。

「不知道呢……」右卫说道：「队长说怎麽样就怎麽样吧。」这时他和左卫也按耐不住，一人抓住一条腿，将冷夜的双腿向两边扳开了点，腾出一只手在大腿内侧和臀部间来回游移。

敞开的大腿让欲望更容易活动，日影邪笑着玩起花样来，不再只是单纯直进直退，他恶意地加上轻旋和研磨的动作，搭配浅多深少的进出，弄得冷夜下身春潮荡漾，看她咬牙死撑着不发出声音的模样，日影握住她的腰更卖力地挑逗着。

四名分身起先是死盯着两人交合的地方猛看，眼睁睁看着男人的巨根在下身狎玩着最敏感的弱点，自己不但无力阻止，这被侵犯得彻底的丑态还被另外四个男人尽数看去，冷夜羞耻地闭上双眼，不敢看日影的表情，也不想看分身们瞧得入迷的模样。

看到後来，分身们也耐不住性子了，各自咽了口唾液，互相交换了眼神後便开始动作起来，左卫和右卫将手伸到大腿根部，左门和右门则是来到领口，抓起紧身衣就是一撕，四人合力想让她呈现出最原始的胴体。

「住手！你们……啊！呜……」冷夜想喝止他们，但日影却配合他们的动作加强攻势，停留在谷口轻磨许久的欲望突然间挺进，惹得冷夜轻叫出声，这还不够，前端还抵在花心上调皮地画圆磨擦，弄得她闷哼连连，小腹传来的酸慰感受让她说不出话来，只能胡乱扭动身躯、摆动四肢，做出无力的挣扎。

还不只，日影还不放过她，「她兴奋了！兴奋了！喔……夹得我好紧！继续！快把她扒光！」他兴奋地低喊着，刻意曲解她的身体反应并且命令分身加快速度。

没有！才不是兴奋！

她很想这样大声反驳，但却做不到，更强烈的挣扎只是让花心传来的快感更强烈，日影甚至随着她的扭动冲撞起来，可眼看着身上衣料越来越少，除了更奋力抵抗之外她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这样的反抗当然不可能逃过日影的魔掌，他随着她的动作蛮横地冲撞、厮磨着，最後用力一顶将她推上高峰，「呜！哼……」她硬是忍住没叫出声来，闷哼着在短暂的抽蓄後进入高潮後的无力期，四肢瘫软地躺在地上娇喘。

趁着她乏力的空档，分身们合作无间，左卫和右卫压住她的身子，右门扣住她的双手，左门则拿起寒心，在因为急速换气而不断起伏的胸脯上一划，切开包裹着雪乳的胸布，褪去冷夜身上最後的防备，她终於全身赤裸地成现在他们眼前。

（十四）坐上按摩椅的第三幕

冷夜想遮掩赤裸的身躯，却苦於双手被制根本无法做出动作，更惨的是雪乳上的蓓蕾因为刚才的高潮和压迫渗出了些许乳汁，这让“第一次”看到的男人们十分兴奋。

「天！队长你看！我们真的捡到宝了！」右门惊叹着，伸手托住右乳便是一阵捏揉，更多的乳汁被挤了出来。

日影舔舔嘴唇：「不知道嚐起来如何？」

「一定很棒的！队长你先嚐嚐吧！」

「呵！」他轻笑一声舒了口气将欲望尽数埋在冷夜体内，感觉到冷夜的颤抖，他低笑，「真是个宝……连这样也能爽到发抖。」说完便低头轻舔着溢出的乳汁，充分挑逗到蓓蕾挺立後便含入口中吸啜。

「怎麽样？队长，味道如何？」四名分身猴急地询问，他们也很想“动口”但得不到队长的指令不能轻举妄动。

嚐完甜美後日影抬头轻抚着她的腰侧说道：「味道怎麽样……嚐过不就知道了？不过……这滋味真该让全队都嚐嚐，我们队上有几人啊？」

左门回答：「队长不是喝了乳汁高兴过头了吧？一个编队五百人也忘了？」说罢几人一起笑了出来，明显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当然也等着看她的反应好满足他们的征服感。

即使知道是演戏冷夜还是觉得曲辱，可也明白这时後愤怒或反抗只是称了他们的心，在被侵犯的情况下她是真的没半点反抗力，那如果是按兵不动等他们发泄完呢？保留体力到那时候是不是逃走的机会会比较大？

有了这样的想法後她乾脆对他们的讪笑和骚扰不理不睬，就当是被蚊子叮被狗咬！过去了就没事！

见她赌气不做反应的模样日影也大概能猜到她的想法，的确，确实有一种女刺客会采用保存体力的方式，等到敌人发泄过後再找机会脱逃，可前提是这样的女刺客必须能在被凌辱的情况下保存体力，通常是对於性和痛觉的忍受度极大的人才能这麼做，尤其性冷感的女性尤佳，可惜，冷夜绝对不可能是性冷感的那一块，几次高潮便能让她全身软弱，哪可能保存多少体力？

更别说敌人没那麼傻，真让她有休息的机会？换做是他抓到这样的女人，绝对让她的花径随时都被男人的欲望充满，这麼一来她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部属也会高兴，何乐不为？

虽然如此，他还是没点破这一点，只是笑着回答左门：「五百人啊……这样我们可爱的第一杀手可就要辛苦一点了，那在其他弟兄享用前，我们就替她按摩按摩，免得到时候太操劳了啊！哈哈！」

最後那声轻蔑的笑不知怎麼的让冷夜心里一缩，她不喜欢这样的日影，就算明知是演出来的……等等！她怎麼会有这种想法？

不喜欢这样的他？那是不是平常的他她就喜欢？不对！怎麼可能！她怎麼可能对敌人有任何好感！

冷夜还在混乱中，日影却不等她理好思绪，「那麼……冷夜，我就特别优待你，让你体验体验我们特制的“按摩椅”吧！」

这话一出口四名分身马上兴奋起来，「按摩椅！太棒了！」「一定让你非常舒服！哈哈哈！」他们边嚷着边七手八脚地抓住冷夜合力把她抬起来。

「呜！」日影在分身把她抬起来时顺势站起，也很顺便地偷顶了她几下，冷夜发出闷哼，没办法阻止他们的举动。

等她回过神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搭在左门和右门的肩上，他们的头钻过腋下，嘴正贴着雪乳两旁又亲又舔，被架在半空中的她双手为了平衡只能搭着他们，不得已，她扭腰想挣扎却发现腹部和大腿附近也有两个湿软的物体在摩娑，低头一看，竟是左卫和右卫一手撑着她的後背一手拉住大腿，埋头来回在他们能触及的地方爱抚着。

同时四条长舌对她来说太多了，她扭着身躯想挣脱，日影却趁机托住她的臀扭腰，让欲望在她扭动的同时摩擦花心，「啊！呀啊……」两边同时动作的摩擦力道比日影自己磨来得大，冷夜忍不住叫出声音来。

「真好听。」日影赞叹着，「再叫几声吧！」他大力地在花心上厮磨，过多的快感让冷夜无法克制地扭腰想逃，可她的身体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左卫和右卫配合日影移动她的腰部，让她的挣扎看上去反而像在迎合。

「咕！呜……」冷夜咬牙死撑着，怎麼样也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达到高潮，在四个男人的拥簇和一个男人的厮磨下……太淫乱了！

「呵……」在她与腹部的快感拔河时听到了右门传出一声轻笑，接着胸前的两人便将蓓蕾含入口中吸吮，目光没离开她的脸庞，饶富兴味地想看她在情欲中堕落的模样。

她猛地憋气绷紧全身，双手死抓着男人的肩，花径则紧紧圈住欲望做最後的挣扎。

男人们当然不放过她，两张嘴贪婪地吸吮、甚至轻咬着，欲望也不甘被缚，频频往里头钻，最後，左卫邪笑着伸出一只手向两人的交合处靠近……

不！不要……

她睁大着眼拼命摇头，却喊不出声也无力阻止，手指来到交合处前方轻磨画圆，在冷夜忍耐到极限时轻点了花核一下。

「呜！呜啊……」一道电流从花核直窜到小腹，冷夜激烈地缩腹轻叫起来，全身一下一下地抽蓄着，忍耐真的快到极限，她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嘎！啊！哼啊啊……」突然间，股间冷不防窜出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强烈刺激，让她尖叫着将本来往下缩想逃离手指的腰又向上挺起，彷佛就是在等她这个动作，日影和左卫在她挺腰的同时几进暴虐地朝花心和花核猛压，「呜啊……呀啊啊……哈啊……」

再也承受不住了，冷夜哭叫着又一次将腰往下缩，以求逃过他们的双重攻击，可一往下便感觉到有什麼抵住她的後庭轻压着，那刺激又让她忍不住缩紧腹部和後庭的肌肉往上挺，想躲开陌生的刺激和压力。

「啊啊……喔……唔啊啊啊……」不管往上还是往下都是强烈的刺激，想躲也躲不掉，冷夜承受不住地浪叫着，手指深深陷进男人手臂的肌肉里，隐约抓出些许红痕，脸部的肌肉因为过多的快慰扭曲起来，腰却还是没办法停下来，猛烈地上下摆动着，到底是在逃还是在迎合，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多方快感的夹击下身体终於越过底线，她弓起腰绷直双腿，仰着头无法克制地痉挛着，日影胜利地低吼、冲刺，看到冷夜舒服到连叫都叫不出来，只能让嘴无力开合的模样内心不禁一荡，抓住臀瓣使劲一挺顺利冲破花心直达禁区，欲望一阵剧烈颤动後喷出大量浓烈的精华灌溉在她体内最神圣的所在。

（十五）在低喃中落幕

又一次被推向绝顶过後冷夜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已经远离身体，没有感觉了，她怎麼反应男人的轮番侵犯，他们又在耳边说了什麼，看在眼里、听到耳中，却到不了心房。

彷佛灵魂被抽走般，看着自己沉沦、堕落，却没有真实感，泪水模糊了视线，眼前的男人不再是日影，就只是男人，想疯狂侵犯且占有她的男人，他们蹂躏、肆虐，她却没了感觉。

而她，在那个时刻，只想到日影，想到他。

想到那互相角力的时候，想到第一次被抓，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时候，也想倒他那三天的对待。

到现在她才明白，那三天里日影对自己是多麽尊重与照顾，相较眼前的这群恶混，他真的……真的非常绅士……

最後，想到这些天来日影的出现，不得不承认，他很有诚意，没有武器、没有同伴，也不做任何反抗，甚至带了最需要的炙炎露过来，而且一次就是五瓶！除了略显奸诈的要求方式外，他任她摆布，直到今天……

怎麽了？

他到底怎麽了？

他是日影，是，他是日影，可……日影是谁？

她知道的，应该说，本来她比谁都清楚的，日影是敌人，是追捕自己好几年，甚至好几次差点让小清濒临失控边缘的敌人，再清楚不过，明明是那麽明显可辨的，为什麽？她不懂为什麽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时男人们将冷夜放了下来，让她趴跪在地，一个人，也弄不清楚到底谁是分身谁是本尊了，总之，他抬高她的臀部，从身後进入，这是冷夜最为敏感也最难抵抗的姿势。

「呜……」已经有些低哑的喉头压出悲鸣，她将头埋在手臂中间，手指曲起，像是想抓住什麽似的忍耐着。

男人开始进攻，她只能随着冲撞的力道晃动，额头一下又一下地被攻击的力道压在地板上，压住、放松，压住、放松，不断循环，直到身後的男人低吼着喷发，他退出，换下一人上阵，子宫早已吸收不了过多的晶华，多馀的乳白色液体涌出花径，沿着大腿流下，下身一片狼藉。

折磨持续着，冷夜也继续在思绪中焦灼。

怎麽会变成这样？

她问自己。

怎麽会变成他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到底，该不该相信他？到底，是敌是友？

友？朋友？

想到这个词汇，冷夜的内心深处发出嘲讽的冷笑，什麼是朋友？她根本不懂，她没有朋友，杀手冷夜的世界里，只有敌人、目标、魔兽和……家人。

朋友是什麼？

想帮自己了解身体状况就是朋友吗？给了炙岩露就是朋友吗？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朋友吗？为了不让自己出任务而这样对待……是朋友吗？

朋友是什麼？

他是朋友吗？游侠日影……会是杀手冷夜的朋友吗？

是吗？

是吗？

「日影……」她不断问着自己，最後，无意识地呢喃念出他的名。

「哈！没听错吧？她刚刚说什麼？日影？」「哈哈哈，不是吧？难不成你希望日影来干你？」「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啊！被宿敌压在身下的感觉一定更爽，哈哈哈！」

他们说了什麼嘲讽的话，早就不重要了，她只是继续呢喃着：「日影……日影……」

是谁？你到底是谁？

「日影……」我该不该相信你？

「日影……」小清的命……能赌在你身上吗？能吗？

「冷夜？」发觉她的不对劲日影赶紧停止一切，他伏到她身旁轻搭她的肩，试图察看埋在双手中的表情。

冷夜却没听到，只是着魔似的不停重复念他的名字：「日影……」到底要怎麼做才好？到底要怎麼做……

「冷夜！别这样，冷夜！」他叫不醒她，不得已，日影只好用半强迫的方式把她撑起来抱在怀里，看到已经布满泪痕却再也流不出泪的迷惘眼眸，他只觉得心疼到快碎掉的程度。

她依旧呢喃着，「别这样……冷夜，我在，我在这里……」他拭去泪痕，再次试着把她拉回来，「对不起……我停止，我停止！你别这样……」最後，毫无办法之下，他吻上她的唇，如果真有什麼是能让她接受，且记住是他的，

他相信是接吻。

她最不会排斥他的吻，甚至会主动回应，进而沉沦，她会认得那是他的吻。

显然他赌对了，冷夜的双唇从一开始的颤抖到後来的迟疑，当他离开她的唇，看到已经能够对焦的眼神时，他明白冷夜能看到他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冷夜最後的反应竟是将头埋进怀中，低咽着恳求：「都好……对我怎麽样……都好……只要……只要不伤害小清……都好……」

不知怎麽的，冷夜对小清的爱让他红了眼眶，他哑声道：「不会的……以冥王之名，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绝对不会！」他到这一刻才终於了解，为什麽自己不想对她放手。

是因为她的爱，他也渴望能得到她的爱，像对小清那样坚定、无私奉献的爱，无时无刻都为对方着想的爱，他渴望冷夜能像爱小清那样爱他，不！要更爱他！他想要她所有的爱！

日影让分身拿来冷夜本来准备好出任务时夜宿在用的兽皮裹住两人，他搂着仍在低泣的她不断轻哄，直到她沉沉入睡。

（十六）辛苦了

再次清醒时，是什麽时候冷夜也搞不清楚，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日影怀中，被保护得很好，是，她承认在他怀中不知怎麽的，总会有股安心的感觉，很像在母亲怀里一样，但不尽相同。

可这样的感觉并没有让冷夜感到高兴，她敛下眼眸，发现自己无法思考後便想离开，可才翻了个身，都还没能爬起来便被日影从身後又一次抱紧。

「别走……」

健壮的手臂环着她的腰，他的身躯靠在身後，体温让她觉得温暖，但……她明白不能的，不能沉溺在这样的温度下。

「放开我……」她开口，声音带着些许沙哑。

日影抵在她背後的头摇了摇，伸手覆上她因为侧躺而摊在面前的左手手掌，不发一语。

这样的举动让冷夜睁大了眼，看着自己多年来为了小清而满是伤痕和厚茧的手掌被他的大手覆盖，一股莫名的情绪从手掌直传到心扉，刺得她鼻酸，下意识想收手，可日影却握得更紧。

「放……放手！」她轻叫着，声音有些颤抖，手掌传来的温度让她慌乱，像是有什麽被填满了，有什麽被熨烫、融化了。

不！不能的！她不能……

她慌乱地将身子蜷缩起来，彷佛这样能阻止融化的速度似的，日影仍旧不放手。

「我……我不能软弱……」知道不做出让步他是不可能放手的，因此冷夜咬着牙闭上双眼，缓缓说出她的理由：「你不懂……有了依靠只会让人软弱……就像那时母亲在保护我们一样……」

她说出母亲对她们的照顾，对小清的保护、对她的训练和要求，再说到母亲刚离开时那段顿失依靠的艰辛历程，处处受挫、失望却没人能支持、鼓励，受了伤只能自舔伤口，任务失败了也必须承担可能失去小清的压力。

她不只是拿命在拼，更时时刻刻在跟那该死的咒术做时间的拉锯，她没有时间软弱，更不容许自己再次软弱，那段差点被自己的软弱打败的日子，死也不想再尝一次，死也不想！

「所以算我求你……你走吧……别再过来了……」别再让她有软弱的可能了，她恳求他。

可她得到的回应却是……

「你好傻……」日影撑起身子凝视她的侧脸，他拨开她的发丝轻叹：「天……你真的好傻……」

冷夜抬头望着他的眼眸，心里茫然，傻？她哪里傻？

看到她的茫然日影笑问：「你为什麽想要坚强？」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为了保护小清……呃？」看到他更加灿烂的笑容冷夜更不懂了。

「是啊。」他轻吻她的脸，「有小清不是吗？那怎麽还说要一个人才能坚强？还有她不是吗？」

「不，那……」那不一样，她想这麽说，但却因为他的话狠狠愣住。

因为有小清在，所以才能坚强，所以不是一个人，一直都不是，是吗？是这样吗？

「没有她，你也不需要这样，不是吗？」日影将她扶起，让两人面对面坐着，「所以别再说什麽一个人才能坚强的话了，小清听了一定会很伤心。」

冷夜还没反应过来，新的观念让心里一直以为的景象变了，她跟小清不再是面对面凝视，不再是一个在绿洲、一个在沙漠，而是两人一同待在木屋当中，只是如果……如果有危险，她会挡在小清前面，为了保护她，为了……不让她消失……

还没能完全适应这新的景象，日影再次开口：「不管怎麽说，冷夜，辛苦了，你是好姊姊，做得比谁都好。」

辛苦了！他说辛苦了！？

冷夜突然跳起来往洞口冲去，不管有心还是无心，那三个字猝不及防地打到她内心深处，她要逃走！逃离这里，逃离他身边，在她的心完全碎裂之前……逃走。

可惜，昨天折腾了一大段时间，让她的下半身行动并不是十分便利，日影追上她，再次将她抱紧，「我是说真的！你真的辛苦了！太辛苦了！让我帮你不行吗？多一个人保护小清不好吗？」

「啊啊……呃啊啊啊啊啊……」忍不住了，再也承受不住了！听到日影发自内心的激动嘶吼後，冷夜终於双手掩面跪倒在地，痛哭失声。

日影是敌人还是朋友？

他值得信任吗？

小清的命能交给他吗？

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说辛苦了，他说……辛苦了……

没有人对她这麽说过，没有……

只有他！只有他……

只有他像是完全了解自己的艰辛和痛苦似的对她轻声说出“辛苦了”，只有他……

所以……不重要了……什麽都不重要了，只因为他说辛苦了……辛苦了……

冷夜伏在日影怀中痛哭，脑海中尽是那三个字。

辛苦了……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日影温柔的声音在脑还中回荡，久久不散，而她随着声音，在声音的主人

怀中将累积多年的情绪尽数宣泄……

（十七）温泉？

「冷夜，你确定……要在这泡“温”泉？」日影横抱着冷夜，看着眼前的地热……咳，“温泉”头皮发麻地询问。

「嗯，可以放下来了，谢谢。」因为不想被小清看到，所以她指挥着日影跑到绿洲外的一处秘密地点，也是她偶尔想放松时会光顾的地方。

可这情形让日影有点吓傻了，他抱着她猛摇头，「不行，你、你要跟我闹脾气也不能这样虐待自己吧？找另一个地方行吗？一个能真正“放松”的地方。」他边看前方根本能称做滚泉的池子嘴角直抽，他发誓，这里的水温绝对能拿来川烫或是直接煮一些有的没的食物了，泡澡？开什麽玩笑！

可听他想要去别的地方冷夜确是皱眉，「其他地方太远，又是魔兽的地盘，不方便。」说完就自己跳离日影的怀抱朝池边走去。

「等、等等！等等！」他吓得从身後将她一把抱住，「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好不好？嗯？别跟我赌气了，不要这样虐待自己，我发誓不再那样对你了，我们找别的地方，嗯？」

「你已经道过歉了。」冷夜不解，「怎麽还道歉？一定要换地方？」

「那还用说！跟我过不去就算了，别跟自己过不去吧！走，找个真正的温泉来泡。」

冷夜还是不解，她挣脱日影想拉她离开的手，「我没跟自己过不去啊，你好奇怪……」想了想，突然像是了解什麽似的眼睛一亮，「喔！你不想泡就算了，我泡。」说完也不等日影反应就直冲到池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下跳去。

「冷夜！」日影发出嘶心裂肺的吼声，冲上去跟着往下一跳，想救心爱的人……

「嗯？」「哇啊！啊啊啊啊！」

结果池子里传来冷夜疑惑的声音和日影的惨叫……

这根本和泡进沸水中没两样，日影承受不住高温，只能凭残馀的力气爬上池子倒在池边呻吟，可他没放弃要救冷夜，双手颤抖着在腰带里寻找冰元素石。

「你怎麽了？」东西还没找到冷夜就爬上岸，一脸奇怪地看着他。

「你、你……」他简直傻了，冷夜没事？

看日影无法回答，冷夜只好自行检查，结果得到的结论是……「烫伤！？」她一脸不可思议，好像不敢相信他竟然会烫伤一样。

日影点头，「水温太高……」

「太高？」她回头看看池子，再转回来看着日影，「怎麼会？」她泡了那麽多年都没事，哪来温度太高的道理？

天……他好像有点了解了，原来她是真的能承受沸水的水温，难怪冷夜能忍受炙岩露的温度，根本就是平常就训练有素嘛……

在木屋里，小清帮忙做过简单的处理後便到三尖恒潮里头去了，冷夜则留下来看照全身烫伤的日影。

「没事了，你可以去看看小清。」

她却不走，只是看着他不发一语。

确实，有些问题虽然不太想提，但既然被看出来了就是该说清楚，日影微笑着开口：「小清知道。」

虽说有猜到，但冷夜还是忍不住一怔，难怪带日影回来处理的时候小清二话不说直接接手，只问怎麼受伤的，却没问他怎麽会在这，原来她早知道日影没离开过……

看她反应日影苦笑：「现在才发现？不然你以为我怎麽能轻易挣脱束缚抓住你？」

冷夜瞪了他一眼，却又无可奈何，事情都发生了还能怎麽样，则怪小清不成？她也是为她好，没有错啊……

「其实你们都挺傻的……」日影轻声说道：「你不知道，她在你出门後其实常到那个洞穴去看着传送阵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走到让你非得抱着她走到上面去，很多事她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不敢跟你说。」

见冷夜没回应他又继续说下去：「其实在你刚听到身世，不能接受而跑出去的那一晚她就过来了，她的反应没有你那麽激烈，可能是因为没有太多包袱的关系吧。」

「我想你该和她谈谈。」日影凝视着她，真诚且诚恳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你们没有谈过心，对不对？一直都是你单方面再帮她，从不问她需不需要，只是要她照单全收，是吧？」

谈心？

「我……」这两个字让冷夜既困惑又困扰，她根本没试过，怎麼谈啊！

「放心，她是你妹妹不是吗？」日影当然很清楚她的难处，毕竟他也曾走过这一段，「如果连对最心爱、最信任的人都不能说出心里的感受，那不是很糟吗？」

「可是那会……」

「如果！」她的疑虑还没说完便被打断，「如果因为怕会给对方带来压力而不敢讲的话，那更糟！小清会哭死，以为你不相信她。」

「我没有！」听到这里冷夜可急了，「我……我没有不相信她，才没有！」

日影眨眼笑道：「你都不跟她说，她当然会这麼觉得，很正常啊！」

冷夜有些慌了，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嘴边不住碎念：「没有没有……才没有……才不是……」

日影憋住笑，一本正经地把棋走到最後一步，吃掉将军，「只是在这里念她可听不到喔！」

冷夜顿住，飞快看了他一眼便冲到洞穴里头去。

等她跑进去後日影才笑出声音来：「哈哈哈……天……真的太可爱了……」总算是看到最真实的冷夜了，不管是在怀里痛哭的她，还是关心妹妹导致智商开根号的她，他都爱死了！

（十八）黑暗圣女娜芙拉

「娜芙拉？」听到这名字时冷夜忍不住皱眉，感觉上不像是魔族的名字，反而像是……

日影直接解惑：「是，她是神族人没错。」

冷夜睁大了眼，她是知道神魔两族近两百年来的关系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紧绷，但台面下的暗斗和区域性的小型战争还是不停传出，怎麼跟冥王如此亲近的日影会认识一个神族朋友？

日影笑着问她：「这名字你不熟但黑暗圣女的名号总听过吧？」

「她就是？」冷夜轻呼，被称为黑暗圣女，同时也是魔妃的这名神族女性确实声名远播，当然，反叛了神族的她在神族那边留下的是臭名，在魔族则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据说冥王本想立她为后，可魔都中不论是贵族还是魔祭都一致反对，因此才成了魔妃，只是冥王至今只有她这麼一个伴侣，她的地位也

与魔后无异了。

「嗯，就是她。」日影点头，「你要不放心的话就只让她过来，神族不说谎的，这你也知道不是吗？你跟小清的身体都需要治疗，考虑考虑吧。」

冷夜咬着下唇游移不定，日影也不打扰，最後她才勉强妥协：「我见她，但不是在这里。」

日影虽然无奈，但也明白这已经是她最大的让步了。

在斐特城日影家中，冷夜见到了娜芙拉，灿金的直顺长发和白净的面容可说是大部分神族女性的特徵，而娜芙拉额上更是浮现出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神符纹，证明过去的她在神族中的力量已非同小可，跟一般神族不同的是，神符纹的周围镶缀着代表黑暗的纹路，显示出她的体内已经被黑暗“污染”，当然，这是套用神族的说法。

这令冷夜讶异，娜芙拉本人竟还保有神族的气息，而且那气息不会让有魔族血统的她感到不舒服，可见神族所信奉的神只并没有收回娜芙拉的力量，反叛一说恐怕有问题。

当然，这不是冷夜关心的，她只想知道小清的咒术有没有办法解除。

「以圣光女神之名，很高兴你愿意跟我见面，顿卡小姐。」娜芙拉行了神族神官地位才能行使的族礼，可见得虽然投靠了魔族，但她的信仰仍未改变。

冷夜摆摆手，「叫我冷夜就行。」对於世俗的礼节什麽的她可一点概念都没有，而且也不习惯别人称呼她魔族的名字，没办法，从有记忆以来就是身为人族的流月带着她的。

冷夜的态度让日影忍不住捏了把冷汗，要不是知道娜芙拉的性情的话，他可没办法由得她这样对魔妃无礼。

果然，娜芙拉只是笑了笑，并不生气，「能当朋友让然最好，那麽你也叫我娜芙拉吧，宫廷里的称呼就不用了。」

冷夜点头答应，直接进入正题：「小清的咒术到底是什麽？」

「只是听闻症状并没有办法正确判断，你们有带她背部的符纹画像过来吗？」

「不用。」冷夜微微皱眉，但她的回答却很乾脆：「那东西不好画，看我身上的就行。」

这回答让娜芙拉吃了一惊，看向日影时才发现日影也是一脸讶异，可见冷夜没跟他提过。

冷夜也不理会两人的震惊，兀自说道：「那东西本来就是从我身上移到小清那里去的，弄些冰元素到我体内就能看到。」

娜芙拉看着日影，日影则是盯着冷夜，眼中多少流露出些许责备的意味，看得冷夜莫名其妙，对她的疑惑日影也没多说什麽，只是转身退出大厅，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待着。

「他去干嘛？」冷夜不了解日影的异常反应是怎麽回事。

娜芙拉笑答：「恐怕是想回避一下，符纹是不是出现在比较隐密的地方？」

「在背後。」冷夜边说边转过身被对娜芙拉脱起上衣来，「哼，还知道要回避……」明明身体都不知道被看过几次了。

娜芙拉轻笑，「在我面前他不敢乱来的。」

「这麽好？我就没办法。」说着说着她已经褪去上衣了，「那下次你帮我治他。」

娜芙拉一手抚上冷夜的背脊，凝聚些许冰元素注入，本来还想以轻松语气聊天的她在看到浮现出来的符纹时白净的脸色顿时刷得更加苍白。

冷夜当然能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她转过身追问：「怎麽样？那是什麽？能解吗？」

「你……你……」娜芙拉原本平和的脸上满是震惊，看着冷夜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 曲影：
  感谢 *emtine*、*liyu0611*、妍心心、月商、*sally0330* 的礼物
  对对不起
  这麽晚才更，而且还是过度章节
  近两天会再更新的
  小清身上的谜团快解开了
  冷夜的话嘛嘿嘿，要再等等

（十九）极冬之心

「极冬之心？」听到这名称的日影和冷夜不明所以，不禁疑惑地看向娜芙拉。

「是的。」娜芙拉简单解说：「照理说不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术法才是……我也是在神族担任圣女时看过相关的书籍而已，是年代久远的咒术，解除的方法恐怕要回头去查一查才行，还有，很抱歉必须对你们施展封口术，顿卡家族

的灭亡明显与这个极具毁灭性的术法大有关连，是谁启用了这样的一个术法，目的为何，这都需要秘密进行调查。」

封不封口对冷夜来说根本没差，「所以还是不能解？」

娜芙拉微笑安抚，「放心，既然有记载那便一定能解，说实话，就放着这一个危险的咒术在大陆上也不是好事呢！要不是有你的努力恐怕整个大陆都躲不过冰暴的摧残，辛苦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冷夜还是不习惯被称赞，更无法应付“辛苦了”这三个字，红着脸低下头来，不再说话了。

「那她的身体到底……」

日影问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娜芙拉却是一愣，好像有些尴尬，「这……肯定是被魔兽改造过没错，但要恢复的话还需要一段观察期，我怀疑有些地方你们之前没完全弄清楚。」

「无所谓。」冷夜丝毫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小清优先。」

娜芙拉点头，「这是当然的，毕竟关系着整个大陆的安危呢，冷夜，刚才的检查可能让你觉得有些累吧？先休息一下如何？交代日影一些事情过後我也得回去了，极冬之心的资料越快查出来越好。」

「当然……越快越好。」冷夜轻喃一声便起身走进客房，知道小清的咒术真的有转机过後她便十分配合，也没问是要交代日影什麼事。

见冷夜离开娜芙拉好像松了口气，然後不知怎麽的，脸竟然红了起来。

「呃……魔妃殿下？」这反应让日影感到有些奇怪，叫了她一声。

娜芙拉附在他耳边说了些话，日影瞪大了眼，尴尬了。

那些话使得她的脸更红了，「真的没有？」

日影不禁发窘，「她……呃……我怕她……受不了。」

娜芙拉点头表示了解，「这是挺不好意思的，可是很重要，可以的话……尽、尽量……」

「嗯，我尽量……」日影承诺下来，看着娜芙拉不好意思的模样，也是觉得难为她了，身为神族，就算两百年过去有些个性还是改不掉的，像是提起这种极为私密的事情，别说她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那……有发现再跟我说，要怎麽做会再告诉你的。」

「是。」日影起身恭敬地行礼，「属下明白。」

娜芙拉笑了笑，使出传送法阵回到魔都去了。

法阵消失後，日影想起刚才娜芙拉的问题下腹不禁一绷，呼吸有些紊乱地朝冷夜的房间走去。

冷夜并没有休息，而是坐在床上整理一些用具，对於不想白白接受帮助的这一点两人已经达成共识，日影说服她跟自己成为搭档，执行魔族或是一些正当公会分发的任务，任务的报酬归他，而炙岩露则按照冷夜本来应该分到的报酬去计价给予，这次出来除了姊妹俩身体问题的解决以外，两人也打算接一些比较没有难度的任务培养默契，而现在冷夜就在为任务做基本的准备。

可惜，日影却没那心情，没等冷夜反应过来他便封住了她的唇。

「呜……」冷夜闷哼一声，赶紧把东西放到一边想推开他，却反被推离床边压在地上，「啊……」嘴巴才刚被放开，还没来得及抗议一边雪乳便被有些粗暴地抓揉着，使她忍不住轻叫起来。

日影没说话，只是喘着气啃吮着她的颈项、她的锁骨、她的耳，鼻息间喷出的热气清楚表明他的情欲非常高昂，惹得冷夜一阵慌乱。

虽然动作有些粗暴，但这样直接又煽情的挑逗还是让她动情了，冷夜只觉得腹部一热，腿间又溢出熟悉的暖流，不禁扭着身躯想退避，「等……唔！等等……要做什麼……」

日影轻笑着停下攻势，看着身下娇喘不休的人儿笑问：「嗯？我这样还没办法让你知道要做什麼吗？」说完便带着坏笑刻意将下身往下压，把昂扬的欲望贴在她的小腹上。

坚挺的欲望激得冷夜身躯一颤，想逃却被死死压住，「为、为什麼……我有吃药，我、我这次很配合……」

这段话让日影又笑了起来，「谁说惩罚你才要这样做的？我是喜欢才这样做，我会让你舒服，我要你！」

这些宣言不知怎麼得让冷夜全身发烫起来，直到日影埋首在胸前品尝时她才娇喘不休地想阻止。

只是，不知道为什麼，是因为真的信任他了？还是因为他已经是“朋友”了？

之前做这种事时，或多或少存在着的厌恶感全没了，她不是因为讨厌而抗拒了，而是因为……因为……害羞。

对！没错！

羞死人了！！！

看着自己的衣服一件件离开身体，冷夜心里除了这个想法变再也装不下其他东西，甚至羞得闭上双眼不敢去看日影了。

- 曲影：
  感谢的礼物
  结果还是超过 *12* 点了
  咳！
  恭喜日影同学总算做到不让冷夜抗拒的地步了*(*洒花*)*
  很多人喜欢日影
  其实我也很喜欢*(*笑*)*
  说到底，写出这样的男主角
  我是本着：什麽样的情况下我才可能爱上敌人
  这样的想法去写的
  虐文什麽的不是不行
  可是要我爱上一个虐待我的人？去死吧！
  没杀他个九遍十遍就不错了，还爱哩！
  所以我的文里头，就算有虐也不会是男主无良的虐
  我自问不会喜欢上那样的男主
  女主当然也不会
  娜芙拉跟冥王之间当然也不是那样啦*(*虽然有说过圣光绝刃比较虐*)*
  咦？
  不知不觉打了一堆
  总、总之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的支持

（二十）只有你能碰我

好不容易等到日影脱衣服的空档，冷夜胡乱抓了被丢在一旁的衣服便想爬到床上，寒心被放在床的另一边，想说拿到了吓唬一下日影也好，可一只手才碰到床缘他就贴了上来。

身上只剩一条底裤的冷夜根本没办法阻止日影的侵袭，尤其这种从身後环抱的方式更容易让日影抚摸她身上的敏感区域，而且还不容易遭到反抗。

对这种自掘坟墓的举动日影嘴角扬起邪恶的弧度，将她稍微往前推一点，顺理成章地把坟墓掘得更深，他一手握住一边的浑圆搓揉，另一手在大退内侧游移挑逗，时不时地划过早已湿透的底裤惹得冷夜轻颤。

他趋前一些，将小腹贴在臀瓣上，欲望便在她的腿间来回磨蹭，俯身轻吻她的肩说道：「这麽急啊？希望我从後面来吗？」

「没……没有……唔……」日影刻意向前压的重量让她不得不用一只手撑在床上，免得身体倒下去翘起臀部让他更乱来，可只剩一只手的冷夜根本不知道要怎麼阻止日影才好，是要拉开他乱动的双手，还是要推开不断再恶作剧的欲望？

「嗯哼……哼……」难耐的哼吟不断从鼻吸间溢出，在试图推离日影失败後另一手只能无助地搁在他的大腿外侧，该怎麼动作都不知道了，「你……不要……嗯……」

在大腿内侧游移的手此时已经覆在花谷上隔着底裤轻压旋转，日影故意询问：「怎麼了？不要什麼？」

冷夜摇头轻吟：「别……啊……别碰……」

「嗯？别碰哪里？这里……」在胸脯上的手找到蓓蕾抚摸按压，「还是这里？」花谷上的手也不甘寂寞，加快刺激的速度，而冷夜被激得浑身轻颤，一波小高潮从腹部深处蔓延开来，根本说不上话了。

她的媚态看得日影上火，但对她的挑逗还没完呢！他吻住她的耳垂，「不说话那就是可以喽！那……这样呢？」在腿间的手收起，然後伸进底裤里头，中指长驱直入，真正到达谷口来回滑动。

已经有经验的冷夜当然知道他要做什麼，紧张地想夹腿，却硬是被日影用膝盖将两腿撑开，接着便是一阵熟悉又羞人的压迫感，然後感觉到他陷入、深入，「嗯！嗯……啊……」圣地被开拓撑开的感受让冷夜忍不住眯眼发出叹息，本来不知道要怎麼动作的那只手在他完全深入後覆在大手上，但却没有要日影抽离的意思。

只伸进中指的日影并没有去碰触花心，他将指腹贴在那块令人疯狂的软肉上轻问：「还记得答应过我什麼吗？嗯？」说完便移动手指旋转轻磨起来。

细微又尖锐的快感让冷夜轻叫着扭腰，低头看到底裤被入侵的手撑起的模样时，不知怎麼的腹部一热、花径一收，差点又要高潮，只觉得羞死了，咬着下唇，怎样都不敢开口回答他的问题。

日影也不急，冷夜娇羞的模样他看在眼里，明白她已经能完全接受自己了，因此也不强逼，他能让她发自内心地要他，心甘情愿地要他，他有信心。

埋在冷夜体内的手指极尽挑逗之能事，轻勾、慢滑，时而摩擦时而按压，弄得冷夜欲火焚身却又得不到满足，只能胡乱娇喘呻吟，但光是这样欲望并得不到解放，因此腰部也凭着本能摆动起来，配合着花径的轻微收缩想加强磨擦的力度。

「呀啊……嗯……嗯啊啊……」舒服却又难耐的声音不断溢出，日影也顺着她慢慢加强力道，让她在欲海中慢慢沉沦，快感则被缓缓向峰线推去。

快、快到了……

差一点，啊……还差一点……

随着快感的堆积冷夜脑海中不自觉出现这样的想法，当身体出现高潮前会有的轻微紧绷时她竟期待起来，可怎麽知道，在就要到达巅峰的那一刻日影竟然完全退了出来，甚至另一只手也离开了她的胸脯，不再碰触她。

「呃！？呃啊……」喉咙深处发出了不满的哼声，从快到顶端再跌回谷底的落差让冷夜身子一软跌坐在地，体内的空虚发狂似地啃噬着，让一向总是得到太多的她根本不能接受。

「日、日影……」她转身抓住日影的手，抬头看着他，不明白为什麽会突然停止。

「嗯？怎麽了？」日影笑着蹲下身子询问。

「我……我要……」冷夜红着脸，说得有些支吾，但体内的空虚实在太难受了，让她顾不得害羞硬着头皮求他，「给我……我要……」

「好啊，可是我不懂……」日影眯着眼，笑得有些邪恶，他把她搂到怀里问道：「你想要的是什麽？」

当日影的胸口贴上她的背时，冷夜觉得体内的情潮汹涌到快炸开来的程度，只希望能有个管道能把这些感受宣泄出去，她抓着他的手贴到自己小腹上，「我……我要、要手指……」

他还是明知故问：「要手指到哪里啊？」

「体内！啊啊……到我的体内！」他的慢条斯理快把她逼疯了，「快！我要！我要啊……快给我！」

看她受不了情欲吼叫的模样日影笑着褪去底裤，手指还得里不饶人地在谷口磨蹭，直到冷夜快崩溃了才慢慢挤进去，本来还想在逗她，问她到底压哪里才对的，想不到冷夜竟主动说了出来。

「里、里面！在里面一点……啊！啊啊……」终於碰到那处软肉她高兴地尖叫起来，「对！对……就是那里……用力……再用力点……啊啊……啊哈……啊哈……对……对……」

她兴奋大叫着，甚至主动把身体趴在床上抬高臀部让日影更容易刺激，腰肢也疯狂扭动，只为了得到最大的欢愉，「啊啊啊……日影……日影……给我……给我……」

这样的浪态激得日影狠狠重扣软肉，配合腰部的摆动把快感提到最高，很快就将她推过高峰。

「呀啊！啊啊啊啊啊！」冷夜哭叫着被高潮淹没，几乎承受不住地死抓着床单，抵在床上的头不断摇着，好像无法承受似的，但下半身却还是在高潮中边僵直痉挛着边尽最大的力气上下抽动，一副不挤出最後一丝快感不罢休的模样。

日影没有因为高潮而停止刺激，手指配合花径的收缩按压，让冷夜舒服地扭腰呻吟，媚态百出，他吻上她的肩问道：「记得答应过我什麽吗？冷夜……」声音已经因为高涨的欲望而变得低哑了。

冷夜舒服到无法自己，想也不想地便以因为高潮而变得有些娇腻的声音回答：「你……嗯啊……只有你……只有你能碰我这里……只有你……」

- 曲影：
  感谢羽竹、*ilmf*、*temis*、暗紫玥、*lynsu*、*secr2*、妍心心、*emtine* 的礼物
  啧！
  写到连我自己都跟着冷夜一起害羞起来了

（二十一）意乱情迷

她的回答让日影满意极了，於是吻上她的唇给予奖励，「你真棒……」

手指已经退出体内，但他带来的欢愉还延续着，花径羞涩地蠕动，微微抽蓄，高潮的馀韵中夹带些许尖锐的星火，像是一连串小小的爆炸，引诱她，也冲击着她，不知怎麽的腹部深处又酸疼了起来，而这点小火跟本烧不到那麽深的地方。

她想要……她渴望能燎原的大火，能把空虚完全摧毁的烈焰……

「影……唔……啊……」冷夜回应着他的吻，甚至主动引导他的大手来到胸前帮助自己挤出过多的乳汁，娇媚的破碎呻吟不断溢出，她迷乱的模样让日影险些控制不住自己，亲吻和搓揉的动作带上几分粗暴，「呜！嗯啊……」

看到冷夜对粗暴举动表现出既吃痛又有些享受的矛盾反应时，日影知道是时候了，他随手抓起放在旁边的魔法石，把她抱到床上没有放置物品的地方便使用“清明”，「我想要享受一整晚……可不准你睡着。」说完这句话他抬起她的腰，抓了枕头在底下垫好。

冷夜只觉得害羞，并没有反抗，甚至主动抬起腰让他更方便放置枕头，这举动让日影扬起笑容，他俯身吻她，两人身体相贴厮磨，冷夜热到无法思考，只能凭着本能动作，让日影带着她走，当他吻上胸前的蓓蕾时她仰头哼吟，「痒……呀啊……」

接触到日影恶作剧的眼神她也无奈，他想咬她也阻止不了啊！而且那种啃

咬的力道……

想到这冷夜脸更红了，抱着日影不安地娜动下身，胸前是得到满足了，可这麽一来下半身的空虚便更明显了，虽然知道日影是想先把乳汁排出来，减轻胸前的负担，可这样的步调让她有些忍不住。

於是她开口：「日影……我……我可以……」

不过，毕竟提出这种要求挺令人害躁的，才说了三个字她就缩了回去，闭上眼不敢看他的反应，然後，感觉到脸颊被轻啄一下，「就等你说可以……」

咦？

睁开眼看到他带笑的眼，她槌他一拳，「你欺负我……呀……」话还没说完日影便伸手打算分开她的腿，冷夜轻咬下唇，微微分开让日影进来。

看到冷夜别过头不敢看自己的害羞模样他简直爱死了，但他也不忘在她耳边低喃提醒：「来了。」说完便缓缓沉腰，让欲望慢慢深入圣地。

「唔……啊哈……」他的深入让她忍不住发出舒服的声音，抱着他主动挺起腰肢迎上欲望，然後，在完全结合的那一刻攀上从未有过的高峰。

「嗯！嗯啊……」冷夜眯起双眼，不能自己地低声哼吟着，舒服的感觉不停从体内涌出，没有过去的尖锐和剧烈，反而绵长柔和，她从不知道原来高潮也能这样温和舒服，她细细地包覆着日影，温柔抚慰，在体内的他让冷夜觉得好满足。

在冷夜主动收拢大腿，让下身的包覆更加紧致时，日影闷哼一声，早已忍得满头大汗的他再也撑不住了，就着花径的按摩冲刺起来。

突然加剧的刺激并没有吓到冷夜，反而抓住日影的肩随着他律动，逐渐加剧的波涛使她感到充实，彷佛刚才的柔和就是为了现在的激情所做的暖身，过多的感受化为娇吟从口中传出，亘古的旋律无须言语，最终，他们在彼此的气息里双双攀上顶端。

（二十二）新的异状

激情过後日影暂时退出，让冷夜休息。

「呃……日影……」看到他弄出一个分身来冷夜有些紧张，二对一或是多对一这种事，她可承受不住。

日影安抚她：「别怕，我只是想让你有东西抱着。」他引导她拥抱分身，然後翻了个身，成了女上男下的姿势，本尊则是在旁轻抚她的背脊说道：「趴着休息一下，嗯？」

底下的分身确实没有动作，冷夜也就柔顺地趴伏在分身的胸膛上，分身轻搂着她的腰，日影则是拨开发丝，在脸颊上烙下轻吻，她娇笑，转头找到他的唇主动索吻。

日影带着笑深深吻住她，唇舌纠缠，浓密且热烈，他有些忍不住地开始用手爱抚她的背，紧接着双唇也跟上双手的进度，从耳垂、後颈到肩胛，一路向下，冷夜被她弄得又麻又痒，抱着分身胡乱呻吟。

最後，日影停在臀部，像在对待珍宝似的小心翼翼捧住两边臀瓣，薄唇挑逗地轻贴慢吻，有时舌尖会调皮地探出头来轻轻一划，双手时而揉捏时而滑到大腿轻骚，逗得冷夜扭腰喵喵乱叫，分身也不甘寂寞，挪动双手在日影照顾不到的背部游移着。

「唔……嗯……你、你欺负我……」冷夜只觉得身体已经热到受不了了，可日影却还不让她满足，忍不住娇嗔一声，捧起分身的头便发狠似的吻下去，想藉由狂乱的吻来发泄体内的空虚。

分身也很是配合，激情回应，激烈的吻发出暧昧的声响，甚至有些来不及撷取的津液从嘴角溢出，拉出一道银丝，让人看了脸红心跳。

「啊啊！」正吻得沉迷，冷夜突然尖叫起来，「不……你……呀啊……」不断从背脊窜到後脑的刺激让她快疯了，想伸手推开身後的日影，却被分身抓住手腕，她只能尖叫求饶。

「不要……啊！那里脏……噫！呜……」

她简直不敢相信，他……他竟然扳开臀瓣吻上那里！

那种地方竟然被喜欢的男人吻住，而且……而且感觉还……她觉得羞死人了，扭腰想躲开他的唇他却抓得很紧，不管怎麼样双唇总是贴在身後那羞人的入口上。

在惊慌失措时，她突然看到分身邪恶的笑容，然後，她感觉到日影探出舌尖，一震强烈的颤栗袭来，冷夜瞪大双眼，身体竟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动作陷入短暂的僵直状态，接着，大片湿漉又温热的柔软触感几乎让她崩溃。

「啊啊啊……不要……舌、舌头……脏、脏……嗯啊啊……」冷夜甩头大叫，身体疯狂扭动起来，但不管怎麼做就是逃不过长舌邪恶的侵犯，股间的刺激不停窜到後脑，几乎叫她头皮发麻。

偏偏日影不想放过她，分身在这时也刻意用舌头舔拭耳垂、颈项等敏感带，惹得她不断颤抖，过多的快感使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乎快哭出来，嗓音被压得破碎又迷人，「嗯！嗯……哼……啊……呀啊……」

分身还嫌不够，在她耳边边喘气边说出邪恶的话：「怎麼会脏呢……被改

造後这里也好久没用了吧……嚐起来不错喔！有你的体香呢！」

「啊啊……别说……噫噫！」冷夜真的快疯了，她不敢相信，後头竟然被舔到好像有什麽要爆发出来似的，她不敢想像出来後会是什麽样子，只能极力忍耐，「不要！不要了……呜……会出来……不要啊……」

她求饶，可分身却在耳边呢喃着没关系，要她出来，她怎麽敢，抓着头发拼命摇头，忍到下半身都有些抽蓄了。

分身看得忍不住苦笑，日影只好再度加强攻势，逼得她不得不溃堤，舌头从舔拭改为向入口内部钻去，原本在爱抚的双手也腾出一只来到入口下方的花谷轻旋，然後顺着蜜液的滋润探进一只手指按压她的敏感。

「呀啊！呀啊啊啊啊！」终於再也忍受不住了，两股力量同时在体内爆炸，冷夜哭叫着攀上高潮，一阵痉挛过後，拖清明的福并没有晕过去，但也被炸得出现了短暂的失神。

分身拥着瘫软的冷夜让她充分休息，日影则趁机检视她的情况。

令他讶异的是，她身後竟然真的有东西随着入口的瑟缩分泌出来，透明的汁液沿着股沟向下，跟花谷的蜜液融在一起，不分彼此。

「怎麽会……」日影不禁低喃，那汁液怎麽看都像是用来润滑用的，就跟蜜液一样，只是怎麽想也想不透为什麽冷夜身後会分泌出这种东西，他咽下一口唾液，伸手轻沾一些汁液起来，想进一步确认那是什麽东西。

- 曲影：
  感谢 *michelle78329*、*catherinena*、冰紫蝶、*emtine*、*ice0*、雪玲兰、*sally0330* 的礼物
  我我承认我很邪恶*(*被揍*)*

（二十三）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 上

一样的东西！？

知道那汁液跟蜜液一模一样过後，日影震惊不已，无法了解为什麽那地方也会有蜜液，但他却很明白那东西的功用，出现在後面的话，那就是代表……

「唔……」忍不住低吟了一声，日影觉得欲望已经胀得难受了，「真是糟糕啊……」

因为怕冷夜承受不住的关系，他很少碰那里，但这次恐怕没办法忍耐了。

他抚上臀瓣，找到她身後的入口用手指打转爱抚，惹得好不容易放松下来的冷夜又紧张起来，身子不时轻颤着。

「记得吗……」他还是很绅士地开口支会，只是嗓音跟气息已经被情欲染得有些不稳了，「娜芙拉说过……我们有些事没弄清楚，所以……今天就来检查这里吧。」

冷夜还是有些害怕，「可、可是……那地方……啊！」感觉到指尖已经陷入洞口，她忍不住轻叫，肌肉缩紧，把手指牵制在前端。

「没关系，我不在乎……」日影低头吻她，「不脏……你真的不脏……让我进去好吗？」

分身也加入安抚的行列，双手温柔撩拨，身躯更是若有若无地来回扭动，增加肌肤间的摩擦，弄得冷夜又哼叫不断，一时间顾不得身後的危机，逐渐放松了缩紧的力道。

日影硬是忍住欲望，慢慢向里面探索，可还没深入两个指节他就发现遇到了阻碍，「唔……」冷夜似乎也因为这样感到有些不适，蹙起眉头哼了一声。

他瞪大了眼，喘着粗气让手指在阻碍上小心打转，并观察她的反应，确认之後他几乎是颤抖着退出来，激动到不能自己，「天……」

冷夜还不明所以，抬头茫然问道：「怎麼……呀……」才说了两个字日影就直接扑到她身後，跟分身像在夹三明治一样把她夹在中间，知道她身体可能的状况後日影兴奋到有点控制不住，随手从放在床上的物品里抓起一把小刀就往自己手掌划下。

闻到血的味道冷夜吓坏了，「日影！？你这是做什麼！」她试图转身阻止日影伤害自己，分身却不让她乱动，接着，日影将涌出鲜血的手掌贴在分身额头上，一阵微弱的红光泛起。

「血契分身？」冷夜喃喃开口，满是疑惑，都看不懂他在做些什麼了，怎麼在这种时候增强分身的力量？

「对……」日影边吻她的肩边说，「不这麼做我可忍不住，天……我爱你！爱死你了！」手掌的痛楚多少纾解了差点失控的情绪，但体内的欲望还是高得吓人，「我的伤跟体内的火你可要负责……别想逃。」

「什麼？为什麼是我？」没有经验的冷夜还是搞不请楚状况，不懂为什麼他的伤自己要负责，明明是他莫名其妙自残……

可惜，日影可不会让她有抗议的空间，他将伤口凑到她面前，「治好它。」语气有些霸道，但冷夜并没有抱怨，拿起旁边的治愈晶石帮他治疗。

伤口愈合後两个男人便不安份起来，开始动口动手，日影轻吮她的耳壳低喃：「血……帮我舔乾净。」

「嗯……哼……」冷夜娇喘连连，体内的热潮让她脑子一热，本就微张檀

口轻喘的她真的就这麼顺势伸出小舌轻舔他的手掌。

男女间的情欲其实不需太多言语，房内充斥着两人的暧昧喘息和低哑呻吟，他们凭着本能行动、回应，在缠绵的热浪中抓住彼此，共同沉沦。

「喔……」当日影的欲望挺入花径内时，冷夜仰头发出满足的叹息，然後随着他一同律动，无须沟通两人便找到共有的频率，深入、包覆，快慰蔓延。

看着被情欲染红了脸，不停娇啼的冷夜，不能深入的分身只能用言语煽动她，「我第一次占有你……就是用这种体位……」

这种羞人的话一说出口冷夜马上有了反应，花径更加羞涩地收缩，她也有些不知所措地开口：「这、这种事……嗯……别说了……啊……」

分身故意在她耳边吹气：「怎麼可以……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呢……明明是重要的第一次，你却完全不记得。」

看他还想继续说下去，冷夜急得低头想吻他，希望能暂时封住他的嘴，分身当然不让她如愿，边躲边说，弄得好像是冷夜想强吻他似的。

「我想你一定恨死那只怪物了吧？不过我倒挺感谢它的……让我拥有你、爱上你，甚至……」

「呀……呀……」到後来冷夜已经无力阻止也无法分神听他说了，因为体内的快感已经累积到溃堤的边缘，她的身体和嗓音都因为如潮的快慰细细发抖着。

「呃！？呃啊……日影！不要……」失望且懊恼的低吼又一次响起，她实在无法接受日影事到临头的突然退出，几乎气恼到要掉下眼泪来，但分身没让她失望太久，日影刚退出他便扶住她的腰向自己下身按去，腰身也跟着上挺，迅速填满她的空虚和不满，低吼立刻转为甜腻的哼吟。

身下两人开始重新律动时日影也没闲着，他抓住她的臀，顺着两人的节奏将欲望尖端挤进身後的入口，冷夜当然有注意到身後的刺激和被侵入的不适，可快达到高潮的她根本顾不了那麼多，身体无法停止，也不想停止和身下男人的美妙结合。

前端进入後日影马上碰上阻碍，他也不急着进入，只是等待。

「啊……啊哈……要、要到了……」冷夜轻叫，感觉到腹部越来越紧绷，花径开始欢快地颤动，愉悦的感受渐次炸开。

分身喘气回应：「我也……我们一起。」他握住纤腰，将她压向自己，让两人的下身紧紧相贴，与此同时，日影顺势向下一顶……

- 曲影：

感谢 *kokubun*、*lynn12*、雪夜秋枫、*a93106*、*sally0330* 的礼物
下一章
伪 *3p*
我好邪恶*(*掩面逃*)*

（二十四）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 中

噗滋！

事情正如日影所想，欲望冲破了某个障碍进入半截，因为冷夜的紧绷而止住了去势，他为她的紧致低吼，不论前後都让人欢快不已。

冷夜则是张着嘴不停摇头，声音却发不出来，已经到达崩溃边缘的欢愉并没有因为身後的疼痛而停止，反而在两种极端感受同时出现的情况下被放得更大，也推得更高，既舒服又刺痛的感觉冲击着神经，都不知道要怎麽反应才好了，只能抱着分身颤抖，然後在分身的释放下迎接第二次高潮，花径一收一缩地撷取精华。

这时日影满头大汗，顺着冷夜收缩的频率将另外一半欲望缓缓挺进，然後，几乎全数末入时抵在一个连他都想不到的，令人发狂的销魂窟上。

「呜……」冷夜终於找回声音，一手抵在後脑低泣起来，被日影碰到的点传来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尖锐感觉，身後竟然因为这样的碰触而让她攀上一次小高潮，她感觉到後腰，末约是腰椎再深一些的地方随着後方花道的收缩升起一阵酥麻感，那感觉沿着背脊直传到後脑，激得她头皮发麻。

「喔……」日影发出抗奋的低吼，按耐不住地在那神秘的点上深顶，然後舒爽地眯起眼将欲望释放。

接二连三的高潮已经快将冷夜淹没了，可她完全没想到身体会敏感到这种程度，身後的喷发居然也使花道有所反应，「噫！噫……噫……」高亢但却破碎的哀嚎从鼻息间挤出，眼前的景象被绽放的白光取代，脑中也有好几秒的空白，只剩肉体的极致欢愉不停涌入，像是想填满被掏空的视线和思考似的。

喔……感谢暗神，真的是第二次破处……

低头查看情况，首先映入日影眼帘的，是从欲望和冷夜的交合处溢出的一丝鲜红，这跟一般女性身後承受不住欢爱而造成撕裂伤涌出的鲜血不同，他很确定那层障碍是象徵贞洁的屏障，何德何能，竟然能够“两次”拥有她，日影轻搭着她的肩，感谢神只赐给自己的礼物。

若不是清明第四次的高潮一定会晕过去……

看着身下完全瘫软的冷夜，日影不禁这麽想到，刚才稍微释放了一点冲动，看她也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就暂时没有其他动作，只让欲望深埋在她体

内，感觉到尖端抵住的不知名硬物日影就觉得下腹的欲火在蠢动。

天……别告诉我她後面被改得跟前面一样……

也难怪他会这麽想，女人的身後他不是没用过，可这感觉跟本完全不同，体内被两个欲望完全充满果然让她难以承受，就算是按兵不动还是让两边花径细微地发出痉挛，好像是一直都有细小的高潮在爆发，但身後的媚肉应该不会像前面一样有这麽细致的蠕动。

更别说身後的欲望还顶在一个疑似花心的硬物上，不若一般女性的身後，照里说应该是个无底洞才对，更往里头的通道已经被堵住了，除非……冲破它……

把两个花心同时……

啊啊……

日影捂着额头在心底无奈呻吟，是令人亢奋的想法没错，可看着身下的冷夜，怎麽说也让她恢复一点体力吧。

於是，他尽量轻柔地把冷夜抱起来坐着，和分身稍微调整一下姿势让她坐得舒服一点，然後拿起一旁恢复体力的药剂喂她喝下。

「日影……我不行……」体力药剂使她知道日影还想继续，可是一次两个真的太超过了，而、而且他还一直用自己准备的东西想延续这种事……

天！这是在自掘坟墓没错吧！这就是吧！哪有这样的……

意识到这一点的冷夜害羞极了，清明让自己没办法在欢爱中晕过去，小刀让他增强了分身的能力，那分身不会像之前的一样射个两次就消失，现在还想用体力药剂……

干嘛准备这些……让我死了算了……

冷夜别过头闭上双眼，真的有种想一头撞死的冲动。

唇瓣传来熟悉的触感，日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乖，喝下它，嗯？好不容易发现异状了，怎麽能放弃。」

异状？

冷夜不懂意思，开口想问，分身却趁机将药水渡到口中，不得已，她只好先喝下再说，吞咽过後分身还将舌头探入嘴里交缠，像是想确认她是否喝下了，也像是想把残留的药水一滴不剩地交给她。

「呼……我……呼……不懂……」深吻过後冷夜气息紊乱地转头询问日

影，怎麽说发现异状了？在哪里？

日影笑着轻啄她的唇，「没想到能占有你两次……你是我的，不管是前面还是後面，从头到脚，从身体到灵魂，都是我的……」

（二十五）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 下

「会有点痛，你忍一忍。」提醒过後日影便开始缓慢进出，分身抱着她，并没有动作，他希望冷夜先适应後面被占满的感受。

「呜……啊哈……影……两、两个真的……不行……呀……」冷夜还没放弃要其中一个人退出，忍着有些疼痛又有些酥麻的复杂感觉娇吟着开口。

日影没有马上回答，欲望退到只剩前端嵌在里面时他又挺腰往里头推进，很轻柔，也很缓慢，就怕弄痛她。

「啊……」当欲望碰到身後的花心时，分身跟着同时轻顶，前後同时被轻压的感觉让冷夜呻吟出声，那力道和时机都很刚好，双倍的刺激从下身蔓延开来，使得本来就无法招架花心被攻击的她舒服到几乎说不出话来。

天……一次两个……

她快羞到无地自容了，全身都染上了媚人的绯红，也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期待，身子微颤着，把头埋在分身的肩颈上不敢看他们，却能很清楚感觉到日影在身後的进出。

他是那麽温柔、那麽体贴，知道自己还会痛，所以在花道的进出总是特别小心，只有再碰到花心时会跟分身一起压磨，前後夹击的感觉简直让她无法自己，可他还是在克制，每次压了一下便又缓缓退出，让她期待下一次的进入跟按摩。

「唔……啊……啊哈……怎麽会这麽……嗯……呀啊……」在日影的努力下，冷夜的娇啼可说是没断过，身後的不适也慢慢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欢快跟期望，花道的蜜液也已经十分充足，缓慢进出的欲望早已被服侍得晶亮。

但，就算如此日影还是在忍，伴随着娇吟的，是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顶弄的力道渐次加大，可进出的速度还是非常克制。

冷夜抬头，看到竟然连分身都忍到眼红了，「影……啊……别……别……」她伸出一手向後抓住他的大腿，想说些什麽却因为体内的酥麻说不完全。

日影真的忍到快疯了，根本没剩多少思考能力，看她的样子像是想求他停下来，他只好低吼几声往前一顶，停在温柔乡里休息，他喘气轻咬她的肩，

「还……还是不行吗？」

没想到冷夜想说的却是……

「日影你……你别忍……我、我……我可以……」

日影瞪大了眼，「你可以？」虽然是想再确认一次的疑问句，但他根本等不到她回答，三个字都还没问完就在她体内深顶起来，惹得冷夜尖叫，根本无法回答，而他也根本没里会，兴奋过头地自顾自问着：「喔喔！你可以？你真的可以吗？啊……嗯……」当然，边问还跟分身边顶。

「啊啊啊！我……呀啊……唔……」冷夜再也忍不住了，边叫边扭腰增加跟欲望的摩擦，两个花心被同时重压的刺激快感全都从下身直接传到喉头喊了出来：「啊啊……不行了……嗯……两个……太舒服了……啊……」她轻叫着攀上高潮。

日影和分身低吼着将她抱紧，三人之间再无空隙，两人在颤抖的花径中还是不停像花心进攻，等到高潮一过，也没有给冷夜喘息的时间便调整好姿势，开始真正的猛攻。

欲望快速退离，再重重导入，一前一後，疯狂但先後次序却十分分明地占有。

「啊啊！太好了！你可以……你可以……喔！太棒了！」

「你可以……啊……那我要……每天都这样……要你……喔……」

两个男人兴奋高喊着，完全深陷在情欲中，再也无法控制了。

冷夜哪受得了这样的猛攻，身体不由自主，连思考能力都完全丧失了，只能凭本能高叫着耳朵听到的只字片语，「呀！啊啊啊！每……每天都……啊啊……」

「对！每天！每天……都这样……太爽了！」

「你真棒……冷夜……喔……大力点……扭腰再大力点……」

当前方的欲望退出觉得空虚时，後方就会被狠狠填满，而前面满足时，身後的欲望却又退出，充实和空虚同时存在的激烈感受几乎让冷夜的神经濒临崩溃，不知被前所未有的巨浪冲击过几次，当她觉得快要撑不下去时，欲望同时重捣花心。

「！！！」彻底被占满的感觉她只能弓起身子，仰头瞪大双眼来表达身体的快慰，已经喊到嘶哑的嗓子再也发不出声音，然後是一同退出时的极度空虚，她咬牙弯腰沉身，像是想追逐退出的欲望，接着又双双挺进……

「呃！呃！」每次重击花心总伴着两人的低吼，这样的举动让她突然明白他们想做什麽。

同时进来……

冷夜早已无力的身子被两人撑着，随他们的动作一上一下地摆动着，她看想天花板，日影的想法从进脑海里。

如果同时进来……

想到这里她心神一荡，正好日影攻入……

噗滋！

花心同时被攻破，两人默契好到进入时的声音竟然完全重叠！

- 曲影：
  而冷夜则感觉到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地僵直抽蓄，极致的高潮把一切都冲得支离破碎，即使使用了清明她还是在日影爆发时失去意识……
  感谢幽茶茶縻、*jager*、*wong ivy*、*kokubun* 的礼物
  抄袭事件好像让大家误会了
  我没有被举报
  只是说“如果”被举报的话
  是发牢骚
  不好意思
  好像把某些人炸上来了*(？)*
  都出这一章聊表歉意*(*这算啥歉意啊*)*
  总之没事
  希望大家继续享受看文的乐趣

第三部

（一）把你喂饱

几天过去，别说是任务了，冷夜有时连下床都有些困难，她总算是体会到什麽叫作累到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也不是没抗议过，可是自从发现身後的“异状”过後日影的性致简直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故意把药收走不让她吃，害她一天当中发作的那两次非找他帮忙不可，噢，更别说每次找他，要的都不只是一次那麽简单了……

搞得冷夜现在一看到日影想到的都是一些令人害羞的画面，有时日影甚至连动都不用动冷夜就会想到动情，然後……咳！当然是凭白便宜了他一次。

这天醒来，冷夜翻身呻吟了一下，昨天大战的疲劳还没完全消除，让她觉得全身酸痛，随手一抓，果然在床头抓到日影留下的纸条。

夜：

避孕药记得吃，晚上娜芙拉会过来，之前有说过，别忘了。

ps：好好休息

影

因为现阶段冷夜被调教得太容易动情了，因此日影很少直接跟她说正事，而是用留纸条的方式取代，不然事情还没说完她就动情，那可不是好事。

看到这张纸条，冷夜总算是松了口气，有种终於能休息的感觉，娜芙拉要过来，那他总不能一直缠着自己了吧。

怎麼知道，事情跟她想的完全相反，黄昏时候日影一回来就缠住已经发作的她。

「啊……等、等等，她不是……」她不懂怎麼他还是这麼放肆，难道突然不来了？

「嗯？」日影从身後抱住她，双手不规矩地覆在双峰上享受柔软，「对啊，等一下她就要来了，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冷夜已经被弄得脚软，她倒在床上娇喘不休，日影当然顺势跟进，「等……唔……没有这样的……」

「啊？没有哪样？」他轻笑，忍不住逗她，「是这样？」双手揉捏的力道瞬间加大。

「还是这样？」突然又变成手指轻捻早以硬挺的蓓蕾。

「呀……」冷夜轻声尖叫，看到日影变出分身她慌乱地阻止分身的动作，「不行……她、她快来了……会看到……」

日影坏笑道：「对啊，所以要快点，不然等她来了你还没“饱”，那就糗了。」他边说边抓住冷夜推拒的双手，跟着分身把她翻过来变成仰躺的姿态，他笑着低头观赏她又慌又羞的模样，分身则是脱去她的裤子分开双腿，把舌头滑向早就湿溽的花谷。

「呜……啊啊……」冷夜呜咽着仰头弓起身子，眼底因为情欲而变得湿润迷蒙，日影趁机褪去两人的衣衫，然後虔诚地捧住她胸前的丰盈，俯首以唇舌膜拜。

「啊啊……影……你卑鄙……嗯嗯嗯……」冷夜抓着他的肩娇吟控诉，带着些许哭音的嗓声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两个男人同时加大刺激的力道，分身更是抬起她的臀吻上身後的禁地。

冷夜扭动身子，像是在挣扎，事实上却是身陷其中，体内的肌肉缩收，她感觉到前後两道花径都在悸动，一道热流冲向脑门，她轻吟着攀上高峰。

确定连身後的入口也溢出渴望後，日影和分身马上调整三人的姿势，这次改由日影在前端，他躺下身任凭欲望挺立在她面前，然後引导冷夜跨坐在自己身上。

看着日影微扬的嘴角冷夜害羞不已，但还是十分柔顺地顺着他，一手撑在他结实的腹部上，一手轻握欲望对准花谷，而後腰身缓缓下沉，「嗯……嗯啊……」将他的昂扬尽数接纳後，她不例外地以细致的蠕动表示欢迎。

「好棒……」日影低叹，「後面……也要喔。」他喜欢每次进入时的小高潮，因为那代表着她的欢迎和接纳，无须言语，结合时，她的情绪、她的反应全都能感受得一轻二楚，根本不必询问，要问的话，也不过是逗她，让她更害躁罢了。

当她因为被欲望完全占满而轻抖时，他笑问：「很喜欢，对不对？」他爱问，爱看她嘴里否认身体却不自主迎合的模样，他喜欢这样的情趣，看多久都不腻。

「呀……呀啊……才……才没有……嗯……嗯……」才说呢，腰部却已经按耐不住跟着两人轻摆了，「呀……啊哈……你……欺负我……」

「对啊……我欺负你。」日影捧住她的臀瓣，跟分身默契十足地在深处轻顶慢磨，「我喜欢欺负你，怎麽样？喜不喜欢……我这样欺负你？嗯？」

「才不……」冷夜几乎是反射性的反驳，但接下来又轻声开口：「啊……可、可是……好舒服……怎、怎麽会……这麽舒服……啊……」虽然声如蚊蚋，可日影还是听得很清楚。

他轻笑，分身双手握住浑圆，在她耳边低喃：「既然喜欢……那好好享受吧……」说罢便慢慢加快速度，他刺激着她的身後和胸前，日影则负责前面，还有就是在分身进出时适时操作臀瓣，前进时让臀瓣尽量分离以求直捣到底，後退时则向中间挤压增加摩擦，让冷夜身後的刺激多了一倍有馀。

因为两人其实本来就是同一个人，所以这种极需默契的方式并不是问题，很轻松地便能给予冷夜最大的快感。

只是这样的玩法刚接触时冷夜根本不能承受，就算使用清明没几次也是失神去也，到现在，虽然没刚开始那麽不继，可也是哀叫连连。

日影并没有减缓速度，他知道她现在承受的住，因此低吼着死命冲刺，而後将欲望尽数发泄在她体内。

- 曲影：

感谢草莓提拉、*tomyoho*、妍心心、*emtine*、*secr2*的礼物
堂堂迈入第三部*(*洒花*)*
没意外的话这一部*h*比较少
所以开头先让两人享受*(?)*一下
另外，抄袭事件大家可能有点误会
我没有被举报抄袭的
详情请看会客室
谢谢大家的支持^^

（二）再度来访

当两人走到客厅，看到来访的娜芙拉和另外两位男性时，冷夜真想一刀把日影砍死，尤其三人明显知道他们刚才在做些什麽的时候……

「咳。」娜芙拉红着脸轻咳一声，替她介绍：「是这样的，他们两位是绝刃身旁的近卫，埃迪和修格罗，考虑到顿卡家族的灭亡是阴谋的关系，决定只派亲信来保护你们。」

冷夜蹙眉提问：「奥伦勒火山很安全，保护做什麽？」

「那里是很安全，但是解除咒术的法阵不能布在那里，所以到时候会由他们跟日影护送你们去魔都的地下宫殿，我们在那里把极冬之心消除。」

「知道了。」冷夜点头，看向新认识的两名近卫。

埃迪行礼自我介绍：「埃迪·恩皮斯，很荣幸能为您效力，顿卡女士。」

修格罗却是轻哼一声：「老实说，我还是不赞同离开陛下护卫她们，况且离迁移还有一段时间。」

「别这麽说，我们还是得得到她们一定程度的信任护送才会顺利，不是吗？」埃迪先是安抚同伴再向冷夜致歉：「很抱歉，毕竟陛下身旁只有四名近卫，一次走掉一半总会有些让人放心不下。」

修格罗对埃迪的说法不可置否，冷夜又是皱眉。

日影拍她的肩帮忙解惑：「这代表陛下真的十分重视你们，放心，已经两百多年没有需要冥王亲征的大战了，不会有事的。」

大略讲过小清的事如何处理过後，接下来自然是轮到冷夜的身体，「呃，那……殿下，您……」

看日影尴尬的模样娜芙拉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本来因为讲到极冬之心而变得比较正常的脸色又瞬间红了起来。

「咳。」埃迪轻咳一声表明立场：「我想有必要向顿卡女士声明，我跟修格罗并非外人，当然也不会将情报泄漏出去，如果您还是觉得被得知身体相关的情报不妥的话，我们可以回避。」

「不用。」冷夜对自己并不甚在乎「还有，叫我冷夜，女士什麽的，别扭。」

「哈哈哈。」修格罗笑道：「总算说了句好话，你就是太死板。」

埃迪也不生气，显然早就习惯被其他人这麽说了。

既然冷夜认为直接说出来无所谓，娜芙拉也就开始慢慢解释：「是这样的，上次帮你做过透查後看到一些东西觉得很讶异，所以请日影帮我做了一些确认……」讲到这里她脸都红了。

冷夜想到日影开始从身後进来的确是从娜芙拉来过的那天开始，她忍不住狠狠瞪了日影一眼，「我想你应该没有要他检查得很“彻底”吧？」她说得有些咬牙切齿真的很想揍他一顿。

「哎呀哎呀。」日影轻笑：「为了你好，当然是越仔细越好啊。」耍完嘴皮还不忘俯到她耳边提醒，「如果不介意……他们走後我可以再检查好几次。」

她气得一个肘顶把日影顶开，说实话，要不是刚刚真的被他“喂得饱饱的”，像刚才那样靠近她一定又要动情了，真的是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感谢才对，「继续。」

「嗯，当然之後又过来做了一些检查……得到的结论是，你的身体被改造的程度是超乎意料的。

「我想，可能是你几乎杀光了所有的多尔巴尼兽，它们的王也急了，想要快速将族群的数量恢复，所以没有像一般做法那样直接植入精子，而是……在你体内制造出另一个子宫。」

「什麽！？」三个男人同时大吼，冷夜则是瞪大了眼，不太能吸收她说的话。

面对众人的目光，娜芙拉窘得有些不知道该怎麽接下去，後来反道是日影先开口：「所、所以……她真的後面被改得跟前面一样？」

娜芙拉先是点头，後来又摇头，「也、也不能这麽说，还是有一点些微的差异，不过，确实因为这样引发了其他身体上的变异。

「例如不能吃固态食物的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体内只剩下胃部跟一部分肠道被保留下来，我想多尔巴尼兽可能也对肠胃做过一点改造，变成只能吸收液体，固体的话反而会吐出来，毕竟它们本来就是靠液体生存的怪物，把孕器改

成这样也是正常的。」

日影急问：「那那那……那一天发作两次又怎麽说？」

「那……那是……是……」这问题竟然问得娜芙拉结巴，脸更是红到快滴出血来，一时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冷夜也很想知道到底为什麽，沉声问道：「所以是什麽？」

「是因为肚子饿啦……」

「嘎！？」

这答案一说出来除了娜芙拉以外的其他人全都愣住了。

（三）只有我能喂你！

「肚……肚子饿？」日影嘴角抽蓄，把动情跟饿肚子连在一起？谁能相信？

尤其娜芙拉这个样子……想相信好像也有点困难。

连修格罗都开口了：「殿下，这是正经事，您就别开玩笑了。」

「不，不是，我是认真的。」她赶紧解释：「虽然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我想多尔巴尼兽为了喂食方便应该把你的体质改成利於吸收……咳，吸收雄性生物的体液……所、所以动情等同於渴望，也、也等於是身体告诉你饿了，是……是吸收的时候了……」

天啊……

结结巴巴说完这段话後娜芙拉捂着额头感叹，好像还是应该私底下讲比较好啊……

听完这个解释埃迪轻咳几声，说声回避一下过後就拉着修格罗走到外头去了，日影则是觉得脑门涌起一股热潮，想压也压不下来，他捂着鼻子问：「那……我在她体内，呃……真的是在“喂”她？」

娜芙拉点头，「是的，我想这也是为什麽在那之後短时间内就不会发作的原因。」

因为被喂饱了啊！这……好糟糕的体质……

日影觉得自己的鼻血都快喷出来了，偷偷瞄冷夜一眼，发现她脸都黑了，听完他们的对话後她才提问：「所以，有变回来的可能吗？」

「一定有，可是之前没有人被改造过那麽多，你的情况真的很特殊，所以要花好一段时间研究，确定没有危险了才能动手，不然对身体会造成什麽影响我没办法估计。」

冷夜听了轻咬下唇，「知道了，反正……小清的事优先，谢谢。」

「不用客气。」娜芙拉笑道：「说实话，伯烈特跟流月是我们的恩人，也是同伴，照顾他们的孩子是应该的。」说完她起身稍微提醒冷夜一些该注意的事之後便打算告辞。

冷夜问道：「不多留一会儿？」对她刚才讲的话她有些兴趣，恩人？同伴？母亲跟眼前这位魔妃很要好吗？父亲跟冥王过去又是什麽关系？她想知道。

「以圣光女神之名，如果你还需要帮助我很乐意提供，呃……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奥修会先需要你帮他。」

奥修？谁？

冷夜顺着娜芙拉的眼神往後看，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日影从身後抱住，「啊！」她下得轻叫，回头看向娜芙拉时，她已经布好传送阵了。

「我想……等你安抚过他的情绪过後我们再来谈会好一点。」说完就红着脸踏进传送阵，消失了。

「等……呀！」还没说出第二个字她就被日影推倒在地，他扯开她的衣襟在胸前和锁骨上烙下吻痕，「等等……他、他们……」要不是已经因为他的味道他的吻而动情，冷夜一定把他踢飞，埃迪他们还在外面啊！

「放心。」日影喘着粗气直接把衣服撕烂，「娜芙拉一回去他们也会走。」说完他伸手到她双腿间，手指略打几个圈後便深入一只。

「唔……」冷夜皱眉呻吟，绷紧身躯想拒绝，但早已湿润的花谷却很轻易地让手指滑入，然後以紧缩来欢迎。

「啊……好紧……」日影忍不住叹息，然後坏笑着在她耳边低喃：「怎麽？饿了？」

「没、没有……啊……」体内恶作剧的手指让她轻吟，扭腰像是想逃，却也像是迎合。

「如果没有……那怎麽这麽湿呢？还夹这麽紧……」手指找到那块软肉重压，惹得冷夜反应很是激烈，身体随着每次按压都会剧烈颤动，日影也没留情，直接把她送上顶点，绝顶中喷发而出的蜜液沾湿了他的手和裤子。

他抽出手抓住她的肩，将腹部贴着她隔着裤子激烈厮磨，「怎麽样……如

果饿了……想吃什麽可以自己来……」

「唔……嗯啊……」冷夜双脚勾上他的腰，抱住他想得到更多，但他就是故意不亲自解放欲望，只是拥着她厮磨、粗喘。

这种摩擦的力道无疑让她想起他在体内冲撞带来的快感，让冷夜快急疯了，觉得腹部好空虚，他这样冲撞的时候应该要很舒服的啊！那、那个地方应该要传来让人忍不住想大叫的快慰才对啊！

跟平常不一样的违和感让她急到快哭出来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於是，在日影的厮磨下她边呻吟边将手伸到他的胯下，低叫着解开裤头释放欲望，然後一手轻握郁望让他对准花谷，日影等得当然就是这一刻，双手改拖住臀部配合冷夜的挺腰将身子一沉……

「喔喔！真棒……」

「呀啊啊！这、这样……」

两人同时低叫着攀上高峰，冷夜欢快地吸收他的精华，一直低喃着好舒服。

「喜欢的话……我天天喂你。」

他的话让冷夜脸红了，「还说……都已经天天在……在喂了……」

「以後也要一直喂下去啊，不过你要答应我。」

「什……什麽？」他还想开什麽条件啊！真的想把她给吃个精光不成？

看她听到要讲条件有些紧张的模样日影笑着轻吻她的唇，「很简单，只有我能这样喂你，如果让我发现其他男人这样做……我会把他碎尸万段！」

跟其他人做！？

开什麽玩笑！

想到跟其他人做这种事冷夜只觉得反胃：「开、开什麽玩笑！跟其他人？我先砍了那些人比较快！」

听到她的真心话日影可说是眉开眼笑：「哇！想不到你这麽死认扣，真的认定我了啊！」

冷夜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讲了什麽，急得想掩饰：「少臭美！你、你、你也一样，我照砍……啊……」话还没说完日影就开始律动了。

「哇！怎麽办？我好怕……你要用什麽砍我？用这里吗？」说完一深顶，顶得冷夜尖叫，「还是这里？」这次改变角度重刺软肉，刺得冷夜浑身颤抖。

「啊啊……卑鄙……呜……混蛋……呃啊啊……」她被弄得连骂他的力气都快没了，哪里还有砍人的力气？

- 曲影：
  感谢 *michelle78329*、*sally0330*、*xyz206*、*lukia*、*kokubun*、妍心心、星翼、*lynn12* 的礼物
  噗可怜的冷夜
  体质糟糕
  其实我更糟
  咳！
  还是感谢支持

（四）母亲的生死

「哇！四个人！姊姊，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看到冷夜一次带这麽多人回来，小清高兴得又跳又叫。

冷夜轻抚她的头，「朋友。」

一一介绍过後娜芙拉要求检查小清的状况跟两个法阵的布置，日影提议让男人们再搭一座简单的木屋，不然这麽多人一间木屋可挤不下，睡山洞又不方便，那里是小清固定要用的地方，至於有传送阵的那一个，一来不安全，二来，冷夜和日影讨论过後，决定不跟其他人说那个地方的存在，毕竟解除的方法已经找到了，那地方也该就此正式封闭了。

於是三个男人就和冷夜出发找搭建木屋的材料，虽然冷夜比较想陪小清，但放着这三个陌生人到处跑魔兽可不会准许，只好跟着出去了。

四人离开後小清两眼发亮地看着娜芙拉，「哇……你真的是那个跟我们在一起的神族圣女吗？我听姊姊说过你，你好勇敢！」

娜芙拉脸色微红，不好意思地搔着脸，「你们姊妹俩才是勇敢呢，喔！我们还是进去聊吧，你是不是也到要进法阵的时间了？」

小清点头，「那你陪我，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你跟冥王陛下怎麽认识的啊？怎麽喜欢上他的？神族那边有没有追杀你？啊啊，还有，魔族那时候有没有想要把你踢走？你们又是怎麽解决的？」

打从很早之前听说冥王跟圣女的故事之後小清就一直非常好奇，甚至很多时候，独自一人没人陪她时，她都幻想着当初到底两人是怎麽相识相爱来打发时间的，今天见到本人当然是不会放过听到原版故事的机会。

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女孩问起自己的情史，娜芙拉脸更红了，「这……要说也是可以，可是得先把你的事情先弄清楚再说。」理所当然，缓兵策略就被搬出来了，要说这种事她还真没心里准备呢。

小清拉着她的手边走边说：「我的事？没什麽好说的啊，一直都待在这里而已，姊姊应该都说得差不多了吧？」

娜芙拉听了只能乾笑，冷夜个性倔强，而且很多事喜欢自己承担，不会告诉别人，如果真的有问必答的话就好了。

她的反应让小清觉得奇怪，「姊姊有什麽没说吗？可是……好像没什麽好瞒的啊……」

这时两人已经走进山洞里了，她拿起炙岩露倒进法阵旁的三个水晶球中，接着站到三尖恒潮中央轻念咒语，水晶球发出微弱红光进而启动法阵，她就这麽待在法阵中被红光包围。

小清坐下来歪着头想了想，突然像是想到什麽似的眯起双眼，「除非……又是只有妈妈和姊姊知道的事，可恶！」她发出不满的轻喊，「每次都瞒着我！永久传送阵的事情也是，讨厌！」

娜芙拉轻笑，坐到法阵旁边问道：「那你觉得她们还瞒了你什麽？」

小清鼓起双颊嘟哝：「不知道，那你想问我什麽？」

「想问你是不是有记忆以来就这样？」

「啊？怎麽样？」

「极冬之心啊，从有记忆以来就跟着你吗？」

小清点头，「妈妈说刚出生就这样了，怎麽了吗？」

这件事别告诉小清。

想起冷夜的交代娜芙拉也只好回答：「没什麽，只是想再次确认，毕竟如果咒术已经深植在你体内这麽久的话……解除的时候有些防护的措施还是得做。」

可惜小清单纯是单纯，但她可不笨，马上发现问题有点怪怪的，「可是……这个有必要再问我吗？姊姊应该很清楚才对啊。」

娜芙拉只好瞎掰：「其实她的回答跟你一样，只是她说那时候你们都还小，可能情况不是这样也不一定。」她边说谎边跟圣光女神忏悔，身为神族竟然扯这种谎，回去应该被神光制裁才对，喔！她感觉背後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有差吗？为什麽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要不是小清不黯世事，早看出她在说谎了。

好在这个问题不需要说谎，娜芙拉赶紧回答：「因为一开始就施放在你身上跟从别的地方移到你身上并不一样，如果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咒术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虽然不多，但是解除起来会省力一点，但这麽一来还会有个问题，就是最一开始被施咒的本体如果没处理，要在本体身上再重新用一个极冬之心也会比凭空施咒容易很多。」

这下小清总算懂了，「所以如果我不是本体的话，那还要把本体找出来就对了，可是这个要问妈妈才知道，偏偏她又不在……」想到不知所踪的母亲小清有些消沉。

「没事的。」娜芙拉微笑安抚，「喏，你看，这是什麽？」她撩起法袍的衣袖，洁白的小臂上有着突兀的鲜红色符纹。

小清瞪大了双眼：「灵……灵魂迹象！？」

「是啊。」娜芙拉笑道：「是你母亲的喔，所以她没事的，别担心了，嗯？」

确认母亲真的没事後，一直以来的忧心终於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激动，小清冲出法阵抓住她的手又哭又笑，「哇……不公平！不公平！难怪妈妈没有留迹象给我们，原来在你这里……呜……妈妈没事……妈妈……没事……太好了……」

虽然姊妹俩的反应不尽相同，但还是让娜芙拉双眼微红，她轻声哄道：「是……她没事，但你再不进去法阵就轮到你有事喽。」

小清拉着她死不放手，自己进到法阵里头，手还是伸出来拉着有母亲灵魂迹象的那只手不放，彷佛这麽做就能跟母亲同在似的，要不是法阵内的热度对娜芙拉不是很好，她早就把她拉进来陪着自己了。

小清有些哽咽地说道：「我不管……不公平，你怎麽会认识妈妈的……我都不知道……你要说给我听……」

- 曲影：
  感谢 *sally0330*、*kokubun*、、*ar*、*a93106*、*lukia*、*michelle78329*、*chlth*、*lynn12*、米*moo* 的礼物
  暂且决定先写圣绝光刃
  所以丢一堆东西出来了？(炸)
  其实水幕连天的主角也会出现
  只是相较娜芙拉戏份少很多而已
  因为不想拖戏
  所以可能会有人会觉得结束地很快吧我想(汗)

（五）情敌！？

午夜过後，小清走出三尖恒潮时，新的木屋才刚开始动工没多久，她问：「这个今天能弄好吗？」

「弄不好也没关系。」埃迪说道：「露宿野外很正常，没什麼好担心的。」

「嗯，那我处准备吃的！」说完就拉着冷夜和娜芙拉跑走了。

「我说……」等三人走远後修格罗缓缓开口：「让殿下准备吃的？」

埃迪蹙眉：「这……她没意见应该没关系吧？」

修格罗冷笑：「真可惜，我以为你品尝过殿下亲手做的食物。」

「呃……」他怎麼不知道这个严肃的家伙有当冷面笑匠的潜力？

话说魔妃殿下的手艺还真没见识过……难怪冥王严禁她做下人该做的事，原来除了宠溺外还有这层原因啊……

「噗……」虽然早就知道了，但这只有皇宫内才听得到的秘辛还是让日影笑了出来，「放心啦，至少小清跟冷夜的手艺是有保证的，不至於太糟。」

「喔……是啊，真幸福呢！」

日影没好气地瞪了修格罗一眼，「喂喂，你这是在夸我还损我啊？」

修格罗挑眉：「你说呢？」

「哇！」轻哼一声，索性不去计较，反正，冷夜是他找到的，别人休想抢走！

不料一向少话的修格罗今天竟然反常，摆明已经不搭理了他还是继续说：「奉劝你一句，真要抓就抓牢点。」

「你什麼意思？」日影放下手上的工具，眯起双眼看向修格罗，虽然严格算起来他是前辈，但流浪在外的他没必要遵循宫内或是军中的规矩。

「呵。」他的反应让修格罗轻笑：「不懂吗？连我都看得出来，她眼里只有小清，等妹妹没事，自己的身体也好了，她会继续留在你身边？」

「这不需要你操心。」日影沉声回应，低头继续挖地基，「奉劝你，别打她的主意。」

修格罗只是耸耸肩，没做回应，埃迪则因为两人的矛盾气氛有些尴尬，忍

不住看了修格罗一眼，真是没想到，那严肃的家伙不会真的对只见两次面的冷夜有意思吧？

真要这样天可要下红雨了！

「暗神保佑……」他低喃一声不敢多想，埋头努力工作。

过後，绿洲的生活模式变了个样，当然这并不是坏事，小清多了几个伴自然非常高兴，冷夜也不用总是往外跑了。

娜芙拉为了解除咒术常常跟日影魔都绿洲两边跑，没办法问清楚情史的小清转而找挨迪挖皇宫内的八卦跟一些有的没的趣事，两人很是聊得来。

至於比较严肃冷漠的修格罗则常跟冷夜切磋，本质上是基於护卫时遇到突发状况的默契培养，所以挨迪和修格罗有必要了解冷夜的战斗方式好做配合，只是挨迪常被小清缠住，所以跟修格罗对战的次数也就明显多出很多。

这让这段时间担任娜芙拉护卫的日影很是吃味，一想到跟娜芙拉离开後修格罗跟冷夜就会常腻在一起他根本不能接受，偏偏冷夜神经大条的很，要她没事别找修格罗她还一脸莫名其妙。

「熟悉战友的战斗方式是很重要的事，怎麽叫做没事？」这是她的回答。

然後日影大喊不行，他会吃醋的时候冷夜的反应竟是：「吃醋？你吃醋跟我的练习有什麽关系？想吃醋应该去外面买才对。」

这回答差点没让日影吐血。

结果他只好转而警告修格罗，而修格罗回应：「我们对战切磋很正经，而且对她也仅止於此，请别污蔑我的斗士精神。」

喔！最好是啦！

他实在是很想这样呛回去，可对方说的是事实，怎麽看都是他反应过度，可是他就是忍不住啊！看到冷夜毫无自觉地跟别的男人相处的样子，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偏偏他又没办法跟修格罗交换工作，需要熟悉冷夜战斗技巧的不是他，所以每次回来他总会把冷夜拉到有传送阵的山洞里宣示自己的所有权，最好是弄到她隔天没办法练习，然後才悻悻然跟着娜芙拉离开。

冷夜对这种举动自然是又爱又恨，每次被缠上都吓得要死，就怕小清突然跑进来看到，更别说隔天起来除了不懂事的妹妹之外，看到其他人一脸了然的模样时那尴尬的感觉，那时候真的会有想砍人的冲动！

而埃迪嘛……咳！

除了非常无奈地隔岸观火之外，在日影带冷夜莫名失踪时还得想办法帮忙缠住想找姊姊的小清，因为他明白小清知道两个人躲到哪里去了，第一次小清没支会就拉着他想找两人，结果到了附近就隐约听到冷夜的叫声，吓得他抱起小清就跑，事後还瞎说两人在做秘密练习什麽的，不能打扰，整个尴尬到不行。

好在小清既没心眼又很乖巧，听到是秘密练习也就没再去找了，甚至连问都没再问，因为是秘密嘛！

- 曲影：
  感谢 *c1330*、*kokubun*、*liyu0611* 的礼物
  欸
  其实是过度章节
  不知道接下来大家会不会觉得剧情跑太快说
  反正就这样吧
  不想花时间描写太多琐碎的东西所以就带过了
  其实是懒*(*喂*)*
  如果觉得跑太快再修文好了

（六）异变

「欸，我说奥修……」左等右等，挨迪总算等到只有他跟日影两人独处的时候，只是这已经是要送小清离开的前一天了。

「什麽事？」日影整理着自己的东西，待会儿跟娜芙拉再回魔都一趟做过最後的确认之後就能回来接其他人离开绿洲了。

「对於她们，冥王怎麽打算？」

「还用说吗？还她们该有的，先保护起来，等流月夫人回来了再看怎麽样，怎麽，问这干嘛？」

「那你跟冷夜呢？怎麽打算？」

显然没料到挨迪会提这个问题，日影愣了一下才回答：「这次回魔都就会先跟陛下提起，夫人回来後会再跟她说，只能说……希望他们会答应吧。」会有顾虑不是没道理的，顿卡家族就算没落仍旧是贵族，而他，一个战地孤儿，甚至连姓都没有，说到底，冥王跟流月都能拒绝的。

而这也是为什麽修格罗的动作会让他十分吃味的原因，修格罗·喀尔西，这个姓氏，代表着尊贵的血统啊，身为三大贵族之一，他确实有那个资格……

「这样啊……」挨迪呢喃了一声，抬头问他：「那这次回去，也顺便帮我这个没靠山的老古板问一声怎麽样？」

「你！？」日影瞪大双眼，惊讶不已。

挨迪却是无所谓地耸肩，「你可是等同於爱上之前的宿敌喔，比起来我这个另类褓母喜欢上照顾的女孩不奇怪吧？」

「不是吧！」日影作势伸手要测试他有没有发烧，没办法，可不是他反应过度，他们两个算是同期的，当初也差点跟着一起成为冥王的近卫，对於挨迪他不是不了解，所以才会觉得在这麼短的时间内竟然就喜欢上小清，而且还是喜欢到想提婚的程度，这让日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依挨迪的个性，弄个十年……喔不，百年计画都不为过，短短几天！？

没开玩笑吧！

挨迪拨掉他的手没好气地翻翻白眼，「我没疯好吗，只是觉得……要找到像她这样率真又乖巧的女孩，应该不可能了吧，如此而已。」

「哈！说倒底就是欺负她单纯嘛！」

埃迪不屑地轻哼一声：「彼此彼此。」

「喂！什麼话，好歹冷夜知道的比小清多很多，称不上单纯吧！」

「无所谓啦，一句话，帮不帮？」

日影耸肩，「你都这麼说了当然帮啊，结果我可不负责。」

埃迪垂眼：「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尽力就行。」

於是乎，日影就这麼带着好友的托付回去争取两人的幸福去了。

「喔？提婚？」在地宫内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已经是第二天了，日影在离开前提出要求，冥王饶富趣味地看着他。

虽然贵为魔族之王，但现任的冥王并不怎麼摆架子，现在随侍在侧的也只有另外两名近卫、娜芙拉和日影而已，他习惯性地握住配刀刀柄看向娜芙拉，眼中带着询问意味。

娜芙拉低头回应：「我想冷夜是喜欢日影的，但小清天真烂漫，像个孩子，对埃迪有什麼想法还很难说，恐怕还不到爱的程度。」

对於爱妃还是不习惯看着自己的眼讲话的坏习惯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都两百多年过去了，冥王搂住她的纤腰对日影说道：「你跟埃迪的人品我自然信的过，我这边不会有意见，想办法说服流月才是你们要头痛的，她可不会把宝贝女儿随便嫁出去。」

「是！感谢陛下！」冥王答应得乾脆日影听到高兴极了，回应得十分有力，虽然流月那边还没有谱，但至少已经通过第一关了。

「好了。」冥王挥手，「去把他们接回来吧，有什麼状况该怎麼做你是明白的。」

日影领命兴高采烈地使用传送晶石回到绿洲，才想告诉埃迪这个好消息，那知道一道绿洲看到的竟然是横尸遍野的惨状，有魔兽的，也有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魔族人的尸体，绿洲中央被轰的七七八八的，显然经历过一场大战。

「冷夜！埃迪！该死的……该死的这是怎麼回事！」这情景简直让他心胆俱裂，遍地尸体，别告诉他爱人和朋友们就在其中！

「混帐！混帐！该死的是哪个人渣！」找过洞穴後他红着眼在尸堆中胡乱翻找，悲吼着，「冷夜！冷夜……你在哪里？回答我！回答我啊！」

还没有时间吸收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一股巨大的压力就当头袭来，积蓄在体内的悲愤瞬间找到出口，他怒喊一声「去死」提起双刀迎向敌人……

（七）来自东方的敌人

刀剑交锋他才看清楚，对方是名绑着黑色马尾、穿着宝蓝色宽松衣袍的男子，论穿着、打扮都不像是幻魔大陆的人，看就知道是东方大陆来的。

日影也没心思多管，只想尽快拿下眼前的混蛋逼问他其他人的下落，一个旋身，手起刀落，一出招就是冥王亲自传授的狂魔协奏序曲，双刀汇聚力量惊人的暗元素随着他的转身不停向对方砍落。

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先是侧重防守，等到序曲落幕，日影攻击渐缓时手中长剑白光乍现，直指日影咽喉刺去。

杀红眼的日影不避不让，双刀架在胸前打成一个十字，在对方就要刺中咽喉时提刀往上一架，被打偏的长剑去势不止在脸旁留下一道血痕，但他根本不管，趁机进身狠瞪男子，低喃一声「变奏曲」同时将方才为了架开攻击而举高的刀顺势往对方肩颈处劈下。

当！

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日影同时抽身後退，只见一名盘着发髻，身着淡蓝色东方服饰的女子手举摺扇护在男子身前，而侧过身的男子身後衣衫以被突出的龙鳍刺破，可见就算刚才女子没阻饶，刀口砍在龙鳍上伤害也不会太大，反而男子会有攻击日影的机会。

东方龙族……

男子的身分让日影心底不禁沉吟，怎麼样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跟东方龙族扯上关系，遽闻东方大陆也是有两三个势力多年来互相争斗不分上下，怎麼可能把脑筋动到这里来？

男子的身分让他讶异，但幸好也因为这样多少恢复了些许理智，他提刀在左手手臂画出一道血痕，轻喃几声过後身上两道血痕化为两个血契分身，对峙的同时拿出治愈晶石治疗伤口，也偷偷捏碎警报灵晶，通知冥王等人出事了。

对於日影一副要生吞活剥的模样男子似乎不甚在意，反而对女子阻挡攻击的事十分介意，「我说过不用插手！」

面前是虎视眈眈的敌人，身边是同伴的愤怒低吼，女子完全不为所动，十分悠闲地拉开摺扇扇着风回应：「唉呀唉呀……如果不挡的话他可要被你杀死啦！那我们找谁问问题去呀？」

女子的打扮和容貌十分清新脱俗，但说出口的话却是娇声娇气，这样的反差让日影眉头皱得更紧，加上两人轻视的态度使他打从心底没想让两人好过。

男子听了也是眉头一皱，十分不屑地轻哼：「少罗嗦，管他死活，拿下再说！」话音一落身形便瞬间暴涨，一条深蓝色的东方神龙便向日影扑去。

女子反应也是很快，抓着龙角骑上龙头一起向日影攻去。

日影和两名分身立刻分散开来躲避东方龙的攻击，明白对付这种龙兽不可能硬碰硬，因此他幻化出许多虚化的分身扰乱对方，自己和两名血契分身则伺机而动，一有空档便发动攻击。

可惜女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几次偷袭都被她挡了下来，甚至还差点被东方龙的反击伤到，好在都险险闪了过去。

东方龙在战斗上显然不是属於沉稳的一方，没几个回合过去就被扰乱视线的分身弄得心烦，仰头发出怒吼，宏亮的龙吟震得整个地面都在晃动，巨大的能量聚集在大张的龙嘴前方，似乎是想要一次把大片分身，包含日影本身全部轰掉。

日影见状立刻跑动位置，让自己和分身围在龙身四周，除非他的法术是全范围型的而且能瞬间发动护卫法术，否则依这样的站位不可能一次轰掉周围一片自己还不受伤，也没有人笨到杀了敌人还伤到自己，更别说他头上还有个同伴。

正当东方龙汇聚的能量越来越强，光芒越来越盛，眼看着就要发动时，他却突然传出一声痛呼，同时间聚集的能量像是烟火般四处飞散，有的轰向空中，有的砸在地上，甚至有几发还打在东方龙身上，弄得他狼狈不堪，完全是乱七八糟的一次攻击。

日影在惊讶中边躲避天上毫无准头可言的“流星”边看到东方龙在空中气愤得扭动身躯，「女人！我说过别拉我的龙须！你找死！」

巨龙的怒吼非但没有吓到女子，日影反而还听到她的娇笑，「喔呵呵呵！就算对方厉害也不用这样欺负人嘛！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玩的货色呢！而且还是西方的。」东方龙想甩开他的动作对她似乎完全没影响，不但能抓着龙须说话，而且还说得气定神闲呢！

这番话可完全激怒东方龙了，龙身甩荡得更加厉害，「贱人！你敢上他给我试试看！我让你别想再站起来！」

「呀！是谁站不起来还不知道呢！」

虽然两人的斗嘴内容让日影听了也忍不住流冷汗，但他可没忘记这是战斗，趁着两人心思都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找到空档，收起分身把全身的力量提到最高，「狂魔协奏终曲……暗魔狂击！」

身体内外的暗元素被提到最大，包围住他变成了一个黑人，只剩鲜红的双眼暴露在外，当真与狂魔无异，日影双脚一蹬冲天飞去一刀刺向女子一刀向龙首砍落……

……

等到暗魔状态过去日影满是鲜血的身躯才完全显现出来，他怎麽样也没想到女子竟然还留了那麽一手，她竟然不是人！而是妖，是水妖……

向龙首砍去的那一刀确实对东方龙造成重创，但朝女子刺去的刀却落空了，他眼睁睁看着女子在面前化成水雾散去，带着娇艳的笑容。

「唉呀呀，这位小哥……你可真不简单呢！」等到他听到女子娇媚的嗓音在耳边响起时，剧痛已经占据了全身。

而现在，他只能无力地趴在地上，看着女子替便回人形的东方龙疗伤。

但东方龙并不领情，他抓住女子的衣襟怒吼：「谁准你利用我！」

「唉呀，真要放给你去做八成又要死人了，到时没人能审问我可怎麽给姊姊交代？」女子瞒不在乎地打哈哈，这时她正好留意到眼角有到熟悉的身影抱着什麽东西走了过来，「唉呀呀，说人人到呢！太好了。」

日影奋力地将头转向另一边，只见一名留着直顺乌黑长发的少妇走了过来，灿烂的笑靥让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掩盖了绝大面积的血色瞳孔，但却盖不住漫天杀意。

「噢！真不错啊！这不是奥修吗？」女子看向日影，微扬的嘴角溢出悠闲的话语：「真是太好了，我有很多──很多事想找人问问呢……」

（八）被俘

「唔……」当冷夜清醒时身上的伤已经被治好了，但不幸的是，让她醒来的原因是因为……她动情了。

「醒了，快去告诉将军。」她隐约听到有人这麽说，却很难集中精神，在刚刚醒来以及动情的情况下，脑袋实在很难保持正常运作。

接着，感觉到有人碰触到自己的肩膀，她下意识反抗，「放开我……唔……」动情的状态却让她酥软无力，心中警铃大作，知道这样的状态很糟，尤其是在被俘掳的状况下，不自觉地，她想起当时日影演的那场戏，心底一片恶寒。

冷夜抬头，发现自己被铐上葛迪镯躺在床上，身边有三个侍卫在看管，其中一名拿了绳子，想必是看她醒了想绑住她，免得跟上司见面时会突然发难，当然，她奋力抵抗，可惜那只是让她喘得更厉害罢了。

本来不太清楚情况的侍卫这时也看出她的异样，拿绳子的那人说道：「怎麽她脸这麽红，不对劲。」

另外两人压制住冷夜後稍微观察了一下，其中一人兴奋说道：「喂！她发情了，看样子那传闻是真的！」

「放开……呜……」身体的状况被发现冷夜急了，想叱喝挣脱却被第三个人用布条塞住嘴巴，想叫也叫不出来。

塞住她的嘴後男人转头对拿绳子的同伴说道：「凯，先别绑，看看是不是真的发情吧！」

凯丢掉绳子，兴奋地笑着伸舌舔舔上唇，「嘿嘿，要真的发情我们可就赚到了，顿卡家的女人味道一定不错。」

冷夜吓得疯狂扭动身躯，嘴里不断发出呜呜叫声，但却被身旁两个男人压得死紧，根本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名叫凯的男人强硬分开自己的双腿，双脚又一次被男人的腰身分开，只是这次压在她身上的男人不是日影，真的不是日影。

意识到这一点她想起之前答应日影的种种，恐惧和绝望瞬间充斥全身，她不敢想像，这些男人会对她做些甚麽，要是真的……那日影怎办？他会怎麽看自己？

想到日影她真的害怕了，就像之前不小心说出来的一样，她只能接受日影，只有他，其他人不行，也不可能行啊！

她想反抗，但正如日影说过的，被改造後的身体在这时是显得那麽苍白无

力，甚至还比不上一般的女人，当凯的大手隔着衣料覆上花谷时，小腹很不争气地因为男人的碰触紧绷了起来，熟悉却又带着些许不同感觉的电流窜起，冷夜心里不觉得舒服，反而感到恶心，可已经湿溽的花谷却怎麼样都遮掩不住。

「靠，真的湿了！」凯说完後粗鲁地将她的裤子连同底裤一同撕破，低头就是一阵乱舔。

湿软又温热的长舌在最敏感的部位放肆扫荡，冷夜必须绷紧全身肌肉才能阻止自己发出呻吟，尤其腿部的肌肉更是绷到发出细微的颤抖，这样敏感的反应让凯高兴极了，「把布拿掉，我要听她浪叫！」

两旁的侍卫分工合作，一人扯掉塞在嘴里的布条，另一人撕裂她的衣服，伸手对着雪乳又搓又揉，然後迫不及待地将蓓蕾含入口中吸啜，冷夜死咬下唇，怎麼样都不愿发出声音，撕裂衣服的男人观看一会儿之後也加入战局，用口舌照顾剩下的蓓蕾。

又一次同时承受三条长舌的攻击，冷夜根本撑不久，过一会儿便颤抖着攀上高峰，可下唇仍咬得死紧，几乎要咬出血来，就是不愿吭声。

「脾气很硬呢，不愧是第一杀手。」凯调侃着，另外两人听了讪笑起来，他故意用手指沾了一些高潮分泌出来的密液在她面前舔拭，「真香！味道果然很棒啊！哈哈哈！」

对这嘲讽的举动就算想给对方教训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目前优先的应该是逃跑，但根本不可能，身旁两个男人抓得紧，而凯已经解开裤头将欲望掏了出来。

「住手！呃……」冷夜愤恨低吼：「我跟日影……不会放过你们！」

三人对看一眼後凯无所谓地耸肩，「那也是以後的事，现在嘛……当然是尝尝我们第一女杀手的滋味啦！」

凯握住欲望对准花谷逼近，两名同伴自然是帮他把人压死，看着迫近的欲望，冷夜只能绝望地咬唇闭眼，心底，恨透了眼前的三个男人，也恨透了那个背叛者。

就在欲望要挺进的那一刹那，凯的身後传来低沉的嗓音，「她说得没错，劝你在我出手之前住手，否则……我不保证你会有什麼样的死法。」

- 曲影：
  感谢 *mmyy*、焰羽岚、*qwerty1010*、*sdaxz*、*ar*、*lynn12*、幽茶荼靡、暗紫玥、*emtine* 的礼物
  对不起
  我承认这章写得有点随便
  没虐到也没把紧张感真的刻划出来

更不用说冷夜心里的冲突了
因为最近有点烦
实在没有心情花太多时间在琢磨字句上
还请原谅
哪天再做修文吧
不管怎麽样
还是希望大家会喜欢

（九）幕後主使

凯闻言愣住，回头一看果然是上司站在自己身後，而且面色不善，三人赶紧整礼服装下跪行礼，「将军。」

那人瞄了试图遮掩裸露身躯的冷夜後对凯三人冷笑，「真没想到，看样子我对你们的训练还不足够啊……不是把人质带到牢房，而是让她留在客房，我还以为这样的指令已经很清楚了，没想到你们还想动她，啊？」

三人这时早已冷汗直流，纷纷低头说道：「请将军恕罪。」

那人并不理会，看向站在身後的近卫，吩咐：「暗魂，带他们下去，你知道怎麽处理，冥魄，去拿东西过来。」

两人领命後便带着面如死灰的凯和另外两人离开，只留下冷夜、将军和先前跑去通报的侍卫，将军让侍卫退下，不知拿出了什麽靠进冷夜。

冷夜想逃，但很明白现在的状况对上他根本不可能，只能缩起身躯向後退去，「修格罗……你……」

是的，正是修格罗，身为冥王的近卫却背叛了他们的人，怎麽样也没想到，幕後的主使者竟然藏得那麽深，也这麽近，因此当她跟埃迪的注意被来犯的小兵吸引过去之後，修格罗从背後发起的偷袭自然是防不住。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埃迪仍然利用她和魔兽拖住敌人的空档把小清带走，至少，只有她被俘掳。

修格罗不顾冷夜挣扎将她强行压住，一手向她下身探去，紧接着她便感觉到花谷传来可怕的压迫感。

「不……呃！」还来不及反应她便感觉到异物侵入到体内，瞬间脑筋一片空白。

只有我能碰你这里……

想到答应过日影的承诺，冷夜近乎崩溃地大叫起来，「啊啊啊啊啊！呃啊——！」不知哪来的力气，她推开修格罗，反把他压在身下抡拳对着头部就是一

阵暴打。

「混帐！叛徒！杀了你！杀了你……」

她几疯狂地喊着、打着，泪也流着，修格罗只是静静看着他疯狂的模样，认她乱打，没反抗也没还击，等到冷夜发泄的差不多了，攻击的频率减缓不少後他才有所动作。

「唔！呜……」冷夜突然感觉到体内传来震动，快感随着震动一波波涌起，她闷哼一声倒回床上颤抖，这时她才发现侵入体内的并不是修格罗的手指，而是有什麽留在里面，而且……还会震动！

「呜……啊……」她抓着床单扭动身躯想抵抗，但之前根本没有这样被对待过，全新的刺激还是她忍不住发出些许低吟，「咕！」最後还是不甘愿地被推过高峰。

从头到尾，修格罗都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看着她做无力的挣扎，高潮过後那东西也安分了下来，没再继续震动，冷夜抬头瞪视修格罗，「你……做了什麽？」

他拿出一个莫约手指大小的棒状物，「不能让你逃掉，所以把它装在里面，就这麽简单。」

冷夜瞪大了眼，她没看过那东西，那应该是灵晶的一种，是晶黄色的，表面有着灵晶的光滑和圆润，只是棒形的灵晶？用途是什麽？

她疑惑的表情让修格罗忍不住勾起嘴角，「看样子日影对你真的不错，竟然没用上这东西。」说完也不知道做了什麽，手上的灵晶就震动了起来，「这是震动灵晶，功用是增加情趣，它的威力我想你刚才也大概了解了。」

看着修格罗手上震动的灵晶，冷夜忍不住头皮发麻，让那东西埋在体内……太可怕了！她胀红了脸，顾不得羞耻地将手伸到双腿间，试图把那东西拿出来，可根本还没碰到，埋在深处的炸弹便又震动起来「啊……」

这次的震动强上很多，花径被震得不断收缩，快感几乎是用炸的爆开来，一股酸慰从小腹深处涌上，她根本不知道怎麽应付才好，只能随着震动越发强烈而更加奋力扭动身子，好像这麽做能把快慰宣泄掉一些似的。

在冷夜毫无抵抗能力的当下，修格罗上前翻过她的身躯，使她趴跪在床上，这姿势让冷夜紧张地叫了起来：「不……不要……啊啊……快停……」她想拨开箝制住腰部的手，但已经来不及了，身後的入口被强行刺入，然後，前後一同引爆。

前後夹攻下冷夜已经无法思考，身体完全被情欲和快感支配，尖叫着攀上绝顶，喷薄而出的蜜液将床单打湿了好大一片。

将震动灵晶装入她体内後房门正好传来敲门声，修格罗拿起一旁的被单将她的身躯盖住後才说道：「进来。」

冥魄搬了一个箱子进门，行礼後便默默退出，尽可能不打扰到修格罗，修格罗等手下退出去後便走过去拿起箱内的东西，看到冷夜因为绝顶而失神的模样时他忍不住叹气。

「有这样的体质，加上装了震动灵晶，想逃也是不可能的吧。」明知道冷夜听不进去他还是如此开口，接着他走近，掀开被单，把手覆在她的小腹上。

「呜！」腹部传来的冰冷触感使她闷哼，冷到近乎刺骨的感受很不舒服，但那感觉却有效地逼退情欲，把理智拉了回来。

- 曲影：
  感谢 *a93106*、*kokubun*、*sally0330*、*secr2*、雪夜秋枫、*lynn12*、羽竹、*sdaxz*、*dolldoll* 的礼物
  对不起久等了
  这样不知道算不算微虐？
  顺便问一下，後来有想要稍微改掉冷夜被抓後的遭遇
  大家是想看情色版？*(*咦！？*)*
  还是普通版*(*原来想的版本*)*？
  我开个帖，请到会客室留言吧！
  我还是一样糟糕

（十）他的理由

等到冰元素石把体内的躁动完全平息後，不等她开口问修格罗便自动解释：「我敬重伯烈特先生，他是个英雄。」

他退後一步，对上冷夜疑惑的眼继续说道：「上任冥王发起的灭神战役让我的家族受创严重，当时我只是孩子，做不了什麽，族里的长辈几乎战死……」不知道是基於什麽理由，他向冷夜缓缓道出家族的过去。

从当时冥王对神族的深恶痛绝，到喀尔西家族，甚至两大种族因战乱而走向衰亡的经过，再到伯烈特勇敢抗命，协助现任冥王━绝刃夺得暗神认同的经过，他都一一提起，最後，他对於伯烈特的崇敬停留在战乱过後，顿卡家族帮助魔族恢复繁荣的种种事迹上。

「当然，其中包括培育我成为家族继承人在内。」

听到这冷夜冷笑，「那又怎麽样，你还不是杀了我父亲，恩将仇报！」

对她的指责修格罗并没有反驳，「没错，我杀了他，也毁了顿卡家族，更在你身上种下极冬之心，你有资格恨我，所以刚才的攻击我承受，但这一切都

是为了魔族，就像你父亲所做的一样，我不容许族人走向败亡。」

　　她冷哼，不以为然，「毁了我的家族能让魔族繁荣？真是笑话。」

　　「这里会有误会也是难免。」修格罗解释：「伯烈特先生的死并不在计画内，经过两百年的休养，魔族已经能再与神族开战，拥有圣绝光刃这种力量的陛下一定能战胜神族，带领我们走向更高的荣耀，但我没想到陛下并不认同，我无法谅解！」说到这里他重捶墙壁。

　　「分明拥有能够毁灭神族的力量，为什麽不用！现任的冥王根本怕事又软弱！既然如此那就由我来发起战争，我决定用极冬之心重创神族并把他们歼灭，只是没想到被先生给发现了。」

　　「所以你毁了整个家族，只为了封口。」这已经不是疑问，而是肯定的答案了，她终於了解顿卡家族是怎麽走到这一步的。

　　讲到这里修格罗认为说得够多了，因此简单做了个结尾：「是为了封口没错，除了夫人跟你，当时她以“死灵话语”威胁我，若杀了她情报还是会传到魔妃殿下那里，因此杀不得，至於你，她以活载体做为交换条件，以求留下顿卡家族的血脉，而我答应了。」

　　说罢他指了一旁的箱子，「这里准备了一整箱冰元素石，你随时能用，我确实毁了你的家族，但以暗神之名起誓，我对顿卡家族的尊敬从未改变，你的身分不容受到侵犯，既然已经认定了日影，我就不会让其他人再碰你，刚才那三人会得到处罚，你放心。」

　　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但冷夜叫住他，「如果真是那样就把药拿过来，我不要用冰。」

　　「可以，只要你愿意说出小清的躲藏地点。」

　　「别想！」

　　「那就办不到，你跟她至少有一人要背负极冬之心，既然找不到她，那只能在你身上重新种下咒术，在那之前跟冰元素的接触自然是越多越好，同化程度越高，咒术就能发挥地越强。」

　　冷夜听了怒骂他混帐，修格罗却无动於衷，「一切都是为了魔族，战争中牺牲是必要的，极冬之心的载体并不会因为冰封而死去，你也将与荣耀同在，应当感到高兴。」

　　「不会死去？听你在放屁！那跟死了有什麽差别！」修格罗没有理会她的怒骂，转身退出房间，「你给我站……呜……」她想追上去，但才稍微一动嵌在体内的晶石便摩擦到花径，使她轻哼一声软倒在地。

　　「唔！怎、怎麽会……啊……」不知道是她的动作刺激到晶石了还是怎麽

样，体内的两个东西竟一起震动起来，虽然震幅很小，但这已足够让冷夜动情，她一手抓住床缘，一手捂住腹部忍耐，房门却在这时开启。

　　她紧张地瑟缩了一下，使得媚肉跟晶石接触得更紧致，突然拔高的快感险些把她推过峰线，硬是忍下来後才发现走进来的是一名女子，她先是恭敬行礼，「莫薇娜女士，我是葛萝，奉将军之命照料您。」接着便把全身僵硬且略微发颤的冷夜抱回床上，转身拿起一个冰元素石。

　　「不……嗯……」冷夜伸手阻止，就算无法逃走也不能趁了他们的意，怎麽样都得忍下来，把身体跟冰元素的同化程度降到最低。

　　葛萝却说：「抱歉，依将军命令属下确实不能勉强您，但在您体内的震动晶石没有感应到冰元素是不会停下来的。」

　　「你们……卑鄙……啊……」冷夜还没骂完便感觉到晶石的震动增强了，还没吐出的骂语全成了忍耐的哼声和呻吟。

　　葛萝又说：「不仅如此，震动也会越来越强，直到您愿意使用冰元素为止，如果只是为了制止而使用，隔一段时间它还是会震动，除非您的身体已经完全和冰元素同化，否则它不会停的。」

　　「呜……」冷夜强忍情欲，心底却是一片绝望。

　　日影……救我……快来救我……

- 曲影：
　　感谢懒雁、*lynn12*、*michelle78329*、*catherinena*、、*sdaxz*、焰羽岚、*sally0330*、*suisuiya*、*a93106*、*kokubun* 的礼物
　　决定先写普通版
　　写完会贴出情色版大纲
　　觉得 *ok* 我就写*(*虽然那样已经破梗了*)*
　　对了，有人问为啥要 *gl*
　　因为修格罗已经答应不会让人随便碰冷夜了
　　所以就请女性代劳一下喽！*(*不过普通版不会有*)*
　　以上

（十一）咒术成形

　　等到隔天晚上，冷夜被架上法阵时她期待的救援依然没有出现，和冰元素同化其实会增强她的实力，因此从头到尾修格罗都没有拿掉震动晶石，虽说只有一天的时间，同化程度不高，但也没有多馀的时间能拖了。

　　打从背叛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立场就彻底曝光，不尽快采取行动只会被冥王收拾掉，现在隐匿的地方虽然隐蔽，但时间一久还是会被找到，因此他决定立

刻使用极冬之心，特殊传送阵也已经准备好，冷夜会被送到神族领地，就算神族拥有克制极冬之心的方法也不可能迅速反应过来，等到明白它的存在时便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这次的进攻会大获全胜，他有把握，除了极冬之心，魔族近三分之一的兵力也掌握在他手上，这次的攻击会唤醒族人的荣誉心和斗争心，冥王将不得不回应神族的愤怒，极冬之心和圣绝光刃会为族人开拓出前所未见的鼎盛繁荣，幻魔大陆是魔族的天下！

他走上祭坛，俯看台下排列整齐的军队，每个人脸上都是藏不住的兴奋与期待，他们等这一刻等太久了。

他振臂高呼，做出简短的战前宣言，提振士气，「我的同胞们，两百多年过去了！瑟菲珞魔后的死、绝刃冥王受到的伤害，还有族人们遭受到的总总！现在，是时候讨回来了！」

听到这里台下欢声雷动，修格罗等军队安静後才又继续说下去：「绝刃冥王宽宏大量，不想跟神族计较，但我们不能饶恕！他们是谁？」

「神族！」

「没错！神族！我们永远的敌人！我们不能对自己残忍！杀光他们我们才能生存！杀光他们荣耀将是我们的！杀光他们，我们──就是英雄！！！」

「吼──！！！」士兵们发出振奋的吼声，武器敲打着地面，隆隆作响。

修格罗对祭坛上的法师举手示意，法师们吟唱咒语，巨大的冰锥从地面冒出将冷夜困住，不是不想挣扎，但稍微动一下体内的晶石就会磨擦到，让她无法使上全力，自然也不能脱困。

六支冰锥将她围住後法阵范围内的地面几乎是立刻结霜，大量的冰元素从法阵中窜出并集中到冷夜身上。

「开始强行同化！」其中一名法师下令後咒语的吟唱又响起，冰元素不断汇聚，冷夜的衣衫、皮肤也渐渐浮现一层薄霜，在刺骨的疼痛中她只能咬牙承受，背上残留的咒符感应到大量的冰元素泛出微弱的光芒。

众法师见状拿出最高级的冰系元素石“深寒冰晶”，六颗元素石飞至冰锥上方炸裂，冰寒的光束冲天而起，紧接着尽数汇聚到冷夜身上，在刺眼的白茫中她除了背後的刺痛感受外再无其他知觉。

杀了我……谁来……杀了我……

在极冬之心尚未完成的这个时刻，冷夜明白不可能得救，只想求死，在咒术完成前死去都还来得及，载体的死亡的确会造成不小的冰风暴，但绝对比不上极冬之心已经成形後的威力，只是，哪有这麼容易？

修格罗早料到她会有宁死不屈的念头，因此早做好了防范，就连想咬舌自尽都是不可能的。

她的愿望仍旧没有实现，随着背上的咒符发出耀眼的光芒，六支冰锥碎裂成冰尘随风消散，周围的温度瞬间骤降，充足的冰元素使得极冬之心才刚完成就以冷夜为中心结成了一个直径三米的巨大冰晶。

完成任务的法师马上退了下去，另一批法师补上启动特殊传送阵，冰晶浮空，逐渐隐没在凭空裂开的空间裂缝中，终究，她还是被传到了神族的领地。

修格罗微笑，骑上战驹奔驰到队伍前方，早已等候多时的四名副将摆出手势後便跟在他的身後，一行人浩浩荡荡准备出怔，未料，才走出城门竟然就看见挡路的人，而且不是别人，正是冥王！

（十二）死亡圣骑

挡在军队面前的，只有冥王和另外两人，分别是一男一女，两人身上都穿着死亡骑兵的装束，但却没有看见坐骑。

「陛下……」修格罗顿了一下，只行了个注目礼便要带领军对离开，出征之时将领可以选择忽略冥王的号令，除非冥王有参与战役。

理所当然，冥王叫住了他，「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来阻止你的，喀尔西。」

「陛下，恕属下无礼，这场仗非打不可，我们已经等太久了，和平的假像只会腐化我们的心智，不能继续下去。」修格罗并非反叛，因此虽然无奈，他还是低头解释，并请求冥王同意出兵。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这种事自然不可能应允，「没错，我确实掌握了圣绝光刃，那力量足以切断神族的光系能量，甚至加以破坏，单凭这一点来说，我们赢面很大。」

冥王轻笑，继续说下去，「也是，两百年似乎太久了点，久到让你们这群没真正打过仗的年轻人看不起战役来了！」说到最後一句，冥王原本轻松的态度转为严厉，「喀尔西，你真以为崇高的神只只会眷顾我们魔族？真是大错特错！你只知道我们拥有圣绝光刃，那麽你知道神族拥有死亡圣骑吗？而且还是两名死亡圣骑。」

说罢他看向身旁的两名骑兵，骑兵会意，两人同时举起右手高喊：「坐骑召唤！神风/黑茫！」两道召唤阵从地上发出光芒，而且，是代表光属性的神圣光芒，神族特有的坐骑—圣光飞马从召唤阵中出现。

魔族军队简直吓傻了，他们无法相信崇高的冥王境会跟神族有所勾结，士气大受打击，修格罗更是无法接受，「陛下！难道这就是您对待族人的方

式？」

「哈哈哈……」修格罗的质问使那名男骑兵仰天大笑，「竟然会因为这点小事就乱了方寸，小子，想打仗，你们还早得很啊！」说罢他拿下头盔露出真面目，没想到这名拥有光明力量的男子竟是魔族人！

他留着平头，左边额头上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而刀疤旁，也就是额头正中央的位置，神族才能拥有的光明符文夹杂着些许黑色纹路，跟娜芙拉的符纹非常相似，他露出充满战意的笑自爆姓名，「前魔族死亡骑兵总将，现任神族飞马兵团副团长，萨雷特·喀尔西向魔族致敬，并恳请魔族将领接受挑战！」说罢他举起长枪向旁重重挥落，巨大的风压直接在地面上划出一道裂痕，而萨雷特甚至连元素力都还没用上。

「怎麽了？不接受吗？」见对方没反应，冥王笑问：「战场上双方将领单挑的事经常发生，不接受对族人来说是个耻辱，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吧？也正好让你考虑考虑，是不是真要族人对上他们。」

「不……怎麽会……」由於太过震惊，修格罗一时间根本说不上话，他无法相信站在眼前的竟然是被以为早就战死的魔族战神，也是喀尔西家族和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表徵—萨雷特！

依辈分来说他应当称呼一声叔叔的萨雷特一直是他心中地位最崇高的英雄，而现在，那个英雄居然堕落到跟神族站在一起！「叛徒！」他怒吼，举起长枪向萨雷特冲去……

另一边，冷夜被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後，靠着传送时因为压缩关系对冰晶造成的裂痕，和自己顽强的意志，她自行突破冰晶的包覆，但过不久便有一队神族巡逻队找到她，并摆出警戒阵形。

我需要炙岩露……

她想开口说话，但声带已经完全被冻住，根本无法开口，连要走路或抬手都十分困难。

至少离他们远一点……

明知道只是徒劳，但她还是吃力地转过身，想徒步远离神族。

就在这时，上方传来一道娇腻的嗓音，「哎呀……不愧是姊姊的女儿，挺倔强的啊！」

紧接着是一道气愤但又有些无奈的声音：「真是会给我惹麻烦！」

妈妈？

冷夜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也无法确定，因为在她迟疑的那一刻，似乎

有什麼力量将她包围了起来，压抑极冬之心，也压制她的意识，她很快地便进入沉睡。

（十三）解决了？解决了！

「唔……」

「醒了？」

原本还在呻吟的冷夜听到熟悉的声音睁开了双眼，发现自己竟然被人抱着，她吓得弹了起来，「呜……啊！」谁知这麽一动却让体内的晶石重重摩擦到内壁，她忍不住轻叫。

「呵，这麽紧张？怕我吃了你不成？」

看到半躺在床上的人她不禁怔忡，「日、日影？」

怎麽了？怎麽一副没事的样子？难道那些是全是一场梦？不……不对，如果是梦，那在体内的是什麽东西！？

看她不太舒服，日影知道是晶石的关系，想上前帮她但冷夜却往後退去，「你……别过来……」

她警戒的模样让日影苦笑，「真的是我，不是幻术，放心。」想哄她，但冷夜还是不信，边摇头边後退。

他可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还以为冷夜会高兴地抱住自己的，没办法，不谨慎的话她就不是冷夜了，也只能慢慢劝，「真的是我，不然……我不动你，如果真的不行，需要帮你拿掉的话你再说一声，啊！不过不能出房间，你应该不希望小清看到这个模样吧？」

「小清！」她的记忆只停在自己掩护埃迪和小清逃走，虽然从修格罗的做法来看，他并没有抓到小清，可也不可能让他们回去绿洲吧！那麽控制咒术的问题就会非常麻烦，这也是她很担心的。

「别担心，都没事了，真的。」日影让出床为哄她，示意她放松，然後开始说明事情是如何解决的：「你被抓走後不久，我就过来了，不过有人比我更早到……是夫人和她的朋友。」

冷夜轻呼：「妈妈？」所以那声音真的是妈妈的？

日影点头：「那时候她去找小清，不在，我跟她的朋友打了起来……对不起……」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懊恼，本来以为能心平气和说下去的，但却发现根本办不到，他还是不能原谅自己，这个太没用的自己，日影咬牙：「我……我没有保护你，没能力救你……甚至连状况都还没弄清楚就输得一蹋糊涂……我

没用！我真的……太弱了！」

「你别……啊！」看到他搥打自己头部的模样冷夜忘了警戒，伸手阻止他自残却又不小心被晶石磨到，尖叫一声後软倒在日影怀中。

看她咬住下唇忍耐的模样日影不免紧张，「没事吧？有没有怎麽样？是不是很难受？对不起，因为怕没有润滑直接拿出来会伤到你，所以才一直留到现在……呃？怎麽了？」看到冷夜微笑的模样他忍不住纳闷，不明白她怎麽笑了？

「你是日影没错。」冷夜轻喃，也只有日影会这样关心她，甚至为了她的事感到这麽懊悔，是他，她明白的。

听到她这麽说日影总算松了口气，「相信了就好，可是……真的很对不起……」

冷夜摇头安慰，「没事，真要这麽说的话我也太弱，是妈妈他们太强了，总有一天，我会超越她的。」

冷夜的豪语让日影笑了起来，「真要被夫人听到，她一定会训你不知天高地厚。」

「哼……我可是认真的……唔……」冷夜边说边撑起身子，却没有办法克制晶石磨擦带来的异样感受，呻吟一声又倒回日影怀里。

「呃……我帮你拿出来吧，已、已经经过夫人同意了。」想到流月知道他跟冷夜的关系时驾着刀逼自己娶她的恐怖模样日影就一身冷汗，更别说知道修格罗竟敢在她体内装这麽糟糕的东西时，她对付修格罗等人的方式了……

可惜冷夜一来完全不知道母亲的反应，二来也不明白为什麽这种事要经过母亲同意，根本无法理解日影为什麽要这麽说，反倒是比较关心他要用什麽“方法”拿出来，「那你要怎麽拿出来？」

「咳！当然是先让你彻底动情润滑液够多了才能……噗！」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冷夜推开，而且还是推到脸颊。

「果然想占便宜……不正经！」

日影喊冤：「不是……是真的啦！我是认真的，不那样硬要拿的话会卡住，很难拿不说，还会受伤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不敢现在说。

就是当时挨迪负伤带着小清跑走後，因为没有其他方法能控制极冬之心，听到小清说如果能让她的体温一直维持在比平常还高一些的情况下的话，咒术还不会这麽快失控，所以在小清拚命运动，动到不能再动了以後……挨迪用了最糟糕的方法让她的体温维持住。

好死不死，寻找小清的流月就这麼撞见了他对女儿……咳咳！可想而知挨迪的下场，要不是小清求情，还真是要被轰死了，总之，流月表示：你x的最好是这样能抑制极冬之心！想占小清便宜还敢给我找藉口！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如果冷夜的咒术在跟日影做爱的时候没被控制住，你就等死吧你！不过如果是真的，那你也别想拍拍屁股走人，要给我负责到底！

总之，就是这样，所以跟她这一次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还要尽量拖久一点，这样才不会让流月已咒术失控的时间还没到做为藉口，弄到後来使得挨迪还是不好过。

「是真的，相信我好吗？」日影缠上她低声呢喃，双手抱住她，在腰际和背部来回游走。

冷夜很快就被抚摸的气息不稳，根本无力推拒，「还说……唔……根本不打算让我拒绝……」

- 曲影：
  感谢草莓提拉、*michelle78329* 的礼物
  如果想看剧情的大致上可以看到这里就好
  因为是真的解决了*(*被殴*)*
  最後面会解释是怎麽处理的
  虽然好像男女主角没啥英勇的表现
  但就这样吧！*(*再欧！*)*
  接下来是两人的马拉松*(*咦！？*)*缠绵
  然後就结束啦*(*洒花*)*
  会考虑把小清的*h*写出来*(*不过很清纯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十四）帮你吸出来

见冷夜已经放松姿态，日影微笑吻上她的唇，双手从背後转移到胸前，一只手往下，先是在大腿轻抚，然後来到小腹力道适中地轻压着。

腹部的压力直接挤压到在体内的晶石，内壁和晶石磨擦的酥麻感受让她颤栗，「不……别这样……啊……」冷夜离开日影的唇难耐轻吟，害羞又紧张的结果造成花径不断收缩蠕动，夹着在体内来回摩擦的晶石，感觉有点像手指在体内，但却又不太一样。

陌生的刺激让冷夜红透了脸，娇吟不断，下体的密液已经悄悄泛滥，「嗯啊……别……已、已经湿了……」实在受不了，她红着脸开口求他别再这麽做，太磨人了。

「真的？」日影坏笑，他将冷夜身子轻轻一推，使她呈左侧躺的姿势，自己则在她身後继续针对胸部和腹部给予刺激，弄得她不停妞动身躯，却逃不出

魔掌。

变出一个分身後，两人合力褪去彼此的衣衫，日影继续轻压小腹，分身则将冷夜的右脚抬高，露出她最娇嫩的部位，「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湿了……」日影故意在她耳边吹气，惹得她颤抖。

「不、不要看……」冷夜只觉得这姿势羞死人了，想要把重心往前压变成趴卧的姿势，但日影在身後抓着，就是不让她得逞，分身抓牢侧抬的右脚後便眯眼观看起她略泛水光的神秘地带。

「真美……」他感叹着，看到冷夜因为紧张而导致外露的花瓣微微开合，分身低笑着凑近，用鼻尖和嘴唇或轻顶、或轻摩大腿内侧，「而且好香……味道一定很棒。」

「呜……影……」分身刚说完便伸出舌头轻舔花谷，冷夜仰头呻吟，双手无助地揪着床单，想闭紧双腿却被箝制住，只能微微发颤。

分身细腻地舔拭、亲吻，弄得她哼叫连连，花谷受到刺激使得花径不停羞涩蠕动，配合日影的按压，晶石给予的刺激又更往上推了一层，内外夹攻之下冷夜根本被弄得不知东南西北了。

「不……呀啊……好奇怪……嗯……不要了……」外面被长舌侵占，又痒又麻，里头则是晶石在厮磨，偏偏晶石的大小又不是很大，说像是男人的欲望也不对，像手指又不太像，两种感觉合在一起很是撩人，可又让她觉得好奇怪。

她不知所措的模样看得日影轻笑，「嗯？不要这样？那要怎麽样才好呢？」

冷夜实在很想瞪他，这句话根本是故意问的，可日影在身後，想瞪也瞪不到，只好咬着下唇赌气不回应，但在他的撩拨下她情欲逐渐高涨，偏偏又达不到高潮，最後还是认输求他，「拿……唔，拿出来……你说湿了就……就拿出来的……」

「哎呀，所以你准备好了？怎麽不早说。」

总算能稍稍放松的冷夜转头瞪了他一眼，不过这一眼却是媚眼如丝，看得日影情不自禁低头吻她。

「噫！？」等到这一吻结束，冷夜发现竟然又多了一个分身时她忍不住轻呼，想退缩的身子当然是被身後的日影抱紧，「等、等等……要做什麽？」

日影吻上她的肩颈低喃：「不是准备好了吗？就帮你拿出来，啊，不过刚刚忘了说，我的方法……有点情色喔。」边说分身已经边将冷夜的脚又一次侧抬起来，然後一前一後吻上她的两片禁地。

「呜！啊啊……」这刺激冷夜哪受的了？马上哀叫起来，禁地入口的刺激让两道花径大力收缩，挤压着晶石激起更多快感，她扭腰想躲，但分身早抓住了她的纤腰和大腿，哪有让她得逞的可能？

日影本尊则是照顾她的胸脯，并在耳边扇风点火，「舒服吗？之前只有一起进去过，没有一起舔过呢！喜不喜欢？」

「呀啊……啊啊……」冷夜轻叫着摇头，本来就不能抗拒长舌刺激的她被弄得差点答不上话，「噫噫……坏……你坏……喔……」

日影装蒜，「有吗？我看你很舒服的样子，怎麼样？要不要再加一条舌头？」说完他伸舌在冷夜脸庞轻舔，惹得她全身都在颤抖。

分身的津液加上蜜液弄得她下身一片泥泞，这时分身开始改亲舔为吸啜，还故意发出淫靡的声响，「你下面好湿……有听到声音吗？」日影继续点火，而冷夜只剩呜咽的份了，「来……加把劲，就让我这样……吸出来吧！」说完分身同时加强了吸吮的力道，日影也将手覆在小腹上帮忙向下挤压。

「呜！呜……啊……」冷夜浑身僵直，一阵抽蓄後攀上高峰，分身把吸吮的力道再往上加，高潮後，晶石竟然真的被他们给吸出来了一些，其他的部分也在花径的收缩中慢慢给推挤出去。

日影消去分身，伸手那下两枚晶石笑道：「嗯……拿出来了，满意吗？」

冷夜喘着气看他，连骂人的力气都快没了。

（十五）我们慢慢来

日影也不急着做下一步动作，他扶着冷夜坐起，将晶石放在床头後拿了一杯水递到她嘴边，冷夜柔顺地喝了下去，一直觉得口乾舌燥的喉咙经过液体的滋润果然好多了。

她抬头看了日影一眼，眼中带着疑惑，怎麼不是继续却是要先休息一会儿？

看到他扬起的唇冷夜马上板起脸，「我……我可没有想继续！」

她这麼说可让日影笑了出来，「呵呵，我只是想还是让你先喘口气的好，这两天累坏了吧？」他边说边将冷夜拥入怀中轻搂，有时候他挺喜欢静静拥抱的感觉的，只是冷夜太容易动情，要这麼做似乎有些困难就是了。

的确，真要算起来她也好一段时间忍着没“进食”了，虽然说做那种事对她的体质来说是进食没错，可那种方式也很耗费体力，於是她就靠在日影怀中把水喝光，接过他又递上来的体力药剂时，冷夜红着脸犹豫了一下才喝下。

日影紧接着使用清明，然後从身後搂着她，下巴靠在她肩上低喃：「对了，有件事要先跟你说一声……」

「嗯？」冷夜已经准备好了，刚刚被挑起的情潮一直没退去，让她觉得有些昏沉，下腹更是有股酸涩感，像是在告诉她该进食了，当然这种感觉不可能跟日影说，也没那个脸求日影快点开始，只好忍着情欲先听他想说些什麽。

「三尖衡潮被破坏掉了，本来准备好的法阵也拿去解除小清的咒术，要重新布法还需要一点时间，在那之前……」说到这，他低头轻吮她的肩头。

冷夜受到情欲影响，慢了好几拍才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开、开什麽玩笑！？」她吓得甩开日影，「那要、要多久……我才不要……呀！」还没抗议完日影就又马上把她扑倒了。

日影用身体压住身下乱动的爱人笑道：「我还没说完啦，没发现我收掉分身了吗？」

他一说本来还在挣扎的冷夜才稍微静了下来，微喘着抬头询问：「什……什麽意思？」

「意思是既然不知道要做多久，那这次就慢慢来啊。」说到这日影忍不住抱住她微微娜动身躯，让两人的肌肤相贴相磨，这亲腻又舒服的感受让冷夜忍不住轻哼，「两个一起对你来说太激烈了……这次我放慢一点，嗯？」

「唔……」冷夜被他这麽一用气息马上乱了，下腹的酸涩更是难熬，她感觉到身体渴望着日影，没剩多少思考能力的她一时间也没注意到这麽做有哪里怪怪的，也就顺着日影，「你……你说的……要慢慢来……嗯……」

「当然……」日影低头在她胸前落下轻吻，腾出一只手分开她的双腿後便让欲望在花谷裂缝上磨蹭，他边吻边说：「我一直……想温和一点的……只是你太诱人了……每次……都让我克制不住……」

不习惯接受赞美的冷夜听到这种情话当然是面薄的很，马上羞红了脸不知所措，「你……你少胡说……嗯……明明爱欺负我……」

「我是认真的……」日影呢喃了一句後便吻上她的蓓蕾，不再说话。

「唔！呜啊……」冷夜难受地揪住他的头发，体内无法宣泄地胸涌浪潮让她觉得好热，偏偏欲望还是在花谷外研磨，就是没满足她的意思，「啊哈……啊哈……影……不要……在外面……」她很快就被吻地意乱情迷，开口求他。

「嗯？」日影发出疑惑的单音，停止胸前的亲吻，把脸颊贴在她脸庞轻喘，这时冷夜难耐地挺起腰肢主动迎合，搁置在旁的大腿也贴着日影的腰夹紧了些，诉求在明显不过。

这难得的主动让日影微愣，然後轻笑着吻上早已红透的脸颊，「对不起，

没想到你真的饿坏了……」说罢一手伸道她身後，将她搂得更近，另一手则扶在腰际，腰一沉，早已蓄势待发的欲望便朝着花谷内部迫近。

「喔！啊啊……」冷夜高兴地娇吟着，十分配合地拥着他将腰部向上迎去，感觉到日影的欲望突破谷口，甚至慢慢深入时，她几乎是全身上下都兴奋到在发抖，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日影推进得慢，让迫切渴求他充满自己的冷夜无措地胡言乱语起来。

「嗯呀……影……影……我热，不要……啊啊……磨到……嗯啊！真的……真的……哼嗯……」

听着冷夜想求他又不敢厚着脸皮求，以至於胡乱哼吟的声音，加上身体清楚感受到她的兴奋颤抖以及花径的热烈欢迎，日影只觉下腹一绷，轻哼一声略微大力地将身躯往下一压……

「嗯！嗯啊啊……」「唔！喔……」冷夜地轻叫和日影的哼声同时响起，两人紧紧地抱着对方，花径也贪婪地圈住不断抖动的欲望收缩不止，颤抖、喷薄、交融，两人间再无空隙，不分彼此，共同抵达情欲的天堂。

（十六）你只能想我！

「呜……哈……」在天堂中冷夜紧拥着日影，因他的暧昧律动而轻叹，「影……唔……」

日影吻着她不停溢出甜腻娇吟的唇低喃：「在……我在……怎麽样？喜欢吗？」

「喜……喜欢……很喜欢……」冷夜泛着泪光低喃轻叹，「是你……还好是你……」

她的叹息让日影一顿，动作停了下来，对此冷夜忍不住蹙眉发出不满足的哼声，而他的回应竟是退出她的身体，「呃！影……怎、怎麽……」冷夜抓住他的肩膀压抑轻喊，做到正舒服的时候退出，不是折磨她嘛？

日影低头轻吮她的耳壳，「你也太不尊重我了……竟然在这时候想到那些混蛋？」

耳朵传来的触感让她微微瑟缩身子，「没……没有，我只是……只是很庆幸。」

「我不管！」霸道地驳回她的理由後他转而啃吮颈项，带点惩罚的意味，满意地听到她有些难受的轻哼後继续说道：「以後做爱的时候只能想到我，只有我……其他人连边都不准沾到，嗯？听清楚了吗？」

带着占有意味的动作和话语不但没让冷夜觉得不舒服，反而因为他的强势

害羞起来，「知、知道了……不会再想了……呜……」可就算她答应下来而且承认错误，日影还是没有再次结合的意思，只是不停在她身上烙下印记，像是在宣示所有权，但更像是故意忽略她体内难以纾解的情潮。

实在是熬到受不了，冷夜开口求饶：「唔……影，我……我好难受……」

抬头看到她极力忍受情欲的模样，他的嘴角勾起邪恶的弧度：「不行，你不尊重我，所以要处罚。」他边说指尖一边在她的敏感地带勾勒、轻点甚至画圈，惹得冷夜停扭动身躯轻哼，可又不敢阻止他的手，就怕他又生气。

「接、接受处罚……是不是就能……给我？」她娇喘着询问，日影早逗得她空虚难耐，小腹深处酸疼到几乎要让人发疯的程度，在他面前也顾不得什麽面子了。

「当然。」日影笑得更开心了，他下床拿起储物腰带，接着竟从里面弄出三面大镜子围着床，吓得冷夜轻叫一声把身体缩成虾米状，脸则是埋在手臂里，怎麽样都不敢再看浑身赤裸的自己一眼。

这动作让日影轻笑出声，回到她身边搂着她笑问：「怎麽了？不接受处罚？那我收掉了。」

冷夜转身缩到他怀里，早已红透的脸庞改埋在他胸前，就是不敢抬头，「我……我可以、可以让你一直要……可以两、两个一起，这个、这个可不可以……」

「不行。」冷夜紧张到结巴的恳求还没能说完就被笑着打断，「跟你说过你的模样会让人受不了你不信，难得有机会当然要让你好好看看自己。」

「影……」真的是束手无策了，冷夜不自觉顺应着女人的天性提高音调腻声哀求，「不要，求你……」说完为了表示诚意还主动在日影胸前落下羞怯的吻，甚至来到他胸前的敏感点用舌尖轻划。

「喔！嗯……」她的服务日影非常满意，仰头发出低吟，但要收掉镜子可不行，於是他做出“退让”，拥着冷夜低声说道：「我不想收掉它们，做个交易怎麽样？」

听到事情有转机冷夜抬头看他的脸，等待他提出条件，日影看到她那只敢看着自己，既专注又害燥的样子忍不住低头轻啄柔软的唇瓣才又开口：「是要继续处罚？还是我给你，可是镜子不收掉？」

给了选项後他凑到她耳边低喃：「数到三，如果想要……推倒我自己来，如果不想，三秒後开始处罚，一……二……」

冷夜根本不及细想，只好豁出去先把他推倒再说，哪知道日影一往下倒，被他身躯挡住的镜子就直接跟冷夜打了个照面，而两人的模样自然是被镜子诚

实地呈现出来，映入她的眼帘。

「啊……」冷夜轻呼一声趴在日影胸口，刚才瞄到的那幕景象让她觉得连脚趾都要羞红了，「你……你讨厌！」

对她的娇斥日影故意忽略，一手轻抚她的背脊一手轻柔秀发笑道：「怎麽了？不自己来的话那换我处罚喽！」

「啧！」根本是被逼着做嘛！

可就算再怎麽怨怼冷夜还是拿他没辙，轻啧一声後半发泄地吻上日影，其中一只手来到他的胯下握住昂扬，接触到欲望的刹那小腹深处的空虚和酸涩炸裂般袭击全身，让她忍不住发出充满情欲的低喊，立刻挪动下身让花谷对准欲望，就在低哼着想慢慢坐下去时日影的双手抓住她的腰际往下一拉，腰部配合着向上一顶……

「啊啊啊！呃啊啊……」空虚太久又瞬间被充满的结果就是让她只能仰头尖叫，好抒发过多的快慰，而到达高峰的媚态也在仰头时从前方的镜子中看得一清二楚。

（十七）那感觉 · 上

「呜……啊……」冷夜伏在日影身上不停娇喘，媚肉贪婪地包覆着欲望，彷佛在责怪他刚才没给予奖励似的，而她本人则是被刚才的惊鸿一瞥给吓傻了，脑海里只剩下自己被情欲推到颠峰的画面，无法思考，也说不出话来。

日影轻啄她的脸颊，双手来回温柔爱抚，「你有看到对不对？那样的你好美……会夺去人的理智。」而他也不打算让她的理智回来了，腰部开始微微上挺，欲望在花径里小幅度研磨，搭配手和嘴，极尽挑逗之能事。

冷夜果然随他的动作轻哼，她只觉得全身上下都热，尤其头部更是热到无法思考，只能无助抓着日影的肩扭动身躯，凭着本能回应。

日影刻意移动一只手来到她的後庭画圈，受到刺激冷夜习惯性地沉腰并仰起头来，「啊……」她轻叫，却因为快慰使上半身僵硬，没办法再伏下身体，「嗯……嗯哼……」发出略带哭音的哼声，像是在控诉他的坏心，可得到的回应却是後庭轻微的压迫感，然後是硬物陷入的触感。

「嘎……嗯啊……」手指的侵入让她的身体兴奋，腰肢不受控制地摆动起来。

「你好热情……喔……」日影粗喘着夸赞，一手扶在她的腰际，加强了腰部上挺的力道和手指的进出，冷夜被攻击得仰头连连尖叫，「对……就是这样！好棒……你好美……」

她双手撑在他的胸膛，身躯随他的狂浪荡漾，内心深处某一块是希望停止的，尤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只觉得这太淫荡了，可身体，甚至心里其他部分却不想停，日影给的好多、好棒，她很喜欢，她爱这感觉，而这只有日影能给，只是……只是……太令人害羞了……

「呜……啊啊……嗯啊……」冷夜如泣如诉地娇啼着，含泪的眼眸好像想说些什麼，却又说不出口，最後是因为太过羞涩别过头，不想看到太浪荡的自己，可侧面也有镜子，一转过头两人纠缠的身躯更加清楚地映入她的眼帘，冷夜轻叫着闭上双眼，但那一男一女全身赤裸娇缠的模样已经印入脑海，那样子让她感到全身火热，而日影也再次加强攻击。

「大力点……夜……再扭大力点……我给你……给你……」日影低吼着用最大的力道向上挺刺，两手也配合着将她的下身往自己压，深入後庭的手更是增为两只手指全面进攻。

听到日影给的承诺所有的羞耻心都被暂时抛到一边了，冷夜低叫着大力摆动下身，欲望凶狠地重捣、搔刮花径，肉体的拍打声和两人充满情欲的叫喊一时间充斥整个房间。

「呜！」「喔……」高潮来临的那一刻两人反倒没了声音，闷哼一声便十分有默契地紧紧相拥、颤抖，花径剧烈收缩震动，狠狠紧绞欲望及手指，彷佛想榨乾精华的来源。

日影弓着身将冷夜的後腰死死压住，欲望不停抖动喷薄精华。

「哈！啊……」接触到滚烫的精华冷夜才又重新找回一些声音，颤抖着发出舒服的哼吟，才刚经历高潮的花径又蠕动起来，配合欲望的抖动帮他按摩着，花心也一开一合贪婪且舒爽地吞咽美食。

一轮爆发後两人无须言语便扭动彼此的身躯，以摩擦来延续甚至提高高朝的馀韵，冷夜敏感的身体自然又被推上几波的小高潮，等到日影的馀韵退去时两人一时间都没了说话的力气，只是拥抱着彼此铃听对方的心跳和喘息。

冷夜趴在日影胸口，两人的脸转到同一个方向看着他们镜中的模样，虽然还是有些害羞，但胸口的暖意让她呆呆望着镜子，说不出那是什麼感觉，只知道日影笑得好温柔……

日影拥着她，轻笑着剥去她脸颊上滑落的发丝，「好像又太激烈了点，还可以吗？」

冷夜眨了眨眼，答非所问：「为什麼我突然不讨厌了？」

「嗯？」

看着镜中日影鼓励似的微笑她开口继续说：「好奇怪……」她微微皱眉，

「有种奇怪的感觉，暖暖的，不讨厌，可是好怪，那是什麽？」

他轻抚她的眉头，「别皱眉，那不是坏事。」

「可是……」冷夜撑起身子看向身下的日影，「不知道……我好像……不该有那种感觉。」

（十八）那感觉 · 中

她困惑的模样让日影笑得更开了，他撑起身子让两人相拥而坐，低头吻她的耳，「那……能形容那个感觉吗？更清楚一点。」

「我……」冷夜轻咬下唇，垂头试图思考，却根本无法集中精神，日影还没离开她的身体呢！最後靠在日影颈间红着脸想压下又慢慢高升的情欲。

「夜……」他的手又不安份起来，下身本来有些半软的欲望已经被她的情欲如丝绸般的包覆弄到坚挺无比了，加上她现在的姿态……「你在诱惑我吗？」说完便一个翻身，把她压在身下，双手托住雪乳轻揉。

这举动让冷夜紧张了一下，花径略微大力收缩几下使日影仰头轻哼，很是受用，做为回报他又开始让欲望轻磨。

「唔……喔……」

她的声音让他高兴极了，忍不住又开始逗她，「也难怪你会这样欲求不满了……」说着说着就慢慢加强了揉捏的力道，「饿到连乳汁都没办法分泌了，看样子不好好喂饱你不行啊……」

「呜！啊……没、没有……不是……」不管过多久，她就是没办法习惯他的言语挑逗，每次都被他说得更加害羞紧张，花径当然也就很忠实的呈现这样的情绪，弄得冷夜更加敏感，更无法招架日影的索求。

「噫！呀啊啊……啊……」日影开始用手指轻夹蓓蕾後冷夜便无措地娇啼起来，两手紧揪着床单，好像这麽做能把翻腾的刺激减缓一点似的，抬头看到的是日影灼热到近乎疯狂的视线。

「啊……」天……他要……要加速了……

意识到这一点冷夜羞得把头别开，却又看到镜中自己被日影压在身下的样子，她讶异地睁大双眼，忘了应该要闭上眼睛杜绝这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她看得呆了，竟无法闭上双眼。

日影果然在这时渐渐加强了速度和力道，她看到镜中的他低哼着停止了没有进出的来回研磨，并挺腰更靠近自己，同时间感觉到花心被尖端压迫到，她轻叫一声花径不自主地收缩圈住欲望，然後镜中的日影腰部後退了些，很快又

再向下压去……

　　「嗯哼……啊……天……怎……怎麼会……啊啊……」视觉的震撼刺激让冷夜的身体前所未有的敏感，她看着镜子里结合的两人忘情娇吟，因为是侧面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交合处被彼此的大腿挡住，根本看不到，但她却能很清楚地看到日影压在自己身上起伏，体内的强烈感受也弥补了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算没有真的看见，她还是清楚感觉到他的抽插和欲望前端的搔刮。

　　日影的加速向来是缓慢的，知道她不喜欢，所以他很少直接大开大阖地重捣，他总是会先埋在深处小幅度进出，碰触花心也磨擦花径最深处的媚肉，等到冷夜慢慢绽放後再拉大进出的幅度和强度，直到最後狂浪的冲刺，虽然这样的步调对一般男性来说好像太慢，但日影却很享受，他很喜欢看到冷夜从一开始的矜持到後来沉溺的转变。

　　那就像是在夸赞他的技巧和能力一样，每次都让他觉得很满足，更不用说经过辛苦开垦後冷夜通常都会被浪潮拍打地不知今夕何夕，之後的要求都会胡乱答应的可爱模样了。

　　「啊！啊哈哈哈……」速度还加不到一半冷夜就尖叫着攀上一次高潮，日影赶紧抓住她的腰把郁望顶到最深处，享受按摩的同时也挺腰帮颤抖不已的花心按摩着，而冷夜看到的景象当然就是自己在日影的起伏中突然弓起腰来剧烈颤抖，然後日影就抓住自己的腰让两人的下身更加紧贴，并同时不忘继续深顶……

　　「喔！喔啊……嘎啊……」这淫靡的景象和小腹窜起的刺激把她的羞耻心全唤醒了，冷夜哀叫着，只觉得脑门一热，下身一股热流无法控制地望外泄去，「啊……啊哈……」高潮过後她全身瘫软无力地哼吟，而自己的视线不知道为什麼就是离不开一开始打死都不敢看的镜子。

　　天……他还在动……噢……

　　看到，也感觉到日影还不放过高潮後的花心，依旧在帮忙按摩，冷夜难耐地扭腰，只觉得醉仙欲死，小嘴张着不停喘气，虽然看到镜子里的影像觉得那模样简直见不得人，可又不想叫他停止。

　　「喔……」日影轻叹一声，扶在腰际的手恶作剧地捏了捏，「好难得……第一次就湿了，嗯？看样子……你很兴奋啊……」说完他又重新开始刚才做到一半就被打断的加速。

　　「嗯……嗯啊啊……没……噢……不行……」刚才的话简直让她快羞死了，以前他要加速的时候过程中都是小高潮的，只有後面才是真的……怎麼知道今天竟然第一次就泄了……天啊！丢脸死了！

　　冷夜看着镜子里受不住快感诱惑挺腰迎合的自己，只觉得让她死了算了。

可、可是……真的太舒服了……不，比舒服还……喔！天……

她觉得，她变淫荡了……

（十九）那感觉 · 下

可就算是这样的认知还是没能停下她迎合的动作，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事实上，心里有一大部分也是不想停的，除了汹涌的热潮之外，隐约还能感受到那奇怪的感觉在作祟，缓和的、令人安心的感觉。

浪潮中冷夜没办法想太多，只能随着当下的意识行动，在日影带来的舒服快感中沉沦，然後，不知怎麽的，似乎顺着那感觉放开了自己……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冷夜实在记不清楚，只知道倒在日影怀中恢复一些理智的时候，全身酥软加上下身酥麻的感觉告诉她，自己又被这家伙弄得迷糊了，她缩在他的胸口喘息，看到日影把清明放到一边，不免想到自己竟然沉溺到要用这东西才叫得回来……

「你一定……觉得我……很没用……」冷夜边喘边说，她觉得全身骨头都快散了，谁能告诉她刚刚日影到底做了些什麽！又到底做了多久啊！

「嗯？怎麽说？」相较之下他到是气定神闲多了，好像能再做很久似的。

「因、因为……」见鬼了！他还问？这种事她怎麽说的出口啊！

「嗯？」她这模样让日影笑得可开心了，他靠近她的耳低声说道：「别不好意思，只有我……不然，你在我耳边说？小声地说？」

他哄她，而这好像挺受用的，冷夜闻言真的靠在他耳边轻喃：「我……我每次都……」

「怎麽样？」见她又害羞地停顿下来日影开口鼓励，甚至伸出一只手到她的後颈轻揉，舒缓紧张的情绪，他知道要冷夜分享心底话确实需要耐心，毕竟这种事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是缺乏的，甚至是被禁止的。

这样的举动果然让冷夜放松许多，她小声地、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的感觉：「每次都弄到……失去意识……什麽都不记得，甚至……甚至要用清明叫我……真没用……」说着说着她嘟起嘴来，明明以平常的打斗来说，他们两人的实力就在伯仲之间，怎麽上了床就天差地远？真不公平！

如果是平常，日影一定会想逗她，开玩笑地说出“哎呀，原来你想要很清楚的记得过程啊！”之类的话，但他知道现在冷夜难得打开心扉跟他分享感受，如果这种时後还开玩笑，那不仅不尊重，以後也别想让她再分享任何事了。

於是他轻啄她嘟起的嘴笑道：「怎麽好像听你说得好像我们这是在切磋武

艺？我很享受跟你做爱啊！哪有很没用？」

他的回应让冷夜睁大了眼，好像没办法适应他直接表明享受在其中的话。

日影到没管那麽多，见她好像还不了解就继续解释：「做爱跟切磋又不一样，目的不是要把对方打倒，是要让自己跟对方都享受其中的乐趣，我很享受，也很喜欢，至於你嘛……」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才又笑着说，「据我的观察，应该也是“非常”享受吧？」

听到他这麽说冷夜简直是一阵晕眩，怎麽好像否认或承认都不对？最後只好撇撇嘴，「随便你怎麽说。」

日影把玩着她的发丝，宠溺着说道：「反正，我很喜欢你这样子，不用烦恼，喔，不过如果能再主动一点会更好……」还没说完他就被冷夜槌了一下，不禁笑了起来，「真的啦！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只有我看得到而已。」

「光是被你看到就不行！」

「别这麽说啊，不然你要给谁看？」

「那……那种样子……连出现都不行！」讲到这里她又想起在镜子里看到的，之前没有镜子，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麽模样，最多也只能在脑海里想像跟日影……的时候自己是什麽样子，可这次看得那麽清楚，一想到之前在他面前都是那样的表现她就有种永远都不要再跟日影见面的冲动想法。

对，最好是别再看到把自己丢脸模样都看光的这个男人，然後就能假装这件事没发生过，不过……这好像不可能……

见她还在胡思乱想，日影就轻轻叫了一声：「欸，还在吗？」

「嗯？」

「你说的那个怪感觉啊，还在吗？」

冷夜愣了一下才又有些不高兴的点点头，「都你害的！我觉得我变得好怪……你离我远一点，免得越来越怪。」说完便想推开日影转身寻找不知被丢到哪里去的衣服，但日影却抱住她，把她圈在怀里。

「怎麽不是夸奖我而是要我滚远一点啊？」有时後他确实会被她的武者思考弄得啼笑皆非，但也怪不得她，毕竟这种思考模式是流月殖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的确是必要的，他叹了口气，要改变这种想法绝对是要长期抗战革命的，「难道你真的不想要安全感跟幸福？」

「什麽？」冷夜眨眨眼，似懂非懂。

「就那个感觉啊！」

安全感？幸福？那个感觉应该这样称呼吗？

好陌生的词汇跟感觉，对了，可能是曾经被要求要压抑的东西之一吧！难怪会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感受，那应该要把它压下去才对，可又不觉得讨厌，而且日影好像希望她保留这种感觉。

为什麼？

冷夜下意识蹙起眉头，困惑极了。

（二十）条件谈判成立

日影吻上冷夜的唇轻声说道：「已经没关系了，冷夜。」

「什麼？」什麼没关系？

「小清的咒术解除了。」日影解释：「不用再出任务，也不用再保护她，所以没有压抑感情的必要了，就让那些感觉留着吧！」

「呃……」他说得好像对，可感觉又有点怪怪的，她一时答不上话。

「算了，这件事就慢慢来，现在嘛……」他也知道冷夜没办法一下子适应，当然不会强求，而且刚刚说了那些也只是偷一点空闲让她喘息一下，看她好像休息得差不多了，日影勾起邪恶的笑容。

他的笑让冷夜一阵心慌，翻身就想逃开他的魔爪，当然马上就被收拢的手臂圈住，日影顺势一翻，变成自己压着趴卧的冷夜的姿势，他轻吮她的耳垂低喃；「既然休息够了，那我们继续吧。」

「不，等等！还没……呀！」她还想抗议根本没休息够，日影就已经托起她的臀部、架开她的双腿，欲望也不客气地在股间来回厮磨，冷夜忍不住惊叫一声扭腰想躲，可日影的手早抓住她的腰际，又一次被制得死死的，「啊……等等……停、停一下……停一下啊！」

日影前俯改揉捏她的胸部低头亲吻後颈笑着说：「有什麼问题直接说没关系，不用客气啊。」

「唔……别……能不能……别用镜子？」从後面已经够让人受不了，还要看着那副模样……天！饶了她吧！

看身下的冷夜低着头，压根不敢抬起来的模样，他吻上耳壳问道：「不喜欢？」

冷夜先是因为他的吻轻颤了一下，接着摇头：「好、好丢脸……能不能从後面，可是……不要镜子？」这样讲像是在用条件妥协，我让你从後面做，可

是镜子要收掉，非常无力的谈判，因为硬要两个一起她也拿日影没辙。

好在日影真的很尊重她，他知道用正常体位让她看冷夜还能接受这算情趣，不过用背後式的话如果她不喜欢就比较像在羞辱人了，所以他变出分身准备把镜子收起来，当然，他可不会放掉这敲诈的好机会，「收掉当然可以，不过不只从背後，你还要帮我……」说到这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冷夜的脸颊，没再讲下去。

她当然知道日影想要什麽，因此缩了一下肩膀有些委屈地同意：「知、知道了……」

「欸，别这麽委屈嘛！我也想让你服务一下啊，不然每次都是我在忙。」说着说着分身已经把镜子收好了。

没了镜子冷夜压力减轻不少，心有不甘地抗议：「明明就是喜欢欺负我！还嘻皮笑脸的，讨厌！啊……」才刚抗议完日影就迫不及待地深入她体内了，每次背後式他总喜欢磨她，应该说，日影做爱向来耐心十足，所以很多时候都习惯逗她，弄到後来反而是冷夜胡言乱语又是想要又是害躁的。

像现在，他就故意挺着只陷入前端的欲望浅浅抽送，玩起九浅一深来，而且那个“一深”还不是真的全部深入，大概只进入三分之二就又退到谷口浅磨，弄得冷夜紧抓床单咿咿啊啊地乱哼，可就是达不到高潮，就连小高潮快来临时，日影注意到了也全数退出，直到累积的快慰下降了才又缓缓进入。

这样的折磨冷夜哪受得了？这种挑逗连一般女性都受不了，大多会放浪地求身後的男人给个痛快，更不用说她被改造的身体本来就可望合欢，尤其背後式更是死穴中的死穴了。

只见冷夜的娇啼越来越大声，甚至在日影深入的时後主动抬臀，只希望他更深入些，可都被日影巧妙地避开了，他就是不去碰花心，花径努力收缩，像是想把欲望留在体内，但每次蠕动包覆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空虚，密液如潮溢出，延着大腿内侧及交合处滴落，小腹酸疼地令她崩溃。

终於，她受不了地大喊：「啊啊啊……进来！快进来啊！」

其实每次这麽做都是一场耐力的竞赛，日影也弄得自己下身紧绷、满身大汗了，但他还是嘴角噙笑，故做轻松地问道：「已经进去了……不是吗？」

「全部！」冷夜尖声大叫：「全部撞进来！狠狠地……啊啊……狠狠地撞进来！」

「喔？」日影问道：「像这样吗？」说完便抓紧她的腰肢，用全身的力量狠狠捣入深谷直达最深处，重重撞在花心开合的小嘴上，几乎要整个挤到最里面去。

「呀啊啊啊啊啊！」冷夜的声音抖然拔高，失控尖叫起来，双腿不受控制地向後猛蹬，臀部也抽蓄般一下一下向上抬起，使得花心和欲望前端贴得更紧，花径也发疯似地痉挛起来，密液近乎失禁般猛泄，她只觉得眼前又出现一道白光，而身体在那白光中得到巨大的满足……

（二十一）暂且休息

- 曲影：
  真的对不起
  还是慢了两天
  又更得很短
  这边先让他们两个休息一下
  所以冷夜答应日影的下一场再还喽
  好吧
  其实是我写 h 写得有点腻了我承认
  下一篇什麽时候出我无法保证
  还在戏剧中毒＋工作忙碌中　＝＝

「啊啊……呀啊啊啊啊……」冷夜几乎无法承受地哭叫着，但高潮後腰肢仍不自觉地配合日影的动作摆动，套弄着欲望，本能地想得到更多快慰，小嘴也不受控制，吐出羞人的语句，理智？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影……喔喔……大、大力，啊！棒……好棒……就是这样……嗯啊！那里……舒服……舒服死了……喔……」

爱人放荡的模样让日影更加兴奋，欲望几乎又胀大了一圈，跟冷夜不同的是，他的兴奋不是从口中表现出来，而是从动作，日影低哼着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戳刺娇嫩的花心，而冷夜也被他弄得更加无措地大叫起来，好发泄体内过猛的浪潮。

「啊啊啊！死了……要……受不了……哈啊……受不了了……嗯嗯嗯！影……太快……啊……可是……舒服……喔喔！好舒服……」

冲撞到一半，日影抵住花心左右研磨，这举动让冷夜发出猫一般的呻吟，浑身颤抖，她先是下意识把身子往前挪，好像要逃离这磨人的快感，但被日影抓住腰肢後又边哼叫着边放低上半身，让脸颊和胸脯贴在床上，臀部不但翘得更高，更方便日影刺激，甚至还跟着扭动起来增加摩擦。

日影被这举动激得频频低吼，又发狠似的重抵花心，冷夜被顶得浑身发抖，只能一手按着後脑，一手紧揪床单，嗯嗯啊啊地求饶，日影哪里理她？硬是横冲直撞，直到突破防守抵达最深处的圣地为止。

「呜……」冷夜又一次攀上无声的绝顶，整个花径都在为这致命的浪潮狂舞，那疯狂的颤栗从小腹深处炸裂开来，爆炸般的快感瞬间蔓延全身，让她只

能瞪直着眼全数承受，「呜……啊……」她轻吟，接着便因为日影又一次的热情灌注痉挛地攀上另一波较舒缓的高峰。

这跟他闯入时的感觉并不同，尖锐又致命的炸裂变成绵密的酥麻，让本来只有拼命紧绞欲望的花径懂得放松了，一缩一松的，像个婴儿的小嘴贪婪吸吮、包覆着欲望，她的身子也下意识颤抖着将臀部一下下地抬得更高，想吸取更多的精华。

日影爽快地直直低吼，死抓着冷夜的纤腰，欲望因兴奋而不断跳动喷薄，他挺腰，即使两人间已在无缝隙，他仍想往里头再挤，像是想把她第三度贯穿似的。

「呜……啊哈……」这姿势是能够进入得最深的体位，近乎三分之一的欲望停在子宫内磨动，就像是日影进入了灵魂深处带给她巨大的刺激和满足，里外两张小嘴快乐地吸吮着。

「还……还要……啊啊……呜……」冷夜失神地呢喃着，日影当然不会让她失望，尽量摩擦内壁，给予最大的刺激和享受後又是一次喷薄。

他拥着她，两人紧紧相贴着颤抖，最後倒回床上。

等到冷夜又一次回神的时候，日影已经帮她清理好身躯，凝视着她笑道；「可以了，等等炙岩露就会拿过来，还有力气用吗？」

经过整整一天，流月总算是相信这档事能抑制极冬之心了，事实上，若不是娜芙拉在旁软语相劝，恐怕冷夜还真得在床上待三天不可。

冷夜听了却只是抱住他，懒懒地摇摇头，「累……」

看着想小猫般的冷夜，日影嘴角扬得更高了，「那让夫人来帮你？」

她点头後日影便将她抱起走出房门，到另一边的房间时，流月、娜芙拉和那名东方女子──水怜早等在那了。

（二十二）嫁不嫁随便你

见到流月，冷夜有些挣扎地从日影怀中下来，站直了身躯微微向母亲点头，「妈妈……」过去的训练让她习惯以武者的身分面对流月，自然不会想要继续让日影抱着。

见到女儿，却流月只是撇撇嘴，不怎麼高兴的样子，「过去吧，真是……」

「我……」冷夜还想说些甚麼，但却被打断。

「罗嗦！快点，都说麻烦了……没空跟你拖拖拉拉。」

知道自己终究让母亲失望了，冷夜只是敛下眼睑没多说什麽，想朝着流月身後的三尖衡潮走去手却被日影握住，回头，看到的是他的温暖笑容，「我陪你。」

「陪我？别说笑了。」不是她不领情，解除极冬之心时站在改造过的三尖衡潮里一定是冷热交炙，她跟小清还能忍，日影没那种体质，也没长期承受的经历，进去还要不要活了？所以自然是拒绝了。

可流月却开口说道：「不用说了，就让他陪你，没啥大不了。」

「可是……」

「没什麽好可是的，哼！要不是他，你们会这麽惨？不给一点教训怎麽行，这还算便宜他了。」说完流月对日影不客气吼道：「奥修！还不给我进去！」

日影并没有多说，朝冷夜微微点头便要走到阵里，但却被她抓住手臂，「等等，别乱来。」她低声说着，手却抓得死紧，日影发觉她的手有些发抖，是害怕？是愤怒？还是在挣扎？他猜不透。

「怎麽？」流月对女儿的举动很不满意，她眯起双眼，「你对我的处置有意见？想忤逆我？是吗？」

虽说感受到母亲的压力，心中身为武者的自己习惯性想屈服，但冷夜并不想退让，她咬牙，提起勇气说道：「不是的，他……如果不是他，我现在可能还是多尔巴尼兽的孕器，极冬之心也早就失控了，是他救了我们，他……他很照顾我……」面对母亲冷夜难免紧张，毕竟这类的顶撞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可她更不愿意日影受这种无妄之灾。

流月这次耐着性子把话听完，接着，她回头问水怜：「我那时怎麽说来着？」

水怜观赏着自己的指甲，一副事不关己的看戏心态：「就没让小哥进去的话换成妹妹受苦喽！虽说进去就不好受，但要故意拖长时间也不是不行，这样我们三个也比较轻松嘛！哎呀！不过说真的，我也想被小哥像刚才那样“照顾”喔！怎麽样？冷夜妹妹，要不要把他分我一点呀？」

这话听得冷夜直皱眉头，可对方好像是母亲的朋友，也不能直接还手，还嘴她又不会，吵架这档事她不在行，日影却是已经习惯水怜的说话方式了，於是安慰道：「别担心，她开玩笑的。」

流月没给其他人太多说闲话的时间，「是要奥修进去分些体力给你，还是你要拖久一点，自己选。」

依她现在的身体状况的确没办法撑过解除咒术的阵法，自己进去的话，这次顶多只能先削弱，然後用炙岩露控制，等体力完全恢复了才能完全解除，那麽……要日影进去用“共融”分享体力跟精力吗？

「我自己去。」当然不可能，上次他不过掉到温泉里就唉唉叫了，何况是这个？说完也不等流月说话就自竟走到阵中。

「哦？」流月难免讶异，过去给冷夜的教育应当不会让她出现这样的反应才对，说出类似“请妈妈决定”这样的话才是她教育出来的女儿，看样子这几年来她真的成长很多，而且……「怎麽？真那麽疼他啊？宁愿自己受苦？」

「才不是。」她立刻下意识反驳，「我只是……只是……我的事不用他操心！」

「噗！哈哈哈哈哈！」水怜听了很没气质地大笑起来，「是你的女儿，这种硬嘴绝对是遗传自你啦，姊姊，哈哈哈……」

「你找死！」流月毫不留情，斥喝一声挥手就是一个能源弹轰过去，水怜当然是化为水雾去也。

「唉呀唉呀，姊姊，在轰了我之前还是先把妹妹的情况控制下来吧！」水怜是一派轻松，她知道流月并不是真的生气，只是不习惯在大女儿面前放软态度而已。

一直没出声的娜芙拉也出来说话了，「是啊，先把极冬之心控制住吧，否则等到体内热度散去又得多费神了。」

流月对娜芙拉到是客气很多，毕竟是同辈又是多年好友了，「算了，那就开始吧。」

三人分别站到三尖衡潮的三个水晶球後面，双手贴在球身上，不久炙岩露便慢慢被转化为火元素，水晶球上方开始聚集如火红色雾气般的粒子，阵中，冷夜先是看了看日影，而後转向流月，她还是有些无法相信母亲已经回来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好像……妈妈有些不一样了？

流月自然看得出女儿的疑惑，又一次撇嘴，但这次不是不屑的神态，反倒比较像是孩子般的无奈，「哼……才刚回来女儿就都跑到别的男人怀里了，为什麽我不能生气啊？也不想想我多辛苦……」

冷夜诧异地眨眼，这个嘟着嘴像小孩在抱怨的是自己的妈妈？

她这反应让流月炸毛了，「喂！你那甚麽表情！我警告你，既然你那麽喜欢奥修，还喜欢到感跟我顶嘴！那要嫁不嫁就随便你，但你们两个其中有一个要给我留在宫里延续顿卡家的血脉，听到没有！」

这下连娜芙拉都笑出来了，她什麽时候在意过贵族血脉的延续了？分明是

希望女儿留下来陪她嘛！偏偏就是嘴硬不直说。

站在阵中的冷夜依旧一脸迷惑，实在搞不懂他们在笑什麽，还有什麽嫁不嫁的，她有说过要嫁给他吗？

（二十三）连拐带骗要定你

「不是吧？真的不嫁？」日影头痛地问冷夜，已经休息一天的她体力恢复了八成，倔强的脾气当然也更硬，说不嫁就不嫁。

「什麽嫁不嫁的，麻烦！」冷夜轻啐：「而且……为什麽我要嫁给你？」

日影看着她，落寞开口：「所以……你从没在意过我，也没爱过我，对不对？到头来……我仍然只能是那个追杀过你的游侠日影，不会是你的伴侣━奥修，对不对？」

冷夜从没看过他这副闷闷不乐的模样，不由得有些发慌，可又不知该说什麽好，「我……」

日影苦笑：「别说了，既然你没有意思，那我想我还是快点消失比较好，免得惹人嫌……」说完他便转身整理行囊，看得冷夜更慌，上前抓住他的手臂。

「等等！你……你这是做什麽？」

「小清没事了，夫人回来了，你的情况也稳定下来，再过几天就能解除极冬之心，如果你没有要跟我继续走下去的意思，那我留着做什麽？」

「不，你……你当然要留下来！我、我不准你走。」她拉开他整理行囊的手，硬是把东西都放回去，她发现拿行囊时的手竟有些颤抖，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慌张，那是流月离开时也没出现过的情绪，甚至冒出了“他一走，那我怎麽办？”的念头，直到这时冷夜才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

日影深深看着她，开口：「冷夜……不，莫薇娜，我只是一个战地孤儿，除了在外面闯下的小小名号以外，什麽都没有，如果不能结婚，那我实在没有立场留在你身边。」

她并不擅长谈事情，连之前接任务的谈判也都让她很头大，何况是现在的事情，再者，她根本听不懂日影的顾忌，「叫我冷夜，莫薇娜好奇怪，还有，什麽没有立场？」

日影轻叹，「你是贵族，在外面闯荡这些年应该多少听过阶级落差太大要结婚不容易吧？」

「从没注意过，而且我也不会在乎，不结婚，然後你别走，这样不行

吗？」

「我也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他无奈说道：「但别人会，其他贵族知道你们回来了，而且冥王又这麼重视你们，一定会想办法攀关系，既然小清已经答应嫁人了，那最好也最快的捷径就是……」

冷夜很快反应过来：「找我？」

「嗯。」日影补充：「最大的目的应该会是联姻，到时候……你应该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听到这里冷夜一副看到什麼恶心东西的模样，「很多追求者？意思是很多人来找我？」

日影苦笑：「岂止找你，恐怕会一直黏着你吧！甩也甩不开的。」

她脸色更难看了，「那我跑走？不然你赶走他们？」

「你不是答应夫人要留下了？怎麼逃走？我的话……我刚刚说了，如果不是什麼正当名分，根本连说话的立场都没有吧……」

冷夜轻咬下唇，这情况让她为难极了，不答应日影是因为总觉得好奇怪，早已习惯单独行动的她突然间要定下来，而且还要结婚什麼的，这让冷夜总感觉像是在作梦，虚幻到一点真实感都没有，更不用说心底总有一种答应就等同於上了贼船的直觉了。

「我……我不知道……」她茫然开口：「这样好奇怪……我不习惯……我不知道……」看着日影，不知怎麼的胸口竟然有些发闷，甚至泛疼，跟他在一起很令人安心，只是……像这样的奇怪感受却一直出现，她不知道这究竟是好是坏。

他上前轻搂住她，「让我用这样的方式留在你身边不好吗？新的生活你一定不适应，让我陪你好不好？用丈夫的身分……」

被这麼一抱，刚才不舒服的感觉竟然就这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温暖，这让冷夜赶到惊奇，抬头看着他，眼神晶灿，「不想离开你……就是爱吗？就像不想离开妈妈和小清一样？是吗？」

他微笑：「我没办法直接告诉你什麼是爱，不过我能陪你一起找。」

她把头埋到他怀中轻喃：「不知道……不过应该是爱的吧？你别离开好不好？」说着说着，嘴角竟不自主上扬起来，她没想过心情居然能因为一个人而变化这麼快，也没想过简单一个动作就能抚慰心里的不安和犹豫。

被他搂在怀中让她觉得……受宠爱，印象中外头的人好像是这样形容的，如果是这样，那被宠爱的感觉挺不错的，如果母亲允许了，那她当然不想放

手。

「所以……」日影试探性地问：「你答应了？」

冷夜在他怀中点头，日影笑开了，而房门外的流月啧了一声，「这样就被骗走了？真没用。」

娜芙拉微笑道：「别这麽说，儿子总算找到归宿瑟珞迦应该也放心了吧，你不也因为放心才把冷夜托付给他的吗？」

流月转身离开，让里头的两人温存一下，女儿都找到了归宿，她是高兴，但却也难免有些落寞，「是不错，这样是最好的……烈应该也会很高兴吧！毕竟他本来就很看重奥修，好歹也是狂雷的儿子，不过……唉……竟然真以为会有一堆追求者，有没有这麽好骗啊……」

（二十四）温柔守护

看到好友用对女儿的感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娜芙拉一边觉得好笑一边感到无奈，她明白，这种情绪流月恐怕也只会在自己面前显露，这二十几年来也真的辛苦她了，为了两个女儿即便杀夫仇人就在眼前也忍了下来跟对方谈条件，还单独在火山区抚养两人十年，甚至远赴东大陆寻找能破除极冬之心的人。

到了现在，恐怕强势如流月内心也会有那麽一点迷网吧！终究女儿还是得离开自己身边的，而伯烈特也已经不在了……

想到打从一开始遇到流月到现在的变化，她伸手拍拍流月的肩，「小清虽然单纯，但想法还算弹性，应该能适应很快，反倒是冷夜你得多费心了。」她知道，安慰什麽的没有必要，她这位姊妹的脾气啊，真的不是简单一个硬字能形容的呢！

流月知道好友的意思，难得地扬起较为温柔的笑容，「我知道，说到底也是我把她变成这样的，要不是非常时期，不然烈一定会骂死我，哈哈，不过还真难想像她当母亲的模样，明明心思就还是个孩子。」姊妹的关心她留在心底，从来，她就不会是像一般女性那样哭哭啼啼的人，再多的感受也只是放在心中。

「至少奥修会是个好父亲。」

「也是。」

两人聊着聊着走远了，而房内日影和冷夜的温存才正开始呢！

他亲吻她的脸、她的颈，然後靠在冷夜耳边低喃：「你知道吗？一百多年了，我流浪了一百多年，总算找到自己的家人，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影……」冷夜轻喃，吻上他的脸颊，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我……我也很高兴。」不知怎麼的，这段话让她胸口洋溢着某种不甚明了的感觉，让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和情绪，平常不会说的话也说出来了。

日影微笑，覆上她的唇给予一个缠绵的吻作为奖励，吻罢，见她娇喘不休的模样，他知道就算容易动情的体质已经被治好，冷夜还是有了情欲，於是不再客气，把她轻推到床上。

「等……唔……」冷夜似乎还是因为害羞想拒绝，但日影又一次封住她的嘴，接着双手便开始不规矩了，一手攀上双峰，一手脱去她的裤子。

冷夜难耐地扭动身躯，想沉沦，但有个声音却要她暂时保留清醒，好不容易等到日影松开自己的嘴，她赶紧开口，「停……我……啊啊！」

话还没说完日影的手就迫不及待探到花谷拨弄，一阵战栗窜起，冷夜下意识绷紧全身肌肉，抗拒高潮的来临，这举动让日影忍不住挑眉，她看上去并不像完全不想做的样子，那为什麼这麼大动作的拒绝呢？

他没想太多，确认花谷早已湿润後便不客气地将中指送入温柔乡，享受被包覆的感觉。

「咿！」冷夜仍旧轻叫着努力压下浪潮，也是好在日影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否则真要到达极限了。

她的反应实在奇怪，於是日影索性先缓一缓，看看她究竟要说什麼，「妈、妈妈说……呀……」

听到前三个字他就轻笑起来，手指开始轻旋，「夫人应该不会管到这种事情上，你想藉口想的不够用心。」

「不、不是……她说……啊……」这程度的刺激冷夜还能说话，但颇为辛苦，「不能太激烈……为、为了孩子……」

「你说什麼！」日影轻呼，讶异地停下动作，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下她总算能把事情讲清楚：「我……我怀孕了，妈妈说要保护小孩，不能……不能做过火……」说到後面冷夜脸都红了。

「怎麼会？」日影先是抽出手指，惹得冷夜轻吟一声，然後他的手掌抚向她的小腹问道：「怀多久了？怎麼知道的？」虽然说他们确实做得勤，避孕药难免失效，但现在看上去是一点迹象都没有，流月怎麼断定怀孕的？

被这样一问冷夜马上噘起嘴，「哼……还不是水怜……」讲到水怜，一开始的不以为然过去後她马上又脸红起来，「她才……才刚进去就大呼小叫，说什麼有了，还说什麼还好是前面，不是後面，然後说孩子出来前不可能把身体改回来……」

因为水怜是水妖的关系，随时能化做水气渗透人体，所以冷夜的身体这个棘手的问题基本上还是由流月三人处理，而水怜就是负责探查身体情况的……呃……用让冷夜不甚舒坦的渗透方式。

冷夜想到水怜化成流水在肚子里乱窜的感觉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迅速下结论，好让思绪能转移到别的地方：「总之，要温和一点。」

「喔、喔，知道了。」日影还在消化资讯，所以，他不但要结婚，而且还马上要当爸爸了？而且刚刚说了什麼？噢！孩子是怀在前面的子宫是吧！那也不用担心以後孩子会有“我是被妈吗大出来的”这样的自卑念头了……

这厢，日影疑似没办法吸收这个喜讯，胡思乱想起来，那厢，冷夜因为猜不透日影的反应开始不知所措了。

「影？怎麼了？是不是这样就不能做了？还是你不喜欢我有小孩？这样的话可以叫他消失吗？还是要叫他回去？」

这席话把日影拉回现实，然後笑开了：「什麼话啊！孩子就在你肚子里，要叫他回去哪里？而且，我怎麼会不喜欢孩子，高兴都来不及呢！」

「那……现在……？」

日影笑得更开了，「这样是有点麻烦……不然你顺道履行上次答应我的怎麼样？」

冷夜听了马上沉下脸来撇头抗议：「那不算！分明是你设计我。」

他耸耸肩无奈道：「那没办法了，孩子出来前有需要我们都先自行解决好了。」说完正要起身整理衣衫却被拉住。

「等等！你明明知道……知道我一动情就一定要……」都把她弄成这样了还想拍拍屁股走人，哪有人这样的！

「元素石啊！」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不行啦！冰下去孩子会冷死。」

这什麼回答？日影听了差点笑喷，但他硬是忍住，「喔！所以？」

冷夜气呼呼地瞪着他好一会儿，然後才妥协，弯身解开他的腰带，在她拉下裤头时日影把她拉进，在脸颊上落下轻盈的吻，「夜，以暗神之名，你会是我一辈子的守护和陪伴。」

听到他在耳畔的温柔宣言，本来不甚甘愿的情绪马上被一片柔情取代，冷夜不禁低头微笑，没再抗拒，蹲下身来吻上他的欲望，满意地听到他因她的举动而低吼，便调皮且更加卖力地逗弄，心里，藏的是不好意思回应的话。

你也会是我的守护，像在保护小清哪样……不，会比保护小清更拼命……

加映场

- 曲影：
  感谢 *shirley2345*、 *momosky1001*、*jager*、 *kokubun*、*secr2*、羽竹还有其他没记到的大大们的礼物
  报告一下接下来的方向
  基本上我想先打成长日记跟冷日夜影加映场
  所谓加映场就是之前考虑到*h*可能拖太久所以先咖掉走剧情的地方
  记得那时有人跟我抱怨*h*写太细但是重头戏都没出现*xd*
  算是练笔吧！
  无爱系列要看情况，毕竟没太多时间打文
  总之先这样
  如果有任何建议欢迎留言

5岁——家暴？家抱？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36 年，绝刃历 235 年 8 月 7 日

天气……

「欸？今天算是什麽样的天气？小小晨觉得呢？」在教女儿写第一篇日记的日影笑着问道。

晓晨眨眼，没什麼信心回答的模样，於是转头看向一起学习的母亲求救，怎料冷夜却是皱着眉回答：「你说了算。」反正她只是陪女儿一起学写字，有写就好，管他记录的对不对。

晓晨愣了一下，想到早上看到的天空後回答：「云。」

「啊！所以是多云的意思吗？」看到晓晨点头後，日影笑着继续教下去：「那云的话就是要这样写……画一个弯，再一个圈圈……对！没错！晓晨好棒！」

冷夜在旁依样画葫芦写了个字，「这样？」

「嗯？」日影看了一眼，纠正道：「这边跟这边要分开，然後这里……」

麻烦！不学了！

冷夜嘟着嘴，实在很想丢下这句话就拍拍屁股走人，可之前就跟日影说好

了，她必须当女儿的榜样，所以不能乱来，免得晓晨有样学样，於是她也只好很不甘愿地继续学习，说实话，她学起来比晓晨辛苦很多，毕竟早就过了学写字的黄金期，能认字就不错啦！

「爸爸……」晓晨扯扯日影的衣袖把注意力吸引过来，「妈妈不高兴。」

「哈哈，你是想写这个还是想提醒我？」

当晓晨说是要写之後日影正准备教她，冷夜却抗议了，「我才没有不高兴！」

他看了觉得好笑，不过还是一本正经的问女儿：「妈妈说没有耶，那我们要写什麽？」

晓晨想了想，改成妈妈在嘟嘴，冷夜本来还想抗议的，但被日影阻止了，说什麽在这样下去女儿可什麽字都学不到了之类的，後来他还把句子擅自改成“妈妈在嘟嘴，很可爱”，结果挨了冷夜一记肘顶。

「哎哟！哎哟！」日影夸张大叫：「你怎麽可以家暴？这样会教坏小小晨啦！哎哟……」

这种夸张的表现就连晓晨都知道是演出来的，看得发笑，还学冷夜的动作打爸爸，「家暴爸爸，家暴爸爸……哈哈哈……」日影很是配合地大声求饶，惹得冷夜也笑了，一起加入打闹的行列，一家人玩成一团。

好不容易晓晨跟冷夜总算是觉得玩够了，暂时放日影一马，继续写日记，但晓晨却不想写刚刚的句子了，想写“家暴好好玩”，然後日影就头大了，在冷夜一副“到底是谁教坏小孩”的眼神中他要求：「我们还是写妈妈嘟嘴好不好？家暴是爸爸开玩笑的啦！真正的家暴不是刚刚那样。」

晓晨偏着头，天真问道：「那家暴是什麽？」

「呃……呃……这个……」这下可好了，如果不回答晓晨可是会整天都不高兴的，她讨厌父亲忽视她的需求，母亲的话……基本上是已经免疫了。

「什麽嘛？什麽嘛？到底是什麽？」她抓着日影的手乱晃，急切地想知道答案。

「啊啊！那个啊！家暴其实就是……就是……就是一家人抱在一起啦！哈哈哈！」随口撒了个谎後就把老婆跟女儿抱在怀中，「来━亲一个。」

晓晨又被逗笑了，冷夜则是轻啐道：「不正经。」

後来，第一篇值得纪念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妈妈嘟嘴很可爱，家抱很好玩，明天不想练习

瑟珞亚·顿卡(晓晨)

家抱事件後续

当晚，晓晨入睡後日影留下分身抱着女儿，自己则把老婆拐到客房……

到了客房本来怕吵到女儿的冷夜才出声抗议：「今天不行啦！明天……啊！」话还没说完呢，日影就已经从身後抱住她，不听话的大手已经爬上双峰恶作剧起来了，「嗯……不行……明天还要……还要训练晓晨啦……」

「唉呀！晓晨不想练得太累嘛！所以我就帮个小忙，让你明天别盯她盯太紧喽！」说着说着，一只手已经迫不及待探入裤底找到花谷了。

「啊啊……」冷夜轻叫一声，脚一软就跪倒在床边，手抓住床单抗议：「明、明明是自己想要……唔……」

依旧很容易就会泛滥的花谷让他轻易将手指深入，日影坏笑着在冷夜耳边吹气：「其实今天本来也不是这麽想要的，只是……我会记仇啊，白天被你家抱，晚上换我“抱”回来。」

手指已经开始浅浅地抽插，冷夜忍不住娇吟起来，纤腰也跟着微微摆动，可嘴巴上还是不想认输，「什、什麽啊……小气……」

可惜她在耍嘴皮这方面鲜少赢过日影，「怎麽会？我还没说完呢！我不只要家抱，还要“加”倍“抱”回来才行！」

日影刚说完冷夜就看到身前冒出两个分身，激得她身子僵直起来，「不、不行……呀啊啊……分身……喔……分身太刺激……」她想抗议，但日影却故意加快速度和力道，让她连话都说不完整，很快就被推向高峰，只剩娇喘和颤抖的份。

三个男人合力将冷夜抱上床褪去衣物後，日影笑着宣布：「那麽……我就开始情色版的家抱喽！」

咳……想当然尔，当晚日影家抱得非常非常开心，隔天的晓晨也莫名感到体能训练的要求没那麽严格了。

6岁——小肉团与凶凶狗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37 年，绝刃历 236 年 2 月 5 日

天气：晴

妈妈讨厌！后后来了，可是有一只凶凶狗，讨厌讨厌讨厌！

瑟珞亚·顿卡(晓晨)

「再三圈，快一点！」冷夜盯着跑得气喘吁吁的晓晨，一点都不给面子地加长圈数。

这当然马上引来女儿的抗议：「为什麽！我已经跑完了！」

她没多说，只用手比了比一旁早就流到底的沙漏，然後又指向训练场。

「我不要！」晓晨对冷夜的训练一向都很抵制，之前总是碍於母亲的威严跟父亲的好言相劝，一直不敢顶撞，可是到今天终於受不了了，「我已经练了一整天了！为什麽还要再跑！」

女儿的顶撞让冷夜十分不快，「什麽话？我早说过会增加训练量，你後年就要上学了才这点程度，连体能要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教你技巧，小肉团！」

「我不是小肉团！你才是大肉团！」晓晨炸毛了，她最讨厌妈妈叫她小肉团，把她说得很没用似的。

正当母女俩要吵起来时，日影适时出现，他喊了一声，走到冷夜身边低语几句，只见冷夜点点头後朝小晨走去，「去换衣服吧，有客人来了。」

晓晨一听也顾不得生气了，「是后后吗？是吗是吗？」

冷夜拍拍她的头，「知道了还问做什麽，还不快去？」

晓晨半跑半跳地去了，日影看了在身後低笑，「看样子殿下真的把你这个做妈妈的给比下去了啊！」

他当然只是开玩笑，但冷夜却不回话，以为她当真了，日影赶忙问：「怎麽了？」

她回头，有些苦恼：「今天这样真的太多？」

「呃……有一点。」

冷夜听了双肩一垮，嘴一嘟，「小肉团就小肉团，还不承认……」

知道冷夜只是在苦恼女儿的学习日影也就放心了，安慰道：「别这麽想啊，以前你是因为时间不够，夫人才全力练你的体魄，现在小小晨也要学元素之力的，太累就不好了。」

「可是我怕她被欺负！」冷夜真的觉得女儿还太嫩，「你说过魔族尚武，学校里面决斗是很常见的，如果她打败了怎麽办？会不会被欺负？其他人会不会看不起她？」

「别担心啦！」日影拉起她的手往客厅走，「我们的女儿怎麼可能太弱？而且就算真的被欺负，让她早点面对也好啊！免得以後她要重新适应，更累。」

「可是……」

「就像那时候夫人刚离开，你刚到外面来找炙岩露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之前都没有遇过所以才特别辛苦吗？」

他这麼一说冷夜一时间也没法反驳，想想也对，保护得太好真的会像以前的自己一样，空有一身武技却还是被骗得团团转，不如让晓晨自己去适应，她都可以，女儿当然也可以。

两人说着说着便来到客厅，另一边，晓晨跑回房间快速换好衣服後也冲到客厅来，看到娜芙拉她高兴死了，大喊一声“后后”就往她冲去，可这一次却没被抱个满怀，而是被吼住。

「你走开！」一道稚嫩的童音凶巴巴地制止她，晓晨顿住，这才看到娜芙拉身边多了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小男孩，他充满敌意地蹬着她：「你是谁？离母后远一点！」

晓晨眨眨眼，一时没反应过来，娜芙拉已经先教训儿子：「萨迪斯，不能这样，怎麼能这麼没礼貌！跟瑟珞亚姊姊道歉。」

萨迪斯抗议：「可是她想攻击你！」

「她不是想攻击我，是想抱我，快道歉。」

「不行！只有我能抱母后！」

儿子有时就是让人头痛，娜芙拉装出微微发怒的模样：「萨迪斯，快道歉，非要我找父皇过来不可吗？」

听到父亲萨迪斯果然乖多了，心不甘情不愿地跟晓晨说了一声对不起，娜芙拉还想教训她不能没有诚意，晓晨却先发难，「哼！你凶什麼！比狗狗还凶，你是凶凶狗，我才不理你。」

「我才不是狗！你才是！」

「你就是！而且比狗还凶，是凶凶狗！」

看两人竟然吵起来了，冷夜眉头一皱，制止女儿：「够了！安静一点，小肉团。」

结果完全适得其反，晓晨大叫：「我不是小肉团！！！」

「哈哈哈！小肉团，你就是小肉团！」

「你才是凶凶狗！」

「小肉团！」

……

最後的结果是日影把他们两个抓到训练场去继续让他们吵，大人们则留在客厅聊天。

「唉……真的很抱歉，萨迪斯现在还是很黏我。」

「没差。」流月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让他们去吵，最好从小吵到大谁也不让谁，这样你就不会替女儿苦恼实力的问题了。」最後一句是对冷夜讲的，但她却听不懂，流月补充：「多了个死对头她不想输自然会找你练习，让她想自己变强最好。」

冷夜听了点头：「想变强就好。」

日影却摇头：「不是吧！本来想让他们做个朋友好照应的，结果变死对头了？」

可想而知以後他们一见面会是怎麼样的混乱场面了……

七岁——血纹护身符（上）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38 年，绝刃历 237 年 11 月 21 日

天气：阴

生日不快乐！

凶狗混蛋！妈妈讨厌！爸爸骗人……可是还是很爱爸爸。

凶狗可以叫爸爸，不可以抱爸爸，可以牵手，不可以骑马打仗，不可以飞飞，可以给爸爸教。

爸爸送的护身符很漂亮

瑟珞亚·顿卡(晓晨)

打从第一次见过面以後，两人正如流月所说，彻底成了死对头，什麼都能吵，甚至於在晓晨生日的前一天，她撒娇地想要提前跟父亲要礼物时，萨迪斯也能乱她。

「我也要爸爸的礼物！」

「你闭嘴！他才不是你爸爸！」

「谁规定只有你能叫爸爸？我偏要叫，怎麽样！」

晓晨跳脚道：「你又不是他生的！」

萨迪斯毫不客气反驳：「你也不是他生的啊！我是母后生的，你是夜姨生的，爸爸又没生你。」

这种强词夺理才七岁的晓晨哪会反击？只能气吼：「你乱说！」

眼看两人又要吵得没完没了，日影实在头痛，赶忙出面阻止：「别吵了，我教你们一个东西，以後有什麼意见不同的地方用它来分胜负，输的人听赢的人的话，怎麽样？」

萨迪斯一听便对晓晨呛声：「喂，敢不敢？小肉团。」

晓晨当然不客气：「谁怕谁啊！凶凶狗！」

见两人都答应了，日影便先声明：「教你们这个是因为明年你们就要上学了，以後也会遇到，所以要了解我们魔族人解决事情的方法之一，不过我要先说清楚，如果输赢已经分出来，输家却不服输的话就是不守信用，到时候我就把输家丢到监禁室关半天，守信用是很重要的，懂不懂？」

「是！」两人一同回答，面对难得严肃的日影他们也不禁认真起来，尤其听到监禁室更是不敢大意，因为萨迪斯被冥王关过，晓晨也曾经因为捣蛋，害得在练元素之力的冷夜差点被元素反噬，而被守关的流月丢进去过。

总之，对於在监禁室里不管怎麽哭喊忏悔都不会有人理会，也不会有人来解救的绝望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想再尝一次。

知道两人都了解重要性以後，日影便开始讲解魔族最基本的格斗方式“手搏”的方法跟技巧，让两人演练几次以後便正式较劲，结果萨迪斯赢了。

「耶！爸爸！我可以喊爸爸！」他高兴地想跑过去抱日影，却被晓晨阻止。

「喂！我又没有说你可以抱爸爸！」

「那再比一次啊！反正你一定会输！」赢了第一场的萨迪斯信心可强了。

「怕你啊！这次五战三胜！」

於是乎，两人一整个上午就这麽对着日影的所有权斗得天昏地暗，看得日

影摇头低笑，猜想下一次八成是要对娜芙拉的所有权进行划分了，因为说来有趣，萨迪斯是冥王负责训练的，所以两个孩子分别讨厌训练自己的人，而对日影和娜芙拉则是喜欢得不得了，很多次吵架也都是因为某人不准另一人接触他们的关系，已经被吵了一年多了日影看看时机也差不多了便索性把手搏教给他们，顺便让他们事先熟悉魔族学园里解决事情的方法。

下午，跟着娜芙拉和流月练习元素之力的冷夜回来了，在娜芙拉带萨迪斯回去後晓晨下午的练习便正式开始，练习前，冷夜已经知道日影教手搏的事，便问：「胜负如何？」

晓晨鼓起脸颊说道：「三比三……」平手的战绩让她非常不满意。

冷夜不会不满意，但却藉机说道：「平常太松散，训练要加强。」

虽然不想练得太累，可是又更不想输给萨迪斯，所以她也就没有多抱怨，乖乖绕着训练场跑步做热身。

下午的练习很顺利地过去了，可当晚餐过後晓晨听到还要加练时她就不肯了，「不行！我明天还要跟凶凶狗比，晚上再练的话明天会太累，我会输掉。」

「输他不要紧，赢其他人就好。」萨迪斯呛是会呛她没错，但还不至於欺负晓晨，冷夜担心的还是入学後的事。

晓晨听了大声抗议，说输给萨迪斯怎麽会不要紧，当然最後还是被冷夜无视，拎到训练场练了近整晚的手搏，直到出去接埃迪夫妇回来的日影和流月回来为止，看到日影，晓晨马上放声大哭：「哇……爸爸……妈、妈妈一直要我练习，我明天……明天会输给凶凶狗啦……」

七岁——血纹护身符（下）

看向已经面无表情的冷夜，日影心里无奈轻叹，但还是给她一个安抚性的微笑，然後抱着晓晨边哄边走进房内，冷夜只是静静看着父女俩进房，蹲下身收拾东西，流月看了也不禁摇头：「真是……晚上只练手搏？」

见女儿轻轻点头後她感叹：「就说别让日影太宠晓晨，硬要做坏人，活该。」说完也知道她不会有反应，於是推了小清一下，「我洗澡去。」嘴上说得不在乎，可眼神却是要她安慰安慰冷夜。

小清微笑表示了解，流月和埃迪走进屋里过後正想上前却被冷夜叫住，「别靠近我。」

小清一顿，不明所以，好在冷夜直接接下去说：「你怀孕了，我是小孩杀手，别过来。」

好像不是一般的沮丧啊……

知道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说几句话就能让冷夜振作起来，小清乾脆整个贴到冷夜背上撒娇：「什麽啊！姊姊，你不是把我照顾得很好吗？哪里是小孩杀手？」

「你不是小孩。」

「没这回事啊，姊姊。」她微转冷夜的肩，两人面对面，「晓晨需要快乐，可是也要人保护，如果日影哥能给她快乐，那你就好好保护她，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冷夜还是面无表情，「她出生没几天就好几次差点被我弄死。」

「别这麽说嘛，那时候你不懂啊，现在不会了不是吗？」小清看到冷夜这模样实在是心疼又好笑，她知道那不过是姊姊拿来掩饰低落的情绪而已，「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有心事就要说出来的，你现在这样是食言喔！而且还板着一张脸，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高兴呢，像晓晨就是。」

听她这样一说，冷夜的表情总算放软了一些，「我……我只是不习惯……」

「我知道啊。」她轻笑着继续安慰，「就是因为不习惯才要练习嘛！对了，妈妈不是说你特地为晓晨做了一个护身符吗？不如明天等她气消了送给她，怎麽样？」

「不行。」深知女儿个性的冷夜一口回绝：「我送的她不会收。」

「怎麽会？她会很高兴的。」

冷夜只是摇头，收拾好後便拉着小清进屋，「谢谢，不过她真的不会收。」

两人在房里聊了一会儿日影便哄好晓晨走了进来，小清眨眨眼然後离开，留给他们两人空间，日影看她精神好了不少，笑道：「不沮丧了？」

冷夜没回应，只是把她弄了两个多月才做好的护身符拿给日影：「给她，就说是你送的。」

日影却不接，直接将她搂在怀中柔声道：「明明是你辛苦做的，怎麽还要我送？」

「她在生气，不会收的。」

「那明天再送？」

「明天气不会消，她要跟萨迪斯手搏。」

日影好说歹说，冷夜就是不亲手送，无奈之下只好拿起护身符走到晓晨房间，离开前还跟她说会告诉晓晨是妈妈送的，可冷夜早料到女儿的反应了。

「我不要！」原本低头写日记的晓晨看到日影手中的护身符是喜欢得不得了，可一听到是冷夜给的就撇过头去嘟着嘴不想收了。

「晓晨！」日影忍不住斥责她的态度：「不管怎麽样妈妈都是为你好，你怎麽可以对妈妈辛苦准备的礼物不屑一顾？」

「我……可是我……」晓晨实在是委屈又气愤，但也知道爸爸说得有道理，所以没再发脾气，心不甘情不愿地收下了。

日影看她这模样，恐怕即使收下了也不会带着护身符，这样冷夜的苦心还是白费了，心里重重叹一口气，只得对女儿说：「真是……我准备个礼物，结果一讲是妈妈送的你就不要了，真的这麽讨厌妈妈？」

晓晨一听马上开心嚷着：「我就知道你骗我！讨厌！妈妈才不会送我东西呢！嘻嘻，这个好漂亮，我一定天天带着。」她看着手中如水晶般透明，内镶漂亮红纹的护身符爱不释手。

日影帮她挂在颈间，说道：「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真的这麽讨厌妈妈？」

晓晨皱着鼻子说：「是妈妈讨厌我，我才讨厌她的……」

「没有这回事，妈妈很爱你的，只是比较严格而已。」

「才没有……」

想当然，日影再怎麽说也没办法改变晓晨的感觉，他也只好叹气回房，冷夜的关心可能要等她长大後才能体会到吧！

八岁——第一天上学（上）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39 年，绝刃历 238 年 10 月 1 日

天气：晴

第一天上学，妈妈突然变很多话，排名第一，赢凶狗，哈哈！

可是学长是坏蛋！一直欺负凶狗。

学姊对我很好，同学也是，真不懂为什麽他们讨厌后后。

ps其实妈妈送的拳套很棒，可是才不会让她知道我喜欢！

瑟珞雅·顿卡(晓晨)

十月份，幻魔魔都的入冬之刻，也是八岁快满九岁的晓晨进入暗冥学院上学的第一天，因为冷夜现在担任巡狩部队第一队长，加上好死不死这个月刚好轮到她的小队巡逻，所以不能送女儿上学，只能接她放学。

这让一直很担心女儿适应不良的冷夜硬是吩咐队员先行出发，自己留在家中想等晓晨出门才追上去。

「唉呀！队长真的不是普通的疼小孩呢！」队员之一的沃妮娜忍不住调侃。

「少罗嗦，快走，别耽误出发时间。」冷夜颇严肃地催促着。

不过现在这副冷面孔已经吓不到她的下属了，「是是是，我们一定准时出发，啊！以冥王之名，其实队长你今天就当不舒服请个假也行啦！不过就是普通巡逻嘛！」副队长格杰特如此说道。

其实他们一开始跟冷夜合作也是战战兢兢的，毕竟是大陆第一女杀手，又是顿卡家的当家，更别说她老摆着一张冷冰冰的脸了，谁看了在她手下做事都会忍不住把皮绷紧一点。

不过几次任务和例常巡逻下来，老练的队员们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队长只是习惯在出任务时把脸绷紧而已，其实人温和的很，而且超级照顾下属，不小心犯了错顶多骂声笨蛋，然後就默默帮忙料理掉，几次小队遇险也都是靠她断後其他人才能没事，也有不少次帮队员挡下危险或脱离危机的记录，久而久之，小队成员对她的态度就越来越随兴了。

而冷夜对他们的转变到是没什麼感觉，仍然维持一贯对任务和对下属的态度：「我不会怠忽职守，延迟出发已经是极限了，快去吧。」

一行人随即出发，沃妮娜还是不忘挖苦自家队长：「唉唉！队长还是这麼死脑筋，希望小小晨别这样才好呀！」

他们并没走远，没缩小的音量当然是让冷夜给听得清楚，可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轻笑低喃：「晓晨比我聪明很多。」说完便返回家中。

回到家看到小清已经在准备早餐，她忍不住蹙眉：「怎麼是你在忙？该多休息的。」毕竟小清才生产完没几个月，「影呢？晓晨醒了没？」

「刚刚有人来找妈妈，好像有重要的事，日影哥和埃迪都一起出去了，还有，别叫我一直休息嘛！都快闷慌了。」她也是要运动的好吗！

冷夜微笑接手厨房的工作：「那帮我叫醒晓晨，还有，你也该去看看小树

醒了没。」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醒了一定会哭……」小清无奈抱怨，但也知道姊姊不会让她继续煮饭这种“粗活”，只好到晓晨房里叫人。

「呵啊……咦！？酪鸟煎蛋跟格洛堡！哇！太棒了！」本来刚睡醒还哈欠连连的晓晨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早餐菜色马上冲到餐桌前，迫不及待想开动，可看了看，汤还没好，餐具也还没摆，就帮忙小清拿餐具摆设起来。

闻闻空气中飘散的香味，她认出是她最爱的赤羔浓汤，更加欢喜地摆刀叉，摆完还蹭到冷夜身旁看着微微冒泡的汤头直咽口水，冷夜看了取笑道：「小馋鬼。」嘴里是这麼说，手上却是舀了一小瓢汤吹凉递到女儿嘴边。

「才不是嘴馋，真的很好吃。」晓晨面对冷夜是跟她一样的脾气，嘴里辩解完才喜孜孜地把汤喝下，「好喝好喝，可以开动了！」说完蹦蹦跳跳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左看右看才发现，家里竟然只剩她们三人和小清的儿子小树。

「爸爸呢？他说好要送我去学校的。」

冷夜把汤端上桌，拿起碗边盛边回答：「奶奶有事，应该是找他帮忙去了，今天我送你去学校。」

「喔。」晓晨应了一声，虽然没有说什麼不该说的话，可还不懂掩饰情绪的她还是很明显让人发觉她的失望和些许的不情愿，母女两人的感情还是没有好到哪里去。

对此小清只能在心里叹气，冷夜却像是早就习惯了似的，当作没察觉女儿地不情愿，开动後便开始边吃边叮咛晓晨去学校後该注意的事项。

「进去报到後第一件事就是基本测试，你可以挑最难的，你办得到。」

「看到老师或长官别忘了打招呼。」

「学长姐认得的也要礼貌上问好。」

「记得前两年你们不能武斗，如果有人拿武器找你决斗要拒绝，不行就找大人。」

「记得别逞强。」

一连串叮咛让晓晨只能一直嗯嗯嗯地边吃边回应，心里实在奇怪怎麼妈妈突然变得这麼罗嗦，小清则是差点笑出来，赶紧以看儿子为理由离开缓和一下，「呵呵，日影哥和妈妈没看到真是可惜。」

- 曲影：

感谢 *shanpeilee*、 *jager*、 *lukia*、*epochy*、*chlth* 及其他漏记的人的礼物
会客室里有人问我什麼时後开新文
我想暂时不会有吧
而且写着写着
脑袋不知不觉就想到更多关於这个系列的延伸剧情(倒
所以应该会在冷日夜影这个系列停很久很久

八岁——上学第一天（中）

到了学校，冷夜拿出早帮女儿准备好的小拳套给她，「这个送你，算是庆祝你长大的礼物。」

晓晨看到礼物心里当然是高兴的很，可一想到是冷夜送的就觉得别扭，於是皱起鼻子嘟哝：「我不喜欢黑色。」

「呃……是吗？」冷夜微愣，明明平常的观察和从日影那听来的情报都是女儿想要新的拳套，尤其黑色最好的，还是有哪里出错了？想到这，冷夜打算收起礼物，回头再叫日影问清楚，晓晨却一把抢过去。

「等一下要手搏，我还是要用。」说完丢下一声再见就咚咚咚地跑去报到了。

对这颇没礼貌的举动冷夜没有纠正，只是淡淡地望着女儿的背影，直到晓晨进入试炼大厅为止，「至少她收下了……」轻喃一声後便赶紧出发追上队员。

而年纪尚小的晓晨哪里知道，从不对她这些不礼貌也不尊重的举动给予告诫和指正的冷夜，才是家人中对她最宠溺的。

报到後，最一开始的测验正如冷夜所说，最高难度对晓晨来讲不算困难，顺利通过了，接着便是等待校方安排的手搏对战，同一个难度过关的会被分在一组，她朝四周大略一看，同组的不过十来个，女生的话包括自己也就四个人。

当然，萨迪斯也在这一组，但不知道为什麼，他今天出奇地安静，跟平常喜欢鬼吼鬼叫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本来想过去闹他的，可一旁的女孩却先一步叫住她：「以月神之名，很高兴认识你，我是迈加顿家族的芬莱卡，请多指教。」

晓晨马上回应：「以冥王之名，顿卡家族的瑟珞亚，可以叫我晓晨就好，你以後也想进月神祭坛吗？」迈加顿是魔都中专门负责祭祀月神的，晓晨曾经进到月神坛里头看过，那典雅庄洁的建筑令她印象深刻。

「啊！你就是顿卡家的？」芬莱卡一脸羡慕地看着晓晨，「你的母亲很厉

害呢！我不是很想进祭坛，比较想当巡狩，跟你母亲一样，她是我的偶像！真好，你可以天天跟她在一起……」话还没说完呢，另外两个女孩也抢过来跟晓晨搭讪了，其他几个有听到谈话内容的男孩也时不时地朝晓晨看去。

这情况让晓晨讶异地直眨眼，不懂怎麽妈妈这麽受欢迎？

「喔！她就是顿卡家的……」

「女生能闯过最高级，果然老爸说的对……」

听到男孩们的议论，晓晨感到骄傲，正想跟几个女孩多聊聊，对战的评审长却已经来了，只见一名拿着文件的青年把纸张分给每个小孩，「在上头填好你们的名字，叫到名字到前面来，把纸交给裁判，然後开始对战，明白？」

「明白！」

听到精神抖擞的喊声青年满意地点头，跟其他三名裁判分别占好位置後便开始喊人。

手搏的规则非常简单，两两站定伸出一只手握拳互碰，是礼仪，也是判定两人间的最大距离，开始後双方必须在两个手臂长的距离内空手对战，但以保护孩子为前提，手搏不能真的打到对方，先被对方制住要害或先跳开规定距离者输。

依照学院的规定，男女生是要分开比的，因此四个女生很快就站到场边聊天去了，当然，晓晨是第一名。

「你等一下有要挑战吗？」芬莱卡问她，等男生比完，第一名的晓晨有选人挑战的资格，开学手搏的排名是奠定地位的重要依据，因此所有人都很重视。

「萨迪司，我跟他胜率一半一半。」她其实没很认真在聊天，主要还是看比赛。

「殿下？你也想电他啊？」

「电他？」晓晨转头看着芬莱卡，不太不明白为什麽她这麽说。

「不是吗？他一定会变成箭靶的啊，你不是想射他一箭喔！」芬莱卡年纪虽小，但常在祭坛帮忙的她比晓晨还了解大人世界的复杂，也明白那些东西会怎麽影响到他们。

「不懂。」晓晨倒是没想太多，「我只是不想输他而已。」

其他三个女孩互看了一眼，似乎没想到晓晨对这一点会不清楚，只得耸耸肩，没在这话题上继续聊，改聊别的了。

　　晓晨跟萨迪斯手搏的实力的确是一半一半，因此有时候输赢参杂着些许运气成分，本来她应该为这次的胜利感到非常开心的，可高兴的心情才一下子就被浇熄了。

　　「哼！原来神魔之子也不过如此嘛！哈哈！」

　　「你说什麽？」萨迪斯没说话，反而是晓晨很不爽地蹬着刚才嗤笑的男孩，她很不客气地呛回去：「这里凭实力说话，你明明是萨迪斯的手下败将，没这资格评论！」

　　男孩耸肩，颇不以为意：「我说实话啊！输女生嘛！」

　　不知怎麽的，明明气得要死的，可晓晨嘴角却不自觉上扬回应：「喔？意思是我的实力也不怎麽样喽？那你们这群输萨迪斯的人更不怎麽样！告诉你，你们就算车轮战我也不会输一场！弱的是你们！」

　　不是她太过自信，而是刚才就已经把其他人的实力看透了，哪怕是男生的第二名跟她和萨迪斯都还有好一段差距，而且拜冷夜所赐，车轮战她真的一点都不怕。

　　「有斗志，不错。」本来没介入的裁判长这时走过来拍了拍晓晨的头，「不过现在可不是自由手搏的时间，先跟我到你们的教室去吧。」

　　晓晨这才意识到在裁判们面前吵起来很没礼貌，马上抬头对青年说对不起，青年对她回以礼貌一笑，「可以不用道歉，我们乐於看到你们有斗争心，你会习惯的，顿卡家的小女孩。」说罢便领着他们离开试炼大厅。

　　通过最高难度测验的这群孩子一共十七人，他们直接被编列成一班──黑月一班，而黑月代表的正是暗冥学院的菁英班级。

- 曲影：
  感谢雪夜秋枫、*lukia* 的礼物
  从怒极反笑这点来看晓晨遗传到流月*(*被*k*
  现在觉得写这种剧情文比较轻松说
  h 文好像写到有点词穷了 *:p*
  希望大家别嫌弃的好

八岁——上学第一天（下）

　　等到中午，晓晨总算知道芬莱卡所说的是什麽了，学院的传统是在开学的第一次自由活动时间，也就是中午时段由学长姐带领新生认识校园，但就这点来说女生做得比较彻底，男生花更多时间奠定彼此的地位，也就是一连串的手搏和各类决斗。

　　原本来找她的学姐打算带她们出去晃的，但晓晨一看萨迪斯被团团围住就

不想走了，而在众学长们车轮战萨迪斯的同时，学姐也跟她解释为什麽大家都针对他的原因—只因为他混了神族的血。

所以他们看不惯他，在所有人眼中，他就是“杂种”。

「哼！那我有人族的血，不也是杂种？」晓晨觉得这理由简直可笑到不行，完完全全不认同。

「呃……那不一样，人族之於我们跟神族根本不一样啊！总之，神族的一切在我们眼中就是刺眼，最好是全都消失。」学姊如此解释。

「就算魔妃殿下已经背弃神族两百多年也一样？」她实在无法理解，为什麽都已经表明站在魔族这边，而且两百多年了，还是没办法得到接纳。

「就算这样她流的还是神族的血，更别说她曾经是神族的圣女了。」学姐理所当然地回答。

这边，看到萨迪斯已经有点撑不下去，加上知道再怎麽说也改变不了其他人的想法，晓晨索性直接跑过去踹开围观的男生，对学长们说道：「我要挑战！」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她，她倒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打赢他的我都要挑战！」

「我的事不用你管！」还没等一旁的人嘲笑，萨迪斯就先吼起来，由女生帮他挡？开什麽玩笑！

晓晨也不示弱，理直气壮吼回去：「谁要帮你了！打败赢你的人就代表我比你强，证明你也不过如此，懂了没啊！」

「呸！去你的！我才不会输你！」

「喔？那有种你就别输他们，让我没有挑战的机会。」讲这句话的语气和表情简直是挑衅到了极点，看得萨迪斯怒火中烧，最後凭着一股斗争心态，二到四年级五十几名学长竟然只输十八人。

萨迪斯这边结束後，一名领头的四年级学长问晓晨：「喂！你真的要挑战？」校园里的武斗规定对於女性有基本的保护措施，简单来说，只有女方能挑战男方，若男方无故攻击女方是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的。

晓晨拿起冷夜送的拳套边戴边说：「当然，而且我很固执，今天输了明天还会挑战，直到赢了为止。」戴好後她握起拳头放在胸前行礼，「瑟珞亚·顿卡，在此提出挑战，还请学长指教！」当然，该有的礼貌她没忘记，就等对手回应了。

他们当然不会拒绝，带头的首先站出来同样行礼：「葛斯·喀尔西，顿卡家

的，私下手搏都出真手，不再考虑一下？」虽然校方规定手搏不能直接攻击到身体，要点到为止，但学生们私下打斗哪管那麽多，只要不打到重伤他们都还是来真的，因此葛斯好意提醒小学妹，希望她再想想。

这点晓晨当然知道，无所畏惧地回道：「我每天都被妈妈打假的，才不怕。」说完伸出拳头。

葛斯听了一笑，跟着伸拳，「不愧是顿卡家的，训练很扎实啊！」

虽然到中午休息时段结束时，晓晨只赢了六个人，但她已经为未来“挑战狂”的名号打下基础了，接下来下午一有时间晓晨就跑去找人挑战，只有最後一次下课时，学姐有点看不下去，硬是把几乎满身瘀伤的她拉去逛校园，这才让几位学长清静一点。

等到放学，晓晨本来跟芬莱卡等人边走边聊，却被萨迪斯叫住，「喂！小肉团！」

一听到这该死的称呼，晓晨简直气炸，本来在学校卖他面子没叫绰号的她也不客气了，「干嘛！死凶狗！」

「过来！」他喊了一声，见晓晨没反应又喊一次：「叫你过来没听到啊！小肉团！」

实在是很不想理他，但为了不让他继续喊小肉团，晓晨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过去，「干嘛啦？」

「不用你帮忙……」萨迪斯撇嘴嘟哝着，其他人都以为是晓晨天生好斗不服输，但他知道她这麽做其实大大减少了学长们找他麻烦的机会，因为学院的潜规则关系，输他的人不能指使他什麽，而赢他的大部分又一直被晓晨纠缠……

晓晨听了露出一副“谁想帮你”的表情，「你少臭美！妈妈说学校的武斗有助於提升能力，男女生的格斗技巧就是从这边开始拉开的，我只是以後要走斗士路线，不想输你们臭男生！」说完轻哼一声就头也不回地跑到冷夜身边。

萨迪斯哪里知道晓晨根本在乱改编冷夜的话，没话可回的他只能回头看向已经在等自己的母后，他没漏看身旁所有魔族人的神情和态度，他不懂，不懂为什麽娜芙拉明知如此还是要来接他，不懂为什麽她能对这些视若无睹，就那样带着跟平常一样的笑容望着自己。

他顶着一副臭脸走过去，娜芙拉拉起他的手，萨迪斯心里却不知为何一阵恶烦，收回自己的手，换来的是娜芙拉的拍头及包容的微笑，他抿着嘴，强压住不甘的心情，母子两人便这麽回去了。

另一边，冷夜看到女儿身上的伤眉头皱得死紧，「被欺负？」

「没有，我挑战学长。」

这冷夜倒是没料到，「几年级？」

「四，三年级我打得赢。」

冷夜没再多说，点点头後直接把女儿抱起来，惹来晓晨的抗议，「哇！做什麽抱我？」

「赶时间。」

「嘎！？」还没能从简短致极的回答中反应过来，冷夜就直接用上斗气往家里狂奔了。

结果，一回家就马上接受小清治疗的晓晨，始终不明白妈妈到底在赶什麽时间。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1

入学近两年时间，萨迪斯和晓晨在冥王同意下放学後经常一起接受冷夜的基础训练，只有练元素之力时是分开练，而萨迪斯在学院的情况不但没改善，反而因为冥王前些日子提出的新政更加恶化。

绝刃冥王在任满两百四十年後不久，便宣布将与神族共存共荣，一同对抗即将从五大禁地之一─断界之崖汹涌进犯的魔兽，并决定挑选精英与神族的精英在六月中击退首波魔兽。

这决定无疑引起全族极大反弹，多数人认为绝刃冥王同上任冥王一样，疯了，在他一意孤行的情况下自然是害惨了萨迪斯，学院里本来不太管事的大学长也都把气出在他身上，形成几乎围殴的场面，就连叫老师过来老师也爱理不理，由此可见冥王这决定多麽不得民心。

只是不知为何，萨迪斯这次很挺自己的父亲，就算被打到只剩半条命也口口声声说着父皇是为了魔族子民着想。

带头的学长一脚踩在他头上，吐了口口水：「呸！着想？少笑死人了，以为我们也疯了不成？如果断界之崖真有魔兽跑出来，我头给你！」不少人也在旁哄闹着，毕竟以这种无稽之谈作为两族必须合作的理由是谁都不会相信的。

断界之崖虽是禁地之一，但之所以被列为禁地，是因为想到崖底一游还回来的人少之又少，传说里头住着高阶魔兽和魔族的守护兽，第一次神魔大战後，历届冥王皆是闯到崖底受到守护兽认同，赐予恶魔之翼方能成王，简单来说，能从崖底回来便是最强的强者，而唯有最强的人能够统治魔族。

然而，崖底的魔兽从没跑出来过，有人说是因为断崖太陡，质地又特殊，

魔兽上不来，也有人说是神只布下结界，加上守护兽的镇守，因此从古至今只有一次魔兽汹涌而出的情形，而那已是绝刃冥王继任前的事。

「我们魔族两百多年来没生任何事端，更没像克里多冥王那样发起灭神战役，众神根本不可能降下神罚，不、可、能再有魔兽出现！」那名学长如此说着，前任冥王引起神怒的战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战争的始作俑者早已化为尘土，他们没道理相信。

即使已经被打倒在地，甚至头被踩住，周围尽是讥笑怒骂，萨迪斯仍旧不改坚定的眼神，「那只是传说，到过崖底的父皇说的才是实话，没去过的你们没有怀疑的资格！」

这回应换来的是当头一脚，他被殴打惯了，自然而然做出防卫动作，但还是被踢到向旁滚了两圈。

「既然如此，那你去帮我们看看好了，别说我叫你去死，我发发慈悲，让你到周围绕绕就行。」那学长先是斜眼看着萨迪斯如此说道，接着面对他，「札特·烙雷格，以胜利者身分命令，给我到断界之崖附近绕绕在回来，今天就去！」萨迪斯起身拍拍沙尘淡淡回应：「知道了。」

人群散去，晓晨来到他身边，「真的要去？」

「不然呢？」虽说太夸张的要求不执行也没关系，但萨迪斯不想做这种会让人更加看不起的事。

晓晨皱眉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好吧，那就这麼做，免得你母后放学等不到人到处找……」她就这麼跟萨迪斯吱吱喳喳讲了许久，讨论如何让人消失却不会使娜芙拉等人怀疑。

放学时，晓晨看到在等待的冷夜和娜芙拉便跑过去说道：「凶狗比输了，学长要他留下来过一夜，我也是。」

她这麼一说娜芙拉愣住，冷夜则是皱眉：「那我去准备东西留下来陪你们。」

「不行！学长说不能有其他人陪，帮我们准备一点吃的跟衣服就好了。」

冷夜听了也只能点头，然後看向娜芙拉，只见她满脸担忧，「他是不是觉得没脸见我？」

「不知道。」晓晨扯着谎，「也可能是其他学长有附加条件吧，反正他说不能离开教室。」

「这样……」娜芙拉垂下眼，而後拿出治愈用的水晶交给她，「他身上一定又是大大小小的伤，这个拿去用吧。」

晓晨道谢後冷夜丢下一句「等我回来」便飞也似的消失了。

娜芙拉自然是留下陪晓晨，她苦笑：「突然这麽说真的是吓到我们了呢……尤其是你妈妈。」

晓晨嘟嘴：「她应该只会觉得少训练一天很可惜吧！」

这回应听了也只能叹气。

等了一会儿，晓晨觉得无聊便问：「后后，断界之崖那里真的会有魔兽跑出来吗？」据说当年跟着冥王从崖底出来的还有娜芙拉和她的爷爷奶奶，基於相信神族不会说谎的观念，她忍不住这麽问着。

这问题让娜芙拉颇为讶异：「流月没告诉你们吗？」

晓晨摇头：「奶奶在薇菈阿姨来找过她後常常不在，很少回来。」

娜芙拉是知道他们的好友刚好在晓晨两人开学当天来找人，十万火急地拉了流月去帮忙，但也一年多过去了，照理说那件事不会拖这麽久才对，除非“那边”又发生其他事……

「后后？」

娜芙拉收回思绪回答问题：「确实会有魔兽……应该说要统称为血矿兽，新月之夜隔天破晓时分会穿越空间过来，因为薇菈他们最近元气实在太伤，加上当初说好的时间也快到了，而绝……他对这里十分失望……」

「……听不懂。」实在有点没头没尾的，最多只知道冥王对魔族子民非常失望而已。

娜芙拉又轻叹口气：「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你可以问萨迪斯，我们都告诉他了，只能说超过一纪元的时间实在太久，在这样下去幻魔大陆迟早会遭殃，有了这第三大威胁，两族人也该醒醒，谈谈合作了。」

「还是不太懂……意思是那些怪物其实一直存在，只是被人挡着而已吗？」

「晓晨真聪明，其他的就问萨迪斯吧。」

没多久，冷夜果然拿了东西过来，晓晨接下後便跑去找萨迪斯了。

- 曲影：
  感谢 *lukia*、*tezuka09*、*shirley2345*、雪夜秋枫、*sally0330*、*para_s*、羽竹和其她没记到的人的礼物
  前传的剧情还是卡卡
  生不出来就继续写加映场好了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2

断界之崖南北走向长达数百公里，可说几乎将幻魔大陆南方劈成东西两半，也是神魔两族主要国界之一，距离魔都自然有一段距离，别说晓晨两人，就连流月和冷夜都不可能在一天时间往返。

但葛斯不知怎麽的，中午时就跟家里要了传送灵晶来，说灵晶会送到国境边界，断界之崖周围的三不管地带就由萨迪斯自己去晃，随便带个什麽东西回来都算数，只要把那套来回传送的灵晶用掉就行。

於是两人把冷夜带来的东西整理整理，萨迪斯便开起传送阵，两人一同踏进去……

「桂土围篱……真的是国界。」萨迪斯看着眼前由白色桂土和特殊魔法植物交缠、推砌而成，连绵致远方的白绿城墙不禁这麽呢喃。

桂土特有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晓晨抬头仰望天空辨识方位，发现他们是在国界之外，於是说道：「快走吧，还好是国界外，不然翻过来铁定费一番功夫。」

萨迪斯没马上跟上，皱着眉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小跑步追上去。

「欸，断界之崖是怎麽回事？奶奶一直不在家，后后说可以问你。」纯粹不想闷头走一整晚，晓晨找了个话题想聊。

萨迪斯却不回应，先看看她，再看看周围空旷的草原景致，「要不是这附近只有一般野兽，我看我们根本来送死。」

「怎麽？你怕了？喂，到底说不说啊！」

确定断界草原的情况他们俩能应付後萨迪斯才开口说出真相：「那里根本没魔兽，守护兽也是假的，如果你敢，直接往下跳就会穿越空间……」

「哇！真的假的？会到另一个世界吗？」晓晨向来不是会乖乖安静把故事听完的小孩，萨迪斯一句话都还没说完就插嘴问着。

知道她的个性他也只是瞪一眼，「怎麽可能这麽好，穿越过去当然还在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我们隔离而且遗忘的大陆，那里的人直接称那片土地为断界大陆。」

「所以除了我们幻魔大陆跟东方的天门大陆，还有一个断界大陆！？」这说法实在让人震惊，她讶异到整个停下来看着萨迪斯。

萨迪斯耸肩，「我没去过，但父皇跟母后没道理编出这种谎言，父皇甚至说他的故乡就在断界，据说本来三个大陆都有互相通商的，但後来断界大陆因

为发狂的魔兽，也就是血兽的问题太过严重，我们跟天门就不再过去了。」

「那这里怎麼能直通断界？这根本等於是超巨型的永久传送阵了啊！」

「它不是传送阵。」萨迪斯解释：「它是空间裂缝，传说是在远古时期，神魔两族还很友好的时候，两族各有一群人坚决反对隔离断界，後来他们组成军队劈开空间，直接到断界落脚。」

「哇哩！不是吧！断界之崖长数百公里耶！」砍出数百公里的巨大裂缝？见鬼了！

萨迪斯没好气地翻着白眼：「你白痴吗？都过了不知道几万年去了，当初十多公里的裂缝当然会侵蚀成峡谷，母后说空间裂缝虽然有稍微扩大的趋势，不过应该不会超过二十公里长，只是断崖之下已经形成特殊的磁场，所以不管你从哪里跳，最後都会被吸进裂缝里。欸，好了啦，边走边讲。」说完他举步往前。

晓晨当然跟上，「那后后说那里还有血兽是真的吗？血兽很恐怖吗？」

「当然很恐怖，所以父皇说断界的人跟我们的程度完全不能比，还说我们这里明明有空间裂缝却没血兽跑过来其实是因为有军队在帮忙阻挡……」两人就这麼漫无目的地走着，边走边聊，後来，晚上他们设法抓到两只野兔，一只烤来吃，一只则当作拿回去的信物，决定好守夜的顺序後便爬到岩石上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萨迪斯本来想请晓晨用她随身携带的晶石回家，晓晨却不答应，说如果真的传回家不被骂死才怪，用札特给的回学校就行，於是他只好说出自己的疑虑，他觉得烙雷格家族根本故意想引人出来再抓，好威胁父皇，否则怎麼可能这麼快就拿出晶石？恐怕回程的晶石跟本不会把他们送回学校。

「那你干嘛还要出来？」

他瘪嘴：「我不想让人看不起，用你的晶石回去也不会有意外，这样最好。」

晓晨还是有点怀疑：「他们真的会这麼做吗？」

「哼！三大贵族现在就剩他们最强势，真要造反当然会是他们起头。」

不得已，她妥协了，「呿！用就用，不过回去要说是你的点子，我可不想被关监禁室。」

萨迪斯耸肩，「随便。」

「啊！」晓晨拿出晶石，正要开启传送阵却不知被什麼给打到，她痛叫一声，晶石飞了出去。

「该死！有人……噗！」萨迪斯跑去想捡却被打倒在地。

「是隐身术！」晓晨惊喊：「拖住他！」萨迪斯当然知道，没等她说完就瞪着草皮找潜伏者的踪迹，只是没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就算能确定对方的位置，要靠风劲和气流判断出手却是非常困难，萨迪斯瞬间挨了好几拳，短短几秒就被制伏在地，但这已够晓晨做出反应。

碰！

一声爆裂想起，周围立刻被一层薄霜覆盖，隐身的人身上也结了一层薄霜，整个身型毕现，晓晨几乎在冰元素时爆炸的同时就发动攻击，完全不给对方反应机会，近身重拳扎扎实实打在太阳穴上，那人只得往後一退，她哪会放过？毫不客气地跟进，平常手搏的训练加上突如其来的变化竟让她压制住对方几回合。

而这时萨迪斯已经不顾被冰元素影响的身子，有些踉跄地捡起晶石并开启，「晓晨！」他大喊，要她赶紧抽身，只是哪这麽容易，才退後一步优势便立刻反转，潜伏者扫出一脚踢翻晓晨，脚一蹬，立即出现在萨迪斯身侧又是一脚。

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人，潜伏者冷冷开口：「表现不错，可惜，你会为你的义气後悔，小子。」若两人其中一人逃了计画必定失败，好在萨迪斯年纪还太小，想一同进退的义气让他能把两人都留下。

萨迪斯看向身旁痛到直不起身也倔强不吭声的晓晨，心里唯一的念头便是，他害了她。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3

被带到烙雷格家族宅邸後，主座旁一名身着红色法师斗篷看不清面目的人开口：「嘻嘻，我昨天是怎麽说来着？」是个女人的声音，她以手指轻敲红色法杖杖身。

烙雷格当家面色不豫，回应：「女士确实留心了。」他真没想到十岁小孩会有心眼，竟然差点让他们跑了，要不是身旁的神秘法师派一个人跟着，计画真要落空了。

「呐，那麽我拿我的人，你抓你的，女孩就先给我啦！嘻嘻嘻……」说完便起身走向晓晨。

萨迪斯一听马上知道不对，「烙雷格家族找上我能理解，惹到顿卡家有什麽好处？」他心里直骂该死，他们早算好晓晨一定会帮他，虽然不知道要晓晨做什麽，但那女人的笑声听了实在让人不舒服。

女人并不理萨迪斯，她站到晓晨面前说道：「你就是流月的孙子啊……生

命真的很不可思议呢！是吧？嘻嘻嘻……」她笑着，以右手轻抚拿着法杖的左前臂，然後法杖发出红光化成绳子把晓晨困住。

「你认识奶奶！」晓晨咬牙说道。

「当然呐！不过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以一般人族的寿命来说，都要死三、四个人啦！」女人拖着她，轻松把扑上来的萨迪斯挥开，就这麽去了。

而萨迪斯自然是被带进地牢。

牢里，徒劳扯着牢门锁链扯了一个多小时的萨迪斯被卫兵喝止，「吵死了！」这次的喝止加上急刺的棍棒，让他不得不退离牢门，见他退开卫兵马上打开牢门，另一人把肩上的晓晨往里头一丢後，门又被快速锁上。

「喂！他们对你做了什麽？没受伤吧？」牢里昏暗，他看不清她的情况。

「天晓得！呸！」晓晨吐出嘴里的血说道：「哪女人摆了个鬼法阵，也不知道做什麽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倒是那群卫兵在我挣扎的时候揍了我几拳，皮肉伤，没什麽大碍。哈！对了，你还有那麽一点时间能活，我听到他们说要拿你做血祭品，不过法阵还要过一会儿才好，我的话就不知道了，话说竟然要准备这麽久，肯定是个高级法阵。」面对死亡和恐惧她倒是出奇的豁达，话特别多，像是想一路讲到生命尽头似的。

萨迪斯看她没停止的意思便叫住她，「喂，晓晨。」

「怎麽？」她看着他，只见他低着头，过了很久才挤出一句对不起。

她轻哼一声：「有什麽好道歉的？那女人真要抓我迟早抓的到，跟你无关。」

他还想说话，但有东西碰了手臂一下，吓得他往後一挪，低头一看，地上竟多了个血纹护身符，「喂，你护身符掉了。」晓晨一听瞪着地上的东西皱眉，然後瞬间讶异地睁大双眼，对一脸莫名的萨迪斯比了禁声的手势才拉出一直挂在颈间的护身符。

萨迪斯差点叫出来，两人不约而同往牢门看去，并没有人直接看守他们，卫兵之前已经被萨迪斯制造的噪音吵到受不了，现在只守在地牢大门，里头如果出事，譬如说有人消失的话，他们是不会马上发现的。

晓晨心里一阵欣喜，知道他们有救了，怎麽知道萨迪斯和地上的护身符一同被纳入隐身状态消失後，她只听到母亲在耳边以气声说一声「继续说话等我回来」之後便再没任何动静。

她愣了好久才意识到冷夜先救的是萨迪斯不是她，一股不知该怎麽说的情绪冲上来，鼻头一酸，差点掉下眼泪，但她咬住下唇硬是忍住。

对於妈妈，她其实一直都是反抗中带着期待的，除了希望妈妈能像一般母亲一样哄哄自己、温柔地笑之外，也很希望能得到冷夜的认同，上学过後她便明白妈妈是真的很有实力，所以学院里的女学生几乎都很崇拜她，男学生也很多尊敬的，只要知道她杀手时期做过的事几乎都是这样。

魔族崇尚强者，因此对於混有人类血液，却能在十二、三岁成为杀手，并快速窜升为第一女杀手的冷夜自然是崇敬有加，晓晨自然受到影响，表面虽然还是一直闹别扭，但心里其实很希望冷夜能夸奖自己。

受到妈妈的肯定就是受到强者的肯定，也等同於认同她是强者，是她朝妈妈更加靠近的证明，就算嘴上不说，但她还是很在乎妈妈的看法的。

可现在，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被留下的竟是她！

为什麼？她是她的女儿啊！为什麼先救萨迪斯？为什麼不一起带走？为什麼？

被遗弃的感受瞬间笼罩住她，让她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她根本不爱我！

一声不甘的怒吼打从心底暴起，晓晨咬牙大喊着：「喂！萨迪斯，你知道吗？我觉得妈妈根本没有爱过我，她根本讨厌我这个女儿！她从来不对我笑，也不会轻声细语，每次都在教训我！还一直叫我小肉团！我讨厌她！我讨厌她！！！」

既然要她继续说话，当然可以，那她就继续说，只是说的内容从刚开始进去的牢骚全变成对冷夜不满的怒吼。

吼到後来她甚至学萨迪斯，边扯铁链边骂，几乎把冷夜骂得体无完肤了，扯着扯着，眼泪也跟着扯下来了，她伸手粗鲁地抹去，「哭什麼！不准哭！我才不会因为妈妈不要我就哭！妈妈是笨蛋……是大笨蛋！」

越骂，眼泪就掉得越凶，到最後，累坏了的她缩到牢房角落边抹眼泪边念着：「妈妈是笨蛋……我讨厌妈妈……最讨厌妈妈……」

这时，面前的空气些微扭曲，隐身的冷夜现身在她面前蹲着身子轻声道：「穿透灵晶不够用，我们要闯出去。」她的眼神没有执行任务时的冷漠，但晓晨不会注意到这些，也没做什麼反应。

冷夜也没再多说，上前将女儿抱在怀里，想了想才叮咛：「抱我的脖子，出去後别抬头。」

晓晨吸着鼻子，心情再差也知道这时不能胡闹，乖乖照母亲的话做了。

冷夜抱着她再次隐身躲在牢门後方，默默运起斗气和元素之力，等待敌人过来。

- 曲影：
  感谢 *para_s*、*tezuka09*、 *epochy* 的礼物
  这张还蛮长的(倒
  h 部分我觉得应该沉淀的差不多了
  应该会动笔继续写
  不过能支持多久不知道(被 *k*
  写 *h* 真的有难度啊
  哈哈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4

- 曲影：
  这一篇是把时间倒回晓晨他们说要留校那一晚
  用冷夜的角度写
  本来想继续写下去的
  可是写不出想要的感觉
  所以到退一点用不同视角描述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在拖戏＝ ＝

打从晓晨说要留在学院後冷夜便担心得不得了，甚至想潜到学院去偷偷陪他们，但被日影阻止了。

「你这样子啊，晓晨会长不大的，多留点空间给他们吧。」见她还是放心不下日影又哄：「不然这样，你明天早点出门去学院看她，正好要远巡，不是吗？」

听他这麽说冷夜总算点头：「那我去准备准备。」巡狩小队的任务分近巡跟远巡，最近因为断界之崖的事，各小队都被发派到不同时期的远巡任务。

日影跟在後头搂着她笑道：「如果直接给你带啊，晓晨还不被你宠上天了。」

她眨眼：「不会，她讨厌我，不喜欢被我宠。」

「是她不懂你的宠。」

晓晨确实不懂，有太多冷夜想做的事都被日影和流月挡下，就像刚刚想要像跟踪狂一样随时跟在女儿身边以防意外的事，而真正被允许做的，已经有刻板观念晓晨又不领情，好比送礼物，於是两人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没改善。

好几次，她都只能看着女儿赌气的模样，把心里那如针刺般，细微却无法忽视的痛面无表情地压着，或找日影、或找小清让晓晨露出开心的笑，她才能暗自松口气带着仍旧细微的痛远远观望，就怕自己一靠近女儿的笑会变质。

只能说，她真的不擅长用一般的方式哄小孩，那让她感到别扭做不出来，造成了现在的情况。

「什麼！？没留校？」第二天一大早到学院找人的冷夜听到导师的回答简直慌了。

「嗯，我们晚上会固定巡校，不可能没发现的。」

冷夜的脸几乎是瞬间刷白，她赶紧抓起护身符贯入元素之力。

这护身符是她第一个成功的作品，只有一个能力，就是追踪，它能知道另一个，也就是晓晨护身符的位置，得知位置後她也没跟导师多说什麼，立刻冲走。

一路上，她边跑边胡思乱想。

为什麼晓晨要离开？

因为她讨厌我，她想离开家里……因为家里有我在……她讨厌我。

为什麼一晚上就能跑这麼远？

她早就准备好了，她一定忍了很久……日影……日影也没办法留下她，她讨厌我胜过喜欢影……我……我……

那我过去能做些什麼？

想到这里她缓缓停下脚步，第一次，她觉得心沉到无法举步，完全不知道该怎麼办才好。

请日影去跟她说？

不……她讨厌到连影都不要了，影劝不回她的，她会走是因为我，是因为我……那我去告诉她我会离开家里，要她回去，晓晨不能离开家，她还太小。

打定主意後她又开始向郊外跑去，也不找日影了，因为这样告诉他的话，他一定不让自己走，现在要晓晨回来比较重要。

只是，等到距离护身符只剩十公里左右的距离时，她发现了异样，不该出现的群逻队在这附近出没，以及少数几个临时搭建的巡逻据点……

她提起警戒隐去身形，以不被发现为最高原则的速度继续向晓晨的方向靠近，当她看到山坡下的军寨时，本来为女儿慌张的心瞬间变为愤怒。

她被俘掳了，跟萨迪斯一起，他们趁两个孩子离家的时候动手，所以才会离学院这麼远。

现在第一要务当然是先救孩子，回不回家的事只能救出来再说，在军寨外微略做观察後她用灵晶发讯息给日影和自己的小队，并没有说话，只是让他们知道出事了，灵晶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自然会找过来，接着她拿出“穿透”灵晶进入军寨。

循着护身符的力量，她总算看到晓晨，她被士兵架着不知要往哪走，倔强的晓晨拳打脚踢地反抗着，挨了几拳後才安份下来。

冷夜狠狠压下想大打出手的念头，这里是军寨，她再厉害都不可能带着小孩明目张胆闯出去，必须等，等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时才能出手。

她一路跟着晓晨，直到她被送进地牢，看着地牢的结构冷夜暗自庆幸，好在自己是在晓晨被关进来之前就跟踪到，否则带的穿透灵晶一定不够用。

等了一会儿，确定卫兵不会进来後她才伸手碰了一下萨迪斯，并把护身符放在他们两人中间，萨迪斯显然吓了一跳，看到护身符才松口气对晓晨说道：「喂，你护身符掉了。」晓晨一听瞪着地上的东西皱眉，她马上就反应过来，比了禁声的手势才拉出颈间的护身符。

两个孩子显然很高兴他们有救了，但冷夜却是咬牙，因为要出任务的关系，她根本没带回家的传送灵晶，打从那次被日影抓了以後她就不再带回程灵晶出任务了，就怕自己有万一会连累家里。

但也不能一次带走两个人，太容易被发现，部队追出来他们百分之百送命，只能带一个人先走，而先走的那个百分之百会安全，她有绝对的把握能保住第一个带走的孩子……

晓晨，对不起……

冷夜在心里轻喃一声抱起萨迪斯拿了护身符挂在他身上，在女儿耳边要求她继续说话好等自己回来後便快速离开。

她能感觉到怀中的萨迪斯非常震惊，想说话却碍於眼下情况不容许而无法开口，她知道他们无法理解，可她必须这麼做，如果先带走晓晨，那第二趟她跟萨迪斯被发现时……她有很大可能会丢下萨迪斯。

现在的情况就像在实行救援任务一样，但她是杀手，杀手是不会执行这种任务的，杀手也没有非要保护人不可的观念……杀手……在任务中遇到危险的第一反应是自保。

她会害死萨迪斯！如果真的先带走晓晨，萨迪斯一定会死，她不能这麼做，她会後悔的，等到事情结束後，一定会无法面对冥王和娜芙拉，无法面对日影、晓晨、小清、妈妈……更无法原谅丢下萨迪斯的自己，她不能这麼做！

因此，她必须狠心丢下晓晨，因为如果是晓晨……如果是晓晨她一定会用

生命去保护，至死方休！晓晨是她的女儿，她最爱的女儿，死都不会丢下她的，死都不会！

这麽一来，她们逃出去的机会会高一点的吧？至少……至少她能撑到日影他们过来的，一定可以……

出了军寨，冷夜以最快的速度躲过巡哨把萨迪斯带到安全处，让他躲在树林中，「护身符带着，半天後没人来接你就输入元素之力，你会知道晓晨的位置，还在军寨里就直接回魔都，小心巡哨，明白？」

「明白了，我……」萨迪斯本来还想说话，但冷夜听到明白两字就直接隐身离开，没心思再多停留。

回到牢里，晓晨果然误会很深，口口声声骂着她，骂她不爱她，骂她太严格、太凶、太不近人情……骂了好多好多，骂得激动、愤恨，她每骂一句冷夜心里就痛一次，但现在毕竟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冷夜把状态切换到杀手模式，在靠近晓晨牢房的弯道中部下血术阵法，然後才用完最後的穿透灵晶到晓晨身边。

看着缩在角落哭泣的晓晨，冷夜蹲下身，忍不住抚着小腹。

对不起……对不起，晓晨……你这麽讨厌妈妈……妈妈会消失的，可是，等到我把弟弟或妹妹生出来再离开，可不可以？

她敛下眼睑，在腹部施下保护用的法术，确保孩子在激烈战斗中也不会有事後才现身在晓晨面前，然後抱起女儿再度隐身，躲在牢房门後。

对不起，晓晨……真的对不起……我什麽都不会，总是惹你生气，我不是好妈妈，可是我会保护你的，一定会保护你的，武斗是我的强项，我会用它、用生命把你送出去，一定会！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5

「欸，现在总算安静多了。」等到卫兵要进来领人时，听到他们脚步声和说话声，晓晨身体僵硬，明显紧张。

虽然没有必要，但冷夜还是以气声安慰：「别怕。」

这样的温柔没有达到安抚效果，但却唤起晓晨的倔强。

我才不怕！

基於这样赌气不服输的心态，她不再紧张，照母亲之前说的，搂住她的後颈，头埋在母亲颈间，因为刚才哭得凶，所以鼻子时不时地吸着气发出声响。

「怎麽回事！人……哇啊啊！」转过最後一个弯，终於发现人不见的几名卫兵话还来不及说完就被血术攻击，一个个发出惨叫，但没多久血液便被吸乾，再也无法出声了。

吸出来的血来到冷夜身後，她运起元素之力控制它们破坏锁链，迅速开门跑出去。

外头马上就发现里面的异状，一队人马包围上来，在隐身状态下的冷夜就算尽可能闪躲还是没能闪过所有人，於是，她又开杀戒，背後的血化做数条长鞭扫开挡在前方的人群，反应不及被划出口子的，几条血鞭便顺势钻入，把血吸光。

虽然仍旧隐身，但还是有人认出是她，大喊：「冷夜！是冷夜来救人！」

「围上去！」编队长大吼：「派人请求支援，别让人跑了！」

冷夜几个起落，没浪费掉一开始制造的混乱，硬是冲出第一波包围，仗着隐身的帮助顺利离开营寨，但她没能放松，法师在刚踏出营寨没多久便使出法术一星耀，如同星空的粉尘瞬间布满营寨方圆十里，知道隐身已经无效冷夜便直接现形抱着晓晨继续狂奔。

数不清的破空声从背後传来，她一边施展血术一边旋身，或闪或挡撑过前几波箭雨并逃离弓箭手的射程，但吸来的血液却已经所剩不多，且烙雷格的骑兵队已经出动，被箭雨缓下脚步的她没多久就被追上。

她毫不犹豫把仅剩的血全用在增加速度上，和追上的骑兵硬是维持莫约四、五十公尺的距离，等到血液用尽两人才逐渐被骑兵左右包抄。

烙雷格早预谋反叛，因此她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魔都近郊的军寨本部，只逃出这麽一小段距离根本不够，她战斗力再强，突围也绝对不是能轻松做到的，何况还抱着晓晨。

所以绝对不能被包住！冷夜已经有了觉悟，她从腰包中拿出冰元素石丢向两旁，稍微阻止骑兵包到前头的速度，接着拿起寒心，在抱着晓晨的左手掌心上画下一刀，掌心流出的血彷佛有生命似的缠绕到脚上，快速奔驰的双腿泛起红光，用自己的血施展效果更强，她把速度提到极致，甚至快过风速马不只一个档次。

眼看着目标就要脱离尚未收拢的包围网，後排的骑兵当机立断取出弓箭朝冷夜射去，冷夜直到飞窜而至的箭矢快触及身体时才做出极为小幅的躲避，宁愿顶着被箭矢擦伤的口子也不减低太多速度。

这时分在左右与冷夜僵持的骑兵也有了动作，他们十分有默契地散开彼此的距离，而後提起长矛挥出一道道夹带元素之力的斩击波，箭矢和斩击根本无法完全躲避，对此冷夜选择承受箭矢，锐利箭头刺进体内只让她肌肉一绷，脚

下动作仍旧没停，但即便如此速度还是受到影响，几道斩击波又袭来，对准的正是抱着晓晨的左侧死角！

冷夜咬牙，知道再也躲避不了，运起元素之力，身上伤口流出的血暴起红光，光芒瞬间集中在右手，她挥舞寒心硬是挡下攻击，紧接着又转身砍落袭击的冷箭。

如此一来脚下动作不得不慢下来，骑兵趁势追上，又是一波攻击挥来，「咕！」又一次挥刃抵挡，如此猛烈的攻击她从没正面硬扛过，两轮下来右手已经快麻了，但对方当然不会给她机会，又一轮箭矢和斩击波蜂拥而至……

「喝啊啊啊！」知道这恐怕是最後的抵抗，冷夜发狂似的大吼着用仅剩的血挡下所有攻击，随着最後一道斩击波的破碎寒心飞了出去，右手已是血肉模糊、失去知觉，她已经用了身上一半的血，那是血术施术者的极限，也是保住肚中孩子的底线，即便想硬用也是不能的了，失血过多伤痕累累的她脚步已经踉跄，左右骑兵重新聚拢，成功超越完成包抄，後排骑兵瞄准她的脚射出最後一波箭矢……

「呜！呃……」双腿被数枝箭矢贯穿，冷夜再也站不住脚，发出闷哼摔倒在地，倒地的前一刻她还不忘往右边倒，就怕摔痛晓晨。

失去知觉的右手根本不可能支撑，冷夜重重摔在地上，晓晨往外滚了一圈，挣扎着起身，「妈妈！」她看到冷夜的模样情绪立刻崩溃，发出一声嘶喊爬回冷夜身边，看着侧躺在地，背部和双脚布满箭矢，以及血肉模糊，明显从腕部被削去右手的母亲，喉咙和心口像是有什麽梗住一般，怎麽样都无法再发出声音，只能不停流泪、全身颤抖地看着妈妈。

「晓晨……」因为血术而变得腥红的双眸倒地後有些失焦，没受伤的左手向前一探，刚好抓到晓晨在发抖的小手，从没对女儿真心笑过的她，这时露出了以前只对小清表露的宠溺笑容，温柔而凄美：「不怕……妈妈会保护你……」说完她便移动右手，用手肘死撑着地面想站起来。

「不……不要……」晓晨硬逼自己挤出声音，上前扶着母亲的肩：「求……求你……别动……」她哽咽地不成样子，想抱住母亲，却发现她背上的箭矢使她不能这麽做。

她这才明白为什麽妈妈特别交代要抱住脖子……

她後悔了，彻底後悔了，她到底在做什麽？怎麽会把妈妈害成这样？刚才她到底在牢里说了什麽屁话啊！

冷夜却没听到她说的话，不顾受伤的双腿，撑着晓晨硬是站起来，然後又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妈……不要……」晓晨怕把冷夜伤得更重，就算不想让冷夜再动也不敢有任何反抗动作，只能缩在她怀里求她，「不要动了……」

精疲力竭的冷夜喘着粗气，她感觉到仅剩的血液有一大部分集中在腹部，而那里的血是怎麼样也驱使不动的，缺少血液运送氧气的她视线开始发黑模糊，耳朵也早听不到心跳以外的任何声响，即便如此，她心里想的还是只有一件事。

「保护……晓晨……」与以往一样，在极限状态下，她将心底所想的说了出来，乾涩的喉头冒出一句句沙哑的低喃，像鞭子一般，句句鞭挞着晓晨的心，「我……什麼都不会……可是……要保护晓晨……保护晓晨……」

「不要……」知道再这麼下去冷夜一定会死，晓晨紧抱着她的後颈摇头哭喊：「不要这样……妈妈……你不能死……求你，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

「我错了！我是大笨蛋……妈妈你不要这样……」她哭得声嘶力竭，但冷夜却还是一步步向前方的骑兵移动。

也不知怎麼的，听不到声音的冷夜突然感觉到晓晨的恐惧，她停下脚步腾出一点距离看着晓晨，模糊的视线中隐约看到女儿哭得不成样子，似乎非常害怕，於是又一次露出宠溺的笑：「晓晨……别怕，爸爸很快就会来了……你最喜欢爸爸了对不对？他……很快就来救你了……」

明明是温柔得能拧出水来的笑容，看在晓晨眼里却让她如同堕入冰窖般寒冷，这样的笑容简直像在告诉她母亲将要死去一样，那瞬间，所有人跟她说的话全部涌上心头。

她想起爸爸说过妈妈很爱她，只是不会表达；想起奶奶哼着气说妈妈遗传到她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想起小清阿姨讲过妈妈总把真正的感情藏得很深很深……

甚至连萨迪斯都说过“你妈妈其实挺在意你的”这样的话。

为什麼？她到底在做甚麼？为什麼非得搞到这地步才明白妈妈对她的爱有多深？为什麼之前自己蠢到不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总是跟妈妈呕气？

为什麼……

为什麼她会笨到这种无药可救的程度啊！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6

冷夜能够走动可说已经是极限，要再攻击是不可能的，走到包围网边缘的她也只能将受伤的右手搁在骑兵架成x字型的长矛上，晓晨泪眼看着骑兵，很怕他们发动攻击，但她却看到骑兵们的脸上满是动容和钦佩。

这队骑兵的编队长来到冷夜身後开口：「莫薇娜女士……请您稍待，将军

过来後会指示该如何发落，在那之前我们不会再出手的。」他明白冷夜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基於对她的敬佩，他不会再让属下出手，相信底下的人也不想再动手。

　　如果不是拖了个孩子，依她刚才的身手，是能够把整整四个编队，两千骑兵搞得天翻地覆的，他可从没看过哪一个杀手能单手挡下整整三轮的斩击波还只是断了右掌。

　　大军已经出动了，本来就是计画今天要行动，虽说出了点小插曲，但他想烙雷格将军应该不会改变计画，就算冷夜已经有通报，这些日子魔都的军队也大多被调往断界之崖附近驻守，根本来不及回来救驾，现在就等烙雷格过来了。

　　冷夜并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只是对方没动作，她也不动，就这麽撑在那里，她还是没放弃逃出去，在只听得到心跳的情况下，反而能更冷静地检视自己的状况，她知道自己中了不少箭，能够站立全凭意志，除了保护孩子的血以外，其他的几乎快从伤口流光了。

　　元素之力……

　　她还能靠意念驱使元素之力，但没有血液的她自己也不知道，直接驱使的话会聚集，或是召唤到什麽元素。

　　她跟小清都是有血术天份的，所以流月没有让她们接受元素的天份测试，直接教她们血术，如果只是单纯发出元素之力没有控制她还真没做过，但现在却不得不做。

　　想到这里，她闭上双眸，开始把意念集中在胸口，将剩下的精力尽数集中，开启体内的元素之力却不控制任凭它散放。

　　招来的元素她控制的了吗？如果是灵体会听指挥吗？

　　这些她都管不到了。

　　大军行进的速度并不慢，这时已经跟上他们，烙雷格也从军中骑着一匹闪飙黑马来到冷夜身後，「顿卡，既然你有进来救人的勇气，想必也有死的觉悟了吧？」

　　冷夜依旧听不到任何声音，没做出任何反应，烙雷格早打定此次出兵要血祭，那神秘法师同样会血术，她说过只要见血便能帮他施法增强军队攻击性，眼前这麽一个将死之人，不用启不是可惜？

　　他缓缓提起佩刀向冷夜冲去，一旁骑兵纷纷让开，晓晨再也承受不住，哭喊着挣脱冷夜的怀抱把妈妈推向一旁，独自面对飞驰而来的刀锋闭目等死……

　　预期的疼痛并没有来临，反而听到烙雷格愤怒的吼声，紧接着，她又被纳

入一个冰凉的怀抱中，诧异睁眼，看到的是烙雷格抓着整只被冰封的右手怒吼，还有母亲背上逐渐结冰的伤口。

「妈、妈妈？」她稍微往後，离开母亲的肩膀好看看她的模样，只见冷夜瞳眸转为冰蓝色，身上和呼出的气息都是薄薄的白雾，脸庞从发鬓处开始覆盖一层薄霜，缓缓向脸颊蔓延，她不知道发生什麼事，吓坏了，「妈妈？你怎麽了？」

晓晨不知道怎麽回事，烙雷格却看得出来，他惊吼：「灵体附身！？该死的！攻击！攻击！」

骑兵们听命，举起长矛对准冷夜挥落，看着数十道半月型的波击朝她们飞来，晓晨又一次绝望闭上双眼，埋首在冷夜怀里等着被撕成碎片。

突然间，冷夜瞳眸骤缩，背上瞬间爆发大量冰元素形成元素爆击，冰蓝色的光芒大盛，夹带着冲击波向後爆去，整队骑兵，包括烙雷格都被向後震出五、六公尺，身上的铠甲和座骑都被一层冰雪覆盖，不少人冷得打了几个哆嗦。

等到光芒散去，他们才看到冷夜背後竟然长出由坚冰构成的翅膀，原本插在上头得箭使早已不知所踪，而断去的右手掌也被坚冰覆盖形成爪子的形状，她的模样让所有座骑都发出不安的厮鸣，纷纷後退。

骑兵们也恐慌不已，当中有人忍不住喊到：「是恶魔之翼！」

是，那双冰翼的模样确实与冥王的恶魔之翼很像，差别只在於它不是暗元素构成的，这代表着什麽？被逼到绝路的冷夜难道真的得到了跟冥王一样的强悍力量？

烙雷格并不信邪，他命令骑兵队後撤，迅速回到军中之後弓箭手便马上就位，他手一挥，夹带元素之力的箭矢纷纷射出。

漫天箭雨落下，晓晨抬头看去，却见一只只弓箭根本还没近身就尽数化为白色粉末，和周遭刮起的风雪相融，以她们两人为中心，暴雪如龙卷风般把攻击全部卷入，而且越吹越猛，在远方的军队也感受到风势的猛烈，士兵们一个个压低身子，继续发动攻击。

风雪中，冷夜缓缓转身面对大军，薄唇微啓，也不知道她是怎麽做到的，所有人竟然都清楚听到她说的话：「没有人能伤害我的女儿……没有人……」语毕风雪骤然加剧，龙卷风不再固守，朝着军队方向狠狠扫去，军中法师赶紧架起防护网抵御。

然而，就在双方即将交锋时，冷夜终於听到她等待已久的声音。

「夜！我的天！你快住手啊！」

「该死的！莫薇娜你这笨蛋！白痴！智障！蠢货加三级！」

「姊姊！！！」

一声声焦急心碎的呼喊让她露出安心的笑靥，风雪和坚冰瞬间消散不见踪迹，她身子一软就要倒地，日影赶紧接住让她慢慢跪坐，她背上有伤，日影不敢乱碰，只能用双手穿过她腋下撑着不让她滑落，然後小心让她靠在自己怀中，小清马上上前握住姐姐的左手把血分享给她，并挪动冷夜的头，让她枕在日影肩上。

娜芙拉举起手，发出金色光芒的结界把烙雷格不知死活的攻击全部挡住，流月已经赤红着双眸，她运起元素之力，脸上浮现血纹，随手一挥，远方就爆起好几个巨大红色光球，她简直咬牙切齿：「我要你们全部死无全尸！」

晓晨只能在旁边啜泣，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麽，赶过来的巡狩队员正想把她带到旁边，却听到小清着急的呼救：「妈！你快过来帮姊姊！」喊完她马上轻拍冷夜的脸颊，「姊姊！你不能昏过去！孩子……孩子会流掉的！」

「你说什麽！？」流月惊呼，顾不得冲锋而来的混蛋，转身来到冷夜身边。

「姊姊怀孕了！」这话一出简直是个重磅炸弹，炸得每个人都脑筋空白，小清拉着流月厮声喊到：「快点！她昏过去的话保护的血术会失效，孩子一定会死的！」她现在是跟冷夜共享血液，根本没有多馀的血能帮忙保住孩子！

十岁——我是无敌大笨蛋！07（完）

「该死！」流月低咒一声把手放在冷夜小腹，然後对日影说道：「你给我想办法让她撑着！」

「夜……」日影根本完全慌了，不知道要说什麽才好，这时，他听到晓晨在身後不远处不肯离去的声音，於是赶紧大喊：「晓晨受伤了！夜，晓晨受伤了！」

这样一喊，本来双眸半闭，就要安心进入沉睡的冷夜果然身躯一震，就要阖眼的双眸硬是撑大了一些，嘴唇开阖着，想说些什麽却挤不出声音。

晓晨听爸爸这麽喊当然想马上反驳，怎麽能让妈妈再担心，但日影看冷夜有反应便赶紧把她喊过去，她来到母亲身旁，父亲拉着她的手带着颤音说道：「夜…你看，晓晨身上有血，她受伤了……你要撑过去，撑过去我们才能帮她疗伤，好不好？」

冷夜咬着下唇，日影感受到她身上肌肉在些微出力，知道她是在挣扎着要他们先治晓晨，他含泪开口：「你先撑过去……你伤得比晓晨重，我们一定要先治你，你……你肚子里有孩子呢！你很喜欢孩子的对不对？撑下去，不然会

害死孩子的……」

晓晨听了也赶紧说：「妈妈……我、我想要一个妹妹……妹妹一定很可爱……」

她的话又让冷夜笑了，张着嘴不知想说什麼，但想也知道一定是安慰人的话，晓晨揉着哭肿的眼哽咽道：「妈妈……你一定要好起来……好起来你才可以……可以再训练我……」

这时流月已经确定冷夜情况有多严重，她慌了，彻底慌了：「娜芙拉！娜芙拉！快来救她！我没办法……」她本来就是攻击型的斗法，不是治疗型的，这麽重的伤只能找娜芙拉医才有可能同时保住冷夜和孩子。

娜芙拉咬牙，只能撤去结界来到冷夜身边，烙雷格一看马上又率军队进攻，但又被流月的结界给挡下了，到这里，他不禁冷汗直冒，谁能想到这两个女人竟然强和至此，随手一个结界就能挡下千军万马的攻击，他可是率领了整整三万大军啊！

流月却根本没心思花在烙雷格身上，她让出位置给娜芙拉，丢了个最强的血灵守护後就移到冷夜面前轻拨她的刘海，这一次，连她都哽咽了：「小夜……你要撑过去，听到没有？你要撑过去……你是我跟烈的幸福啊……你有三长两短烈会骂死我的……一定会骂死我的……」

这是第一次挚爱在她眼前垂危，她却无能为力，即便是柏烈特死的那天，她也可以因为没亲眼看见而把情绪强压下去，但现在面对女儿却做不到，担心的情绪表露无遗。

「是我不好，是我拖了那麽久才答应烈有小孩……如果我早一点看开走出来就好了，烈等了两百多年才有一个你……可是没多久就走了……我知道他会希望我好好照顾你们，可是我真的……做得很差劲……」

流月凝视着女儿，不住说着往事，而冷夜竟也被流月说的事情吸引注意，睁着眼，愣愣听着母亲仅有的真情流露。

「流月，我们要换地方。」用术法先把冷夜稳定下来後，娜芙拉如此说道：「我要把她带到魔宫，这里的事绝会处理，走吧。」

流月点头，轻念咒语後举起灵镯，一行人便消失在草原上。

叛变事件後续如何处理他们现在根本管不上，在魔宫祭坛旁设立的密闭小祭坛里，娜芙拉布下疗愈用的法阵━圣修复体，冷夜悬在阵中，身上的衣物已经除去，一丝不挂，小清和流月用血术辅助，她身上未愈合的伤口全都住入血液维持，法阵旁摆了数个血珠，血液从珠子里冒出，形成无数血条密布在冷夜背部、手臂和腿部，使她像是被红色藤蔓缠绕似的。

而其他人只能在外头乾等，知道冷夜会怎麽做的流月也叫日影把萨迪斯接回来了，晓晨看着低头不语的日影，她有些胆怯地靠过去：「爸、爸爸……对不起……我……我……」

打从看到冷夜浑身是伤的那刻开始他的眼就是红的，虽然没掉下泪，但就是红着眼，看到已经哭得双眼红肿，挤不出眼泪的女儿，日影把她搂近怀里安慰：「没关系的，我只是……只是很懊恼……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没救到她了，我真的很没用……」

「不会的！爸爸怎麽会没用！是他们太奸诈了。」

「你不懂。」日影依旧懊恼，「昨天你妈妈本来很担心，想要偷偷过去看你们的，是我拦了下来，如果我不拦她就不会这样了……」

晓晨抓着日影的背，小脸靠在父亲胸膛上闷闷地说：「爸爸……你说说妈妈的事给我听好不好？她……真的很爱我对不对？」

日影看着前方，表情有点迷茫，但还是缓缓说出冷夜对晓晨的矛盾：「她很爱你，可是也很怕你，她生你之前一直都是杀手，根本不会过正常生活，你刚出生没多久就好几次被她弄死……从那之後她就很害怕，没有我在根本不敢乱碰你，她总觉得自己会害了你……」晓晨低头静静听着父亲述说，明知这些话会引来一阵又一阵的心痛和懊悔，她也不阻止，甚至要求父亲多说一点。

直到上床睡觉前，冷夜都还没脱离险境，晓晨咬着唇在床上猛写日记，直写到累坏了，趴在日记本上睡着为止，而那天日记的内容是这样的……

笨蛋笨蛋笨蛋笨蛋笨蛋笨蛋笨蛋笨蛋笨蛋……x n次

我是大笨蛋！

无敌大笨蛋！

妈妈……妈妈不能死……

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写满好几页)

瑟珞亚笨蛋(晓晨笨蛋！)

另一边，在远方，那名神秘的红袍法师拂去观察用的镜像後低喃：「呐……真想不到你也会有这一面呢，流月……不过……她是逃不了的，打从你让她接受咒术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注定被我们找上了……可别怪我呀！是你自己让她承受的啊……」说罢她转身一跃，跳下断界之崖。

- 曲影：
  感谢 *shirley2345*、*tezuka09* 的礼物
  嘿嘿，这就是我为什麽不照之前的惯例

把日记内容写在最前面的原因
因为破梗就不好玩了(被 k
好啦
我承认我有点坏
转换心情
下次更新加映场的甜 h 好了

十岁——血矿兽来袭（上）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41 年，绝刃历 241 年 6 月 2 日

天气：阴

妈妈要快点醒来，她看到我做的匕首一定很高兴

我也学会怎麼熬药了，妈妈醒来就能喝药了

今天血矿兽真的跑出来，很恐怖

可是奶奶和后后还有陛下都超强，军队好像都练假的(如果妈妈在一定也很威风^^)

我要变更强，下次换我保护妈妈！

瑟珞亚·顿卡(笨蛋晓晨)

「喝！呀！喝啊！」晓晨晚餐後独自在训练场里对着沙包拳打脚踢，从冷夜受伤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虽然命跟孩子保住了，但右手是真的没了，在那天的混乱中他们没办法寻找断掉的右手掌，等到能找时也来不及接回了。

在那之後冷夜便一直待在圣修复体里面昏迷不醒，娜芙拉表示，依她的状况她不敢随便撤掉阵法，还是等她醒来再说，毕竟冷夜当时勉强使用元素之力，灵体受创严重，连气都非常微弱。

一开始晓晨认定是自己太笨也太弱，才会害母亲变成这样，想起冷夜平常总担心她实力不够，而自己却频频顶嘴，她就後悔地要命，每天像发了疯似的练习，谁也劝不听，後来还是萨迪斯用激将法才让她减少体魄的练习，转回到跟元素之力两者兼顾的模式。

但即使如此，晓晨练习的时间还是多出很多。

「晓晨。」日影来到练习场温柔呼唤：「收拾一下，要去看妈妈了。」

「好。」她应了一声跟父亲回到屋内，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到魔宫去看冷夜，然後才回家休息，但今天不一样，明天凌晨就是冥王所说的血兽侵袭日，

几乎所有军队都被调过去断界之崖，而或许是烙雷格的叛变真的让冥王动怒了，他特许不怕死的平民到场观看，军方在附近划分了一块区域给魔族子民，凡有兴趣的、想看冥王笑话的都能过去，当然，死活官方概不负责。

晓晨也要跟去，不过是跟在冥王身边，和娜芙拉、流月等人在一起。

两人收拾过後便来到魔宫，萨迪斯带他们来到小祭坛内，流月和小清为了方便照顾基本上是住在这里了，而挨迪则在家负责照顾还不满三岁的小树。

见两人过来流月便拉着小清走人，她们也要休息的，尤其明天一早还要对付血矿兽，不休息不行，两人出去後，里头只剩晓晨一家，她跑到法阵旁坐下看着母亲苍白的面容开口说道：「妈妈，今天学校提早放学，好多人多说要去看血矿狂兽，他们都不相信会有怪兽跑出来，可是我想，虽然陛下说不会保护去观看的人，但那只是气话吧？对不对？就算不保护后后也会出手的，爸爸你说对不对？」

日影微笑坐到女儿身边，萨迪斯让晓晨恢复正常後，某一次拉着她来到这里，两人单独对昏迷得冷夜忏悔後，她就天天要日影陪她过来，每天对母亲说着大大小小的事，说妈妈不知道怎麼跟她讲话没关系，她讲就好，而且要在妈妈醒来前就开始练习。

「对，晓晨好聪明，殿下确实不会不管。」他笑着摸摸女儿的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啊！还有，烙雷格家族不是被处罚要当作抵挡血矿兽的前锋吗，葛斯那家伙，就是给我们传送时的那个，他一整个超嚣张，说绝对不会有怪兽，甚至还骂陛下，虽然後来被老师处罚了，可是要不是技不如人，我还真想揍他。」

「不用这麽激动。」日影笑道：「真的太超过惩罚自然会来，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晓晨嘟嘴：「可是还是很生气嘛！」

「萨迪斯有说话吗？」

摇头。

「那就对了，他都没吭声，你也不用这麼生气了，常生气会变丑喔！小心等到妈妈醒来不认得你。」

「才不会！妈，你看啦！爸爸又欺负我，等你醒来帮我打他。」

「什麼打不打的，静想这些。」日影笑斥，伸手骚晓晨的痒：「而且妈妈才舍不得打我。」

「哈哈哈……」晓晨被日影弄得直笑，「才不会，哈哈……妈妈比较爱

我……噗哈哈哈……她一定帮我！」

　　父女俩笑闹了一阵，日影才又说：「好了，去找萨迪斯吧！今天早点休息。」

　　「嗯！」晓晨点头退了出去，把时间留给父亲。

　　「呵……」女儿离开後他轻笑：「等你醒来可别被她的热情吓到才好……可是……夜啊……你也该醒了吧？嗯？你也不是不知道，晓晨最爱逞强了，她嘴里没说，可心里还是一直再骂自己的，快点醒来安慰她吧……」

- 曲影：
  感谢 *lunn12* 的礼物
  一天两更来了
  不过这是极限了*(*倒
  最近更太勤
  让我有点冒冷汗
  好像应该存点库存的哈
  最担心的情况过去了
  疗愈就慢慢来好了*(*被打
  右手是没了
  但冷夜会更强的

十岁——血矿兽来袭（中）

　　第二天，在断界之崖旁军队已经就绪，在断崖对面隐约能看见神族的大军，晓晨和萨迪斯一同站在搭架起来的高台上，和魔族中心成员看着这盛大的场面。

　　「二十万大军连绵这麼长的距离，断崖处的陷阱法阵，加上後防也布置得很妥当，如果这样血矿兽还能让他们慌乱，那真的很恐怖。」萨迪斯如此说道。

　　「嗯，应该没问题吧。」晓晨也这麼说。

　　「不会有问题，但能把伤害降到多少就是个疑问。」娜芙拉说道：「阻止血矿狂兽是长久的消耗战，如果不在每次兽灾把伤害降到最低，迟早有一次会被它们反扑成功的。」

　　流月不屑道：「如果几十万大军还压不住四、五千只血兽，我看全去死一死算了。」

　　冥王听了补充：「薇菈她们出事後来袭的血矿兽素质有提高，据说大概三、四等第，你不知道？」

「真的？」流月有些讶异：「我每次过去都直接冲到暗影军团去，哪有空里这些事？不过，三、四等第大概等於这边的五、六阶魔兽……难怪他们不想再派那麼多人驻守双旋湖。」

晓晨听了在旁咋舌：「哇哩！几千只五、六阶的魔兽！」

萨迪斯摸摸鼻子：「如果用一只五阶要一个编队、六阶十个编队来算……好像派这些军队只是刚好……」

流月嗤笑道：「你忘了把某些菁英算进去，他们有些人能单挑五阶魔兽，像奥修就是，还有六阶魔兽的数量不可能太多，百来只就不错，那种东西我们几个会去对付。」

娜芙拉微笑：「而且断界也会派人过来，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血矿狂兽是怎麼一回事，不是要大家送死的。」

「说人人到。」冥王嘴角微勾，众人寻他眺望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断崖里飞出一只空骑队，青一色骑乘黑色的风行飞马，两边军队早接到通知，知道第一批出现的是自己人，因此没有发动攻击，但他们的出现却引起一片哗然。

魔族这边，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冥王所说的话，因此这群人的出现无疑是个震撼弹，等同於证明断界之崖底下真的通往另一个空间。

对於士兵们的浮躁冥王很不高兴地崩直嘴角，娜芙拉轻抚他的手背很快又收回，她笑道：「别气，给他们一点时间，两百多年没有大型战役了呢。」她的安抚让他多少放松了些，而这时各大将领也开始斥喝属下，骚动很快平息，各军迅速进入备战状态，前军盾兵与步兵就战斗位置戒备以待，中军陆骑已准备好冲锋，空骑则纷纷飞起以确保制空权，最後的法师和祭师也把护罩及术法准备妥当，就等血兽出现。

从断界过来的军队直接在断崖上空散开，其中两名骑兵分别飞向神魔两族，流月看了一眼朝高台飞来的骑兵後冷哼：「修格罗？哼！那家伙居然还活着！」

当初流月简直想对喀尔西家族提出复仇死斗，当年她就是这样把害她家破人亡的沃夫克贵族杀得一个不剩，但却被冥王挡下，毕竟萨雷特也是喀尔西家族的人，怎麼说也不能毁了老战友的家族吧！

於是对修格罗的惩罚改为把相关人士全流放到断界大陆，并命令他们协助守护幻魔大陆，流月对这处罚纵然十分不满也没其他办法，只好当他们在那里全都战死算了，可现在一看，过来的就是杀夫仇人，她怎麼忍得住？於是丢下一句「先走一步」後进入血灵附体状态，都还没到完全附体就飞走了。

娜芙拉轻叹一声，闭上双眼低喃咒语，只见她额上的符纹由黑转淡，继而发出柔和的光芒，开启元素之力的她周围光元素爆起，脚下浮现魔法阵，法阵

爆出光住将她包围，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光柱消失後娜芙拉舞动背上的光翼追上流月。

这是她第一次在幻魔大陆使用圣灵附体，所有人看到她这模样都惊诧不已，在她身周的圣洁光芒和背上那对庄严的光翼使娜芙拉仿如圣天使般，哪像是背弃光之信仰的模样？

冥王低笑：「他们没想到娜也练到“灵附”的境界了。」

萨迪斯看得目不转睛：「我也没想到……」

灵附境界对幻魔大陆的人来讲几乎等於传说，魔族这边本来知道的就只有冥王、流月和已故的伯烈特练成，练到这个境界也是很大的分水岭，当启动元素之力的灵体或激发斗气的体魄练到一定程度时，散发的元素之力及斗气便会自动吸引灵界的“灵”。

灵会藉由附身在达到灵附境界的人身上以获得力量的增幅，对灵来说，那是踏上半神境界的路，而对灵附者来讲，自然是借用灵的力量帮自己做事，可说是一种互利的关系。

流月飞到比断界空骑兵更高的地方完成血灵的完全附体，除了血术的赤红双瞳外，她的脸上和手背浮现出红色的魔纹，身旁飘着淡淡的血雾，头发则变成暗红色。

修格罗已经抵达高台单膝跪地：「陛下。」

冥王微一点头，看到远方上空，萨雷特和瑟珞迦也驾着座骑与流月两人会合後，他说道：「我们这边可以了，等待神族回应吧。」

「是。」修格罗应声後站起朝同伴挥舞手中长枪。

没多久，断界空骑队布下他们的防护结界，冥王起身喝道：「敌人来袭，准备作战！」喊罢他和娜芙拉一样身周暗元素爆起，在短暂形成黑色球体的元素中展开恶魔之翼向断界之崖极速掠去。

同一时间，崖底传出阵阵野兽的嘶吼，十几道元素炮冲天而起，朝空骑队飞去，空骑和流月等人轻松闪过，向崖底回敬斩击和法术。

第一波交锋後，数百只飞行系的血矿狂兽如蝙蝠倾巢般飞出断界之崖，狂吼着向周围发动无差别攻击，空骑队立刻飞掠过去与它们正面对上。

「哈哈哈哈哈！」萨雷特狂笑着挥舞长枪，几道闪电命中扑来的血矿狂兽，「终於又可以大杀四方了！」在神族闷了两百多年的他，总算等到重上战场的机会，哪会放过？马上冲到兽群中四处砍杀。

「哼！」流月也不甘示弱，冷哼一声，身旁的血雾瞬间凝聚，化为七支三

尺长的血针，左手一挥，血针立刻穿梭在空中，在血矿兽身上刺出一个个窟窿，这还不只，右手一挥，窟窿立刻爆炸，在血针和血爆术的加持下，她下方等同於下起血雨来。

「真是……」瑟珞迦摇头感叹：「雷也太兴奋了……」话是这麽说，但她还是飞到丈夫身旁掩护他，并与他一起杀敌。

娜芙拉微笑，一次挥手在同伴身上施展圣光护体，再一次挥手挡下朝流月发动攻击的血矿兽，流月一笑，血针马上把那只血矿兽桶成马蜂窝，然後华丽地引爆，她最近实在是憋了一肚子气，一点都不想防御，只想杀杀杀！好发泄一下，反正娜芙拉这个好姊妹一定会罩她。

想到这，她召来第二个血灵，开始搜集血矿兽的血液，然後把第二只血灵具体化，背上便又多了一个能攻击的利器，她催动元素之力，血灵的触手扫出，她身周方圆二十公尺内，竟没一只血矿兽能靠近。

十岁——血矿兽来袭（下）

空中因为有流月等人和断界空骑队的关系，两族的空骑轻松许多，大多只要协助进攻或补补尾刀就好，陆上部队可就辛苦了，前两波的血矿兽从断崖爬上来时，因为有布好的术法和陷阱还能挡住，但等到第三波血矿兽攻上来时，它们已经突破第一层防线冲了过来。

盾兵和步兵赶紧上前抵挡，但不少人却被血矿兽像打保龄球似的撞飞上天，怒吼和痛吼此起彼落，法师和骑兵马上把血兽去势挡住，死神军团从左右包抄上来，硬是扛下这一波，但血矿狂兽数量不只如此，第四波、第五波冲上来，魔族部队的阵脚就开始乱了，前防阵型被冲散，编队长们只能喊着自己的队员和邻近编队合击血矿兽，後面的法师和祭师赶紧散开，大型法阵是不能用了。

大军被拆成十几段，各自对付不断涌出的血矿兽，众人都感到极大压力，伤亡人数开始增加，而且这跟对付一般魔兽不一样，血矿兽等同於是没有理智地疯狂攻击，至死方休，完全不知道害怕跟逃跑这回事，必须力拼到底的战斗让神魔两方都很不适应，以往就算有战争，敌人也懂的撤退这回事的啊！

正当军队士气开始下降时，冥王和几名菁英飞窜而出，菁英们一人负责一个区块，把该区最强的血兽绊住，让军队稍有喘息，冥王则是在血兽最密集的地方穿梭，一刀一个，就算没一击毙命也把血兽打得半残，交给军队处理，在千军万马的混乱场面中，他手中刀刃明明是黑色的，却在极速舞动下显得特别耀眼。

血兽的伤亡也让死灵法师派上用场，一只只亡灵魁儡在法师控制下转而攻击同伴，局势总算稍微稳住。

「雷，我们得回去。」瑟珞迦看到手下已经现出疲态，赶紧提醒。

萨雷特豪爽一笑：「好！到地上杀更过瘾。」说罢马上跟在瑟珞迦身後转向神族方向飞去，两人掠过血兽涌上的断崖边界时，十分有默契地举起手中武器分别向左右两侧斩落，「晨光制裁。」「雷冥霸天！」

伴随两声呼喊，金黄色和篮紫色的光芒乍现，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两侧，窜出的最後一波密度最高、等地也最强的血矿狂兽，竟像蚂蚁被两只手指划过一样，尽数倒下，两人掠驰而过，顺势在较强的血兽身上补几刀，最後一波攻势就这被两人打的七七八八的，只剩十几只能扛下两人攻击的四等第血兽依旧朝军队冲去。

他们也不里那几只，直接分散斩杀手下对付不了的血兽，神族部队压力顿时减轻。

神族已经确定能挡下血矿兽的攻击，魔族却还情况未明，最後一波攻势颇猛，只靠冥王一人短时间内还无法压下，於是娜芙拉对流月说道：「我回去帮绝，你小心。」

「放心，死不了。」流月退去第二只血灵，转为攻守皆宜的状态，空中的攻势比地上来的快，刚才已经被化解得差不多了，她只要把残局收拾收拾就行。

娜芙拉点头，一眨眼便消失，而後瞬间出现在冥王身旁，把周围士兵都吓了一跳，她微笑：「我来帮你。」她闭眸仰头利用光元素感应到附近的血兽後，背上光翼化为锁链向地上钻，不一会儿方圆三公里内的所有血兽都被地上冒出的光链缠住，动弹不得。

冥王在她来到身边时早已开始准备，恶魔之翼已经散去，暗元素全集中在刀刃上，黑色的微粒绕着刀身旋转，数量越转越庞大，周遭的人感受到压力纷纷後退，他来到娜芙拉身後举起刀刃。

背後光链激烈抖动，娜芙拉急喊：「绝，快点！」

冥王不再犹豫，轻喃：「圣绝光刃。」向爱人背後重重砍落，在一阵惊呼声中，他箭步上前接住险些倒地的娜芙拉，而发出的攻击透过光链传到每只被困绑的血兽身上，暗元素破坏光元素带来的激烈冲击爆裂和风暴把血兽全数震成碎屑，无一幸免。

刚刚那一击至少杀了三分之一的血兽，因此冥王抬头看着发愣的手下冷声提醒：「还不去支援左右两翼。」几名将军这才大梦初醒，赶紧指挥队伍，把中军分为两半，帮忙收拾其他血兽。

「没事？」人走得差不多了冥王才低头关心，娜芙拉微笑：「没事……欸，太久没这样了。」她并不是因为他的攻击而受伤，而是一次要困住几百只

血兽十分累人，所以在冥王攻击後一放松就软脚。

冥王嘴角微勾，收起刀刃将她抱起，娜芙拉马上抗议：「等等……战争还没结束呢！」

他不理会，自竟抱着她张开恶魔之翼向高台飞去，途中才冒出一句：「套流月的话，如果剩下这些还没办法收拾，全死一死算了。」

「绝……很丢脸……」众目睽睽下……好吧，或许没那麽多人有闲情逸致看他们俩，但还是很害羞啊！

冥王轻笑：「不会，你实力坚强，他们会佩服你。」

问题是威风一下後就被人抱回来，岂不是後继无力？还是很丢脸啊！

想是这麽想，知道再说也没用，她也只好乖乖被抱回去了，才一着地，萨迪斯就上来关心：「母后，没事吧？」

「没事。」她笑道：「是你父皇固执。」冥王只看了两人一眼便又重回战场。

晓晨也上前说道：「后后，你好厉害，奶奶也很强，你们都好厉害，我以後也要像你们这样。」她脸蛋微红，显然十分兴奋。

「你会的。」她摸摸晓晨的头鼓励：「总有一天你一定也会练到这个境界的。」

这次的兽灾就这麽告一段落，虽然军队的表现实在不怎麽样，但冥王还是给予该有的奖赏劳军，後续的事晓晨不甚清楚，因为她急着回家找冷夜。

参与战争的大人们还没能那麽快回家，所以她跟萨迪斯先去守着冷夜，她依然对着昏迷的母亲述说一些大小事，当然今天尤其说了很多关於血矿狂兽的事，说到後来，她却突然沉默，踌躇许久才拿出自己做了三个月的木制匕首。

「那个……妈……你的右手……」她身子扭捏，眼眶有些泛红，「奶奶说她有办法用魔法弥补，可是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才会完全习惯……奶奶还说你会需要一些东西帮助练习，所以我做了一个木制匕首，想说给你练习用……」

「我说你会很高兴，可是爸爸说你会吓到，然後愣住，我有这麽可怕吗？臭爸爸一直损我，妈妈你快点醒来，你醒了才能阻止爸爸亏我。」

萨迪斯在後头闷不吭声，只是静静看着晓晨对冷夜说话，心里有股说不出的苦涩。

十岁——妈妈你怎麼了？（上）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41 年，绝刃历 241 年 7 月 26 日

天气：多云

妈妈到底怎麼了？为什麼会变成灵体共生？

我不喜欢，今天妈妈的样子好可怕

我还以为她终於醒来了，而且……到底是谁想要妈妈的命？

我……我到底给妈妈惹了什麼麻烦？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写满一页)

瑟珞亚·顿卡(笨蛋晓晨)

五个月过去，冷夜的肚子已经明显隆起，但她还是没醒，而晓晨已经从一开始面对母亲东说西讲的状态转成只是呆呆看着她，嘴里喃喃念着「妈妈你快点醒来」的样子。

这对她无疑是折磨，几个大人轮番想办法让她离开冷夜身边去做点事，萨迪斯也看不下去，这天拉着她想往外跑却被拒绝。

「我不要。」晓晨甩开他的手，「我们不能再随便乱跑，出事就不好了。」

「不是乱跑。」他也知道这事对晓晨造成很大的阴影，於是说道：「我带你去秘密基地，那是母后告诉我的地方，她已经用传送阵定好位置了，我们可以随时来回，而且那里不会有人知道。」

晓晨还是看着冷夜不语，显然没甚麼兴趣，他又说：「母后说流月阿姨一直想带夜姨去那里，可是都没什麼机会，你去看一看，然後回来跟夜姨讲一下状况，怎麼样？」

她听了咬唇，低头犹豫起来，这时日影刚好走进来，「就去吧。」他笑道：「我等等还有事，不能守着妈妈，你先去晃个一小时再回来，我们交班。」

爸爸都这麼说了，她也只能点头，两人来到娜芙拉寝房，她正好跟小清在讨论冷夜的事，见他们来便笑道：「要去了？」

萨迪斯点头後她手一挥，传送阵马上出现，「它是单向传送，你们回来前不会消失，别玩太久。」

「知道，谢谢母后。」萨迪斯说完便领着晓晨进传送阵，眼前景色一晃，两人便来到疑似峡谷的地方，在谷底的他们能看到两旁陡峭的崖壁，「那是锉枒石。」萨迪斯说道。

「锉枒石？」晓晨微讶：「这里是特依艾裂谷？」特依艾裂谷在魔族领土南方，锉枒石质地坚硬，算是这里特有的产物。

「嗯。」萨迪斯说道：「听说是你爷爷在武者见习的时候发现的，母后说当初也是他带着他们到这里来才知道有这个地方，後来每次需要清静一下她都会过来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

「爷爷……」晓晨轻喃，她很少听到跟爷爷有关的事，因为母亲不知道，父亲也说得不多，奶奶就别说了，还怕问了会被她轰呢！

谷底可说是绿意盎然，除了高度到小腿肚的草皮外，树木也不少，而且是晓晨没看过的树，树干笔直，粗估他们两人合抱能刚好围起来，奇怪的是那些树在光线下，不论树树皮还是茂密的枝叶似乎都微微反射着光线，她没看过这种树。

萨迪斯捡起火焰状的树叶解释：「这是黎木，是从断界大陆移过来的，听说那里有一整片的黎木林，在太阳初升的黎明光芒下，树林会发出如同星光的耀眼光芒，非常漂亮，母后很喜欢，就在这种了一些。」

晓晨听了点头，「所以这种树本来就会反射光元素啊……」

「嗯。」萨迪斯拉了她继续往里头走，到某处山壁他伸手碰触，手直接穿过石壁，「走吧，因为不想让其他冒险者知道，他们就把它藏起来了。」

两人穿过山壁後眼前一亮，一个被框限住的世外桃源出现在眼前，这明显是个山壁旁一个葫芦状的缺口，周围一样陡峭的岩石林立，里头末约是 200 公尺的训练场大小，除了花草树木外还有一座池塘，判断应该是地下涌出的泉水聚成，池塘不远处有棵歌唯树，树上较低的枝叶中隐约能看到未完成的树屋。

晓晨走近一看，被拿来架设木屋的木材早已腐烂不堪，可见树屋年代久远，她轻笑：「这该不会是爷爷搭的吧？」

萨迪斯挑眉：「这麼厉害，的确是你爷爷搭的，说是希望儿子女儿能生一大堆，到时候这里就是游乐场。」

晓晨又笑：「拜托，这麼好的地方拿来当游乐场？真浪费。」这里宁静舒适，环境又好，最适合静养，等母亲醒了来这里最适合了。

想到这她就高兴地东看西看，到葫芦裂口的最里面甚至还搭了个简单的木屋，屋顶还不是用木板搭的，是拿防水用的布帘钉住而已，看样子娜芙拉真的很喜欢到这里来呢！

两人晃了晃，觉得差不多了便走回传送阵回到魔宫。

跟日影交了班，晓晨拿着捡到的黎木叶正想讲秘密基地的事，却看到冷夜突然睁开双眼。

「！？」晓晨倒吸口气，又惊又喜，正想开心大喊却发现冷夜的右手以肉眼看得到的速度被坚冰覆盖，很快的，如魔兽般的冰爪又一次出现，她的瞳孔也立刻转为冰蓝色，祭坛内冰元素迅速增加，头部、脚部和肩膀皆快速生出冰层蔓延，甚至逐渐形成模糊的形状，背後的冰翼更是早已成形。

「妈……妈妈？」这状况让晓晨完全不知所措，只能是探性地呼唤母亲，冷夜似乎听到了，头转向她，但那冰蓝的双眸却没有聚焦，彷佛一具冰魁儡，那毫无温度的神态让晓晨打了个寒颤，「妈妈……你怎麽了？」

回答她的是背後突然传来的闷哼，她根本没发现後面有人，当下第一反应便是护头伏地，紧接着翻身向後一看，更多闷哼，甚至叫骂声响起，这才发现，周围不知怎麽的多出好几尊冰雕……

- 曲影：
  感谢 *lukia*、*secr2*、 *lunn12*、染狐、雪夜秋枫、 *eitatsu* 的礼物
  从这几天开始到8月份都会有点忙
  但还是会尽量维持周更
  成长日记应该算差不多了
  圣绝光刃部分中间剧情还是有点卡
  我其实不太会安排剧情 ＝ ＝ 　所以如果有卡文的话会写其他练笔用的文章补上
  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

十岁——妈妈你怎麽了？（下）

「夜！」嘶哑的怒吼响起，伴随几声闷哼，现身想对冷夜下手的人全被赶回来的日影放倒，确定安全後，他才又看向几乎被冰元素覆盖的冷夜又喊了一声：「夜……」语气转为怜惜和担忧，她那样的神情根本使他无法判断她究竟醒了没。

这时的冷夜已经走出法阵，除了躯干以外其他部位已经完成附体，本来半透明的坚冰硬化成不透明的雪白，小腿、手臂、头部和背部像是套上铠甲般，手脚都变成爪子，手臂和小腿上的冰雪隐约看得出鳞片纹路，脸部虽然没有冰雪，但耳朵两旁长出疑似犄角的尖锐形状，像戴了个头盔，加上背後的冰翼，好像能粗略判断是被甚麽形体的灵附体了……

「龙……？」日影低喃，冷夜……不，或许该说那只龙才对，现在控制冷夜躯体的是被招换来的冰龙，它点头却没说话，晓晨这时跑到日影身旁抓着父亲，眼神又是惊疑又是担心，「妈妈……」

「呜啊……」又是一声闷哼传来，但这次的声音主人却是娜芙拉，感应到异状和她一起过来的小清赶忙扶住差点倒地的魔妃，「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夜！她不是敌人！」日影一时间也不知道怎麽称呼附身的灵体，只好叫冷夜的名，试着想上前，她却退後一步，然後又是一声闷哼。

「呃啊……该死的……」

转头一看，竟是从传送阵跑出来的流月，只见她和娜芙拉都捂着头，不知在承受什麽痛苦，「她是附身者的母亲，你不能……」日影低喊，再次想上前碰触冷夜，这次是流月阻止。

「出去！该死的……除了娜芙拉以外你们全给我出去！」

「可是夫人……」日影还想说甚麽，流月毫不留情打断。

「滚出去！就算没冰到肚子久了孩子一样死，你是出不出去？在解除强制附体前不准进来，谁都不准！」

他一听脸色马上刷白，立刻变出分身把一个个冰雕和倒在地上的不速之客全丢出去，然後拉着晓晨和萨迪斯把他们交给小清推出祭坛外，丢下一句「回去休息」後就把门关上。

看着留在祭坛内神情坚定的日影，流月轻啧一声，「反正不管是什麽事你总要知道……」说罢叫上娜芙拉，两人布下结界……

在外头的晓晨等人当然没离去，埃迪把那群人处理掉後也加入等待的行列，直到午夜日影才横抱着恢复正常却仍旧昏迷的冷夜走出来，在所有人发问前先开口：「小清，帮我照顾你姊姊，埃迪，请陛下找人查看殿下她们的状况，晓晨，你们两个回去，不然就照顾奶奶，别过来。」

日影憔悴的神情中有着不容反驳的气势，所有人立刻动作，才进到祭坛就看到倒地不起的流月和娜芙拉，「奶奶！」「母后！」两人大喊着跑上去查看。

「是精神衰弱……」萨迪斯低喃，看样子她们为了让冷夜恢复真的完全累坏了，没休息个十天半月不可能正常活动的。

「奶奶……对不起……」晓晨一直认为冷夜会这样是自己的错，如今又出现变数，还把奶奶害成这样，她简直无地自容，真想一刀杀死自己。

「哭什麽？傻丫头。」她是虚弱，但还没到不能说话的地步，「你该高兴，这几天你妈妈就要醒了，我可没力气照顾，自己看着办。」

「嗯。」她含泪点头。

「呼……」流月吐出一口气後又说：「叫你爸爸先照顾妈妈，明天再来找我……累死了。」

晓晨又点头，後来跟着埃迪找过来的祭司把两人安置妥当後才去找父亲。

只见日影搂着冷夜靠坐在床头，见她来了便笑道：「小清阿姨帮妈妈换过血了，要不要上来？」

她爬上床，伸手轻握母亲已经残缺的右手，发现她的体温仍然偏凉。

「等一下阿姨会过来，你帮她弄好後换你抱妈妈怎麽样？我还要去处理事情。」

「那些人……是冲着妈妈来的？」虽然他没明说，但她猜的到是关於刚才偷袭的事。

「应该是。」日影笑容微敛，「看起来是想先抓你当人质，失败了才直接攻击妈妈，不过……一次被七个人闯进来，不是他们有一手，就是最近因为血矿兽的关系，宫里的守备反而松懈了。」

「为什麽？妈妈有很多仇人吗？」

「照理说有，但她杀手时期树立的敌人应该都被我处理或疏通掉了才对，而且，刚才那几人不是魔族。」

讲到这小清拿了一些元素石进来，「晓晨，帮我一下。」

「嗯。」晓晨下床帮忙布阵，又拿了温水凑到冷夜嘴边让她含一小口吞下去，接着法阵围着床形成简单的温室，在里头能让冷夜体温恢复快一些，日影将冷夜轻放侧躺，要晓晨用体温维持母亲躯干的温度，小晴则是守阵，看了妻子和女儿一眼，柔声说道：「晚点回来。」过後便去调查那群人的来历。

直到破晓时分，日影回来时才发现，晓晨还是搂着冷夜，小清则是趴在床头睡着了，他上前轻拍小清，两人来到房外他才开口：「劝不走？」

「嗯。」小清无奈：「她说姊姊随时会醒，要守在身边。」

「呵呵，小傻瓜。」

「日影哥，那些人……」

听到这个问题他眉头一皱，拿出隔音石隔绝两人的声音传出去才开口：「是从断界大陆来的。」

「断界！？」她讶异至极，断界大陆的人怎麽会找冷夜的麻烦？

「我去找过殿下了，那不是灵体附身，是共生，但是共生不可能在这麽快的情况下就达到这麽高层次的附身，他们应该共存好一段时间了，殿下想，应该是早从极冬之心种下时就开始，如此一来，修格罗很可能也只是被利用。」

「但我不懂，这样的灵体共生到底……啊！」疑惑说到一半的小清突然惊叫，种在冷夜体内的是极冬之心，而极冬之龙传说是冰雪女神的座骑，最接近神的半神之一，该不会……」

日影绷着嘴角，脸色不是很好，「殿下没有明说，但我也认为很有可能，这事别跟晓晨说太明白，说是灵体共生就好，毕竟半神共存记载中都很难找到，不能让她再自责下去，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保密，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这是夫人的决定……」

两人谈至旭阳东升，日影认为该叫晓晨起床准备上学为止，冷夜的情况确定安定下来，但潜藏的隐忧仍让人担心。

- 曲影：
  感谢 *lukia*、爱啃书的猫的礼物
  呼贴上来了
  冷夜下一章就会醒来
  大家可以放心啦

十岁——妈妈你在说什麽啦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41 年，绝刃历 241 年 7 月 28 日

天气：晴

醒了！妈妈终於醒了！

虽然妈妈说了很多傻傻的话

可是妈妈真的醒了！

醒了醒了醒了

我要好好爱妈妈，最喜欢妈妈了

瑟珞亚·顿卡(最爱妈妈的晓晨)

两天後，晓晨看到来接她的不是日影而是小清时，简直快跳到半空中，「妈妈！」她高兴大喊一声就直接往家里方向跑，谁都叫不住。

本来应该来接她的父亲不能过来，就表示母亲已经醒了，她怎麽可能不高兴？三步并作两步冲回家里，只想快点看到妈妈，但来到母亲房前，却又不知

怎麽的紧张起来，跨一脚，拖另一脚地移动到门边，一只手握住门把，就是没有转动的勇气。

僵持了一会儿，反而是门把自己动了，她吓一跳，往後退一步，只见日影探出头来比了个禁声手势示意她进去，进房後便看见冷夜依旧侧躺在床熟睡着，日影蹲下来低声道：「妈妈还很虚弱，让她睡一会儿，你陪她，她一醒来就吵着找你，看到你一定很高兴，我去拿药，嗯？」

「嗯。」她轻声回应，日影出去後便来到床边看着熟睡的冷夜，与之前毫无二致的睡容很难让人相信她已经醒了，晓晨如同前两天一样，伸手轻抚她已经残缺的右手，之前这样的举动都没能引起冷夜的反应，但这次紧闭的长睫却颤动两下。

杀手的本能使她醒来，但家里给予的安全感已经将後续的警戒动作完全淡化，她缓缓睁眼，看清眼前的人时忍不住低喊：「晓晨！」上前将紧抱在怀中。

「妈……」本来有一堆话想等母亲醒来跟她说的，但在听到那声急切的呼喊後，她只能硬挤出一个字来。

抱着她的手不知怎麽的僵了一下，接着便听到冷夜疲弱且压抑嗓音在耳边响起，「对不起……抱一下，让我抱一下就好……」

才想说些甚麽，冷夜却先开口了，「我……我不会再严格训练你……」

「不会再叫你小肉团……」

「不会教训你……」

「我会试着对你笑……试着轻声细语……」

她说了好多，把当时晓晨骂她的地方一一轻声回应，最後才说：「所以……先别离开好不好？别再离开家里……我知道你讨厌我，让爸爸陪你，你真的不喜欢，我生完这一胎就离开，好不好？」

她早已听得直掉眼泪，最後一句话更让她死抓着母亲哭喊：「妈妈……你在说什麽啦……」脸埋在母亲颈肩不停抽泣，怎麽也说不出话来了。

「对、对不起……我……」女儿的情绪她向来不会应对，何况是现在哭得这麽厉害，不得已，只好像早就把药拿进来的日影求救：「影，晓晨……」

日影轻笑坐在她身旁，轻抚她的长发，「让她发泄一下没关系，憋好久了……不过，不跟我讨论就想擅自离开，会不会太夸张了？嗯？」刚才那段话实在让他哭笑不得，不过，甘愿为了女儿委屈求全到这种地步的，也就只有眼前这个傻瓜了吧？

想到这，他不禁爱怜地将她与晓晨一同抱在怀里，但正如之前所说，他并没有打算开口安慰女儿的意思，听着女儿的哭声冷夜简直不安到极点，不得已，只好开口试着安慰，当然，笨拙得可爱。

「别、别哭……我让爸爸带你去市集好不好？你之前一直吵着要逛的对不对？」

「不然再买护肩给你，基本装备就差护肩了……你喜欢深色系的，还是黑色好不好？」

「晚上……晚上请晓清做赤羔浓汤给你喝，你最爱的……不然我自己做……」

「不要……」听到母亲都这副德行了还想亲自下厨只为了让自己别再哭泣，她硬是抽抽噎噎地开口：「我不要，呜……我、我只要妈妈平安……妈妈对不起……我是笨蛋……我错了……呜……」

「什麼？」冷夜压根不认为女儿有错，「别、别哭，妈妈才笨，你没错，别哭……」

看她们两个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日影索性起身把药拿到晓晨身旁，「好了，晓晨，我们之前约好的，你照顾妈妈，嗯？」

她这才离开冷夜的怀抱，点头接过汤药，「妈妈，我喂你……」

「不了，我……」本想伸手接过药碗的她在看到没了手掌的右手後只能默默收手。

晓晨小心舀起药水吹凉递到母亲嘴边，冷夜微笑，「谢谢。」不想让女儿失望，只能乖乖让她服务。

晓晨没漏看母亲眼中的落寞，她赶紧开口安慰：「奶奶说她有办法的，妈妈你不要怕，练习要用的东西我也都帮忙准备好了，你一定很快就会恢复，不对，会变得更强，妈妈最厉害了！」

「不，我很弱……」她回应，并张口喝下晓晨送到嘴边的汤药。

「才不会！妈妈最厉害，大家最近都在讲你，我也要跟妈妈看齐，要变得跟妈妈一样厉害。」晓晨说着，眼中是毫无保留的欣喜和崇拜。

这样热情的女儿她有些吃不消，偷瞄了日影一眼，却见他只是在旁微笑。

结果一整天，她就在还无法适应的状态下接受晓晨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听着即便没有太多回应，也依旧东说西讲的晓晨说着近来诸多事件和她的想法。

十岁——元素义肢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41 年，绝刃历 241 年 8 月 10 日

天气：雨

妈妈最近真的没甚麽精神，一定要想办法让她高兴

奶奶终於可以教妈妈复健了

我都不知道还有元素义肢这种东西，好厉害！

这样一来妈妈只要练起来就一定能更强

太好了

瑟珞亚·顿卡(晓晨)

「喝哈！」训练场中，晓晨和萨迪斯在练习武斗，两人能够选择武器练习後分别选择双刀和军刀，萨迪斯显然想承袭父亲的舞艺，晓晨则是认为匕首不适合自己，所以改练双刀。

第五场武斗结束，两人互相行礼後就听到冷夜的声音，「今天到这里就好，休息吧。」

晓晨回应：「可是妈妈，我们还能再练。」自从冷夜醒来後对两人的要求宽松到让他们十分不习惯，训练量整整少了三分之二。

萨迪斯也认为他们应该能继续下去，「夜姨，你可以增加训练量没关系，我们没那麽软弱。」

冷夜笑着摸摸他的头，「对不起，不是你们不好，是我累了。」也是打从醒来过後，她像是变了个人，不再绷着脸，常常露出温和的微笑，虽然依旧寡言，但与人的应对态度变得非常软，几乎是别人说什麽她都答应。

要她好好休息，她点头，要她不能再用斗气及元素之力，她也点头，说东便往东，说西就向西，这样的转变实在让两人很不能适应，但看她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也不知道要怎麽让她振作，只好就这麽拖着。

听到她累了，两人当然不会硬要练下去，晓晨说到：「那我扶你回去休息。」

冷夜依然是柔柔地笑，「嗯，谢谢。」於是挺着肚子跟女儿进屋去，萨迪斯想了想，也跟着进屋。

等到晓晨跟日影从房间走出来时，他问：「爸，夜姨总是没甚麽精神，怎

麼让她振作？」

这问题显然是帮晓晨问的，日影听了笑道：「没这回事，她本来就这样的。」

「啊？妈妈不是因为……因为还以为我不喜欢她才这样吗？」她总以为母亲这样的转变是在讨好自己，正如冷夜之前所说的一样，她完完全全改掉当初晓晨骂的事情，就像在用行动求她别再离开一样。

「哈哈哈，你最近都快变成黏巴虫了，她还没傻到这种程度啦。」日影拍拍女儿的肩坐下来说道：「我不是说过妈妈底子里是彻头彻尾的杀手吗？所以怀孕後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会让她觉得无聊，连自主训练都没办法当然是整天提不起精神。」

日影这麼一说她忍不住笑出来：「噗！原来是这样。」

「可不是？她这次可好多了，怀你的时候啊，还跟我赌气呢！说什麼不能练习和出任务都是我害的。」

「哈哈哈，妈妈好可爱。」

「对啊，所以你们有空跟她多聊聊，找一些她能做的事给她做，噢，明天开始奶奶就要帮她复健了，有空也能帮忙。」

「嗯。」两人一同答应下来，只是他们都还不知道要怎麼复健呢！

第二天，流月请来她在断界的朋友为冷夜右小臂增添特殊魔纹，「依照要求，这是能够凝聚冰元素和血的纹路。」那名叫做西鹤的风妖这麼说道，「你的情况特殊，现在不能使用任何元素之力，所以要靠元素石跟流月的配合……」他边说边拿起冰元素石，流月在旁一起发动血术，血液沿着手臂上的红色魔纹沿伸，形成类似骨架的模样，接着元素石散发的冰元素自动附着在血液上，一眨眼便变成内嵌血纹的冰手。

「哇……」晓晨看了忍不住发出惊叹。

西鹤继续解释：「已经布下魔纹的地方不用担心冻伤，新的手掌是用元素构成的，照里说是该用元素之力控制没错，但你必须练习用意念，毕竟这段时间还不能用元素之力，平常状态下元素义肢用意念维持也就够了，战斗时才需要元素之力的加强。」

冷夜点头表示了解，「谢谢。」

「不谢不谢，我本来就是专门帮忙安装元素义肢的，小事一件。」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想试着让它动，但果然没有那麼容易。

流月见状说道：「孩子出生前你只要试着用它正常生活就算过关，生产後隔一个月用斗气，隔两个月才能用元素之力，练得好就能转型成魔斗士，好好努力吧。」知道女儿还是习惯交代任务式的口气，她便给了一连串目标，这下再也不怕她会因为没事做而无精打采了。

「是。」冷夜应承下来，视线没离开崭新的手，显然还在努力想让它动。

日影见状嘴角微扬，推推晓晨，晓晨会意，上前递出先前做的匕首，「妈妈，这是我做的，很粗糙，可是应该能暂时让你拿来复健用。」

冷夜愣了一下才开口道谢，显然有些受宠若惊，接过匕首就把其中一只放到右手手掌上，瞪着它们，一副不握住不罢休的样子。

这模样看得众人直笑，日影坐到身旁轻搂她的肩，晓晨坐另一边一起盯着义肢，看它甚麽时候能听指挥。

「好好练吧，化掉了再找我或小清就行，走了。」流月丢下这句话手一挥，便带西鹤走人，毕竟他是接下来要长期居留在幻魔大陆帮助残缺士兵的，早跟绝刃约好时间见面了。

萨迪斯也看着冷夜一家人笑道：「夜姨一定会进步神速的。」

- 曲影：
  感谢 *lukia*、 草莓提拉的礼物
  我有想要帮变强後
  能用冰血元素、半神附体
  加上本身绝佳身手的冷夜取称号
  可是一整个词穷
  有哪位热心人是可以帮忙吗？*(*被 *k*

十一岁——轮回宴（严肃版·上）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41 年，绝刃历 241 年 12 月 8 日

天气：雪

弟弟出生一个月，搬到火山也快一个月了

还蛮习惯的，在这里长大难怪妈妈这麽强

爸爸还是一直缠妈妈说想生妹妹

都说现在不适合了嘛！真是的

嘿嘿，又听到秘辛了

妈妈还是好可爱^^

五年後我也要加油，跟妈妈一样闯出名号

瑟珞亚·顿卡(晓晨)

冷夜的第二胎─罗裴特，也就是旭焰出生後，以调养身体为由，流月让全家人都搬到奥伦勒火山来，她在娜芙拉寝房隔壁设下传送阵，一家人便从那里进出魔都，萨迪斯自然也从那里传送到火山区接受训练。

生产後冷夜恢复得很快，这天她左手抱着旭焰在山洞里哺乳，右手不经意地把玩寒心，匕首耍得冒出好几个剑花，日影见状忍不住微笑，妻子已经能把义肢运用自如了，他从背後搂住她笑问：「怎麽不把衣服拉起来？」看着埋在白色棉衣里的儿子只能露出两只脚在外面晃他就觉得好笑。

冷夜眉头轻蹙：「小清他们要回来了。」因为是由人族的流月带大的，所以姐妹俩观念相对保守，拉开衣襟哺乳这种事有私人房间还可以，在火山区怕被其他人看到当然不会做，就算魔族女性公开哺乳很普遍她还是做不到。

「噢，我没注意。」日影当然不会纠正，她的身体只有他能看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吻一下妻子的脸在她扬起笑靥时他轻问：「後天有晚宴，我们……」

「不去。」脸马上垮下来，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宴会什麽的绝对绝对与她无缘，休想要她再出席！

「啊？妈妈为什麽不去？」刚训练完牵着三岁的小树走进木屋的晓晨听到母亲不想去大感失望：「陛下很重视这次的晚宴，连服装都派人订做了说。」

听到连服装都订好了她歛下眼睑，真的很不想碰那种麻烦事啊……

哪知萨迪斯也在旁帮腔：「嗯，这次聚会真的很重要，所有贵族当家跟军队首领都要到的，夜姨不去恐怕不行。」

「宴会！宴会！宴会！」不懂事的小树在旁高兴呐喊，对他来说宴会就是有好吃有好玩的，小孩子不高兴才奇怪。

小清当然知道冷夜为什麽这麽排斥，她轻笑，把儿子的情绪安抚下来才说：「埃迪帮你们领服装去了，一定要出席的。」

冷夜一听脸部表情崩的死紧：「我不舒服……小焰也不舒服，他闹肚子、发烧头痛、哭闹，我要照顾他……」说完便拍着旭焰的背，将他从宽松的衣服里抱出来，边哄边搁下寒心往小木屋走去，显然不想再多谈关於宴会的事。

日影笑叹一声，丢给小清一个眼神後便跟着去了，小清会意，拦下想跟上的孩子们，「让日影哥去吧，他会说服姊姊的。」

「小清阿姨。」晓晨嗅到八卦的味道，蹭到小清身边腻声问：「妈妈是不是又有我们不知道的糗事？有关宴会的。」

看她像只发现新玩具的猫一般小清忍不住轻笑，打从冷夜醒後她就对母亲以前适应不良的八卦特别感兴趣，总喜欢缠着日影，要他讲给她听。

「其实也不算糗事吧，那是你出生後满120天的轮回宴的事……」

轮回宴是魔族传统之一，是为庆祝孩子的诞生所办，当然，宴会中母亲与孩子绝对是主角，初时听到宴会时冷夜没多想就答应下来，直到宴会前三天，日影拿了黑色晚礼服给她时……

「这是什麽？」她抓着“布料”询问，不明白日影丢这给她干嘛。

他笑答：「礼服，宴会要穿的。」

「我？」

「嗯。」

「唔……」冷夜一开始还没反抗，只是好奇地抓着礼服研究该怎麽穿。

日影轻笑，主动替她褪去衣物换上礼服，在更换的过程中冷夜就觉得不对，等到穿好礼服她抱着裸露在外的双臂问：「宴会要穿这个？」

「嗯，女性参加晚宴一定都穿礼服的。」他已经尽量帮她选保守的款式了，没露背也没露腿。

可惜她还是觉得太暴露：「我不要，如果一定要穿那我不参加了。」

「怎麽可以？」日影早想到她会拒绝，怎麽劝也想好了：「轮回宴是很重要的诞辰宴啊！你不参加的话晓晨得不到母亲的祝福和爱，会被认为是不好的兆头喔！」

「那……对她不好？」

「当然。」知道她很爱晓晨，他故意说得严重些：「这样她会被当成弃婴看待的，被以为是妈妈不要的小孩，以後会辛苦很多喔！」

「那我参加，可是不穿这个？」

「不行啦，都说一定要穿啦！」日影搂住她轻哄：「乖，一次就好，别任性，嗯？」

「唔……」她低头将脸埋到他的颈间，又一次感受到压力压向自己。

我不是任性……

想说，却还是把这句话咽了下去。

极冬之心解除後她过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些以前从没遇过也没想过的生活方式带给她很大的压力，或许在旁人眼中看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对她来说却是很严重的适应不良，因为有日影在她才没有逃走或闹出甚麼大事。

可那不代表她就能因此快速调适过来，如果只是回复正常生活可能还好，可坏就坏在怀了孩子，一堆的禁忌、一堆的不方便和身体的不适几乎快把她弄疯，好不容易生下晓晨了，没想到等着她的不是解放而是更多的琐事，喂奶、换尿布、洗澡、换衣服……现在竟然还要穿那种东西参加宴会！？

我不要……

冷夜心底不断冒出这三个字，却也只能一次次把它压下去，每压一次心里就沉重一分，她咬牙退开日影的怀抱，转过身去没让他发现自己的低落，「我知道了……」

「嗯。」日影微笑，从身後拥住她轻吻，「我就知道你最爱晓晨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日影的话她听得不怎麼确切，只觉得光是要把负面情绪压下去就花了好大力气，自然也就没甚麼心情跟他多说甚麼。

- 曲影：
  感谢 *limichelle*、*sally0330*、 给我钱、*wale0423*、*ysdcy* 的礼物
  是这样的
  这篇本来要走搞笑路线
  可是因为最近心境的关系
  写着写着就写成严肃版了
  有空会补上搞笑版的
  另外要报告的是
  现在我重新进修中
  所以时间更少
  正如专栏开头写的
  恐怕连月更都做不到
  这点真的很抱歉
  但我喜欢写作，所以还是会继续写下去
  如果有想到欢迎随时回来回味一下日影和冷夜的故事
  最後要感谢推文的人
  虽然我还是不知道谁推了我的专栏
  不过真的很谢谢你！

十一岁——轮回宴（严肃版·中）

　　轮回宴当晚，冷夜沉着脸将仪式做完，她的情绪没有人注意到，流月早习惯她对外人的冷脸，日影则是忙着应酬，加上这阵子为了宴会真的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办法留上心。

　　等到终於恢复自由她马上闪到角落去，把那群麻烦的人全丢给日影和流月，偷偷脱下母亲逼她穿上的高跟鞋放到一边，反正礼服够长，不会被发现，接着，还没进食的她尽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饮食区胡乱拿了一堆食物後又回到角落。

　　缩在台阶上的冷夜看着前方不远处的人群，她忍着掉头就走的念头食不知味，吃着吃着随手拿起装在杯子里的东西喝起来，一开始被呛了一下也不管，继续喝下去。

　　想到宴会最後还有最後的仪式要做就觉得好麻烦，一点都不想待下去，想着想着，不知不觉间，视线慢慢模糊了……

　　「队长……？」巡狩队的沃妮娜正结束跟格杰特的交谈，想找冷夜礼貌上道声恭喜，没想到却看到自家冷面队长怔忡流泪的模样，她简直以为自己眼花了！

　　冷夜没注意到有人在叫她，其实她还没有很习惯队长这个称呼，也不是很喜欢出任务时要一群人一起行动的模式，她自己一个人过惯了，因此也不会以为这时有人会过来找她。

　　沃妮娜见状蹙眉，拉着格杰特走到她身边，「队长，你……不舒服吗？」

　　冷夜眨眨眼，看到自己的队员照理说应该马上收起失态的，但不知为何却压根没心思这麼做，她缩起身子，双臂环绕着膝盖，半张脸埋在膝上，露出止不住泪的双眼，「我这样……是不是不好？」

　　「呃……哪里不好？」沃妮娜见她心情真的很低落索性坐到身旁陪她，「队长，你哪边不舒服？要不要去休息？」这时她才闻到冷夜身上传来淡淡酒香。

　　不会是喝醉了吧……

　　想到这可能就觉得好玩，原来杀手冷夜喝醉是这副模样？

　　「我这样哭……对晓晨是不是不好？」

　　「呃……怎麼不好？」

　　冷夜摇头继续掉泪：「为什麼魔族这麼麻烦……我不喜欢……不是任

性……是真的不喜欢……」说着说着，想到晓晨又觉得不妥，「是不是不好？当妈妈的在宴会上哭对宝宝是不是不好？」

「这……为什麽你会这麽想啊？」沃妮娜朝瞄夥伴一眼，格杰特会意，转身寻找日影。

「影说不参加宴会对晓晨不好……那我哭了是不是也不好？」

囧……哪里不好了？怎麽好像队长思路异於常人啊……

虽然心里越加觉得有趣，但嘴上还是得安慰：「哪里不好了？队长你别乱想，没这麽严重的。」

冷夜哪听得进去，她继续挫败地掉泪，「可是日影说不好，没有喝黯水不好、没有擦杂骆乳不好、没有祭暗神不好……还要穿重得要命的祭袍……没有休息不好、出任务超过三天不好、连见血都不行，我又什麽都做不好，差点摔死晓晨、害她闹肚子还溺水……弄得我变得好没用，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好……根本没办法完成一件事，一件在你们眼中平常得要命的事，我却该死的做不好！根本是无能透顶，没用成这副德性……果然小清没事後我就该死的连存在都没必要存在……」

「谁说的！」一声低斥打断她的自我诋毁，从没听过她如此消极言语的日影焦急地想拥她入怀却发现她瑟缩了一下，於是他只好蹲在她身前身手轻抚她的脸，心疼地在她眼中看到无从掩藏的自卑和无措，以及些许的……惶恐。

「对不起。」还没来得及说出安慰的话冷夜就先开口了，她拚命眨眼、伸手拭泪，「对不起，我、我不是在耍任性……是不是不能这样？我……我马上停下来，等我一下……等一下……」

日影见状咬牙将她紧紧抱住，「没事的，怎麽会不行？你没做错什麽，别紧张，没事，别怕。」他边安慰边痛骂自己，怎麽会没发现哄她的方式不但没帮助她适应反而磨光了自信？

总是说不怎麽做就不妥，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而不是鼓励冷夜怎麽做会很棒，结果把她弄到现在这种诚惶诚恐的样子，怎麽没发觉那些说法不是哄她而是该死的威胁，让她无法拒绝的温和威胁……真的是该死！

远处，娜芙拉瞄向身旁抱着晓晨不发一语的流月，「小月？」

後者嘴角扬起，娜芙拉明白，那是苦涩的幅度。

「我确实说了很多重话。」流月承认，当时的心急让她在训练冷夜时骂了很多不入耳的重话，也明白这会在女儿心底留下痕迹，只是没想到一向藏得很深的女儿会在这时表露出来。

娜芙拉闻言轻叹：「二十几岁就当母亲还是太小……」一般魔族子民平均

四、五十岁才生育，何况冷夜情况特殊，这时当妈妈就像大孩子带小孩，难怪会这样了……

十一岁——轮回宴（严肃版·下）

「那……後来呢？」晓晨眨眼询问小清後续，没有听到糗事的喜悦，反而有些怔忪，没想到会是这样，之前听父亲说母亲很怕自己时体悟还没那麽深，现在听了才知道，原来打从一开始她就带给妈妈无尽的挫败，从小到大都是，这让她怎麽样都笑不出来。

「後来？後来姊姊流着泪做完了最後的仪式，就算日影哥一直跟她说没关系也坚持不离开，总觉得没做就对你不好吧，之後妈妈给姊姊放了个长假，要她想做什麽就去做，本来她很高兴，跑去接了一堆任务，可是……」

「可是？」

小清想起那时的情况轻笑起来：「可是没几天她就回来看你了，就是放不下心专注执行任务，在外头总担心女儿有什麽三长两短，就算有妈妈和日影哥在照顾也一样，没亲眼看到就是不放心……有点像是以前那样吧……没看到我安全她就担心，所以没事绝对不乱跑，总会回来陪我，所以即使任务一堆也三天两头回来一次，就算只是看看你也好……再来她就没接过那麽多任务了，时程超过五天的也一律不接。」

听完萨迪斯反而先笑了出来，「夜姨傻的真可爱，难怪爸爸这麽爱她。」

「欸，是啊。」晓晨搔搔头，也笑了，「真的很傻说……跟外表完全不一样。」

小清抱着小树笑得很柔：「姊姊本来就是很温柔的人，外表的冷是被妈妈塑造出来的，这几年已经淡化很多了。」

「嗯。」晓晨点头表示同意，「阿姨，我们去看看爸爸说服的怎麽样了。」

「你们去吧，我带小树去洗个澡。」

两人走到木屋外，还没进去就听到日影的声音。

「好啦，夜，快点选一个，你是要参加晚宴还是再生一个女儿，嗯？」

日影硬是逼她二选一让她满脸黑线，「不要闹，我不想去，而且也不能再生。」

「怎麽不行？请夫人把“断源”取消就好，我还想要一个小公主啊！」说完他附在冷夜耳边轻声道：「要去晚宴还是当晚跟我在床上度过？放心，我一定

会缠你一整晚的。」

露骨的话让她脸上浮现嫣红，「孩子在外面，你……」话还没说完就被日影堵住，冷夜瞪大了眼，旭焰还抱在手上，晓晨也站在外面，他怎麽能……怎麽能这样？

冷夜微弱的挣扎被轻易化解，日影的长舌入侵檀口，很刻意地逗弄着不知所措的丁香小舌，直到快无法呼吸才放开她，冷夜慌乱道：「晓晨……晓晨她……」本来是想告诉日影晓晨就在外面听别乱来的，结果没想到换来的是晓晨的破门而入。

「爸爸你这大色狼！」冲进来的晓晨护在母亲面前数落父亲，「都说过现在妈妈不适合再怀孕了，别想要奶奶解除法术啦！也不要欺负妈妈！」打从旭焰出生後日影就三不五时缠着冷夜想再生个女儿，只是流月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再有受孕这种麻烦事出现，於是在冷夜身上用了断源，暂且消除这种烦恼。

可就算如此日影还是吵着要女儿……

冷夜看到护在身前的女儿，想到脸红的窘态被看光简直想找地洞钻进去，「晓晨……没事，你……你先出去……」

晓晨回头，看到妈妈别过脸不敢看自己的羞窘模样只觉得新奇极了，这样的妈妈真美……好像有点了解为什麽爸爸这麽喜欢逗她了。

「不行！我出去爸爸又要欺负你了，我不出去。」

冷夜抬头看向日影，看到他欠扁的笑容时心里实在又气恼又无奈，就知道用这种方法压她……「我去晚宴就是了，你……你们出去吧，小焰要睡了。」

「啊，你答应的话就太好了，晓晨，我们走吧，别打扰你妈妈休息。」说完日影拉着晓晨走出木屋，到屋外都还能听到父女俩拌嘴的声音。

「不准欺负妈妈！」

「那怎麽算欺负？而且你不是想要妹妹吗？我是在帮你争取啊！」

「现在有弟弟就好了啦！妈妈的身体更重要，要好好调养。」

听到三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冷夜这才松了口气，怎知把旭焰放到床上後一转身就看到日影挂着微笑站在身後，「你……」脑筋出现短暂的空白，日影趁她愣住时上前拥她入怀。

「对不起……夜。」他没忘冷夜是为什麽这麽排斥参加晚宴的，所以他先道歉，为今天半强迫的方式道歉，「今晚的宴会有关断界跟你体内的……极冬半神，你不能不去，服装我请人订做军服了，别担心。」

冷夜这才放心，「怎麽不早说？」早跟她这样讲就不会闹别扭了啊！

结果，看到日影促狭的笑，她知道自己又被捉弄了……

十一岁——轮回宴（欢乐版·上）

听到服装两字冷夜彻底黑脸，甚麽？甚麽服装？她甚麽都没听到！

哪知萨迪斯也在旁帮腔：「嗯，这次聚会真的很重要，所有贵族当家跟军队首领都要到的，夜姨不去恐怕不行。」

「宴会！宴会！宴会！」不懂事的小树在旁高兴呐喊，对他来说宴会就是有好吃有好玩的，小孩子不高兴才奇怪。

「噗嗤……」小清当然知道冷夜为什麽这麽排斥，她忍不住轻笑，把儿子的情绪安抚下来才说：「来不及了，姊姊，埃迪帮你们领服装去了，一定要出席的。」

冷夜一听脸部表情崩的死紧：「我不舒服……小焰也不舒服，他闹肚子、发烧头痛、哭闹，我要照顾他。」看一眼其他人又发愣又好笑的表情她深觉没有说服力，於是再加强：「刚生产完也不适合参加宴会。」没错！不适合，非常不适合，尤其宴会提供的食物绝─对─不适合刚坐完月子的人，嗯！

「咯咯咯……」日影还来不及发笑吃饱饱的儿子就先笑出声来，冷夜拍着旭焰的背，将他从宽松的衣服里抱出来，边哄边撺下寒心往小木屋走去，显然不想再多谈关於宴会的事。

日影憋笑，丢给小清一个眼神後便跟着去了，小清会意，拦下想跟上的孩子们，「让日影哥去吧，他会说服姊姊的。」

「小清阿姨。」晓晨嗅到八卦的味道，蹭到小清身边腻声问：「妈妈是不是又有我们不知道的糗事？有关宴会的。」

看她像只发现新玩具的猫一般小清忍不住轻笑，打从冷夜醒後她就对母亲以前适应不良的八卦特别感兴趣，总喜欢缠着日影，要他讲给她听。

「唉呀，那是你出生後满120天的轮回宴的事了……」

轮回宴是魔族传统之一，是为庆祝孩子的诞生所办，当然，宴会中母亲与孩子绝对是主角，初时听到宴会时冷夜没多想就答应下来，直到宴会前三天，日影拿了黑色晚礼服给她时……

「这是什麽？」她抓着“布料”询问，不明白日影丢这给她干嘛。

他笑答：「礼服，宴会要穿的。」

「我？」

「嗯。」

「唔……」冷夜一开始还没反抗，只是好奇地抓着礼服研究该怎麽穿。

日影轻笑，主动替她褪去衣物换上礼服，在更换的过程中冷夜就觉得不对，等到穿好礼服她抱着裸露在外的双臂问：「宴会要穿这个？」

「嗯，已经帮你挑保守一点的了。」

「不、不要！什麽保守？这东西哪里保守了！？」说完她便开始脱下礼服，彷佛一刻都不想再碰似的。

「唉呀！」日影怪叫一声扑上去惹得她惊叫，「可是你也不保守啊！好热情呢……」

「你……唔……」战斗力不如人的冷夜马上就被封住嘴唇推到床上，本就脱去一半的礼服也被顺利褪去，在日影的凌厉攻势下只能发出被偷袭的呜咽。

「呜……啊……」睽违一年的进入，即使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即使只是手指，却还是让冷夜轻吟着收缩媚肉达到一次小高潮。

手指传来的紧致让日影呼吸沉重起来，「好棒……给我吧，我真的忍很久了啊……」打从得知怀孕後日影便没再碰她，生完晓晨也答应流月轮回宴後再求爱，不过现在既然冷夜都说不想去了那就可以动手啦！

是说也只差三天，就算冷夜答应参加宴会他也能碰她了，流月不会计较这种事的。

「呜……嗯……」细碎的呻吟不断，冷夜被手指弄得面红耳赤，身体轻扭着想躲，无奈手指早已深入想躲也躲不掉，好不容易等到日影退出脱衣的空档才有办法提出抗议，「我去！我……我去就是了，不要……呀！」抗议都还没说完呢，就被日影猴急扑倒的动作给吓得轻叫。

「要去了？太好了！那继续吧。」

「没有这样的！」她都快跳起来了，可惜日影没那麽容易被翻倒，「我说要去了！你、你不能继续！」

「啊？」他坏笑：「我没说这是条件啊！好嘛……我憋了一年了，再忍下去会生病的，让我解禁吧，嗯？」

「呜……」冷夜欲哭无泪，被拐就算了，还整晚被吃乾抹净，连骨头都不剩啦！

十一岁——轮回宴（欢乐版·下）

「死日影！臭日影！累得半死还不准我多吃……」轮回宴上冷夜实在是很委屈，这两三天每晚都累得隔天爬不起来就算了，他竟然还在今天早上提醒宴会上东西别多吃，有没有道理啊！

於是她躲在一旁骂着骂着，然後趁日影应付贵宾时脱下高跟鞋，一阵风卷残云拿一堆食物及一杯饮料赶紧进食。

「咳！」喝饮料时被呛了一下，「酒？」她记得母亲说过没事别碰酒，但现在管不了那麽多，反正是宴会，而且小清的事也告一段落，过去的限制早消失，只是她还习惯性地要求自己而已，虽说不知道为什麽母亲禁止自己喝酒，但现在应该没关系吧！

想到这她就放心吃喝，怎知吃着吃着一震晕眩感缓缓升起，「嗯？」冷夜抚着头满是疑惑，「晕眩训练？」她茫然，宴会上要训练？母亲怎麽没先说？

甩甩头稳下飘飘然的感觉，她眯眼看向朝自己走来的沃妮娜，看样子这次不只有母亲的血术会来抓自己啊……是为了测试她有没有变迟钝吗？很好，奉陪到底！

「队……欸？」才正想打招呼呢，没想到冷夜已经跳到一旁去了，而且脚下还差点拌了一下，沃妮娜看自家队长戒备的模样甚感奇怪，「队长你在……喂喂！别跑啊！」

怎麽穿着礼服跑这麽快啊？而且鞋子呢？竟然光着脚乱跑！这不是要闹笑话吗？沃妮娜抓起搁在角落的红漆皮高跟鞋试图追上冷夜，但是……

「咦？顿卡当家？」「等等！怎麽……」「唉！奇怪，急着去哪？」

沃妮娜傻眼地看着冷夜在人群中穿梭，待到宽阔处便停下身形观察四周，一旁的人见她停下想上前关心她便又迅速移动，举动像是在玩游戏的孩子，可神情却认真地可怕，「这……这是在演哪一出？」

不久宴会中的骚动日影和流月等人也注意到了，日影迅速来到她面前询问：「夜，你怎麽了？」仔细一看，发现她脸上浮现淡淡嫣红让他一愣，运动过度？应该不至於才对啊，她受过严格训练，不至於动一下就脸红吧？

不料冷夜却是微扬嘴角：「很轻松……你抓不到我的。」话音一落便又马上离开原位。

她窜过日影身边时身上淡淡的酒香传到他的鼻腔里，於是日影抚着额头痛了：「不是吧……」不是说别吃太多东西的吗？宴会里的食物和饮料都参有酒精，就是不想出乱子才这样交代的啊！

而他身後的流月已经看出冷夜在玩哪一招了，青筋也气得凸出来，「小夜这孩子……蠢毙了！」她咬牙一挥手就是数道血鞭向冷夜扫去，却被轻易闪过。

「ox的！以为我抓不到你吗？给我安分点！！！」恼羞的流月为免女儿继续丢脸竟动了真格，瞳孔瞬间转红，外放的元素之力激起一股气旋，「奥修！娜芙拉！小清！给我夹击，抓住这搞不清楚状况的笨蛋！」

日影和娜芙拉愣住，不懂为什麽她生这麽大的气，小清则是嘴角抽蓄地看着母亲和姊姊在玩你追我跑，这情景实在是熟悉的很，可放到这场合却又好笑到不行，「到底……姊姊为什麽会以为是训练啊……」不是宴会吗？姊姊，你的理解力可以再更差一点没关系……

「训练？」不止日影和娜芙拉，一旁听得到这解释的宾客简直都傻了。

流月受不了地咆啸：「她以为是晕眩训练！x的！奥修你是不想活了吗？还不帮忙！」

日影被吼地一愣，另一旁宾客发出惊呼声才回神，定神一看差点吐血，流月的血鞭竟导致冷夜动作太大把礼服下摆给撕裂了！

看着她露在外头的修长美腿和因为激烈动作而歪斜的肩带及领口，日影只觉得这已经称不上走光，应该说是披着一片布在胡乱飞窜……这样下去还得了！他老婆美丽的胴体只有他能看啊！

於是日影迅速加入追捕行列，这头，小清和娜芙拉为了不让她继续丢脸也纷纷施展法术……

结果证明，有时候人还是别被训练得太好会比较好，一群人竟费了十几分钟才把衣不蔽体的冷夜给牢牢抓住，而当日影用披风把她给包起来时她还笑道：「好像没退步太多……嘻……」

大姊啊！我们宁愿你退步一点……

以上是被搞得人仰马翻的众宾客心声……

「噗……哈哈哈哈哈……」晓晨听到这已经笑到不行了。

「咳。」小清稍微清清喉咙後继续说道：「事後姊姊因为这件事被队员笑了好久，有一阵子很不喜欢出任务。」那段时间几乎留在家中全心照顾晓晨，所以也算是件好事吧？

萨迪斯虽然没大笑但也是嘴角抽蓄，「那後来的仪式呢？」

小清笑道：「最後是我跟埃迪代他们完成的。」

估计是进房後日影又花了很大力气安抚冷夜吧！

「爸爸真辛苦。」下了结论後晓晨拉着萨迪斯去关心日影说服的进度，没想到在屋外听到的对话让两人彻底傻眼。

「好啦，就二选一嘛，不参加宴会就陪我一整晚喽？」日影哄人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是冷夜的低叫：「我不要！整、整晚也太夸张，我刚生完小焰，你别乱来！」

「哪是乱来？我不想像上次那样忍一年啊！你看看嘛，忍那麼久的下场就是害我那时抱你进去後没忍住……」

「停！」冷夜急促的喊声打断了他的话，她小声说了句什麼，似乎以为屋外的人听不到，但她显然低估两人的听力了。

「孩子在外面，你、你不能说这个！」

日影也放低声音：「那你答应过去了？」

「去、去就是了，别再说了。」

这段对话让萨低斯瞪大了眼，而晓晨的脸则是彻底黑掉，「我收回，爸爸一点都不辛苦，他是大色狼。」

「咳！」同为男性萨迪斯颇能理解，「有夜姨在爸爸不色才比较怪。」

晓晨转头瞪他：「你以後不会也变色狼吧？」

「嗯……应该说，要变成多情的色狼还是专一的色狼吧？」

她听得一拳挥过去：「你敢多情给我试试！我一定帮你老婆打死你！」

萨迪斯轻松闪躲，「欸？要打也只给我老婆打，你没哪资格。」

「少罗嗦！我就有资格！别跑！」

这一天便在两人的打闹中结束，事後，冷夜参加晚宴的事情也显得没那麼重要了。

- 曲影：
  唉这次有没寄到送礼的大大
  有人送的话还是在这里说一声感谢
  欢乐版完结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 曲影：
  针对这个资料夹的说明
  这里主要加更之前为了快点跑剧情切掉的 h
  也就是说资料夹里通篇 h 无剧情
  是否观看还请三思

01：叫声主人来听听

「呜……」在日影消去压住她的分身後，冷夜反倒发出不满的呜咽，他伸手拿掉蒙住眼睛的黑布，看到的是完全被情欲盈满的媚眼，她喘着气抓住他的手，「要……还、还要……」

「喔？」日影有些讶异，「还要什麼？」

「要……要……」冷夜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液，只觉全身难受，口乾舌燥，要什麼？根本不能思考，也不知道到底要的是什麼，「渴……我渴……」

「那你想喝什麼？」他诱哄着，希望身下的女人说出令人血脉喷张的语句。

但她却只是轻咬下唇眨眼，难耐地扭着身躯，知道男人似乎不会给她过後便无措地自语起来：「热……渴……妈妈……要做什麼……我不知道……」

「什麼？」她的反应让他摸不着头绪：「妈妈？」她有母亲？她的行动是母亲指使的吗？

冷夜却不理他，兀自呻吟：「呜……不要，不要了……好难受……」

总算发现不对劲，日影捧着她的脸，强迫她看向自己：「看着我，告诉我你是谁？」

「我、我要……难受……」

「冷夜？我是谁你认得吗？」如果她清醒的话不可能对这个宿敌没反应才是。

可冷夜却是难受到哭了起来，「呜……停……不要……我好热……」

这下他确定了，身下的可人儿已经被媚药和情欲弄得不省人事了，无法缓解的欲火让她难受到哭泣，日影嘴角一勾，当然不会放过身下这个烹煮已久的大餐，轻托起纤腰身子往下一沉，欲望顺利进入早已泛滥的花径中。

「呜啊……」进入瞬间冷夜哭吟着将腰抬高，身躯迎合他的赐予，小嘴却

因为受不了这陌生又激烈的刺激不停呜咽，泪水也没有因为得到满足而停下，反而更加汹涌。

「喔！啊啊！」日影亢奋地吼叫起来，也不管身下的人儿能不能承受，就着刚进入时花径的高潮重重抽插，欲望进入後饥渴已久的花径简直像疯了似地拼命收缩，彷佛不把他尽数吸到最深处不会善罢干休，那销魂的紧致和吸力让人疯狂，他仰起头发出胜利的嘶吼大进大出，想把她完全贯穿，想在她身上留下仅属於自己的印记。

「啊啊……爽！好爽……太棒了！」打从结合过後冷夜的高潮就几乎没停过，一波波的浪潮使花径仅圈住欲望不停颤抖，让日影进出时更加舒爽，他高兴地大吼着，双手也不吝啬地覆上冷夜的双峰揉压，给她最大的快感和震撼。

「呀啊啊……呜……」在日影的猛攻下，冷夜也只剩哭喊的份了，不时乱蹬的双腿和泪流不止的表情都再再表明她不能承受他的狂浪，但花径和腰肢还是违背意识地摆出欢迎的姿态，这矛盾的模样让日影更加不能控制，粗暴地加快速度和力道，啪搭啪搭的淫靡声响和着她的泣音、他的低喘，充满整个房间。

「咕……」当最後的绝顶到来，冷夜连声音都无法发出便被汹涌的浪潮淹没，日影则是大喊一声将欲望重重抵在子宫口上，一阵痉挛过後浓白的精液喷薄而出。

一接触到精液冷夜的身体就有了反应，她双脚绷直，身体剧烈颤抖着，连子宫口都一收一张地贪婪吸吮着欲望，终於得到精华的下体怎麽也不放过这难得的大餐。

「哈啊……哈啊……」太多的快感让冷夜喘不过气来，她无助地摇着头努力换气，觉得在这样下去就要窒息。

她这青涩的反应和销魂的身躯让日影疯狂，即使已经到达高潮在喷薄，他还是低喘着死命挺腰想往更深处挤去，一口咬上她的肩，藉此宣泄多馀的快慰。

第一次承受如此强烈的男性发泄，冷夜几乎要晕过去，等到一切终於平息她也没有多馀的力气了，只能瘫在床上微弱喘息，失焦的双眸内仍有未退的情潮，脸庞的泪痕让她像只被欺负得彻底的小猫，惹人怜惜。

恢复些微理智的日影粗喘着吻去她的泪，见她没有反应的力气便轻问：「还渴不渴？」

他的声音引起冷夜微弱的反应，但已经被冲击得不知东南西北的她完全答非所问，「妈、妈妈……」

根本是个孩子啊……

她的回答让他失笑，不知怎麽的心底生出一股怜惜，明明已经是成熟的身子和年纪，怎麽想得到，心里却还是如此童稚呢？

不省人事的她用来应对的只会是最深层和本能的意识，刚才的交媾她并不像其他女人一样拒绝或说出感觉及让男人喜欢的话，证明她不但是第一次，这种事也真的连听都鲜少听别人讲过，而至於一直呢喃的妈妈……

这代表什麽呢？

似乎是在告诉他，她的本能意识是个依赖母亲的女孩，难得地接触到杀手冷夜内心让日影感到有趣，突然地想知道更多，於是他哄她：「怎麽了？不喜欢？」

「这……这是什麽训练？能不能……不要……」

日影听了又是失笑，这麽说来她的一身本领是母亲教的？她的母亲是谁呢？

「我不是你的妈妈，你妈妈是谁？」

「妈妈……就是妈妈……你是谁？」

他邪恶地动了一下早已恢复尖挺的欲望，细微的摩擦让冷夜不禁娇吟，「杀手最後都要接受桃色训练的，你没听过？」

「唔……桃色……训练？」依旧深埋在体内的欲望让她轻喘，怎麽也调不回呼吸，是说，已经迷茫的她也不知道要调整什麽了。

「对。」日影的嘴角勾成邪魅的弧度，「我是妈妈请来训练你的，我叫“主人”，来……叫一次主人。」

「主……主人？」没有意识到他前後说词矛盾的小羔羊轻易上钩。

「乖。」日影笑得更开了，骗小孩……喔不，应该说骗宿敌像在骗小孩一样实在是让人既亢奋又有成就感和征服感，他喜欢这个新想到的游戏，「表现得很好，这是你的奖赏……」

02：套完话再调教

「嗯嗯……啊……」在花径内左右磨动的欲望让冷夜呻吟起来，「里、里面……唔……」第二次接纳男人的身体还是不适应他的巨大，加上刚才略显躁进跟狂暴的发泄，让冷夜还是觉得痛，即便动作已经放柔也一样。

看身下人儿明显吃痛的表情日影停下动作，低头轻吻她的泪痕，「痛？」

她咬唇点头，而他轻叹，「只是第二次果然还不太行啊……」虽然是敌人的关系，但看她这样不知怎麽的就是下不了重手，再说开始前也决定要慢慢来了……

确定暂时没办法继续後日影撑起身子，缓缓退出冷夜体内，退出时他特别看了一下两人的交合处，发现抽出的欲望上除了透明的蜜液外，竟沾了些许红丝，看样子应该是处女膜比较强韧，第一次破处没能全数破去的关系，「难怪会这麽痛……」低喃一声後他起身到一旁去找治疗用的药物。

男人的退出让冷夜刚开始时松了口气，可没一会儿她就一脸担心地叫住日影：「主人……」

「嗯？怎麽了？」这称呼实在是让人打从心里觉得舒爽，他满脸笑容转头望向冷夜。

「我……我是不是不行？训练是不是要拖很久？最快什麽时後可以通过？」

看她一脸担忧的模样日影微笑拿着药走到床边，「很担心？想快点通过？」感觉上似乎能够套出些情报，他也不急着回应，只是反问她。

「那、那是当然……」她有些着急，「要快点完成训练才能帮妈妈……主人，今天训练只到这里吗？能不能加强训练？我……我还可以……」

日影忍不住挑眉，是什麽事让她宁愿仍受屈辱和疼痛也想继续呢？而且还主动开口……「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告诉我你想帮妈妈什麽。」

冷夜不解地眨眼，「妈妈没跟你说吗？要快点独当一面才可以帮小清啊！」

日影嘴角扬起，果然套到话了，不等他继续问冷夜便低头碎碎叨念：「要快点完成训练，这样才能帮小清，小清才不会这麽痛苦……她是帮我的……都是我……要快点帮她……要快点……」

他没有打断她，静静听了一会儿，发现冷夜主要是想着要通过训练才能帮助那个叫“小清”的人，再也没其他情报後才又开口：「小清怎麽了？你要怎麽帮她？」

「她怎麽了你不是知道吗？怎麽帮她……我不知道，妈妈说训练完才跟我说……」讲到这里她的眼神黯淡下来：「可是不管怎麽说都是因为我……我要帮她，要变强……然後帮她……变强……帮小清……变强……帮小清……」

这无限巡回的话语显然是冷夜最常在心里跟自己讲的话，只是在媚药影响下不懂得隐藏，说了出来，日影看这情况知道没办法再多问出其他情报，便出手打断她的自我对话，他抓住她的脚踝说道：「加强训练前先上点药吧，把脚

打开。」

「是。」冷夜应了一声便乖乖张开双腿，日影先是在花谷周围涂了一层药，接着便深入到花径中，刚开始在外围得碰触冷夜还能忍，可一进到体内她就有些受不了了，「呜……」

「还很痛？」

面对日影的关心冷夜摇头，「不、不会，可是……好奇怪……呀啊……」从没被男人如此碰触过的媚肉无知地包覆着侵入的手指，像在感谢他的轻柔和呵护一样细细收缩，随着手指的动作不时地有股奇妙的感觉窜起。

有点像电流令人颤栗、却又有点像火让人燥热，说不上的感受，让她乱了呼吸、迷蒙了双眸，身子也渐渐酥软，本来还撑坐着的，也慢慢向後躺去，再次被撩起的欲火让她胡言乱语起来。

「好、好奇怪……啊啊……为什麼、为什麼……那理会……唔……热、好热……手指……」

日影笑问：「怎麼样？喜不喜欢？」本来再帮她擦药的手已经变成在调情了，时而慢送缓插，时而轻柔按压。

「呜……不、不行……妈妈说……不能表露情绪的……啊……」

他又一次失笑，哄她：「那是之前的训练，现在我允许你说出来，说，喜不喜欢？」

「呃……呃……」她还是不习惯，支吾了一会儿，日影加大摩擦的力道後才忍不住叫出来：「啊啊……喜……喜欢……喜欢……呜啊啊啊……」终於等到她说出口後日影便乾脆加快按压速度，送一个小高潮给她当奖励。

他亲吻她的耳，惹她颤栗：「那要不要更舒服？像一开始那样好不好？」

「不！不要……」冷夜吓地摇头：「会痛……我不要……」

「那怎麼行！会痛就代表训练不够，还是说……你不想通过这项训练了？」

「我……我……」这话让冷夜顿了一下，本来日影还以为她会考虑很久，但没想到她很快便咬牙答应：「我知道了……我可以……请主人加强训练……」

日影微感讶异，但是很开心地答应下来：「当然，那我们这次慢点来，分量别这麼重吧……」看着身下完全听令於自己的冷夜，他兴奋地舔了舔嘴唇，开始计画着要如何调教这位大陆第一女杀手了。

03：“爱”的教育（一）

听到要减轻份量冷夜显然放松许多，甚至主动提问：「那要先做什麽？主人。」

日影眯起双眼，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先从基本知识开始，来，告诉我这是什麽？」说完他双手抚上她的双峰轻柔，残留的乳汁被挤了出来。

然如此，那就先从基本知识开始，来，告诉我这是什麽？」说完他双手抚上她的双峰轻柔，残留的乳汁被挤了出来。

「啊！呃……这是……是胸部。」躺在床上的她感觉到有东西流出来，於是抬头去看，讶异的看到乳尖随着男人的按压不停溢出白色液体，先前因为太过激烈而没注意到的异状现在总算是发现了，「嗯？那是什麽……唔啊……」

「你说呢？是什麽？」日影沾了些许乳汁送到冷夜嘴边，她也没抗拒，乖乖张嘴吸吮起来，嚐到味道後便疑惑地蹙眉，「牛奶？」

这回答让日影笑出声音来：「哈哈，牛奶是牛的乳汁，你是牛吗？」

冷夜眨眨眼，换了答案：「羊奶？」

「哈哈哈哈哈……」这天真的模样惹他大笑，而後轻啄她的唇，「所以其实是羊？」

她好像被笑得有点挫败，不想再猜了，直接问道：「那是什麽？我不懂。」

「是母乳。」日影说完轻捻乳尖，惹她轻叫，「那这里叫什麽？」

「唔……不知道……啊！主人……能不能不要……呜！呜啊！」日影没理会她的恳求，低头将之纳入口中吸吮，冷夜只能不知所措地抓着他的头发摇头呜咽。

撷取乳汁的同时日影也没忘记服务冷夜，一只手覆在另一座山峰揉捏，另一只则在她身上游走，紧贴着的男性身躯和这陌生的刺激让冷夜下腹开始紧绷，「啊啊……不要、不要……肚子……肚子难受……呜……」她不懂情欲的表现，难受地扭着身躯吐出天真的话语。

日影没有马上回应，慢条斯理地轮流品尝完两座雪峰後才开口：「怎麽了？肚子怎麽会不舒服？」难耐已极的冷夜当然不明白身体讯息所隐含的意义，只能含糊说出当下的感受：「不知道……肚子、肚子很……很奇怪……」

既然连说都说不清楚，那当然就是给日影“教育”的最好机会啦！他先是反问：「是不是有点紧绷，放松不下来？」

「嗯。」

「身体很热？」

「嗯嗯！」冷夜连连点头，似乎了解日影能帮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下体有点痒？」

「下体？」这词让她蹙眉，她不懂指的是哪里。

「呃……尿尿的地方。」日影看她疑惑的表情自己也是愣了一下才想到她可能懂的形容词，唉……要在冷夜面前完全转换成跟小孩互动的模式有时还是转不太过来呀！

弄懂意思後冷夜扬起浅浅的微笑，「对，你好厉害，那我要怎麼办？」

「不能说你，叫主人。」日影先是纠正，然後说道：「有这种症状就需要“他”帮忙按摩才行。」他抓住她的手，引导她碰触自己的欲望。

「啊！」冷夜吓了一跳，睁大眼看着那陌生的构造，「那是什麼？」

「我的欲望……能让你舒服的东西……」她的反应让他很满意，让纤手圈住硕大後便缓缓套弄起来，日影发出舒服的轻哼问道：「让他帮你，怎麼样？」

「那、那快点，我又更热了……」

听她这麼一说日影当然快速压到她身上，不客气地撑开玉腿，挺着欲望来到谷口，只不过是碰触到而已冷夜反应就很激烈，「啊！」她叫了一声反射性想合腿，当然早已卡在中间的日影不可能让她如愿。

他抓住纤腰以防她乱动，对准角度便往里头挺进，就要被侵入地压颇感使冷夜整个紧张起来，因为她总算意识到日影现在要做的事跟刚刚“训练”的事一模一样，而他的欲望会让她疼痛。

「不……不要！主人……痛，会痛……」她吓到几乎快哭出来，扭着腰哀求日影。

「别动！」他先是大吼喝止，看到身下吓到不停发抖的可人儿也只能无奈叹气，他哄她：「刚刚的份量是训练的，现在是按摩，不一样。」边说边往里头挺进，可冷夜实在紧张，欲望才挤进前端就卡住了。

因为不想再来硬的，日影只好继续哄：「乖，放松，你看，我力道轻很多对不对？我们慢慢来，嗯？」他承认对敌人这麼做实在奇怪，但对待他人不像一般魔族那样的作风是他一直改不掉的，以前也常因此被嘲讽优柔寡断之类的，最後，他以实力证明力量的强弱不取决於个性。

简单来说，身为魔族的他，内心有某一部分更像神族，而冷夜在日影耐心的诱哄之下总算慢慢放松下来，日影把身体往前倾，轻吻她的脸颊，「抱住我。」

冷夜闻言双手搭上他的背脊，下身依旧不减的压力让她恐惧，「主人……一定要这样吗？」

「来，我教你怎麽在训练中减轻疼痛……」他说完便低头吻住她，一开始冷夜有点吓到，後来发现这动作没有杀伤力後牙关便慢慢松开了，而日影也得以更加深入。

「学我的动作……回应我……」在换气的空档日影不时出声指导，冷夜也成了乖学生，随着他的动作起舞，注意力渐渐集中在唇舌的胶着上，日影引导的同时双手也没闲着，在她身上各处来回抚慰，多方刺激并起的同时下身的压力就慢慢被忽略了。

两人的呼吸渐渐急促，伴随着冷夜的轻吟，日影缓缓将欲望往更深处挺进，而压力的扩大只换来冷夜几声略显急促的轻叫便被日影吻去，无法出声的她微扭腰肢，却也不像在反抗了。

04：“爱”的教育（二）

「啊……啊啊……」欲望抵到花心後冷夜眯眼娇吟，度过一次小高潮。

「呜……」虽然只是小高潮，但日影却没料到她敏感到如此，猝不及防发出闷哼，一时间竟没能把持住，射了。

他的喷薄让她的身体又兴奋起来，双腿不自觉缠上精壮的腰，嘤咛着挺起纤腰让两人结合更加紧密，「喔喔……妖精……」日影低喊，抓住她的腰不客气地深抵在花心口，让热精尽数浇灌在上头，使身下人儿不住颤动，高潮向上攀升至另一层级。

「哈啊……哈啊……」体内爆发的热潮无处宣泄，她只能抓住他的肩娇喘，无意识地抓出几道爪痕来。

这些微疼痛反而让人兴奋，日影俯身将她抱在怀中，在她耳边低喃：「好舒服……你好棒。」下身地挺动转为缓和，但就是没停下。

高潮後被男性欲望轻揉按压的花心传来丝丝愉悦的感受，冷夜嘴里不住发出甜腻的哼吟：「主人……呀……这样、这样……」

「嗯？怎麽样？」他的声音已经因为情欲带点低哑，充满磁性，听得她身子不知为何发热，看身下人儿早是情感满溢却咬着唇不懂如何发泄，他笑问：「记得刚刚发抖的感觉了？」

冷夜点头，含着些许泪光而发媚的双眸有丝无助：「主人，我……我怎麼会……控制不住自己……妈妈说杀手要控制一切的，我……」

他可不想听她的杀手经，低头轻啄她的唇，把话吻去，「不用紧张，我不就要慢慢教你了？刚刚的反应叫做高潮，记住了。」虽说不想听，可心底却为她年纪轻轻就要担这样的重担感到一丝怜惜，不得不说很奇怪，但意外发现冷夜童稚的一面确实让他有些……动心。

她是如何走上杀手这条路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什麼？有朋友吗？除了口中的妈妈还有其他家人吗？小清……又是她的谁？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见到她这一面後不断滋生。

「高……潮……？」因为男性欲望的温柔挺动导致连说话都不甚完整，略带疑惑地重复一次陌生的词汇，她望着他绯红的脸庞有着天真：「没听过……嗯……那为什麼会……高潮……」

「呃！」那揉合了妩媚与天真的表情看得日影下腹一阵紧绷，低喊一声後先停下动作，俯身亲吻她的耳说道：「男女结合……像我们这样，动一动就有可能高潮，今天的训练内容就是要忍住别高潮，懂吗？」

「主人……长长的地方挤到身体里，就是结合？」

「对，我要开始动了，如果要高潮了就要喊出来让我知道，可以吗？」他不知道她的过去，但至少现在能疼爱她，虽然还是有点卑鄙地在她不懂的情况下提出增加情趣的要求，但他是想疼她的，想要给她最美好的情爱享受。

「嗯……嗯啊啊……啊啊……」在冷夜点头後日影便开始在她体内左右磨动欲望，深埋在体内的硕大就算没有进出的动作还是把冷夜磨得哼吟不断。

日影带笑看着她的无措，低头又一次吻上她的唇，让两人的身体更加贴近，「记得怎麼减轻疼痛的方法吗？」他笑问，而冷夜这时即便没有痛楚也下意识回吻。

「嗯……嗯嗯……」这次唇舌的接触并没有转移她的注意力，反而扩大了欲望的存在，结合处的感受一波波传来，冷夜发出难耐的声音，她觉得脑袋被吻得热烘烘的，不能思考，而下身一个陌生的地方被男人温柔开拓。

能清楚感受到那地方的湿润和紧致，包围着男人的那里，他细细研磨，像个孩子不依似的在抱怨怎麼把他夹这麼紧，每次磨过花心那陌生地方和大腿的肌肉都会微微紧绷，把男人包得更紧一些，伴随着一股细微热流钻入体内，肚子暖暖的，有着什麼从深处潺潺流出，把结合处弄得更湿，更让人脸红心跳。

冷夜也发现那陌生地方的肌肉是能凭意念控制的，虽然不多，但还是能动，於是她害羞地动了一下……

「噢……」这动作引来日影低叹：「小妖精……这麽想要吗？」

她轻咬下唇：「不……只是…只是她能动……啊……好奇怪……」

「怎麽会？你表现得很好，看样子你也暖身得差不多了，那我要开始动作了。」

「暖、暖身？呀啊！嗯嗯……嗯啊啊……」才不过发出一个词她就被日影的律动给震撼了，原、原来刚刚的只是暖身而已！？

他在深处抽动着，力量和幅度都没有很大，莫约退了两三公分便又抵到花心口，但这深且小幅度的进出已经让冷夜语无伦次起来。

「啊啊……主人……嗯啊……里面、里面……热……呀……不要……尿、尿好多了……不要了……」

这话让日影听了失笑，他抱紧她，吻着她的耳垂稍微加大进入的力道，尖端还抵在花心口恶意地左右用力磨两下才後退，然後又一次抵住、研磨、後退，再抵住，冷夜初经人事哪抵得住？抓着他的背胡乱叫喊，双足直蹬，像是想把他踢开，但也只是弄乱床单罢了。

「噫！噫噫……」快乐的浪潮和电流不断冲击，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她感觉到被欲望磨擦的柔软突然紧绷起来，把男人夹得更紧，身体开始控制不住颤抖，她紧胀大喊：「啊啊……高……高……要……啊啊啊……」结果，字还没说全便被浪潮给淹没，她只能抓着日影无助大喊着宣泄过多的快慰。

浪潮过後她瘫软在床喘息，只觉得全身飘飘然，找不到落地的点，而日影则继续努力不懈地转回暧昧挺动模式，帮她延长高潮馀韵。

欲望给的按压让悸动渐缓的媚肉很是受用，随着他的节奏又瑟缩了好几下，而那缓和且带着欢愉感的瑟缩让冷夜又飘了好久。

「啊……不要……已经……已经飞起来了……不要再动了……嗯……」她抱着他继续胡言乱语，眼角因为欢愉沁出一滴泪水，日影吻去轻笑：「不行，我想跟你一起飞很久呢……」

- 曲影：
  感谢 *epochy*、*para_s*、*tezuka09* 的礼物
  这我会不会写太甜了？
  总觉得继续下去冷夜会蛀牙 *XD*
  对了
  我反省很久
  总算知道为什麽无爱系列一直更不下去了
  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虐待角色
  所以实在是写不太下去

雪泉我还是会努力硬起心肠写完的
不过想再看到虐文可能比较难了吧
以上

05：“爱”的教育（三）

「主人……主人……」被弄得不知如何反应的冷夜不断喊着日影，听得他高兴极了，低头轻吻她的下唇却不封口，让她继续发出羞人的嘤咛。

「乖……挺腰看看，挺腰迎合我……」他不住吻着她的唇、她的耳和她的颈，下身动作没停，又重新开始缓慢抽插，一手来到她的腰侧轻抚鼓励。

「呀……啊……」冷夜轻吟着，依他的话当真挺腰相迎，「呃啊啊……咿呀……」这一挺媚肉和欲望的摩擦加倍，快感也更加强烈，让她发出更诱人的声音，情不自禁地一下又一下上挺，已经被挑逗良久，加上受到媚药影响的她很快就沉沦在更汹涌的浪潮里。

「呜……呜啊……怎麽会……啊啊……」她低声叫喊，似乎无法理解身体怎麽会有这样强烈的感觉，腹部深处升起一阵又一阵的销魂感受，彷佛要蚀入骨髓，剧烈的快慰让她想拒绝，身体却又不受控制地相迎。

「噢……好棒！舒服吗？我弄得你舒不舒服？」她的热情让日影加快速度，半截欲望快速进出花谷，捣入花心又旋转着退出一半，然後再次捣入，次次直抵花心口，不断想往更深处开拓。

「舒服！好舒服……」冷夜顺着他的话大喊，这样一喊身体更兴奋了，腰肢疯狂上挺，狠狠吞噬欲望，想把他全数纳入体内，迎接将要来临的爆发，「啊啊……好棒……喔……等……又……又要尿了……呀啊啊啊啊 ！」

猛烈的浪潮如期暴起，她高声尖叫，像个溺水的人攀着浮木般死死抱住日影，双脚也扣到他腰後，背脊弓起绝美的弧度，让两人的耻骨紧紧相贴，蜜液伴随着颤抖喷射而出。

「爽！太爽了！啊啊……」就算被紧紧禁锢，日影还是深顶着欲望在她体内肆虐，挺身的动作混合着奔流的蜜液，将两人的结合处拍打得水花四溅，啪搭啪搭的淫靡声响混合着冷夜在高潮中的娇吟，听得他欲望直跳，这时冷夜无意识地夹紧双腿，把他的腰死死夹住，媚肉也在剧烈收缩中更加紧致包覆，欲望前端被花心口的热流一烫，电流般的快感直窜背脊，他再也忍耐不住，仰头大吼做出最後的猛攻後把精华尽数喷洒在她深处。

「嘎！啊……」男人的发泄让她发出窒息般的声音，双手做出垂死挣扎，胡乱抓着男人的背，扣在腰後的脚却往身体缩，把男人压得更深入。

「唔……喔……」日影舒爽地仰头闭上双眼享受，欲望被媚肉紧紧包覆，

像孩子在吸奶嘴般蠕动吸吮，前端更是能感受到花心一张一合贪婪撷取精华的触感，高潮中他不住顶着发抖的下身去喂深处那贪吃的小嘴。

「啊！呼……呼……呼……」

猛烈的浪潮过後两人都出现短暂的脱力，日影俯身趴在她身上，搂着她粗喘，冷夜则是双眼迷离，脑筋一片空白，久久说不出话来。

等到把呼吸调回来，日影轻啄已经舒服到半闭双眸的冷夜：「怎麽样？不是这样就累了吧？」

「嗯？」回神後她瞬间羞红双颊：「对、对不起，主人，我……我不是故意要尿尿的。」

这回应让他笑得好开心，「真是的，你泄了好多呢！都能养鱼了。」

他的调侃让她的脸更红了，「对不起，我……我真的控制不住……」

日影爱怜地轻吻她：「我又不是怪你，而且，那不是尿尿，不信你看。」说完他手指伸到结合处沾上些许蜜液往自己嘴里送。

「啊！不要！主人，脏……」冷夜伸手想阻止，却被日影抓住手腕，然後他低头吻下。

「唔……」冷夜呻吟一声，并没有反抗，他的长舌轻易进入，与她的相缠。

「唔嗯……」她嚐到他舌尖的味道，跟之前不太一样，多了点羞人的甜味。

「怎麽样？不是尿液对不对？」

「可、可是……还是脏。」这真是羞死人了，她不懂怎麽他能……能把那里的东西纳入口中，还、还吻过来！

「不会，怎麽会脏？记住，这是蜜液，是只有结合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接着，他直接用行动证明，起身退出她体内，然後再俯身吻上花谷。

「啊！不要……」冷夜本来不知道他要做什麽，等到日影低头时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嗯……痒……主人不要……脏啊……」

日影才不理她，伸出舌头抚慰花谷，湿软的长舌弄得冷夜身子都酥了，哪有力气推开他？只能抓着他的头发哼声连连。

「嗯……舌头……喔……不要……可是……好舒服……嗯嗯嗯……」腿间俯首的男人让她觉得害羞，不敢相信他竟然会直接用嘴舔那地方，可明明想拒

绝的，被软舌碰到的花谷却又有快感不停窜起，弄得她又舒服又难受。

　　这样的快感跟刚才的疯狂不太一样，舌头舔弄着花瓣，甚至试探性地往谷口探入，她只觉得舌头碰到的地方又麻又痒，花瓣被逗得不停开阖，快感如细微的电流渗入小腹，体内又被弄得躁热，热流潺潺不绝。

　　「喔……嗯……里面……再里面一点……」谷口附近的快慰让她着迷，但更深处却没有得到满足，身体好像不依了，刚刚被欲望照顾过的地方酸疼起来，惹得她难耐扭腰，说出羞人的要求。

06：“爱”的教育（四）

　　日影当然很乐意，束起舌头往花谷里钻，让冷夜发出欢快娇呼，「喔……嗯嗯……」她因为新的刺激害羞地想收紧大腿，却又发现软舌只能进到谷口附近而难耐张腿，多希望他能进到最深处，就像刚才结合那样，「里面……呜……到最里面……」双手无助地抓住男人的发轻压，纤腰也微微上抬，但舌头就是没办法再更深入，她急到都快哭出来了。

　　日影露出坏笑，舌头往里面进攻的同时嘴巴覆在谷口上用力吸吮，发出啧啧的羞人声响，接着一次变出三个分身，两人把抓着他的手拉开，跪在她左右，另一人跪在她耳边，对着不知所措的冷夜问道：「想要到更里面？」

　　「喔啊啊……主人……嗯嗯……」她被吸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红着脸点头，突然间多了三个人在看她，让她觉得紧张，也更加敏感了。

　　说话的分身笑道：「那可是要表现好才能得到想要的，听话表现，嗯？」

　　这时的冷夜哪管那麽多？只想要有东西能充实空虚的身子，把那难受的空虚和酸疼赶跑，於是马上点头答应。

　　分身在她耳边轻声呢喃：「乖……现在，用手揉揉自己的胸部，喂我们喝乳汁。」两边的分身引导她的手覆上雪峰，他鼓励：「来，把我们喂饱了，才能喂你。」

　　「唔……」冷夜轻吟，听话地揉捏胸脯，刚才几次高潮让里头积了不少乳汁，本来就有一些从尖端渗出，这样一捏又溢出更多，因为有些胀痛加上害羞，所以她只是轻揉，但对日影来说这样就够了。

　　两边分身看着泌出的乳汁沿着峰线和手指细缝流下，不禁喉头滚动，俯首伸出舌头在手指和雪峰边来回舔拭，加入的两条舌头让她情欲更加高涨，忍不住加大手上的力道好挤出更多乳汁，让他们能舔更多地方。

　　但日影却很坏心，两个分身只在中途稍微碰一下蓓蕾，让她知道那里的敏感後就不再接触，只舔其他有乳汁的地方，这闹得冷夜发出不满的哼叫：「啊……不要……不要……」

「嗯？不要甚麼？」负责说话的分身笑问：「不要舔吗？」

「不！不是！呀……」她紧张反驳，但又马上被身下的日影弄得轻哼：「我……舔……舔这里……」冷夜一动手指轻触蓓蕾，不过轻轻一碰就敏感地缩起身子，手又放回胸脯揉压，「刚刚……刚刚那里……嗯嗯……」

偏偏他就是想逗她，「那里叫什麼？」

她被挑逗得泪眼婆娑，哀求他给多一点：「胸部……请舔胸部，主人……嗯啊……求你……」

分身还是慢条斯理：「我已经在舔你的胸部啦！你刚刚碰的地方有别的名字，说，它叫什麼？」

「啊 啊……」冷夜快被弄疯了，她索性捧着右边分身的头，把他的嘴对准蓓蕾叫道：「这里！求你舔这里……我不知道……不知道它叫什麼……求你……」

但她的到的回应却是左边的分身把左手给抓回去，「继续揉。」他如此命令，分身轻舔她脸颊威胁：「要表现好才能给奖赏，你……想命令我吗？」

「呜……没有……没有……」冷夜难受到快哭了：「我想要……主人，求你…给我……给我啊……」

看她这样日影也不再逗下去了，分身在她耳边说道：「那跟着我说，就给你，乖。」安抚一下她的情绪她才又说：「请主人吻我的乳尖，跟着说。」

「主人……啊啊……请主人吻我的乳尖……呜！嗯……」她一说完两旁分身便纷纷吻上蓓蕾，甚至将之纳入口中吸吮，冷夜舒服地哼吟，抓着两人的头轻喊：「好舒服……啊啊……主人，我好舒服……」

日影抬头看着沉溺在快感中的冷夜低笑：「这时候诚实多了。」明明跟清醒时是做一样的事，反应却大不相同啊！

想到这他消去说话的分身，问道：「我再帮你按摩好不好？」

「呀啊……好……主人的按摩……好舒服……小夜喜欢……」

小夜？

他有听过这名字吗？

「啊啊……按摩……按摩……」冷夜的娇吟让他没多做思考，扶住纤腰沉身，再一次把欲望送入温柔乡。

「喔喔喔……」她也再次以高潮欢迎，弓起被，腰肢挺得高高的，

「啊……高潮……又高潮了……」

「嗯……」他这次有心理准备，没想上次那样刚进去就射了，「真是极品……」从没看过敏感成这样的女人，若不是目前情况未明，否则他真的很想留下她……

不想那麼多了，他开始挺腰律动，带给身下人儿一次又一次的快乐浪潮，冷夜抓着分身的头不停扭腰迎合，浪荡的叫声从口中溢出：「啊啊……顶到最里面了……喔……好棒……主人……好舒服……呀啊……」

受到如此鼓励日影也不客气，对已经完全放开的冷夜狠狠抽插，毫无保留地大开大阖，次次都把欲望退到谷口再重重捣入，直抵花心，简直想把她贯穿，花心都被撞得有点酸疼了，但媚肉被用力磨擦带来的快慰把那点感觉完全盖过，冷夜高声尖叫赢来高潮。

日影这次却不停止，在高潮中继续狂插，把她又送上几次高峰，最後才在她最後的绝顶死抵着花心口喷薄，而冷夜也被弄得昏厥过去……

07：再一次侵犯

「呼……呼……呼……」日影粗喘着凝视已经晕过去的佳人，嘴角不禁勾起，「真是……我还没玩够呢……」但想想也是，真要陪他玩到够，这样的体质一定撑不下去。

可他还是想继续，退出她的身躯，到一旁拿了清明正要用，但转念想想，也不知到醒来後会是哪个冷夜，於是重新把她的眼蒙上，让她翻身趴在床上後才用了清明。

「呜……」冷夜刚转醒，根本搞不清楚现在是什麽状况，捂着头正要爬起来，身後的日影却在她撑起身子时趁机抓住她的腰肢，膝盖向前一顶，轻松进到两腿间，冷夜本能想转身攻击，却被他一手压住背脊转不过身，欲望顺利来到腿间厮磨，一阵电流窜过，冷夜身子一软，无力抵抗。

「呃……怎麽……」她晃了晃头，过一下才想起自己的处境，马上想扭身反抗，但还是被日影和分身压得死死的。

知道是平常自己熟悉的冷夜後，日影嘴里也不客气，讪笑道：「怎麽才一回合就昏倒了？我们还想大战好几回合呢。」

「你、你们……呜……」身上传来的刺激让她浑身酥软，使不上力，这才发现自己全身燥热，腹部深处更是暖烘烘的，有着不知名的暖流和些微酸麻，沿着陌生的地方蔓延到身後男人在碰触的股间，她想反抗，却只能像狗一样被迫趴跪着，「放开我！你们……做了甚麽……呜……」身体的异样让她慌乱轻叫，无奈这只是挑起日影的欲望罢了。

他握住纤腰的手向前滑到胸脯，胸膛贴上背脊，如此大面积的亲密接触让她浑身紧绷，分身拨开右侧长发，露出已经红透的右耳，他笑着轻咬耳壳惹她轻颤，「真令人伤心，你刚才还叫得很高兴呢……」

「胡说！唔……」她扭身反驳，却被在胸前作乱的手弄得差点叫出声来，只好咬唇腾出一只手试着拨开他的大手，认定无效後毫无经验的她竟放松撑住身体的手，让胸部和脸压在床上，应该是想限制大手的动作并空出双手来抵抗，但这样一来下身却抬得更高了。

双手被压在床板上确实不太好动，但日影并不在意，冷夜的动作让他呼吸又变得沉重，他在她耳旁吹气：「既然昏过一次就忘了，那这次就再一次用身体去记住吧……记住我是怎麽侵犯你的……今晚你属於我，谁都抢不走……」他边说边从耳垂亲吻到颈侧，再到後颈轻咬，让她不自主地颤抖。

冷夜也不是没想过攻击他的脸，但分身先一步抓住她空出的双手，甚至带领她在他们的身躯上游走，即便握紧拳头也能知道他们跟自己一样浑身赤裸，意识到这一点她不知怎麽脑袋一阵发昏，呼吸更沉重了。

日影暂且放过胸部，重新抓住腰际，不顾她的挣扎，强势地顶开本来就合不拢的双腿，把两腿的角度分到莫约 120 度左右，逼迫冷夜绽放下身的美丽。

「你要做甚麽！？住手……」冷夜叫喊着，但被完全牵制住的她使得这样的呼喊特别无力，被蒙蔽地视线带来黑暗与无法压抑的恐惧。

想起昨夜用这个姿势占有她的感受让日影兴奋得欲望直跳，可感觉到她的害怕和紧绷，他知道这样直接闯入恐怕又会弄痛她，於是分身靠到她耳边安慰：「放松点，别挣扎，否则会痛的。」

另一名分身也说：「喔，而且你不用这麽紧绷，我刚刚耍你的，这里没其他人，就我一个。」

「甚麽？」听到两旁的声音跟身後的男人一模一样时冷夜不禁一愣。

本尊开口：「我说我跟你闹着玩的，他们是我的分身，这里只有我跟你，根本没其他人，不相信的话我消去分身就是了。」说完他让分身全部抱住冷夜，并拿下遮住眼睛的布条，当然，很小心地没让她看见自己的长相，然後一次消掉所有分身。

确定身围的男人真的只是分身後她松了很大一口气，整个身体都放松了，却没想到日影趁着放松的刹那大举入侵，一次顶到最深处，「啊啊啊……呀啊……」等到身体反应过来时，紧缩的花径压几的已经是尽数没入的欲望，靠着先前欢爱留下的密液和放松，这次的突袭只带来快慰和高潮，猝不及防的她在高潮中仰头娇啼。

08：他的所有

日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忍住不缴械，等到冷夜停止颤抖，渐渐恢复呼吸时他才稍微前倾轻抚她的腰际和背脊，并不急着挪动欲望。

「呜……不要……」进入时的高潮和欲望埋在体内的充实感带来巨大冲击，明明布条已经被拿掉，但她又觉得昏头了，因为爱抚而缓不过来的呼吸心跳让眼前有些发黑，冷夜呜咽着抓住前方的床单往前挪动，想消除欲望过於灼热的存在感。

「唔！」欲望些微退出的磨擦让她忍不住呻吟，日影笑着抓了两个枕头垫在她的小腹下，接着俯下身吻她的肩，欲望当然又重新碰到花心，「啊啊……不……」

日影在深处重新律动起来，刻意用偏慢的频率，想让她把这感觉记得彻底，他一边律动一边拨开她的发，吻上後颈，双手则找到雪乳揉捏。

「不要……不要了……嗯……啊啊……」只是被唤醒却没有恢复体力的冷夜很快便乏力趴倒，但早已垫好的枕头将下身撑起一点角度，让日影仍然能顺利进出，冷夜只觉得除了体内被撑开的地方以外，全身再没其他感觉，连眼前有什麽景象都不知道了。

高潮後就被冲得快散架的理智在男人的攻势下再度溃堤，没力气去管住自己的嘴，任凭它吐出丢人的语句，「身体……被撑开了……好热……不要……好热……」

这近乎呢喃的口语日影得非常贴近才知道她在念些什麽，从试图反抗到无力抵抗的时间短得令他讶异，想进一步确认，他便突然一个发力深顶，抵在花心上左右重磨。

「噫！噫噫……」突来的攻势让冷夜从喉头深处发出悲鸣，床单被揪紧了些，手指却已经无力握成拳头，只能发颤着胡乱往前想抓取些什麽，纤腰也在几下轻扭後就没了动作，任凭日影宣示主权，现在的身体已不归她这个原本的主人管了。

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经过三天的改造和今晚的大战，冷夜体力已经到了极限，现在之所以没再昏过去全败清明所赐，日影也知道看她这模样自己顶多只能再来一次。

「一次啊……」日影低喃，实在觉得可惜，好想跟她欢爱到天明啊！

低头看着冷夜绯红妩媚的侧脸，他心头一热，「最後一次就最後一次……我要你！」说完便移动原本覆在双峰的手，一手覆在她的右手上，另一手压着她的上腹部，吻上香肩後便开始新一轮的律动。

一样是在深处的小幅度进出，但速度、力道增加了不说，抵到花心的欲望还会研磨两下才後退，让冷夜只能用没被抓住的手揪着自己的後脑溢出带着哭音的呓语，「呜……咿啊！啊……呵乎咿……塔唔……」

冷夜只是下意识发出声音，已经完全听不懂她说的是什麽了，可在日影听来却犹如天使的歌声，他笑着咬上她的肩头，欲望一个猛退，退到谷口後又重重捣入。

「啊！」这样的猛攻让她失声尖叫，接着便是一连串听也听不懂，呜咽且破碎的胡言乱语，受不了这样的攻击，她挤出最後一丝力气扭着身躯想逃，日影当然不给她机会，死抓住她，重捣後又重新在深处温柔开拓，放柔的力道让冷夜渐渐放缓挣扎，呓语也越来越小声。

还没等她完全恢复便又是一次重捣，然後又是温柔深顶，维持着末约九轻一重的节奏，不论轻重都次次深顶她娇弱的花心，让冷夜完全迷失在其中，失焦的眼神和娇喘不休的双唇像在宣誓着已完全臣服於他，她今晚是他的女人，他的所有。

随着时间推移，他已经用这方法带给她几次绵长的高潮，原本只能进去三分之二的欲望也在慢慢开拓下让花径延展，日影的耻骨已能够完全贴紧她的臀，整根欲望都浸在她温润的包覆下，让日影舒服得低哼连连。

冷夜半闭双眸鼻息咻咻，声音也越来越小，明白她到了极限，於是日影放纵自己尽情驰骋，从深处猛捣到大进大出，欲望狠狠辗过花径每道皱摺，带给她无上的快感和冲击，媚肉也不甘示弱地紧咬着欲望，越咬越紧，最後来到一阵几乎要把他夹断的颤抖紧绞。

「喔啊啊啊！」日影大吼着做出最後的几次猛冲後欲望猛烈跳动，把大量浓烈的精华尽数灌溉在花心上。

冷夜已经发不出声音，但身体还是在绝顶的白光中贪婪撷取日影的精华，然後在昏倒後攀上另一波较和缓的高峰，随着媚肉缓慢的收缩，大量爱液从子宫深处被挤出，花心如同泉口般，浓腻的爱液很快泛滥整个花径并往外流去。

「嗯……」趴在她身上喘息的日影很快就发现两人交合处已是一片泥泞，他低吟一声退出她体内，帮她翻身仰躺後发现垫在身下的枕头湿了一大片，他轻笑：「泄真多……」

拿了下层没湿的枕头帮她靠上後他便转身寻找避孕药，把溶解性的避孕药丸放到花径里并注入下体专用的避孕药液，为她盖上薄被後日影轻叹一声，回房自行解决还没完全消退的欲望了。

09：第一晚，这不是我

- 曲影：

  上一篇已经把两人第一次 h 彻底交代完了
  所以这一篇是接在第一部的结尾“三天的开头”後面
  本来以为这个资料夹会通篇 h 的
  想不到写了一篇没 h 的甜文(///)
  我是还蛮喜欢的啦

在一翻云雨过後，日影已经让冷夜彻底没了力气，他也差不多累了，於是除掉不知道第几次涂在欲望上的薄膜，把欢爱的痕迹粗略整里後说道：「做这麽多次应该够了，睡吧。」

冷夜没回答，其实也不知道该怎麽回答，穿上衣服、拉过被单转身背对他，日影也不在意，笑一笑变回自己房间去，「我房间就在隔壁，有事可以叫我。」

直到关门声响起她才嘟哝：「才不会找你。」又翻了个身，本以为弄得这麽累应该能倒头就睡的，可没想到，身体的热度和心跳都没退去，小腹深处被疼爱过的地方竟然又难受起来。

怎麽会……

冷夜咬唇，不明白怎麽都做这麽激烈了，为什麽热潮还没能平复？

有事可以叫我。

想到日影的话她气愤翻身，双手压着小腹。

不去！才不去！

怎麽可能为这种事过去求欢？丢脸！

「唔……呼……呼……」打定主意不求帮助的她随着时间推移，身体越来越受不住发作的症状，全身都染上绯红，呼吸心跳也越来越急促，她难受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冷夜开始想起日影在床上带给她的感受，「呜……」身子更是空虚了，「做、做爱……不！不对！水……喝水……喝水……」她竭力维持理智，下床想找水喝，双脚却无力支撑跌坐在地，「可恶……」

身为杀手当然不可能就这样投降，不服气地站起後迈着不稳的步伐走到角落的茶几，日影早为她准备好饮用水，当然是二话不说直接抓起来狂灌，没剩多少力气且不顾喝相的下场就是溅得一身湿，但她也管不了这麽多，到最後甚至让水当头淋下，试图降低体温。

「冰……我需要……冰……」等到水壶的水没了，情况却没改善多少时，冷夜扶着墙想找冰元素石，她不知道日影放在哪，只好走出房门自己找。

但在体力几乎耗尽又全身发软的情况下，光是走到门边就已经气喘如牛了，「呼……呼……呼……」她又一次咬住下唇，藉由疼痛感让些微扭曲的视线恢复正常。

要小声……别被发现……

她这样提醒着自己，压下门把出去，尽可能不发出除了喘息外的声响，抬头一看，两人房间前方五公尺左右有一道门。

去找找看。

专注想着前方的她没留意到日影的房门和自己的正好呈90度角，往右一跨就能碰到门把，等到发现时门已经打开了一个小缝，思路浑沌下忘了该把门轻轻阖上，而是下意识退後一步，而这一步使双脚发软又没物体支撑的她往自己房里倒去，背部撞到没关上的房门，门又撞到墙壁发出巨大声响。

她先是愣愣地看着房门待了几秒，接着泪液便涌上，缩着身子再也控制不住地啜泣起来。

这不是她！她怎麽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怎麽会被迫留在这里？又怎麽会让身体变成这样？不是！这不是她！杀手冷夜怎麽会是这样的人……她不承认，不想承认……

「冷夜？怎麽了？」看到倒在客房门口的她，日影想上前关心却被她喝止。

「不要过来！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她机近崩溃得哭喊让他有些吓到，蹲下身想扶她，手却被打落，然後，看到一张令他心疼的哭颜。

「你回去！回去！我不要……这不是我……我不想再做了……不要了……」她兀自哭喊着，缩着身子向房里退去，日影没阻止，看着她脆弱的模样出神，然後在她尝试扶着墙站起时回自己房间。

才刚准备松一口气的冷夜看到日影又出来时身体再次紧绷，而他也没说什麽，一手直接探到她的小腹上。

「不！啊……」本以为他想强迫的冷夜在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冰冷後，到口的拒绝转为隐忍的呻吟。

「呜……」她抓着他的肩抵抗寒意，当他的手离开时，她抬头，忍不住问：「为什麽？」

「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而且……我是男人，不是禽兽。」

看着他说这句话的眼神，心底一股一样的感觉流过，冷夜忙低下头，感到心跳加速的她伸手想拿元素石，日影却不给，「给我……我、我怕又发作。」

日影把冰元素石藏到背後，为了抢元素石她整个人靠在他身上，「给我……我还是会热……」

他一笑，将她拥在怀中，「那你要让我抱一下。」说完便将她抱回床上，自己也很理所当然地躺上去，似乎没离开的意思。

冷夜顺利抢到元素石放到小腹上，还是转身背对他，她嘟哝道：「你不想让我休息就是了。」待在他旁边心跳就是该死的控制不住，还一直想到“那个”的画面，要她怎麼睡啊！

「才没有。」日影笑着从背後抱住她，「抱一下而已，我等一下就回去，而且，你应该把这个戴上。」他脱下手上的雪熊手套想为她戴上，却被她直接拿走。

「我自己来。」虽然想告诉他自己根本不用手套防寒，但基於不想跟人罗嗦的个性，冷夜所幸顺了他这一次。

日影静静地拥着她，注意她的体温和呼吸，突然觉得，人生中有个什麼欠缺的东西被填满了，他勾起笑，哼了一首魔族的催眠曲。

听到熟悉的曲调冷夜表情放柔，身子也放松许多，本以为有他在绝对睡不着的，可这曲子让她想起许久不见的母亲，加上太劳累的缘故，她很快就星眸半阖。

半梦半醒间，她低声呢喃：「这首歌……妈妈唱过……每次训练完……都听着它睡……」

曲散，她已沉沉入睡，日影不想吵醒她，偷偷拿掉元素石後就这麼睡了一晚。

10：黎明，他的承诺

隔天一早，冷夜醒来时日影已不在身边，也就不知道其实两人同床睡了一晚，她走到浴室，发现盥洗用品竟然都准备好了，心底略为讶异了一下，快速打理後便走出房间。

「醒了？」日影早在客厅准备好早餐，「综合果汁，渣已经滤掉了，其他水果我放厨房，中午自己榨，我晚上才回来。」

冷夜看了看桌上的果汁，又看向日影收拾果皮的背影，不知怎麼的，想起许久以前的事，她低声道：「谢谢。」

日影身形一顿，回头瞄她一眼笑道：「还是第一次听你这样说呢！」

她咕哝：「才不是第一次……」

「啊？什麼？」

「没、没有。」突然感觉到异状，她胡乱应了声，迅速抓起杯子喝完果汁，接着以最快的速度冲回房里，把自己藏在被子里的冷夜低骂道：「可恶！瘟神……根本是瘟神！」她忘了黎明时会固定发作，刚起来还没甚麼感觉，可看到他就是会不小心想起昨天的事，然後当然就是全身燥热……

日影对这举动没多想，笑了笑不理会，慢条斯理吃完早餐，收拾完毕换好装备才敲她的门，「冷夜，我要出去了，如果觉得无聊可以去书房找书看。」料想她不会回答，所以只是说一声就要转身走人，没想到房内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门被打开，她红着脸靠在门口微微喘息。

「我……我要元素石。」没那东西她根本不知道怎麼做才能压下情潮。

她这模样让日影艰难地咽下唾液，控制住腹部差点被点燃的欲火後才问：「你怎麼……」

「少罗嗦！」她低斥：「还不是你害的！害我……害我一天发作两次！快给我元素石！」

咚！

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像被石头打到，对啊！怎麼忘了她的症状包括这个！一开始听到还没甚麼放在心上，现在看到……该死的不上不是男人啊！

想到就做，他立刻欺上前去将她一把抱住，低头吻落，冷夜扭头闪躲，「不要！放开我！」

「不行，我的情欲也被你点燃了。」他说的理直气壮：「现在只能找你消火，没其他办法。」

「骗人！你、你也……啊……」原本扭怩着不相信的她，在日影硬是扣住後腰让两人完全贴近後轻叫一声没了声响，因为平坦的小腹已经感觉到微凸的裤头下，那昂扬的欲望顶着她。

日影有意把她的情欲挑得更高，於是故意紧抱着她，挺着下身厮磨，欲望隔着两层布料在她身上挺动，「嗯……喔……」他发出低哑且充满情欲的喘息，邀请她一同堕落。

「不……不要……」冷夜想拒绝，但下身已经渐渐泛滥的她根本没力气推开日影，任凭他做着昨夜那令人发狂的动作，欲望急躁地顶撞磨擦，唤起欢爱时的记忆，「唔……」她忍不住轻吟，汹涌的热潮让耳根也红了，完全软倒在

他身上。

他一把将她抱起丢到床上，冷夜才翻了个身便扑上去，很顺利地把她压在身下趴卧着，「啊！不要……」感觉到欲望不客气地抵在臀部，她脸上一热，又想挣扎。

日影放下全身重量压制她，凑到她耳边宣告：「我要你！」他先是伸手解放自己，後便想脱去她的裤子。

「不！不行！」冷夜惊叫：「元素石！你……你也用元素石！」她死抓着裤子，让他没办法轻易得逞。

「哈哈哈！」这话惹他大笑：「如果用元素石我会重伤的啊！别开玩笑，我只能找你而已。」

「不行……不行啦！」

用唬的唬不成，那就只好威胁了，「那麽……是我记性不好吗？你昨天……是不是答应过什麽？」

「呜……」

「嗯？答应什麽呢？」

「答应……我答应……合作。」被提醒到这一点，她的身躯才略为放松，日影顺利褪去长裤，她却还是非常害怕，如果过了三天他没有实践诺言，杀了他也没有用，她还是拿不到炙岩露，小清还是会失控。

於是，在日影再度欺上身时，她将脸埋在手臂中求他：「一定要给我……你一定要给我炙岩露，我会合作……你一定要给我……」

他还是不知道到底为什麽炙岩露对她这麽重要，可看她这样真的会让人感到不忍，刚开始的冲动淡去不少，他从身後拥抱，吻上香肩柔声安慰：「别怕，我不会食言，一定会给你的……一定……」

安抚的话语让冷夜放松下来後他将手伸到衣襟内，没有胸布阻隔的雪峰很快落入掌握。

「呜……嗯……」轻触乳间的手指带来触电般的颤栗，她辛苦地咬牙闷哼，不想让自己发出太多丢人的声响。

日影却吻上她的耳低声鼓励：「别忍耐，我想听你的声音。」

「不……这……丢脸……」短短一句话，为了能尽量正常说出来，她硬是分了好几段，为了控制语调忍得脸都红透了。

番外：育儿趣事（一）

自从冷夜不小心怀孕且生下女儿後，有了孙女的流月高兴得不得了，不仅替孙女娶了晓晨这个人族名字，还在她身上留下“连脉”印记，好让她可以透过灵镯随时关注晓晨的身体状况。

然而，在晓晨出生五天内，灵镯连续闪过三次代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红光後，流月便严禁冷夜碰她心爱的孙女，免得还没能撑到满月晓晨就一命呜呼。

对此冷夜没任何意见，不等母亲下令就离女儿远远的，就怕自己不小心“杀”死晓晨，每次见到冷夜站得远远地盯着女儿直看的模样日影就一阵好笑。

毕竟说到底，她也不是故意的嘛！

像第一次……

那时因为是第一次抱晓晨，冷夜直看着女儿的脸，一阵不可思议，因为她还是觉得从自己的肚子里跑出这个小东西来好奇怪，看着看着就看到出神了，一个没留意被椅子拌到……

「哇啊啊啊啊啊！」才刚走进客厅的日影发出惊天动地的叫声，一个不要命的冲刺滑垒，好不容易才接到差点摔死的女儿，甚至还滑得太猛一路滑到客厅最里头的墙上，踢翻一推家具，好在，晓晨抱得好好的，没受半点伤。

而一旁早已稳住身子的冷夜一脸奇怪地看着他，「你在做什麽？」

「啊？」他惊魂未定地看着她，「那还用说，保护小小晨啊！呼！好险……」感情是冷夜惊吓过度了才问他这种蠢问题？

「保护？」她皱眉，「看起来像在玩，保护什麽？」

日影还没来得及说话流月就飞也似地冲了进来，「晓晨！我的晓晨怎麽了！」原来她发现灵镯的红光闪了一下，吓得赶紧跑来查看孙女的状况。

「没事没事，夫人，我及时接住她了，好好的呢！」日影安慰过後将女儿抱给流月，好让她放心。

「怎麽可能没事？镯子可闪了一下……」流月抱过晓晨，确定没事後才问道：「刚刚怎麽回事？」

「呃……小夜绊了一下。」日影有点迟疑，不知道该不该据实以报。

「啊？然後？」

「然後为了平衡身子就把小小晨……放掉了。」在流月胁迫的眼神下他还是说了。

听完日影的话流月瞪向女儿，「你做什麼？想摔死自己女儿不成？」

「摔死？」冷夜还是皱眉，「怎麼说？」

「你这是在装傻吗？」流月气结，「明明就可以抱着她保持平衡，放掉是什麼意思？嗄！」

面对母亲的愤怒冷夜是一脸茫然，「不能……放掉吗？」

「废话！」「那当然！」另外两人同时出声。

见流月在气头上，怕冷夜受委屈所以日影抢先问道：「那为什麼你觉得能放掉她？」

「她不会自己落地吗？」

这句话简直让两人傻眼，日影再问：「为、为什麼你觉得她能自己落地？」

「黑曜魔犬幼兽出生一小时就能奔跑，半天长出防御用的黑曜石甲，三天……」

「停！」流月打断女儿这夸张的类推法，「你以为晓晨是魔兽不成？就算魔族比人族强健，生长的还快也没这麼夸张啦！天啊……我怎麼会让小夜变成这样……」於是流月抱着孙女退到房内去检讨她的教育方针去了。

看母亲这反应冷夜总算发现自己想错了，「她……不会走？」

「当然。」妻子这种既可怕又可爱的思考方式让日影不禁莞尔，「把小小晨想成魔兽她可是会哭的喔！妈妈，我没有那麼可怕，我很可爱！她一定会这麼说。」

冷夜打了他一下，「别闹，所以她什麼时候会走？」

「呃……」日影想了一下，「人族的婴儿大概一岁左右吧！魔族的话三个月，小小晨只有四分之一人族血统，应该比较偏魔族这边。」

听到这答案冷夜睁大了眼，不敢置信，「真的？这麼久？别骗我！」

「冤枉！」他高举双手投降，「事关小小晨，我哪敢骗你，小夜啊，我们可爱又娇嫩的女儿没那麼强悍啦，不信你可以去翻书……啊……」话刚说出口他就後悔了，戳到她的痛处啦！

冷夜气得转身就走，欺负她不识字就对了。

「哇啊啊啊！等等啦！小夜，我不是故意的……我的意思是……是……是可以去问娜芙拉啦！她是你的活字典嘛！对不对？欸欸，等等我嘛……小夜……」

晓晨的第一次危机就在日影求冷夜原谅的喊声中度过……

番外：育儿趣事（二）

至於第二次嘛……

就发生在隔天，事实是，当时晓晨太早哭着要喝奶，而忙了整天的日影和流月累得没能马上起来处理，反到是一向警觉心高的冷夜先醒了过来，等到终於弄清楚女儿是饿肚子後，她皱起眉头。

哺乳这种事，她在母亲的监督下进行过，但还是觉得很不习惯，不管怎麽说，虽然身体算是恢复正常了，但蓓蕾仍旧是很敏感的点，就算对象是女儿，可被吸吮的感觉还是怪怪的，所以，能不亲自哺乳就不要，这是最好的。

基於这个想法，她拿出之前因为量多而收集起来保存的母乳，倒进瓶子里便直接喂给晓晨，一开始晓晨呛了一下便开始哭泣，她又是皱眉。

真是没用……

心里忍不住冒出这种想法，基於有记忆以来，母亲对她的严格要求，她也同样拿那样的标准看待怀中的女儿，只觉得连喝个东西都会被呛到，还真是只比一团肉好上那麽一点而已。

小肉团？

好像是个不错的称呼，挺贴切，想到这她轻笑起来，哄哄女儿又继续喂奶，看她没事过後便又让她躺回床上，自己则整理整理，提前到训练场练习去了。

然而，回到家里过後，她看到的竟是母亲和日影手忙脚乱的景象，晓晨传来有些虚弱的哭声，日影赶在流月之前跑到她身边轻问：「你给小小晨喂了什麽啊？」

「母乳。」她蹙眉，「怎麽了？」

日影有些无奈，「不对啊……只是母乳小小晨不会腹泻得这麽严重的，真的只有母乳？」

她点头，而日影也只得摇头，没办法，只好赶回去帮流月，可流月并不认

为冷夜无罪，边用法术处理孙女的症状边问女儿：「你少问她一些事了，奥修，你让晓晨喝什麽母乳，嗯？」

「存起来的。」她理所当然回答。

「啊？是吗？」流月笑得可灿烂了，「那有没有加温啊？小夜。」

「夫……夫人，小心点……」她笑得是春风满面，可房内的气温可是瞬间低了好几度，日影就怕她一不小心气过头伤了女儿。

冷夜还搞不清楚状况，眉头皱得更紧了，「加温？什麽加温？」她觉得只要在女儿面前，眉头就别想放松。

嗯，没错，就跟以前母亲训练自己一样，不只皱眉，还有一堆的指导，所以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吧？她想。

这回流月可忍不住了，把孙女交给日影後便直接拿法杖敲女儿的头，「加温？什麽是加温？呵呵呵呵呵……亏你还问得出来！喂给婴儿的液体都要加温到跟体温差不多啦！你竟然直接喂她冷母乳！想害死她也不用这麽迂回……」

「夫人！夫人！」日影赶忙抢救爱妻，「小小晨要紧，情况还没稳定啊……」

「啊！当然。」流月露出恶魔级的微笑拍拍冷夜的头，「等她稳定下来，我再来好好“教教”你该怎麽当母亲。」说罢抱过孙女继续治疗。

日影则是带着满是委屈的冷夜来到大厅，「没事没事，你是新手妈妈，不懂是正常的，嗯？」

「为什麽要加温？」冷夜实在觉得无辜。

「因为婴儿的肠胃是很脆弱的，所以不能喝太冷或太热的东西，下次记得喂她的时候要加温，然後滴个几滴在手臂内侧，试看看温度是不是合宜，等一下夫人会跟你讲得更详细的。」

她嘟嘴：「她会教训我。」

「不会不会。」日影安慰：「她只是在气头上，过了就没事了。」

「嗯。」冷夜点头，主动靠在他怀中，总觉得女儿出生以来自己就挫折连连，是不是之前杀太多人了，以至於现在就算没有伤人的念头女儿也会莫名受伤？因为她的双手，是杀手的手，是拿来杀人的，不是救人、或者养育的。

之後的事实让她差点以为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因为等到下一次她记得加温，也在手臂内侧试过温度要喂晓晨的时候，奶水还没沾到女儿的嘴就先被日影给拿了过去，然後不到一秒，瓶子便落到地上摔成碎片，伴随着的是日影的

哀嚎。

「哇啊啊啊！烫烫烫！我忘了你温度感觉异於常人……烫烫烫！」

那次看着日影不断对着手掌呼气的模样她忍不住笑了出来，可不一会儿便又被流月训了一顿，晓晨第二次的危机，在自己喊饿的哭声、奶奶笑着训斥母亲的斥责声，以及父亲边喊烫边替母亲求情的情况下正式度过。

番外：育儿趣事（三）

经过前两次的教训後，流月和日影特别对冷夜做了些“特训”，冷夜心里实在觉得那些特训比起杀手训练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有耐心为了等待刺杀目标而慢慢来，伺机行动，但却没办法在小孩身上展现这种耐力，应该说，有难度。

总之，她拿晓晨没辙。

这天，教到最後一个项目—洗澡时，流月实在累了，於是帮冷夜测好水温後便把晓晨交给她，「洗好後记得帮她擦乾放回床上，我累了，去休息一下，别给我出问题！」交代完也恐吓完了以後流月疲累已极地走出浴室。

怎麽知道，才到大厅灵镯的红光便发疯似的猛闪……

流月气得咬牙切齿，硬是忍住大叫的冲动跑回去看冷夜到底做了什麽好事。

结果看到的是冷夜竟像在帮宠物洗澡一样，不顾晓晨的挣扎把她压在水底东搓西揉……

忍耐……要忍耐……

流月竭力告诉自己必须压抑怒气。

忍耐……

忍……

谁忍得住啊！

「莫、薇、娜！你这笨蛋！！！」伴随着怒吼，冷夜被重重推离浴池，流月及时抢救下奄奄一息的晓晨。

她露出招牌笑声威吓冷夜，「呵呵呵……以後你不准靠近晓晨也不准碰她，在她能承受你的“摧残”之前别想动她，不然……你知道会怎麽样，呵！」

冷夜被母亲的笑容吓得直退三步，站在浴室门口看着母亲处理好差点被淹

死的女儿後小心翼翼地帮她洗澡。

她才知道原来连洗澡都要这麼细心呵护……

冷夜泄气极了，双肩一垮黯然离开浴室，反正，母亲要她别再碰晓晨，那就离越远越好……

简而言之，就是以上三件事情，让冷夜离晓晨离得远远的，再也不敢靠近。

这天，轮到日影帮晓晨洗澡，看到冷夜站在浴室门口等待的模样他实在觉得好笑，「你进来啊，又不是什麼洪水猛兽，靠进一点不会伤到她的啦。」

冷夜摇头，之前的教训实在是够多了，怎麼样都不敢冒然靠近女儿。

「哈哈，那相信我总可以吧？我会保护好她的，没事啦！」

还是摇头。

日影不放弃，他比了个禁声的手势说道：「小心点，别被夫人发现就没事了，进来吧！」

「总不要传出去变成杀手冷夜怕自己女儿怕得半死，连靠近都不敢吧？」

这句玩笑话总算让冷夜卸下一些心防，谨慎地走到日影身旁看他为女儿洗澡。

「不用这麼拘谨，来……」日影牵了她的手就要去碰晓晨，冷夜吓得收手。

「别害她！」她低喊，好像认定只要碰到晓晨就没好事似的。

日影微笑，又一次牵起她的手，「你放松，我带着你，不会有问题。」他把冷夜拉到身前，夹在自己和女儿中间，一手托着晓晨一手抓住冷夜的手腕，「把毛巾拿好。」

她全身紧绷，依言拿起毛巾，日影抓着她的手引导她擦拭晓晨的身体，「她的身体很软对不对？」他问。

冷夜点头。

「所以要记得小心点，像现在这样就很好。」

在冷夜的擦拭下晓晨似乎挺享受的，微微舒展四肢发出可爱的笑声，逗得两人都笑了，「喂喂！你偏心喔！怎麼爸爸用的时候都没笑啊！」日影跟女儿开过玩笑後便放掉抓住冷夜的手，让她自己来。

「看，小小晨很舒服呢！」他鼓励冷夜：「你的手不只是杀手的手，也能同时是母亲的手，别想太多，反正有事也有我在，不用怕，嗯？」

「嗯。」冷夜轻声应道，看着女儿可爱的模样不知怎麼的，扬起的嘴角不会想刻意拉下来了。

而在他们身後，本来因为看到灵镯亮起代表冷夜碰触到晓晨光芒而赶过来的流月，看他们一家和乐融融的模样也扬起笑颜，拂去灵镯的光芒後退出浴室，不再打扰他们。

父亲节贺文：雪夜初见（上）

这是在怀晓晨的时候

幻魔历第四纪元 1431 年，绝刃历 230 年 8 月 8 日

已经怀孕四个多月的冷夜肚子已经明显拢起，自然也被流月限制行动，连自主训练都不准练强度太强的项目，这简直让她无所适从，所以开始跟日影堵气，气他害自己甚麽都不能做。

对此日影只能想办法让她释怀：「哎呀！夜，别这样嘛，休息一下不好吗？难得辛苦了这麽多年，你看，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我不要。」她才不接受：「好无聊……整天都很无聊，身体会生锈。」

「怎麽会？难道要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在炎热的午後执行任务时……」

日影的叙述让她皱眉：「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下雪的夜晚。」

「咦？」这句话让日影疑惑：「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你是在桂崖军机的中央办公室里，那时候应该是……夏天……」他越说语气越迟疑，因为冷夜垂下的眼睑告诉他不是这麽回事。

「不可能啊！」日影搔头，「怎麽会？那明明是我接了陛下委托第一次堵到你……难道……之前就见过？」

冷夜见状叹气，「你果然忘了。」

「欸？不可能，怎麽会忘记？我甚麽时候见过你？」他不相信自己记性这麽差。

她又叹气，然後有点不甘心地轻哼：「如果不是那一次……你早死了。」是啊，如果不是那次的见面和自己的固执，或许就不会有後面那麽多事了，该说是命运的安排吗？

那年她十二岁，完成训练不久流月离开了，而第一次出去找任务的时候……

「不要这个。」身高只比柜台多出一个头的冷夜把钱推回去，「炙岩露。」

柜台接待员很是头痛，「小朋友，我说过这里没有炙岩露，要的话你去炼金工会拿钱换，我们只能发放任务的相应酬劳。」说完又把钱推到冷夜面前。

「刺杀任务。」女孩不收钱，只是盯着接待员，要他交给自己刺杀任务。

「啊啊……」接待员实在苦恼，眼前这尊已经在这里卢了很久，不收酬劳也不接受其他任务，非要去杀人，这麽小的孩子他们怎麽可能随便发放这种任务？如果有军队或家族的证明就算了，可偏偏没有，「小朋友，我也说过很次了，没有实力证明不能领这种任务，你快点拿了钱回去吧！我还要办其他事呢！」说完手一挥，门口看戏看很久的守卫这才走过来想把冷夜拖出去。

守卫当然没如愿，她轻巧闪过伸来的手，抓起酬劳恨恨瞪了接待员一眼便跑出冒险者工会大门，才走没几步身後就传来爆笑声。

「哈哈哈！谁叫你昨晚赢那麽狠，老杰，你活该！哈哈哈！」

「闭嘴！」被叫老杰的接待员瞪着守卫，「你故意怠忽职守，我呈报分会长去。」

守卫笑声还是不停：「哈哈哈！这算哪门子怠忽职守？一个小女孩而已，我不好意思打击她纯洁的心灵啊！」

工会里的打闹冷夜只能咬牙看着，不死心的她又跑去炼金工会要炙岩露，但酬劳根本不够买，冒险者工会又不给更高酬劳的任务，做了两个低等任务，拖去她五天的时间才赚那麽一点钱，再这样下去小清一定会失控……

结果着急的她跑去大闹冒险者公会，在不善正面对决的情况下被四名守卫丢到门外，「我要任务！」她简直快气炸，却又只能跟眼前的守卫进行徒劳的对峙。

「哎呀哎呀，真热闹啊！」这时一名留着黑色短发的男子走近，悠闲地打着招呼：「我来交付任务了，麻烦让一让，谢谢。」

所有人都不当她是一回事，全在敷衍！

从男子的神色中她得到这样的结论，当然，敷衍她不要紧，她不在乎其他人的态度，但小清的咒术拖不得，不管怎麽样都得想办法拿炙岩露，於是她恢复平静看着老杰，「要证明实力是吗？」说完身影便凭空消失。

「嗯？」男子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不好！」他抽出佩刀朝老杰射去，

只见空中现出一半身形的女孩在被尖刀击中前挥手将之击落，另一手朝老杰颈项抹去……

见血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因为男子已趁着佩刀被击落的空档护在老杰身旁，女孩匕首转向朝空气挥出後收回，站定後冷道：「砍中你，我就有实力。」

「小朋友啊！算我求你啦！」被缠了一整个晚上加上刚才生死一瞬总算让老杰崩溃大喊：「杀了我也不能发任务给你这种没证明的小孩啦！真那麼想要接那种任务你去地下交易所算了！」

地下交易所……母亲确实有提过，但她不知道在哪里，消失一半的身形重心完整出现在众人眼前，「怎麼去？」

「老杰，别闹。」男子拿出包裹的卷轴放到柜台上说道：「不能把孩子带去那里，想害她不成？」

老杰接过卷轴边处里边嘀咕：「我也不想啊！不然你帮我想办法把这尊神请走吧！她闹了整个晚上了，想清静清静都不行。」

男子听了转身蹲在女孩面前笑着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日影，你呢？」

冷夜不理他，只是看着拿出一袋金币的老杰恨声道：「我要任务。」她只拿了十几枚银币，眼前的男子却是几十枚金币，如果有那些东西就能换一瓶炙岩露了。

「好啊。」日影对她的态度也不在意，爽快答应下来，「那我接任务，我们一起完成後酬劳对半分，怎麼样？」

这样几句话出来冷夜才总算正眼看着眼前的男子，微乱且沾了些许积雪的黑发并没有让他显得狼狈，反而增添一股随性的帅气，魅紫瞳眸中带着友善的笑意，感觉得出来他不是在说笑，她瞄了日影的穿着一眼皱眉询问：「猎人？」

日影没想到女孩会考虑到战斗类型的配合问题，顿了一下才回应：「嗯……是游侠，不过好像也差不多，对吧？怎麼样？要不要合作？」

冷夜抿唇低语：「我要一百金币。」那炙岩露该死的贵，一小瓶就要五十金币，不接高难度的任务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赚到，「五天内凑齐。」

「噢……」这样高额的酬劳和短时限的要求让日影一愣，可看眼前女孩明显急需用钱的苦恼模样让他忍不住答应下来：「我问问看有没有适合的任务。」

後来他接下猎杀青目铁犀和荒野狼群的请托，酬劳刚好两百金币。

「先去找青目铁犀的下落，这是四阶接近五阶的魔兽，我跟它对峙的时候你要小心保持距离，别被针对到，记得站在下风处才不会被发现……」

听着日影的叮咛，明显是想要自己在旁边纳凉好让他独自对付魔兽，冷夜听得很不是滋味，但也没应声，怪就怪自己年纪小才会被人看不起，既然这样，那就让他吓一跳。

她是这麽想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做到了。

当她利用雪水洗去身上味道且成功潜到铁犀身旁将匕首送入魔兽眼窝时，日影总算明白这女孩身手不是这麽简单的。

「敖吼！！！」伴随着青目铁犀的痛叫，警戒时身上密合的铁甲因为吃痛而松动，露出里头柔嫩的肌肉，冷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击成功後立刻抽身往铁犀身後跳，两把匕首精准插入青目铁犀体内，随着她的奔驰划出狭长的伤口。

日影反应也不慢，在魔兽吃痛重新聚拢铁甲时对着另一只眼又补上一刀，两人在第二次松动铁甲的短短几秒内合力重创青目铁犀，接着日影便抓准时机，一次侧边重击让盲目冲撞的魔兽摔个四脚朝天，露出没有铁甲保护的腹部後狩猎的行动已经到了尾声。

「你真厉害。」日影看着在取魔兽晶核的冷夜跨赞道：「难怪想接高难度的任务，小心应付一定难不倒你。」

冷夜没有回应，自竟取下晶核後把东西交给他，「狼。」

「呃……」真是又效率又冷淡的女孩啊……

父亲节贺文：雪夜初见（中）

「找狼群之前还是先把铁犀的尸体处里完吧。」说完刚要转身却看到冷夜不解的神情，他问：「犀牛角跟铁甲都能卖到好价钱，算是额外的收入，你不知道？」

女孩眼中的迷惑并没有减少，只是看着他，然後再看向青目铁犀的尸体，似乎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最後显然妥协了，拿起匕首就要去砍犀牛角、挖铁甲。

「喂喂！等等，你不是真的想用小刀去处理吧？」日影哭笑不得，用那东西要处理到甚麽时候啊！

冷夜顿住，收起匕首回头看他，除了身上的装备和匕首，也就只剩装食物和晶石的腰包而已，根本没带其他工具。

「唉……」对这个不愿透漏姓名也不多话的女孩他感到很无奈，虽然还是很感谢她让狩猎的进度快上很多，但合作就是要多培养些默契不是吗？

唉……

心中又叹了口气，日影拿出猎刀根锯子，「角要用锯的，猎刀用来分离铁甲和肉，会比匕首好用很多。」

她想也不想，直接拿了猎刀就去割肉，锯子这种东西看都没看过，天知道怎麽用。

日影看了看埋头苦干的冷夜耸耸肩，本来想把锯犀牛角的工作给她的，毕竟锯完就没事了，看那布满躯干的铁甲，想到要把它拆下来都累，不得不说对这女孩的想法他还真没个脉络可寻。

带着些许玩味的心态，他拿到角後丢一句“累了可以换人”，随意布下几个防卫水晶防止其他魔兽侵袭後就在旁纳凉，看冷夜那娇小的身躯在巨大的魔兽尸体上翻上爬下。

飘着细雪的深夜，冷夜提着猎刀辛苦收割，而日影则在旁把风，低温对她似乎没造成甚麽影响，魔兽过於笨重的躯体才给她带来些许麻烦，直到所有铁甲都被扒下来时，她已经忙过下半夜，东方天际露出微微曙光映照在雪地上。

日影走近，收起铁甲接过猎刀，看到满手血污的女孩他轻笑：「休息吧，狼群交给我。」

冷夜的神态依旧淡漠，经过一晚劳累看到因为血腥味而包围他们的狼群时，匕首又一次抽出，日影从她的侧脸看到坚毅二字，明白女孩不会听劝只得叹气：「唉呀……早知道晚上多少杀几只的。」

迎来女孩不可置否的目光他无所谓地笑了笑，当然是玩笑话啊，谁不知道昨晚出手的话狼群会提早攻击，那收割的动作只能无限後延了，开个玩笑都不行啊！真是……

「好吧，数到三，对了，狼皮也可以卖钱喔！」意思是要她别把狼虐待得太惨，「一，二……三！」话音一落，日影撤去防卫水晶的魔力，面对汹涌而上的狼群两人提起武器，开始搭档後的第二次狩猎。

四天过去，当日影收割完第三匹荒野狼群的狼皮时两人的任务已经圆满达成了，不得不说，这样快的效率连他都有点惊讶，正常来说这种事少说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不过说真的，四天下来也累得呛人，追踪、猎杀、收割，几乎没啥休息到。

当他起身看到在防卫水晶旁睡着的女孩时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就说怎麽可能都不休息，真是的……」节奏抓这麽紧都多亏这个女孩，他想休息她还不

肯，自己跑去追踪，惹得放不下心的他也得跟着走。

「唉，不过睡在雪地上是不行的啊。」说完要抱她回镇上休息，哪知道才刚碰到人女孩就像受惊的兔子……喔不，是老虎，像受惊的老虎对他发出一连串攻击，让他挡得措手不及，手臂不小心被划出一道口子。

「唉呀呀！好心没好报，没好报啊！」跳出战圈後他抓着手臂摇头叹息，当然，这一样是讲好玩的而已，受过训练的刺客会有这种反应很正常，只是他没想到女孩已经做到能在疲累状态下也随时保持警戒而已。

从身高判断也不过十岁年纪，看样子她受过比一般孩子还要严格许多的训练啊！

日影自然不会知道她已经十二岁了，身高发育较慢全托母亲魔鬼训练的福，超负荷的压重和体能训练让她长得比一般魔族孩子矮许多，好在魔族不同於人族，今後执行任务的时间让她能慢慢长成自己该有的高度，不会像人族一样受早期训练影响那麽深。

冷夜看清自己攻击的对像是这几天的搭档後忍不住皱眉，拿出水袋帮日影清洗伤口，然後割下他的衣袖，敷药包扎，日影没多说甚麽，静静享受她的服务。

包扎完毕两人回冒险者公会交付任务，拿到两百金币的日影把钱全给了冷夜，「你等我一下，待会儿就回来。」

冷夜瞪着他离去的背影，觉得莫名其妙，不是说要对分酬劳的吗？

奠奠手中的金袋，冷夜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可以买两瓶炙岩露了，等人的时候闲来无事，冷夜索性坐到一旁把金币倒出来分成两份，等到叠成十叠的金币成型，正要把其他钱重新装入袋子时，一只手朝桌面拍来。

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当冷夜闪到桌子对面时，对面一行四个男人眼光掠带诧异地看着她。

先是举手隔挡，发现力量不及马上发动关节技，随即查觉周围还有三个人虎视眈眈便果断拉开距离，这全在一瞬间完成，看样子眼前的女孩真的有两下子啊！

看着被打散的金币冷夜赶到十分不悦，但杀手的特质让她马上压下怒气凝视桌上那只脏手的主人，「有事？」

那男人轻笑两声说道：「财不露白啊！小朋友，既然拿出来了那就接受挑战怎麽样？」冒险者们拿了报酬是不会随意在工会里点钱的，要点也在柜台点完了，拿到旁边再点，又是这麽多金币明显就是在炫耀，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有人看不过眼出面挑战，当然，桌上的钱便是赌金。

这种潜规则冷夜自然不可能知道，而那四人也看得明白，认为钱是日影赚的，而这小女孩不懂事拿了出来，自然不拿白不拿，反正他们没违反规定。

四人分别拿了各自的赌金放到桌上，为首的老大指着旁边的擂台说道：「四场决斗，赢了这些就你的，输了……这有两百金币吧？归我们，怎麽样？」

周围虽然有不屑的声音传来，但也没人阻止，冷夜看看四周，明白他们确实站得住道里旁人才没制止，於是点头答应。

父亲节贺文：雪夜初见（下）

当日影回到冒险者公会时看到的正是冷夜把第四人撂倒的景象，周围观战的人响起一片欢呼，虽然不想打击冷夜，但他还是得提醒经验不足的她一些事情，「不错啊，不过光是顾着战斗可不行喔。」

冷夜见他来了正想把钱分给他，谁知看向桌面时桌上竟然空无一物，她的钱和那四人之前拿出来的东西全不见了，那瞬间脑袋像是被甚麽打到了似的一片空白，「钱……」

看她深受打击的模样日影扬起笑容，正想上前安慰却在瞬间被一阵劲风吹得顿住脚步，下一秒，倒在擂台上的男人发出一阵哀嚎，女孩匕首出鞘钉在他的双肩上，失控的斗气持续外放，掀起阵阵微风，看的周围的人全都傻眼。

「还给我……」稚嫩的嗓音变得颤抖沙哑，仿若来自地狱的低喃：「把钱……还给我！」伴随最後一声失控呐喊的是女孩发狂的攻击，不过一眨眼时间，其馀三人已经受伤倒地，女孩一支匕首刺入首领肩部另一支抵在他的颈项上，「杀了你！还是还钱！」

「咕……」首领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他根本没看过这麽厉害的小鬼，更别说她现在盯着自己的眼神就如同那些贵族和军队所培养的杀手一般冰冷无情，那是任何人看了都会为之胆寒的杀手之眼，睥睨一切，视生命如粪土的眼眸，被那样的一双眼睛盯上普通人根本无法正常应对。

见身下男人没有回答的意思她眼中的温度又降了一些，看似柔弱无骨的小手正要转动匕首终结他的性命时，上方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碰撞声，她抬头，正好接住落在眼前的金袋。

杀意瞬间退去，冰冷的眼蒙上一层不解，她眨着眼望向日影，不明白为什麽他还给自己钱。

他依旧是那悠闲的笑：「这个嘛……战利品可是能卖不少钱的啊，光是青目铁犀的角就四、五百金币跑不掉了吧！其他的算一算卖个七八百差不多，所以……」他指了指丢给冷夜的金袋，「对半就算三百五，没问题吧？」

女孩低下头看着手中比任务酬劳还重许多的金袋默默收起匕首站起来，走到日影身前却又停下脚步蹲在地上，所有人就这麽看她伸手把金币一个个拿出来叠叠放，直到叠满十叠，她收起金袋把地上的钱捧在手上，「一百。」

被她的举动弄得有些发愣的日影直到看见呈上来的金币才露出笑容，并不是悠闲的笑，而是灿烂且赞赏的，「谢啦。」他没有推辞，顺手接下。

「哇！」直到女孩急匆匆跑出冒险者公会众人的感叹声才发出来。

「真是个好女孩。」日影笑咪咪地对着门口点头，接着把目光放在那四个混但身上，嘴上虽然还挂着笑，但眼里早没半点笑意：「弄得我不想办法把两百块找出来就会过意不去呢！」

碰的一声，门口的守卫把第五个人重重摔到日影跟前，刚才消失的东西并不在四人身上，而是被他们的第五个夥伴拿走，没见过世面的冷夜压根不知道，也不懂提防，但打从她赢第一场决斗开始工会里的其他人便已经肯定她的实力，也自动帮她留意钱财的去向了，只等她打完最後一场他们便会自动帮忙处理後续。

只要是强者，在魔族就会得到尊崇，尤其是孩子更是会得到额外的帮助，这一点冷夜当然不会明白，於是等到她花两百块买了两瓶大的炙岩露回到工会又收到两百块和那四人的赌金时，她愣愣地看着日影，许久说不出话来。

「嗯？看甚麽呢？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他的声音让她回神，低头暗骂自己的失态，杀手怎麽能随便发愣？

「谢谢……」细弱蚊蚋的声响从冷夜口中传来，日影还是听得分明，他笑道：「谢甚麽？你很强，那是你应得的。」

但他不明白，这对冷夜来说无疑是大恩，「我会报答的。」

「不用了不用了……」日影想推辞，但冷夜已经给了承诺。

「至少，不杀你。」

这句话让他一愣，转头正对她的眼，看到的是这几天来不曾改变的认真和坚毅，於是他又笑得灿烂：「能得到杀手不杀的承诺是我的荣幸呢！谢谢你。」

若是不知情的人看到他这样认真回应一个小女孩恐怕会笑他，但工会的人可完全不这麽想。

「真是厉害的孩子，斗气的外放竟然已经做到四阶的程度了啊！」看着离去的冷夜老杰感叹着：「正面作战就有这种程度，以後一定是个恐怖的杀手，你可真幸运，奥修。」

「欸。」日影叹气：「在外头就别叫我的本名了吧！」他望着门外飘落的细雪，女孩的离去也同样是在雪夜……

「嘎！？你真的是那个女孩？」听完故事的日影简直不敢相信，虽然……虽然十分合理，他也不是没想过，可是……

「寒心呢？你那次没带寒心！而且也没蒙面啊！」

「天晓得第一次出任务会拖多久，寒心当然留在小清身边安全。」

「那……蒙面……」

「没钱买多馀的东西。」理所当然的回答。

「那如果当时我知道你想买的是炙岩露不就……」日影觉得自己快被老婆打败了，突然他想起重要的事，「那麽说你没像之前那样把追捕你的我杀掉是因为……」

「没错。」冷夜的脸已经黑了一边：「我说过不杀你。」

到底要怎麽样你才会停止追杀？记得她好像这样不耐烦地问过自己。

是不是不再杀人就行？

欸……这个嘛……或许吧。然後，记得自己是这麽回答的。

「那……所以说在抓到你之前你都专找狩猎任务也是因为……」

「没错。」冷夜的脸更黑了，「也是因为你。」

依她的实力要狩猎当然不是大问题，但酬劳毕竟跟刺杀差很多，也累得多，身为杀手又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之下自然维持不久，两三个月後就因为太过劳累一时大意而……

「所以都是你害的！」本来想让她心情好一点的日影弄巧成拙，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使她更气了，转过头去看都不看他。

日影当然不会跟她计较，走到她面前蹲下轻啄她的唇：「夜，你知道吗？今天是父亲节。」

「所以？」

「所以我很高兴啊，初次见面的故事是很好的礼物喔。」他将手放到拢起的腹部柔声说道：「到现在还不太敢相信，我要当爸爸了呢！我们的孩子啊，长大後如果跟你那时一样可爱就太好了。」

这无疑又一次提醒她，她要当妈妈了，绷紧的线条不自觉地放柔，「当个杀手有甚麽好可爱的？」

日影带着温柔的笑将脸贴在肚子上：「可那时的你行为正直的可爱啊，希望孩子以後也跟你一样正直才好。」

「不，应该跟你一样才不会被欺负。」身为一直被欺负的那一方她深以为然，嗯，还是别太正直的好。

「啊啊！甚麽话啊！我哪里欺负你了？再说就算真的欺负好了，你也心甘情愿嘛！」

「才没有！」

「怎麽没有？」

「就没有！」

结果这一晚，本来赌气的冷夜变成跟日影甜蜜地拌嘴拌了一整晚。

情人节贺文：还好没交往（上）

「小心。」看着整理行装的小清，冷夜还是忍不住提醒，情人节前夕埃迪决定带她出去旅行，这可让她高兴了好久，只可惜冷夜刚生产完不久，没过轮回宴之前不能出远门，所以没办法跟在妹妹身边保护她。

「没事的，姊姊。」小清笑咪咪地上前抱抱她，「埃迪哥会保护我，而且去的地方不危险。」

两人在流月答应婚事後并不急着结婚，埃迪表示希望带小清多看看她错过的世界，多了个人教导女儿外界事物流月自然欢迎至极，毕竟光大女儿就够令她头痛了。

他们陪伴怀孕的冷夜直到孩子出生，情况也稳定下来後埃迪才提出远行的要求，表示是要送给小清的情人节礼物，家人欣然答应，除了冷夜，说起来她比流月更像放心不下孩子的母亲。

你现在担心你女儿就行啦！小清早长大了，谁要你担心？

虽说流月早说过这样的话，但她还是忍不住提心吊胆，好像以为旅行跟自己出任务的风险一样高似的，每每想到小清要离家近一个月之久就坐立难安，这不，现在又再提醒她小心了。

小清的说词完全没让冷夜微蹙的眉松懈，「别中暑。」这不是玩笑话，跟极冬之心相伴十几年的小清体质偏寒，完全不耐暑。

小清失笑：「一定会小心的，姊姊，日影哥有说你们要怎麼度过情人节吗？」

话题的转移成功让冷夜些微忽略远行的事，她疑惑眨眼：「我也要过？为什麼？」

「呃……他们说夫妻也可以过情人节，我不知道会怎麼过，日影哥没跟你说？」火山区长大的两人并不清楚外面的节庆，过去冷夜就算听过也不会有兴趣知道太多，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出来後才慢慢知晓，包括情人节这种东西。

冷夜皱眉摇头：「没说就是不过吧，这样也好，省得麻烦。」怀孕加生产的一堆禁忌与风俗让她痛苦至极，连带着对其他事务的接受度降低许多，凡是听到有新的事务基本上都是本着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的心态。

姊姊的模样让小清抿嘴忍笑，「不说……应该是有惊喜吧！他一定不会放过这种庆祝的机会的，真期待，姊姊你等我回来一定要告诉我你们怎麼庆祝。」

「我宁愿不要有什麼惊喜……」

「不可能，一定会有的，你要不要也准备惊喜给日影哥互相一下？送个什麼东西然後说我爱你之类的。」

「呃……再看看吧。」表面上她还是没什麼兴趣，但心底却因为小清的那句“我爱你”思考起来。

好像……还没跟他说过这句话？印象中只有在他求婚时很不确定地说应该是爱他的，然後就没了，因为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适应训练，弄得自己还常摆臭脸给他看，常常要日影哄。

回想起来这样做好像不太对啊，日影也太好脾气了，每次都笑笑的讲话，没一次生气过，还是其实有气在心里只是没表现出来？

小清说得好像也没错，他也很辛苦，是不是该给一点什麼回报？

想着想着，冷夜低头苦思去也。

「夫妻怎麼过情人节？」沃妮娜看着自家冷面队长认真询问的模样有点头痛，「这照理说每对夫妻都不一样，看你们怎麼决定吧！」

回答完看到队长低头皱眉她冷汗差点流下来，这、这回答不满意吗？呜……队长皱眉的模样好恐怖。

不得已，她靠在冷夜耳边碎碎念了很多听来的庆祝方法，然後听着听着冷夜的脸就红了。

欸！？脸红？

沃妮娜看在眼里讶异在心底，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不过为了确认，更火爆煽情的全都在冷夜耳边低声爆出来，最後连耳根都红透的冷夜咽下一口唾液低问：「真的吗？」

结果她被冷夜认真又有些害羞的样子弄得差点笑场，赶紧清嗓子硬是压住笑意：「咳！咳咳！当然是真的，不然队长再去问别人，这都是我从姐妹淘和母亲朋友那里听来的。」

在自家队长道别离去後她才敢大笑出声：「噗哈哈哈！格杰！格杰！你们一定不相信，刚刚队长找我过去问情人节要干嘛，结果她……」

可怜冷夜完全不知道她冰冷威严的形像就是从这里开始崩解的……

情人节贺文：还好没交往（下）

问过沃妮娜後冷夜纠结了好几天，最後终於选出一种自己勉强能接受的方法，节日当天一大早就跑去买会用到的东西，回来时正好看到打扮休闲的日影，「去哪里了？我们出去逛逛吧。」

她眨眼，「逛？」

「嗯，现在想想我们两个还没约过会呢，一整个就倒过来了，别人都先约会交往，然後牵手、拥抱、接吻，最後才发生性关系结婚，所以我们根本没当过情人啊，直接从敌人变夫妻，太快了。」

「所、所以呢？」现在想起当时还在敌对状态就被压上床的事冷夜仍然很害羞。

日影笑着拉起她的手，「所以难得节日，我们放慢步调出去约个会吧，我已经订好餐厅了，晓晨有托夫人照顾，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样，冷夜稀里糊涂的被拉到街上逛，还穿着刺客装的她很显眼，加上名为逛街又不可能躲躲藏藏，所以弄得街上行人都在看她。

「那、那个，影，可不可以不要逛？」

「不行。」知道她为什麽，日影笑答：「你平常别穿战斗装备，我带你去买休闲一点的衣服，不然真的只能待在家里和野外了。」

「谁说的？也可以去公会和交易所，还有炼金公会跟军部。」

「是是是，嗯？先看这一家吧，我记得里头服饰不会太华丽。」不得不说冷夜对正常生活的准备还是不足够，生完小孩就把孕妇装丢一边，平常穿着除

睡衣之外就是战斗装备，不买个几套可不行啊。

进到服饰店後冷夜微微一楞，之後还真的很认真地从门口第一排吊挂的衣服开始一件件认真翻找起来，日影很是欣慰，走到里头帮她挑选裤装，裙装还没必要现在就挑战。

等到他拿了五、六件裤子回头找她时，他看到冷夜一件衣服都没选，仍然像一开始一样认真的把每件衣服都翻过，而且进度已经翻到中间的小礼服区……那根本不可能是她会穿的东西。

总算发现不对劲的日影皱眉观察了一会儿，然後忍不住笑出声来：「哈哈……小夜，这里只是普通的服饰店啊。」

「唔……」冷夜含糊答应一生又继续翻，日影没办法，只好上前拉住她，「真的不会有人埋伏在这种地方啦！他们不是你，没这种能耐。」想到这种职业病她还是没能改过来他就忍不住想笑，索性把裤子交给冷夜拿，自己帮她挑衣服，边挑还能看到她警戒四周的模样。

好不容易把她塞到试衣间里换衣服，半哄半说地要她换下刺客装改为七分针织长袖搭配米色长裤，而後请店员将买的服饰和装备送回家里才又继续逛街，发现这套服装果然比较不引人注意後冷夜才稍微放松下来。

只是……在接下来光顾的每间店铺都没办法让她完全放下戒备，日影对此只能叹气，不怪她，因为先前她仇家真的太多，不管是在购买晶石、药品或炙岩露时都遭受过无数次伏击，有时甚接洽任务也会被摆一道，他就曾经和朋友设计假装聘用她，而後联合追捕过，没有这份警戒冷夜早被抓进大牢了。

所以日影十分庆幸餐厅订的是小包厢，至少在这里她不用担心有人埋伏，只要防备“敌人”是否闯入，加上服务生进包厢前一定敲门，不至於闹出服务生一进门就遭受攻击的笑话。

这顿餐冷夜还算是能享受到，尤其吃到的都是精心制作的食材让她提起些许兴趣，猜测起调味原料来，她跟小清可不怎麽懂调味，只会对食材做简单处理。

「茴香……卡珞禔粉？嗯……酪梨泥？这叫什麽？」

日影笑答：「酪鸟煎蛋，搭配的是卡蕉酱，喜欢吗？」

冷夜点头，继续一边浅嚐一边拨弄食物研究，「所以不是酪梨是小卡蕉？」

「嗯，喜欢？」

冷夜抬头，看他一眼後又低头研究，「好吃，很厉害。」

看她真的很感兴趣日影问她：「想不想学？」

「你会做？」冷夜很是讶异，日影看到她看着自己的眼简直在发光，这模样让他扬起笑容：「怎麼可能，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学我可以请人教你，我有几个在当厨师的朋友。」其实这家餐厅的主厨跟他就很熟，不然情人节可没那麼容易订到包厢。

「真的？」

日影笑得灿烂，他总算找到妻子感兴趣的事物了，「当然。」用这一点来切入好让她更加适应平常生活应该很不错。

一天下来回到家时已经是晚餐过後，冷夜看到早上丢在桌上的东西後迅速拿起，丢下一句先去洗澡就走了。

日影没想太多，趁她洗澡时整理起白天请店家送回来的各项物品。

等到他也洗完澡进房时，看到冷夜只披着浴袍且脸蛋微红不禁有些出神。

「那个……」她明显在害羞，发热的脸庞别向一旁不敢正视他，他看到她撇的方向放了些……鲜奶油和巧克力酱？

「我……我不敢……呃，不知道怎麼……怎麼弄……」冷夜越说身体越滑越低，最後直接把脸埋在枕头上只露出红透的耳朵，「你、你应该知道吧？可以自己动手……」

日影马上感觉到下腹紧绷，他趴到冷夜身上拉下浴袍亲吻她的肩，「你希望我配着甜食吃了你？怎麼会想要这样？」低哑的嗓音中已经夹带浓浓情欲。

「唔……我、我……我是听沃妮娜说的。」

「喔？」欲火难耐，不甚安分的大手已经伸到浴袍里搓揉雪峰，「那她怎麼会跟你说这些？」队员们跟她基本上还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可不认为沃妮娜会主动说这些。

「嗯……我问的。」

「为什麼问这个？」

「我……啊！」日影突然将她翻转过来面对他，然後脸颊煨着她的脸庞等待回应，心中又是一股暖流涌上，冷夜拥抱他，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只是想给你点什麼，又不知道什麼好……我爱你，谢谢你……」对连问话时都会顾虑到自己个性而贴在耳边等候回应的日影，她真的很喜欢，喜欢到能不顾自己的害羞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

日影闻言扬起灿烂的笑，「我也爱你，今天累吗？」

「累，还好我们没交往。」

日影失笑，当然，他没忘记跟流月的约定，轮回宴前不能行房，但这一晚两人仍然过得甜蜜火热。